等韻源流新序

一

舊講義本，原有前序與後記，現在覺得有改作的必要，所以歸併二者爲一。

在我作中原音韻研究的同時，我就注意了各種韻書而加以訪問與搜集。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我受北大國文系之聘講元明韻書系統時，我的'韻略堂'書齋所存的韻書卽小有規模。次年課程改爲金元以來之北音研究，繼續搜訪，其中關於元明等韻者日多。又次年課程名目改爲等韻圖攝及音標運動，我就把等韻的一部份特別擴大。到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我把等韻圖攝一部份改名等韻學。後來我覺得等韻學這個名稱，很容易使人起殭化的感覺，所以最後在輔仁大學講課時，卽把牠定爲等韻源流。因爲我與等韻一發生關係，就把牠當作聲韻學史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並沒有把牠當作金科玉律。所以我並不想學那冬烘先生任拿一部韻圖死啃，更不想學那魔瘴先生自憑唇吻妄作新圖。那麼，我要講什麼呢？無非是講音標運動以前所謂等韻者，裏邊所包括的都是什麼東西，時人研究到什麼地步。所以我把我的講義劃爲四個部份：在第一編裏，推求反切學之由來以及等韻成立前種種因素；在第二編裏，我專講等韻成立時之狀況；在第三編裏，我以聲母作綱，分出南北之派別；在第四編裏，我特意講清朝古韻家對於等韻之肯定與否定及國內學者對於等韻之新的研究。總以上情形來看，這份講義雖然不能作爲嚴正的聲韻學史，而在某方面上說，

比在此以前的四庫書目與謝啓昆的小學考所載的聲韻學史料要豐富些，要系統些。

二

全書在作成之前，是經過幾個重點的研究的。各編的附錄就充分的表現這種過程。重點的突破，當然不是簡單的事，牠必然與左右前後發生關係。這種關係不弄清楚，那重點就不會突破。在這弄清關係的過程裏邊，自然就會產生'史'的系統性。本書之所以成爲現在的面貌，也就是以幾個重點作聯絡站的結果。

在近代等韻系統裏，我是從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入手的。那是我與等韻圖發生交涉的處女作。在作那篇文章的過程裏，我找材料，訪師友，拜方丈，查墓碑，驚天動地的搞了整半年。發表之後，黎劭西先生笑我是'用獅子搏兎'之力。但是用力雖大，而問題只能算解決了一部份。經過了作諧聲韻學跋的過程，又經了十年的時間，才得着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眞正原始的史料。在我作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跋時，等韻源流講義已印成了，所以未曾收入，現附錄於新版中原音韻研究。這個問題，原是勞乃宣在作等韻一得時提出的，經過了許多年才能解決，當然是一件快事。但是，爲什麽一個問題經過這麽多的時間才能解決呢？就因爲材料缺乏的關係。在我的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作成之後六七年，搜集到乾隆四十年河東賈存仁之等韻精要，見其中有云：

> 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後一'唱'字，久不解其所謂，一日見釋家大藏切韻要法，乃知字典之法，卽大藏之法，當時删其餘文，偶遺此字耳。因念缺文衍字，何書蔑有？讀書者何可不高着眼孔！

賈氏能見着那種材料，所以自謂'眼孔獨高'。然而他還沒有見着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讀者現在設若把我上舉三篇文章合在一塊看一看，不惟可以知道切韻要法之由來，而且可以推想宋元等韻圖由釋門首創，繼由儒家與韻書拍合的過程。在我自己說來，因爲要求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旁涉其他許多問題，這就成了我作第三編的一個最大的據點。

在切韻要法考證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我曾作過中原音韻系統幾篇論文，其中最早的是蔡斐軒詞韻時代考。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後來的中原音韻研究的開始。這兩個重點連繫起來，把中間的材料加以補充，就完成了中原音韻研究，由中原音韻研究再往前發展，隨時搜集材料，隨時考證與分析，把牠們連繫起來，就成了本書最重要的一部份——第三編。

在這一編裏，我根據了四十種材料，分爲南北兩派。南派分析音理之精細，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他們持論之有差異，就是語言發展不平衡的反映。北派是極能反映大官話區域的實際語音的。我從這裏看出距北京愈近的地方的韻書，所記載的語音就愈與現在的首都音愈近似。所以我以爲現在的首都音從元朝到現在雖有變化，但是很少。再具體說，例如'ㄐ'，'ㄑ'，'ㄒ'三個音的成立，我以爲在元朝已經開始了。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似乎還有爭辯。我在等韻源流成書之後，又得了一個外證，現在補充到這裏。宋王讜的唐語林卷二有一則云：

> 禮記：'君大夫羣爪簪於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角中當爲祿中，祿與綠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髒際聲。綠是舌頭聲。

'角'與'綠'兩個音的糾紛，那是涉及古音學的問題，暫且不談。我

們要注意的是'齶際聲'這個詞，所表現的實際，決不是'K'，也決不是'G'，而是現在的'ㄐ'。我在中原音韻研究中曾舉過韻會舉要以'交'字屬牛幽的話，兩者互證起來，是很有意義的。

三

在第二編裏，我是以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這篇文章開始的。這也是當時音韻界久而未解決的老問題。原來是清朝鄒特夫揭出牠不是司馬光的作品之後，沒有人作系統的研究，所以師輩與我談起話來，總是用一句滑稽而不合邏輯的斷語：'僞司馬光切韻指掌圖'。這樣一來，便使人莫名其妙了。到底是誰僞呢？司馬光實有其人，切韻指掌圖實有其物，把'僞'字戴在那個頭上，都有點不合適。我因此想着凡遇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應該力求解決，到眞正不能解決時，才罷休，方是作學問的態度。於是我就努力找尋證據，作成那篇考證。我的結論或許還有不大正確的地方，然而藉着這個題目把當時的等韻材料作一個較有系統的彙集，至少是可以供別人參考的。發表之後，我見着同道也有引用的，足見苦功沒有白費。在我自己說來，本書的第二編之形成，卽是以這篇文章作出發點的。在本編裏，我把等韻分爲南北派，是有同道不贊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漢語在南北各地發展不平衡，顏氏家訓與陸氏切韻序上都說過。卽以宋朝而論，廣韻重修之後三十年，卽有改良反切之集韻出現。我們試讀集韻中所謂音和的反切，是與南音接近呢？抑與北音接近呢？且自宋朝南渡之後，就有所謂'中原雅音'這個詞出現。這顯然是宋朝南渡時扈從者到南方，與當地語言矛盾而把北方話特別抬高的表現。在這種背景之下，韻圖的作者，因地域的關係而對於廣韻接受多者，就與因地域關係而對於廣韻接

受少者不同。我們再從韻圖看來，既然有韻鏡那麼複雜的東西 復有聲音唱和圖那麼單純的東西；設若不在地域與方音上着想，將拿什麼理由去解釋呢？爽當說吧，南北音之不同，由來已久，各家的等韻圖之矛盾，除了時代的關係以外，地域性恐怕還是主要的因素。

關於宋元等韻的材料，除本編所提到者之外，後來又見一種特殊的東西，就是四庫書所保存的宋淳祐辛丑祝泌之觀物篇所附皇極經世起數訣。他的序中有云：

> 後世聲音之學，自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廣韻（案卽指切韻），能別五音之呼吸，四聲之清濁矣。至於正韻及音，沙門神珙作九弄反紐羅紋側紐，今無能傳其三昧者。惟胡僧了義三十六字姆，流傳無差；雖極之遐遠僻嶠，亦能傳習，故蕃國亦有廣明字韻；則字姆之教，外薄四海，皆用之也。

胡僧了義創字姆之說，當以祝氏所揭載者爲較早。明上官萬里注皇極經世聲音圖稱：“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母爲翻切母’者，卽本此。再者，祝氏所參考的書有德清方淑韻心，當塗刺史楊倓（原作俊誤）韻譜及金人總明韻。可見祝氏所憑藉的材料不少。楊倓韻譜，是宋代等韻圖中一部極重要的書。假設此書尙存，必能解決宋代等韻史上好多糾紛。惜永樂大典本被戴東原氏閱過之後，已杳如黃鶴。現觀祝氏之韻圖與戴氏聲類表的氣派有相似處，那麼祝氏的韻圖是否有因襲楊氏韻譜之處呢？尙待研究，祝書，商務曾印有四庫全書珍本。

四

等韻圖，從牠的成型看起來，無非是練音表。這種練音表是怎

樣產生的呢？ 那就由於韻書上的反切太繁雜了，不得不用一個化繁爲簡的方法統馭牠們。 從這裏想起，我們自自然然的得上追到反切的起源上。 說到反切的起源，中國的學者向來分爲兩派： 一派說是受梵文的影響，一派說是中國自己造出來的。 在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我們的祖先在未受梵文影響以前，當然有天然的自發的合音。 要說到把牠自覺的用作學術上的工具，無疑的是受梵文的影響。在這裏，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從客觀的事實上着想，用不着自卑，也用不着自大。 我們要知道利用梵文的方法來調整我們民族形式漢字的讀音，絲毫無損於我們祖先的尊嚴。 反切學成立以後，把許多反切下字同音的字綜合到一塊記載出來就是一‘韻’。 魏晉以後的韻書的著作蠭起，無非起源於此。

中國之有韻書，的確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這以簡馭繁的工作，只做了一半。那一半是什麼呢？ 就是還沒有把許多反切上字簡化起來。怎樣簡化呢？ 就是把許多同聲的反切上字綜合起來用一個字作代表。 設若是那麼辦，字母可就產生了。 但是這工作比前一段工作要困難十分。因爲在認識‘韻’而加以綜合的過程，尙有些籠統性。至於把漢字的聲母分析出來再加綜合，非有極大的辨別力不可。 設若有人反對我這話，可以到半文盲羣裏及沒有學過注音符號的兒童隊裏試驗一番，看他們對於押韻容易懂，還是對於辨聲容易懂。 就因爲這個原故，三十六字母才遲遲產生。但是我們要知道三十六字母之由來，還是依傍着梵文字母而創造出來的。在此以前，是經過很長時間醞釀的。就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說，六朝時代的謝靈運已經與大涅槃經中的爲‘一切字本’的五十字相接觸了。從六朝的宋起 下至隋唐四五百年之間，梵文字母仍被拘限於釋門，未能通於吾儒。三十六字母沒有成立，正式等韻圖就不會

形成。所以唐憲宗元和以後的四聲五音九弄圖，仍然停留於練習雙聲叠韻的境界裏。

三十六字母的出現，眞是中國聲韻史上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我們設若追求牠的源頭，應該從悉曇家梵漢對音數起。所以我在本編把悉曇家的漢譯梵文字母列爲二表：一以表明各家用字之不同；一以表明他們對於發音部位之稱謂。這樣辦法，對於後來的三十六字母的瞭解，是有幫助的。

說到三十六字母的創始人，也是有各種說法的。但敦煌守溫韻學殘卷出，守溫首創字母之說才得到確切的實證。然元明的等韻家稱守溫爲梁山溫首座，今殘卷題曰南梁漢比丘守溫述。新證據的'南梁'與舊傳說的'梁山'，湊巧碰在一塊兒，於是就又起了絞線作用。'梁山'與'南梁'是各爲一地呢？還是異名同實呢？我從佛家書乘考證的結果是：梁山寺原在湖南武陵縣，南梁州又卽今湖南寶慶縣地，從而斷定守溫係南梁人，入梁山寺爲僧，任首座。首座與方丈不同，在寺院裏地位並不太高，佛乘沒有記載他的事蹟，大概爲此。他的時代，我以爲生在唐末，死於宋初，所以此殘卷所載字母僅三十，係其初作，而字源歌稱他益'嬢''幫'，'滂'，'奉''微'，'床'六母，係其入宋後的修正。此中源委，俱詳記於我的守溫韻學殘卷後記。本編的附錄二，卽是。

本編除談'反切'與'字母'兩點之外，關於等韻上種種'術語'，都也憑見到的材料，作相當的敍述。這些術語的含義與後來的等韻圖上所出現的'術語'的含義，是有相當距離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牠們是在等韻圖成立以前的聲韻學家種種努力的結果。

五

在第四編，我特意講清朝以來的古韻學家對於等韻之批評——即肯定與否定——及在本講義編寫的當時國內學者對於等韻之新的研究。後者因爲受了科學的語音學的影響，利用音標的好工具，所以貢獻特大。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前者的成績一筆抹煞。他們的失敗，却是他們的'不幸'。要緊的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的'幸'與'不幸'的關鍵在那裏。我們現在要把原始一點兒悉曇家的說法與後來的新聲韻家的說法比較着看，他們却有相近之處。在這古今兩端中間所夾着的古韻家所發出的言論，往往與他們不相合，這是爲什麽？這就因爲他們失掉了梵文原始音理的根據，而且還沒有接收到新的科學的音理學與音標的好工具。我們可以舉幾個有趣的例子看一看：三十六字母之'見'，'溪'，'羣'，'疑'這一組，被等韻家定爲'牙音'之後，就隨着時代前進起了許多糾紛。後世的等韻家爲後世的音讀所拘限，就在'牙'字的意義上用功夫。他們解釋這'牙音'的發音部位的時候，說道是'氣觸牡牙'。把牙分出'公母'來，既然有'公'牙，那'母'牙在那裏呢？江愼修知道了這個不對，於是把'牡'字改爲'壯'字，彷彿是得到了眞諦，然而'見'，'溪''羣'，'疑'的粗音和細音的發音部位，都不是從'牙'發出來的。新的聲韻家起來，受了科學的音理學的影響，把牠們名爲'舌根聲'，當然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要把第一編所附的第二表看一看，那些悉曇家所定的名稱之中有'喉聲'．'喉中聲'，'咽喉中聲'都是比較合理的。尤其是'舌根聲'與'舌本聲'兩個名稱不是與新聲韻學家所定的名稱毫無二致麽？在悉曇家之著作中，如字記與全眞；是把牠們稱爲'牙音'的，守溫韻學，也把牠們稱爲牙音，這種錯誤是怎

樣起呢？就在於他們開始以梵漢對音而創造字母的時候，特意照顧由 'k'，'kʻ'，'g'，'ŋ' 所分化的細音而又找不着牠們的發音部位，所以弄出這種不科學的名稱。後世的等韻家既數典忘祖，又推波助流，妄加解釋，所以愈弄愈滑稽。

又如在初期的等韻圖上，'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孃'是並列的。前四個母的音值，是沒有疑問的，而後四個的音值的確定，可是走過許多艱難的路。元明時代等韻家根據實際語音把牠們與'照'，'穿'，'牀'及'泥'歸併起來，是完全對的。但牠們在切韻系統裏所代表的音值，到底是什麼？黃季剛先生把牠們描繪爲'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可謂妙悟。錢玄同先生把牠們的音值定爲'ʈ'，'ʈʻ'，'ɖ'，'ɳ'尤爲具體，羅常培先生繼之，作'知'，'徹'，'澄'，'孃'考，這四個聲母所代表的音值，終有定論。然而我們再查第一編下所附的第二表，就可以知道悉曇家的記載與近今的聲韻學家所考證者是一致的。悉曇家所定的名稱有紛岐者，大概由於時代不同而在對音上就沒弄準確。然'近舌頭聲'，'舌上聲'，'上腭中聲'，與'舌轉上腭而出聲'是合乎本眞的。等韻家因襲'舌上聲'的名稱，使人莫名其妙者幾百年，我們由古今的說法互相印證，然後知'舌上'之含義——'上'字爲動詞。

'非'，'敷'，'奉'，'微'在等音圖上與'幫'，'滂'，'並'，'明'並列也是一個問題。'幫'，'滂'，'並'，'明'的音值，定爲'P'，'Pʻ'，'b'，'m'，不惟合乎實際語音的根據，而且從梵漢對音上看來，也毫無錯誤。而'非'，'敷'，'奉'，'微'的音值到底是什麼呢？去梵文裏找根據吧？與之可以對照者僅有一個'v'音。以語言的實際作依據吧？大多數的方言裏只能讀出'f'與'v'兩個。錢玄同先生以前人所研究之成果，根據'重唇'與'輕唇'在音理上發展之規律，把

牠們的音值假定爲：'P_f'，'P'_f'，'b_v'，'m'，以表示其過渡之狀況，這當然是合理的。但我們要從守溫創造字母的過程上分析起來，就可以有第二種看法。在他的韻學殘卷的三十字母之中，只有'不'，'芳'，'並'，'明'。這顯然是拿牠們與梵文毘聲的末組對譯（第一編第二表可參考）。所以那'芳'字所代表的音值還是重唇'P''，也就是'滂'。到了修正的時候，他把'不'，'芳'，'並'，'明'所代表的重唇，仍然保留，而另外添出了'非'，'敷'，'奉'，'微'。這四個輕唇音，只有'微'是根據梵文超聲之中的'v'對譯過來的（亦可參考一編二表），其餘的'非'，'敷'，'奉'，可是完全根據漢音創造出來的。這就是三十六字母在成立前所經的過程的祕密。我現在把牠揭破，便可知道這四個輕唇音之中有一個是依據梵漢對音，其餘的三個乃是梵文所無的漢音。這三個漢音之中'非'是現在普通話中所全有的，而'敷'與'奉'在普通話裏可與'非'無別。那麼，這兩個音是從那裏來的呢？在我看起來，這便與守溫首座所處的地域湖南有關係。劉半農先生曾把'非'，'敷'，'奉'，'微'的音值，根據湖南音擬定爲'f'，'Φ'，'v'，'β'，我覺得也未嘗不可依從。但劉說與錢說是否可以統一起來呢？我覺得是可以的。那就是把錢先生所擬定者放在輕重唇分化後的第一個階段，把劉先生所擬定者放在第二個階段。這第二階段便充分表現着語音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到了後來北方韻書成立，把四個音歸併爲二，就走到第三個階段了。

聲母的變化，在現在的方音之中還是參差不齊的。第四編附錄魏建功先生中國聲韻學概要節錄可以參考。

還有一件事，我也提在這裏。就是在羅常培先生的釋輕重發表之後的好幾年，我才見着清朝龐大堃的等韻輯略，其中有云：

七音略凡上一字言重者俱開口，言輕者俱合口；'東'，'江'，'魚'，重中重，則亦開口，凡輕中輕，則合口也。

我覺得龐氏的說法，與羅氏的考釋，是可以互相證明的。但我在這裏再補充幾句話。古今的學者，在一切的學問上常有不謀而合之處，但結論的得來的過程可大不相同。在這個時代，有人以爲前人說過者，後人就不許再說，應仔細理會：我近來覺得前人的說法，就正確的一方面說，實在有些是直感的；我們細加分析與綜合，所得的結果儘管與之相同，但是科學的。本講義的第四編之所以特別把近今的學者所研究的結果作爲重點敍述者，用意就在於此。

六

在舊講義的後記，我曾把書架所存而講義所未採納以及後見的韻書，列過一個書目，現復錄於下：

萬籟中聲	明(古歙)吳元滿。
切韻樞紐	仝上。
音韻正訛	明(宣城)陳廷燦。
泰律篇	明葛中選。
五音通韻	抄本，作者未詳，約在康熙。
音韻集成	抄本(古燕)莫鉉，約在明末。
新定考正音韻大全	清(茂苑)王正祥。
詩韻提綱	清(漢阜)倪璐。
詩韻歌訣	仝上。
音學秘書	清(奉新)涂謙。
佩文詩韻釋要	清徐淇。

隨鄉讀韻	清(瑯槐)李步衢。
韻學指南	清(長樂)王溱。
萬韻新書	清劉振統。
鄉音纂要字義	抄本。
諧音摘要字母	清(環川)向惠門。
字音會集	清(武省)江學海。
辨字摘要	清(瀟水)饒應。
韻學	清(深澤)王植。
音韻辨歧	清(長沙)陳祖綿。
五音集字	清(蓮池)汪朝恩。
字學舉要	清(西江)裘房宸。
等韻輯略	清(常熟)龐大堃。
詩韻釋音	清(山陰)陳錦。
律韻辨通	清(金壇)蔡一帆。
翻切簡可篇	清(含山)張燮承。
切韻蒙求	清(寒白退士)梁僧寶。
四聲切韻表	仝上
樂府傳聲	清(吳江)徐大椿。
正音通俗表	清(閩縣)潘逢龢。
戚林八音	清(閩中)陳他。
空谷傳聲	清胥白山人。
妙音彙悟	清(栢山)黃謙。
韻字辨同	清(南昌)彭元瑞。
字學備要	清(嵩陽)劉履貞。
音韻畫一	清(射洪)楊志體。

等韻易簡	清(津門)張恩成。
韻學蠡言	清(淮安)丁顯。
傳音快字	清(龍溪)蔡錫勇。
韻學源流	清(獨山)莫友芝。
等韻切音指南	(澧陽)張翼廷。
切韻心悟	民國(項城)張驤甫。
近代劇韻	民國余叔岩,張伯駒。
北平音系十三轍	民國張洵如。

同道們知道本書要正式出版了,就向我提出意見說:應該把上列各書加以說明。這意見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但是現在辦不到,因爲這批書都流落在遠方了。原來我的書分爲三個系統,即詩經參考資料,楚辭參考資料與文字聲韻參考資料。在搜集的過程裏,是費了許多勞力與精神的。在舊序上說:'在買書方面,我常常去琉璃廠與隆福寺各舊書店找尋;又要從北新橋徒步走到崇文門,或者從宣武門徒步走到護國寺及後門,所有沿街的小書攤都被我翻查到了。因此我的書價有值十枚的,有值百元的。其形體大者逾尺,小者盈寸……'。這是當時的實寫。但就因爲如此,牠們便成了我的包袱。到了三五年,我離北平往別處工作時,除了隨身帶着一本等韻源流講義之外,所有一切書籍都拋棄在北平。家屬之在北平者,把牠們一齊賣於某小書舖。三七年回北之後,聞知詩經與楚辭兩個系統的書被拆散賣了,聲韻系統的書整批的流落到遠方了。所以現在我對於同道們所提出的意見,暫時還不能履行。

切切指掌登授述事代跋

中原音韻研究

中原音韻的ㄐㄑㄒ

中州音韻陳跋

中州音韻之校本與原本的次序

集韻韻的時代跋

集韻之和林再校的工作

韻的理論和校論記

要旨的異同

金石日月星等的會注述

詩聲的字跋

海棠未滅的表札記

字音之述評

廣正字通一字兩音的商榷記

清初寫音家點紙葉子考跋

明清等韻之存佚考略

目　錄

緒論……1

第一編　等韻之醞釀

一　悉曇之輸入……4
附梵漢對照表一　梵漢對照表二

二　梵文與反切……6

三　宮商與四聲五音……10

四　韻轉擊唱……15

五　等韻前之輕重清濁與內外……18

六　等韻前之反切圖……21

七　字母與等及門法之發端……30

附錄一　嘯歌之興替與音理之解釋……35

附錄二　守溫韻學殘卷後記 附影片一……41

第二編　等韻之成立

一　等韻之背景……49

二　等韻之規模……52

三　兩宋等韻之派別……55

四　南派等韻……57

五　北派等韻……73

六　南北混合之切韻指掌圖……92

附錄一　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 附影片四……94

第三編　等韻之改革

一　改革前之過渡物……108

二　元明派等韻之背景……119

三　門法之繁化與舊等韻之沒落……124

四　明人廢除門法之言論……131

五　明清等韻之存濁系統……139

(一)章黼韻學集成之辨七音　(二)王應電聲韻會通之二十八聲
(三)無名氏字學集要之二十七聲　(四)濮陽淶之削繼母而存助紐
(五)夏子龍之辨四等　(六)葉秉敬之實行揭明二等　(七)韻法
橫直圖之攝等爲呼　(八)陳蘭謀之步隨橫直圖　(九)釋宗常經
緯圖之開發收閉即開齊合撮　(十)晉聲紀元之以聲韻附會音樂及
氣數　(十一)熊士伯等切元聲之以等韻析中原韻　(十二)潘耒
類音之調整四呼　(十三)汪烜詩韻析之圖繪發音部位　(十四)
是蚩太古元音之內外鈐攝　(十五)音切譜之區分反與切　(十六)
韻法傳眞五美圖之依倣明顯四聲圖　(十七)勞乃宣等韻一得之戛
透轢捺　(十八)結束

六　明清等韻之北音系統……208

(一)關西韻略易通　(二)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綱　(三)徐孝重
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四)蕭中和元韻譜　(五)蕭雲從韻通
(六)方以智切韻聲原　(七)桑紹良文韻考衷六聲會編　(八)樊
騰鳳五方元音　(九)趙紹箕拙菴韻悟　(十)馬自援等音　(十一)
林本裕聲位　(十二)阿摩利諦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十三)都四
德重鐫通韻　(十四)龍爲霖本韻一得　(十五)李氏音鑑　(十六)
許氏說音　(十七)徐鐵音附　(十八)周贇山門新語　(十九)
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　(二十)華長忠韻籟　(二十一)結束
附明清等韻化濁入清系統聲母表　附明清等韻化濁入清系統韻母表
附錄　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附影片六)

第四編　等韻之批評及研究

一　舊聲韻學家對於等韻之批評……296
二　新聲韻學家對於等韻之研究……315
(甲)聲值　(乙)韻值　(丙)四等之觀念　(丁)內外　(戊)輕重
三　結束……333
附錄　錢玄同廣韻之韻類及其假定的讀音

緒　論

在中國的音韻學中而分出等韻，自清朝的四庫書目已經如此。那時的編纂者所以分出'等韻'的，原是對着'古韻'與'今韻'而言。所謂'古韻'者，是指着那從宋到清的學者所考證出來的周秦韻文用韻的一般狀況。所謂'今韻'者，就是包含着自有韻書以來的切韻系統的書。至於'等韻'，彷彿爲一派的古韻家所反對，因爲牠是外道，卽令不是起自西域，也是與釋門有關係的；牠被認爲擾亂中國韻學系統的東西。拿我們的眼光看起來，牠實在是講韻學內部精神的東西，換言之，就是講音理的學問。設若沒有牠，不惟切韻系統的韻書的聲紐沒有法子整理，就是古韻系統的韻書的聲紐也沒法子推測。我常說聲韻學能以稍有點辦法的，虧着還有這梵文給我們一點影響。我們固然不能承認等韻是完全合理的，但牠的貢獻實有非常偉大之處。

何謂'等韻'？簡言之，就是音表。音表中有格子，每橫格算一等，每等中所填的韻字，就是每音的代表。我們若把這種音表練習熟了，不惟知道韻書的韻字屬於何紐，而且知道牠們的洪細。這本是許許多多的反切的以簡馭繁的方法，所以吾友魏建功先生說牠是練音表。

這理由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但實際講起來，可是有許多麻煩。等韻未正式成立以前，與等韻有關者，是些什麽？等韻正式成立以後，有什麽改變的狀況？正式等韻所支配的時代，有那些等韻圖？牠們的派別若何？牠們大概的讀音是什麽狀況？我們若不是

以墨守一家之言自甘的人，對於這些問題，都應當加以注意。

我現在爲着講明這些問題，不得不立一個大概的節目；這個節目，雖不能十分妥當，但總可以把本科目的一切包括完全：

第一期　等韻之醞釀——六朝至唐宋

第二期　等韻之成立——兩宋

第三期　等韻之改革——元明清

第四期　等韻之批評及研究——明清至現代

在第一期內，等韻圖雖未正式出現，而等韻中所含之因素却在那裏滋養着，生長着。我們若把那些因素考察出來，並且追求當時人對於牠們的解釋，自然是非常痛快；卽令得不着相當的解釋，到正式等韻圖中，也得點'似曾相識'的感覺，便不覺突然。不過這些材料，多半亡佚；保留於日籍者，尙有可考。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日僧的'悉曇'著作。在第二期內，等韻圖尙遺數種；在現在的狀況之下，自然還有不明白之處；但是自高本漢有假定的音值以來，國內的學者多據此爲研究的起點，我們也只好依據這個去說明。不過我想把這個放在第四期，在本期內只講牠們的面貌與派別。第三期的材料，是多得很，也複雜得很；然而無論牠們怎樣複雜，我們只要求着牠們的祖宗和子孫，自然可以有條不紊。在前期內，我們所講的，大半是歷史方面的，外部方面的；到第四期，我們要講牠的內部。明清的等韻學者對於等韻的研究及批評，也是有所貢獻的；瑞典高本漢假定的音讀，是可以供我們借鏡的；現代國內的學者所修正高氏之處，有可以作定論的；統在本期內介紹。

本講義的範圍，大概如此。但我還有請大家注意的兩點：

(一)以上的分期，僅是爲講述着便利；至於實際情形，滿有錯綜交叉之處。我相信諧聲時期，就有反切；雙聲疊韻的反切時期，

就有正式等韻的胚胎；等韻之成立期，就是等韻改革的萌芽。恐怕一切的文化 都是這樣。

（二）等韻的勢力，在此音標時期，是要消滅了。我們現在應該抱着述而不作的態度，研究和批評的態度。至於要另外創作新的等韻以代音標，可以說是愚而且妄。我認爲中國固有的烏煙瘴氣的等韻圖滿够了，用不着我們再往上邊堆砌了。

第一編　等韻之醞釀

一　悉曇之輸入

何謂'悉曇'？在現在說，就是印度的梵文的字書。牠在印度的本義和起源，我們用不着去管牠。我們現在追求的，是牠輸入中國後的情形及規模。悉曇何時輸入中國？這恐怕與佛經之輸入有連帶的關係。據魚豢魏略西戎傳所記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已有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受浮屠經之事。又據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八年(紀元六五)已載其爲浮屠齋戒祭祀之事。又據佛教史學者的考據，在漢末所譯之經已達三百餘部之多。在這種空氣之下，我們很可以推想當時學'悉曇'者，必大有人在，不過未見諸載籍耳。到魏朝，曹植感魚山神製'二十四契'，見法苑珠林，雖然是查無實據，却是事出有因。蓋當時梵文空氣非常濃厚，所以才能產生這種神怪的傳說。歷晉及宋，鼎鼎大名的謝靈運，就在'悉曇'上用過工夫。高僧傳宋釋慧叡傳云：

> 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適諮叡以經中諸字，幷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敍，條理楚漢，照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

靈運十四音敍，在中國舊籍中已難稽考。然其論'悉曇'之語，尚保持於東籍。日本安然悉曇藏卷五載云：

> 惠均玄義記云：宋國謝靈運云，大涅槃經中有五十字以爲一切字本。牽彼就此，反語成字。其十二字兩兩聲中相近。就相近之中，復有別義。前六字中，前聲短後聲長。後六字

中無有長短之異。但六字之中，最後二字是取前二字中餘聲。又四字非世俗所常用，故別列在衆字之後。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聲從內出轉至唇外。九字聲從外還內。凡五字之中第四與第三字同而輕重微異。凡小字皆曰半字，其十二字譬如此間之言。三十四字譬如此間之音，以就言便爲諸字。譬如諸字兩字合成名滿字。聲體借字，以傳胡音。復別書胡字。

嚩 阿 儜 伊 郁 優 嘿 野 烏 炮

右十字兩聲中皆兩兩相近。

菴 阿

右二字是前嚩阿兩字之餘音。若不爾者，音則不盡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足前十字合爲十二字也。

迦 哫 伽 恒 俄

此五字舌根聲。

遮 車 闍 饒 若

此五字舌中聲，亦云牙齒邊聲。

吒 嚯 荼 祖 拏

此五字舌根聲。

多 他 陀 彈 那

此五字舌頭聲，亦云舌上聲。

波 頗 婆 漫 摩

此五字唇聲，亦唇上相搏聲。

她 囉 羅 喇 奢 沙 娑 呵 茶

此九字還唇裏聲至舌頭。凡三十四字竟。

魯 流 盧 樸

此四字是前三十四字中不取者，世俗罕用，後別出之。都合五十字。

此後梁武帝涅槃疏，玄應涅槃音義，都有論列。最著者，則爲大唐山陰沙門智廣字紀與宋景祐天竺字源。在日本有沙門空海之悉曇字母幷釋義，及沙門安然之悉曇藏，俱是北宋以前的產物。現將各家之梵漢對照，萃爲一表，並加注音，以供參考。

二　梵文與反切

諧聲之後而有直音，直音之後而有反切；這幾乎成音韻學上的常識。但我們要知道一切的文化的演進都是犬牙相錯的，不是一刀兩斷的；執此理以談反切的產生，恐怕也沒有錯誤吧？提起反切的起源，舊日的說法可分爲中外兩大派。一派說是受梵文影響的，宋之鄭漁仲，沈存中，陳直齋，清之紀文達，姚惜抱，都主是說。一派說是中國自己造出來的，顧亭林力唱之，陳東塾附和之。而主持後說者，先後又有許多人，對於時代的早晚上，又有許多爭辯。顧亭林謂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卽有之，除引鄭漁仲所引'何不'爲'盍'，'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者焉'爲'旃'以外，又考得'蒺藜'爲'茨'，'不律'爲'筆'數十條以證之。陳澧根據是說，遂謂反切出於周秦。戴東原作聲韻考，其中又謂等韻之學當以孫炎爲鼻祖。戴氏之說法，大概是本於顏氏家訓。我們就先以檢定顏氏之說起首吧！顏氏家訓音辭篇云：

> 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但唐末日本僧安然之悉曇藏云：

韻詮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詰定：臣謹以口聲爲證。設若這話靠得住，正可以打破反切起於叔然之說。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

>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敍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誰制。然其文義尤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

顏氏見聞廣博，他的話似乎可以作上說的反駁的根據。而謝啓昆小學考關於通俗文字另有新證。

>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義者，以類編聯文。
>
> 鍾鎷曰，江式云通俗文字，當卽服氏虔之所著，而他書引用並云通俗文，豈猶說文解字後人僭曰說文？

由此條觀之，我們可以知道魏朝以前確有通俗文字一書，而爲服虔所造。小學考又載云：

> 臧鏞堂曰：據顏氏家訓，知北齊時通俗文題云服虔造，以爲卽東漢注左氏春秋者。魏江式表次在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蒼之上，則亦以爲漢之服虔也。晉中經簿及七志無其目。梁阮孝緒七錄始云李虔造。試合隋唐志考之，則通俗文一卷，服虔譔，續通俗文二卷，李虔譔，爲當有二書，不可幷一，抑史志有誤乎？顏氏謂河北此書家藏一本，並無作李虔者，與阮錄亦不合。殷仲堪引服虔通俗說當卽此書。詩正義于

行輩韓奕兩徵皆曰服虔通俗文。至其世先于蘇張。叔然以前，未有反切。此類抵梧，疑出後儒附竄。又顏謂或近代更有服虔，則未可定。如子夏易傳本韓嬰之字，後人誤以孔門弟子當之。此書亡唐季貞觀初，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采摭頗富。

依臧氏之語，又可知隋唐之際確有服虔通俗文與李虔續通俗文，且兩者判然爲二書的。然臧氏之所以又稱爲抵梧者，不過爲着'叔然以前，未有反切耳'。現在我們心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看一看叔然以前到底有無反切發見。章太炎氏云：

經典釋文例謂漢人不作音；而王肅周易音，則序例無疑辭，所錄肅音，用反語者十餘條。考魏志肅傳云：'肅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氏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假令反語始於叔然，子雍豈肯承用其術乎？又考漢地理廣漢志郡下，應劭注：'漢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遼東郡沓氏下，應劭注：'沓水也，音長答反。'是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

由章氏之說，反切始自叔然之說，便可以發生搖動了。而日本大矢透氏更有進於此說者。他以李賢後漢書和帝紀注爲根據，因知許慎曾用過反切。注文如下：

孝和皇帝諱肇謚曰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臣案許慎說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別有所據。

大矢透氏證明此反切非後人所能依託，確鑿可信。由此可知許氏之反切散見於他書者，俱爲可信。許氏是服虔的前輩，則服氏通俗文之有反切，更無足怪。執是以論，將謂反切起於周秦，若顧陳之

說麼？決不！周秦至漢所有之合音，乃天然的。漢代以後之反切，而是人爲的。這個人爲的反切，非有外力不能產生。我們在上章講過漢哀帝以後正是梵文輸入的時候，則學梵文者當然先知其拼音，因此而悟出來反切。反切初起的時候，直音正在盛行，所以儒家或用之，而不大用之。且人自爲政，毫無系統之可言。服虔通俗文，用之較多；孫炎爾雅音義，用之有序；所以後世獨知二家。而二家之中尤以孫氏爲著，所以世人推爲反切的鼻祖。

以上我們講的是反切的產生，現在我們再進而講牠的定義。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云：

> 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其實一也。

韓道昭五音集韻序云：

> 夫切韻者，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之，因爲號，以爲名。

又切字下云：

> 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音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顧亭林音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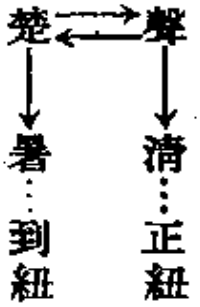
> 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唐韻，則謂之切，蓋當時諱反字。

唐玄度九經字樣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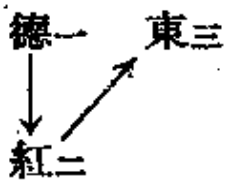
> 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

從這幾條看起來，我們可以有兩解說：一反與切是一樣的，其名所以不同者，僅爲時代的關係。二反與切是不同的，因爲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與兩字相摩以成聲韻，在意義上畢竟有點不同。這兩個解說到底那個對呢？我們要以六朝所流行的反語看起來，恐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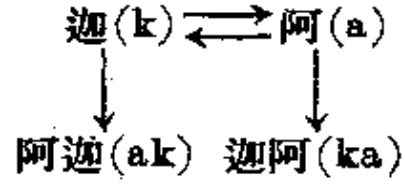
說是對的。例如晉孝武帝作'清暑殿'，時人以'清暑'反爲'楚聲'。蓋'楚聲'反爲'清'。'聲楚'反爲'暑'，故云。以圖表之，則爲：



這與後來'德紅'切'東'的辦法的確不同：



在我想來，'正'與'到'是受梵文的影響，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無論聲母與元音怎樣顛倒，俱可拼成字的。例如以迦(k)阿(a)相拼，則爲：



中國受此影響，而悟出'雙反'的辦法，更有正紐到紐之分。實在'清暑'兩字，根本就無有正到。這種'雙反'在注音上，無有用處，於是切去一半，而有像'德紅'切'東'的那樣辦法。

三　宮商與四聲五音

在等韻圖上最起糾紛的，就是宮商等與聲母相配合的事。我常和朋友們說，宮商原是音樂上的名辭，到後來強拉在音理上，自然不能確切。我們現在把牠們當成虛位看待未嘗不可。我說把牠

們當作虛位者，是無足輕重的意思。但是，以現在眼光看起來，牠們是無足輕重，而牠們與音韻結合史，可不是這麼簡單。而且這種結合的來歷，是非常久遠的。原來古琴上有五絃，第一是宮，其次是商角徵羽。據傳說：文王武王，就神農氏之五絃，又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這就是所謂五音與七音。據管子所載：

>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聽'商'如離羣羊，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而清，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馬在野。

白虎通博物志亦載有五音之事。其文甚繁，簡括之，則爲：

> 東音屬'角'，南音屬'徵'，西音屬'商'，北音屬'羽'，中音屬'宮'。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三十二，御覽七百一引桓譚之說爲：

>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四色文飾之。其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五色錦屏矣。

宮商與韻書發生關係，當以魏李登聲類爲始。封演聞見記云：

> 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

魏書江式傳云：

> 晉呂忱弟靜別放魏左校令李登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

李呂二氏之說久佚，他們這宮、商、角、徵、羽的分法，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我們沒有法子知道。王靜安氏以爲五聲，係陽類與陰類之

平上去入。然李呂二氏之書，實後於桓譚，恐怕漢魏對於五聲的用法是一脈相承的。桓氏以爲五音須宮而成，似乎與王氏之說有點不同。因爲我們若假定陰類爲宮，則與陽類便無關聯；再假設陽類爲宮，則牠決不能分配於陰類之平上去入。我現在大膽的假定，設若宮商與平上去入有關係，我們可以說'宮'所代表的是元音。這個元音既可以散在陽類，又可以分配在陰類；所以桓氏說'五音須宮而成'。然而這也是臆說，不過聊備參考而已。南史陸厥傳云：

>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沈約傳云：

> 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約也。

又沈約答陸厥書云：

>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能舉！

我們從上三條看起來，是沈約等製定四聲，與宮商必有相當關係。但他究竟怎樣配法，在中國舊籍中殊無明文。悉曇藏卷二引四聲譜云：

> 四聲昉四方也：東方是平，平俾病別；南方是上，常上尚夕；西方是去，秖趍去亟。北方是入，任荏衽入。

按此四聲譜當係沈約所作者。他以四聲與四方相配，顯係是受漢

人之說的影響。漢人既以五方與五音相配，則沈氏之四方卽含有五音。所以後來徐景安樂書有'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之說。

我們從諸說看來，不惟漢魏人之五聲說，難以實指，卽沈氏以後四聲與五音之對照，與音理亦無關。此我所以認定宮商等爲虛位者一。

梵文入中國之後，悉曇家亦有利用五音之事。智廣悉曇字紀云：

> 聲之所發，則牙、齒、舌、脣、喉等合於宮商，其文各五。遍口聲文有十。

他這話的意思，顯然是把五音分配在發音的部位上，換言之，卽分配在聲母上。所以後來的林記釋云：

> ……問以此五聲配宮、商、角、徵、羽如何？答迦是宮音，者是商音，吒是徵音，多是角音，波是羽音也。宮商等音卽牙齒等聲耳。其文各五者，宮音有五，乃至羽音有五，故云各五。卽迦佉伽伽(重)哦等也。遍口之聲者，野等十字也，皆遍口呼之。

這與沙門神琪五音聲論之

>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謌可康各　(角)
>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甯亭聽歷　(商)
> 南方齒聲　詩失之食止示勝識　(徵)
> 北方脣聲　邦旄剝雹北墨明邈　(羽)
>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行幸享客　(中)

的意思有點相彷，然而小有差異。所謂意思有點相彷者，因爲東西南北中，卽角商徵羽宮。所謂小有差異者，因爲以喉聲爲角而與悉

疊家之以喉聲爲宮，以舌音爲商與悉曇家之以齒音爲商者不同。且就其例字觀之，喉聲與牙聲之字，實爲複舉。今世之音韻家，頗有推重此圖而加以解釋者，殊不知其價值不足一道！

其後三十六字母成，亦有利用宮商角徵羽之事。如七音略以

'幫' '非' 等屬羽
'端' '知' 等屬徵
'見' 等屬角
'精' '照' 等屬商
'影' '曉' 等屬宮
'來' 屬半徵
'日' 屬半商

四聲等子却以'影' '曉' 屬羽，'幫' '非' 屬宮。呂坤之交泰韻云：

> 玉篇以'影' '曉' '匣' '喻' 屬宮，而韻會乃屬羽。玉篇以'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屬羽，而韻會以屬宮。集成又以'影' '曉' 屬宮，'匣' '喻' 屬羽，'敷' '奉' 屬羽，'邦' '滂' 並明屬宮，'非' '微' 二字屬徵。以此聚訟，誰能決之？

與呂氏有同樣的感觸。既然漫無定則，可以說是毫無意義，此我以認定宮商等爲虛位者二。

玉篇卷末神珙之五音圖云

宮　舌居中
商　開口張
角　舌縮却
徵　舌拄齒
羽　撮口聚

我們雖不能確知其何指，然就其例字觀之，彷彿仍是說明聲紐。而清朝龍爲霖在他的本韻一得上，追溯管子與白虎通之說，頗有把此歌訣利用到元音上的意思。他說：

> 凡合口出聲，包含雄渾，隆隆如殷雷者，宮也。張口出聲，嘹嘵清遠，鏗鏗如戛玉者，商也。舌端卷縮，聲出牙腭，剝剝啄啄，如鳥啄物者，角也。舌尖外抵，聲出齊齒，仳仳俐俐，如風喫物者，徵也。唇聚而聲出，輕清遠引，栩栩然如鳥翎之聲隨風悠揚者，羽也。

我們若由此意以假定其音，大有這樣的情形：

宮＝o，商＝a，角＝o，徵＝i，羽＝y。

然此說不過就宮、商、角、徵、羽之今音加以附會，似乎與玉篇所附之圖亦不大符合，此我所以認宮商爲虛位者三。

宮商既可以用在聲調上，又可以用在聲母及元音上，這顯然牠們似人人可穿的外氅，而不是個人的骨血。這與中國人把什麼都能分配到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上一樣的沒價值。

四　韻，轉，攝，唱

◉上古無韻字；說者謂牠的前身就是'均'。董仲舒說："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爲"。案均爲造瓦之具，旋轉之使其平者也。依此講來，'均'字實有周而復始之意。所以有音員爲韻之說。員卽今之圓。音圓爲韻，意思甚爲美妙。因爲人類之於經驗，都有排斥不快感與期待快感的現象。何謂快感？就通常的情形解釋起來，在心理上往往以舊經驗爲基礎而預期未來的新經驗；假此新經驗與所期者相合，卽生快感；反之卽生不快之感。新舊相會，恰恰是一

個來復；詩之後韻與前韻相叶，也是一個來復，所以人起了快感。新韻和舊韻相叶，就是轉一個圈子，所以中國人說一韻，悉曇家也說是一轉。

◉'轉'如輪轉之轉；觀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第五有字輪品可證。所謂字輪者，從此輪轉而生諸字也。所以空海在悉曇字母並釋義於迦，迦，祈，鷄，句，句，計，蓋，句，哈，欠，迦之後注云：

> 此十二字者，一箇'迦'字之轉也。從此一迦字門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出生十二字，一轉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之轉，都有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曇章，本有自然眞實不變常住之字也。

從此看來，我們很可以明白'轉'是拿着十二元音與各個輔音相配合的意思。以一個輔音輪轉着與十二元音相拼合，大有流轉不息之意。韻鏡與七音略之四十三轉，實係由此神襲而成。七音略序上說：

> 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

張麟之在韻鏡的韻調指微上稱鄭樵：

> 作內外十六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

鄭氏雖不稱'十六'二字，而我們由張氏的話也可以知道七音略的精神是受梵文的十六轉的影響的。實在梵文十六轉之名，與實際也不相符合；蓋除去世俗不常用之四字，只餘十二之數也。

◉高聲呼音謂之'唱'。廣大莊嚴經第四卷示書品云：

> 佛告諸比丘，爾時有十千童子，而與菩薩在師前同學字母。唱'阿'字時，出一切諸行無常聲。唱'長阿'字時，出自利利他聲。……

八十華嚴七十六入法界品云：

善知衆藝童子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善知衆藝。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唱多字時，入般若波羅密門，名以菩薩威力入無差別境界。唱多字時入般若波羅密門，名無邊差別門。……

◉'攝'有以少持多之義。悉曇字母並釋義云：

所謂陀羅尼者，梵語也；唐翻云總持，持者任持，言於一字中總持無量數文，於一法中任持一切法，於一義中攝持一切義，於一聲中攝藏無量功德，故名無盡藏。

'轉'字搬到等韻上，則有七音略之四十三轉，'唱'字搬到等韻上，則產生華嚴字母韻圖，'攝'字搬到等韻上，則有四聲等子與切韻指南之十六攝及切韻要法之十二攝，其實皆由梵文之十六韻而來。推求其始，並無差異。我們決不可刻舟求劍，妄加區別。惟梵文組織與漢字根本不同，以彼攝此，諸多矛盾。中國等韻之圖攝，不知經幾何之困難與改革，方能完成。我們現在先錄出最早的記載，以供參考：

如眞旦韻銓五十韻頭，今於天竺悉曇十六韻頭，皆悉攝盡：

以彼羅盧何反家古牙反攝此阿阿引；以彼支章移反之止而反微无飛反攝此伊伊引；以彼魚語居反虞語俱反模莫胡反攝此鄔烏引；以彼佳胡膜反齊祖兮反皆古階反移成西反灰呼恢反咍呼來反攝此醫愛；以彼蕭蘇啲反宵相焦反周之牛反幽於虯反侯胡溝反肴胡爻反豪胡刀反攝此汚奧；以彼東德紅反冬都宗反江古邦反鍾之容反陽移章反唐徒郎反京古行反爭側耕反青倉經反清七精反蒸七應反登都滕反春尺倫反臻側銑反文武分反魂

戶昆反 元愚袁反 先蘇前反 仙相然反 山所姦反 寒胡安反 琴渠今反 岑鋤簪反 覃徒含反 談徒甘反 咸胡讒反 嚴語杴反 添他兼反 鹽余占反 及以諸入聲字；攝此暗惡。如攝韻頭，從韻皆攝。以彼平上去入之響，攝此短聲，或呼平聲，或呼上聲，及以長聲引呼并以湮槃者也。其中悉曇中遏哩二合 遏梨二合 二字，此方都無，所謂童蒙不能學，豈非此哉！——悉曇藏卷二

我們從此段材料，很可以知道等韻的攝，確切是受悉曇的影響而來的；又可以知道初步的攝，是極草率而不像正式等韻那樣的周密，這一種綫索，極爲明顯；研究等韻系統者，決不可忽視。

五　等韻前之輕重清濁與內外

我現在提出輕重、清濁、與內外這幾個名詞而冠以'等韻前'，是有特殊的意思的。因爲等韻圖上所用的這幾名詞，雖與等韻前的音韻家所用的這幾名詞的字面相同，在實際上却未必相同。例如清濁吧，在等韻圖上是專指聲母而言的，而在此以前，却有指韻類而言的。既然未必相同，我爲什麽還要特別提出呢？就因爲在等韻圖上的這幾種名詞，除清濁外，都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定論，我們現在把等韻以前的記載，盡力之所能及，羅列出來，或許對於等韻圖上的這幾種東西的瞭解上能有相當的暗示。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

> 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

我們從這一段話可以知道輕重、清濁與內外，在顏氏之時，已經是猶未可曉，而且益使人疑的東西。輕重、清濁暫且不論，而內外之說，似乎尚有跡可尋。何休注宣八年公羊傳云：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

由此可知內外就是深淺。'乃'與'而'兩字的音，我們若照切韻系統前後的音假定起來，則爲'nai'與'ṇẓi'；無論在聲母或韻母上都有淺深的區別；由此淺深很可以審出內外來。無奈牠們在等韻圖上偏偏與此相反：

	而	乃
韻鏡	內轉第八	外轉十三
指南	止攝內二	蟹攝外二

悉曇家論字母時，則云：

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聲從內出轉至唇外，九字聲從外還內。——悉曇藏卷五。

他們所謂二十五字，就是指着那從舌根以至唇聲的二十五字；所謂九字，就是指着那蛇(ja)囉(ra)羅(la)嚩(va)奢(ɕa)沙(ṣa)娑(Sa)呵(xa)茶(kṣa)等字。但我從這話仔細思索起來，恐怕是這樣講：二十五字的排列，全體言之，是從內至外；九字的排列，全體言之，是從外至內。若是這樣講，亦有不甚合的地方，因爲後九字的次序並不如前二十五字的次序，井然有條。

悉曇家論'阿'音時，則云：

持明禁戒品義釋云：一切心眞言者，所謂'阿'字門也。以一切言音皆從此字爲首。若無此阿聲，則離一切之語，無有可說。當知開口出聲，卽是阿字之聲也。上文俄若拏那摩$^{\text{並上}}_{\text{摩}}$雖云離阿聲，然阿有內外，若外聲雖無，然不得

離阿字內聲。內聲卽謂喉中阿聲也。——悉曇藏卷三

從阿有內外一語釋之，我們可以有兩種說法：一是前'a'與後'ɑ'的區別，二是'a'與'ə'或'o'的關係。

言輕重清濁的，除顏氏家訓外，尙有陸法言切韻序。他說：

>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爲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可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

他旣以輕重與清濁連用，則他的意思明明是把輕與清（淺）當成一事，重與濁（深）當成一事。且他所舉的例字，偏偏都是韻目，可見他所說的清濁並非如後日之單指聲母而言者可知。封氏聞見記卷五嘯旨云：

> 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

'言'是激于喉中而濁的，則濁字的意思明明是指着帶元音者；'嘯'是激于舌端而清的，則清字的意思明明是指着不帶元音者。日本貞和二年（公元 1350 卽元順帝二年）之悉曇輪略圖抄卷一云：

> 籠唇則言音盡濁，開齒則語氣俱輕。

蓋'籠唇'則音偏於後部，'開齒'則音偏於前端；是輕音與濁音全以前後而區分者。是說雖後出，而與前說可以互證。廣韻所載辨字五音法所注之清濁亦與之同：

> 一唇聲幷餅脣聲清也二舌聲靈歷舌聲清也三齒聲涉珍齒聲濁也四牙聲迦佉牙聲濁也五喉聲綱各喉聲濁也

此中以唇舌爲清，牙喉爲濁，亦顯然是發音部位的前後的區別。惟

齒聲而注爲濁，似乎是不大合理；但梵文與漢文對照，在唐時就有伊'i'醫'i'難定之例。若陟珍之中含有'i'的元音或介音，則謂之濁音亦不爲過。因短音'i'比較靠內也。又辯十四聲例法所云之能所俱輕與能所俱重，吳某以能所俱輕者爲聲母，能所俱重者爲韻母，亦可以與前幾說相通。

至如等韻之輕重，當以日本沙門遍照金剛（卽空海）所撰之文鏡秘府論所載爲最早見。他說：

> 夫用字有數般，有輕有重，有重中輕，有輕中重，有雖重濁可用者，有輕清不可用者，事須細律之，若用重字，卽以輕字拂之便快也。

又說：

> 律調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輕重清濁間之須穩，至如有輕重者，有輕中重，重中輕，當韻卽見；且'莊'字全輕，'霜'字輕中重，'瘡'字重中輕，'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輕，'青'字全濁。

他這兩段話中的輕中重，重中輕之目，與等韻上的是相同的。惟以其中'莊'（莊之俗字），'霜'，'瘡'（與創同音），'床'之例字與七音略相較，則此數字共居於內轉三十四，同屬重中重。由此可知在唐時之輕重名詞，尙未若七音略之劃一也。

六　等韻前之反切圖

等韻正式成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牠的前身，我以爲就是'反切圖'。'反切圖'雖有些奇形怪狀，究竟還是用雙聲叠韻的把戲。這些作者對於反切才開始認識，還不能將全部韻書拍合到等韻上

去；所以只能作些零星的'反切舉隅'，而成我們以下所講的反切圖。沈約的四聲譜，是大家所聽慣的名字罷？這書久已散佚了，但我覺得文鏡秘府論(774—835)與悉曇藏(880)所引者，就是牠的片段。我起初還有些疑惑我的判斷，後來見日人也有與我的想法相同的。文鏡與悉曇所引的是這樣：

凡四聲字爲紐，或六字總歸一入。

皇晃璜　鏗　禾禍和

滂旁傍　薄　婆菠破

光廣珖　郭　戈果過

荒幌恍　霍　呵火貨

上三字下三字紐屬中央一字，是故名爲總歸一入。

郎朗浪洛　黎禮麗捩

剛啌鋼各　笄併計結

羊養漾藥　頤跠易逸

鄉響向謔　奚褻暵額

良兩亮略　離邐儷栗

張長脹著　知伾智窒

凡四聲豎讀爲紐，橫讀爲韻，亦當行讀下四字配上四字卽爲雙聲。若解此法，卽解反音。反音之法，乃有二種；一紐聲反，二雙聲反，一切反音，唯有此法也。

從上邊看來，沈氏所曉示人者，不過是雙聲疊韻；而明白雙聲疊韻，就可以悟一切反音的方法。但這眞是我國初認識雙聲疊韻的表現；與後來的正式的等韻相差，眞不可以道里計。

次之，則爲神珙之四聲五音九弄圖(附玉篇)。神珙，雖不能確知爲何時人，然就其序文所引'元和韻譜'之語觀之，可以斷定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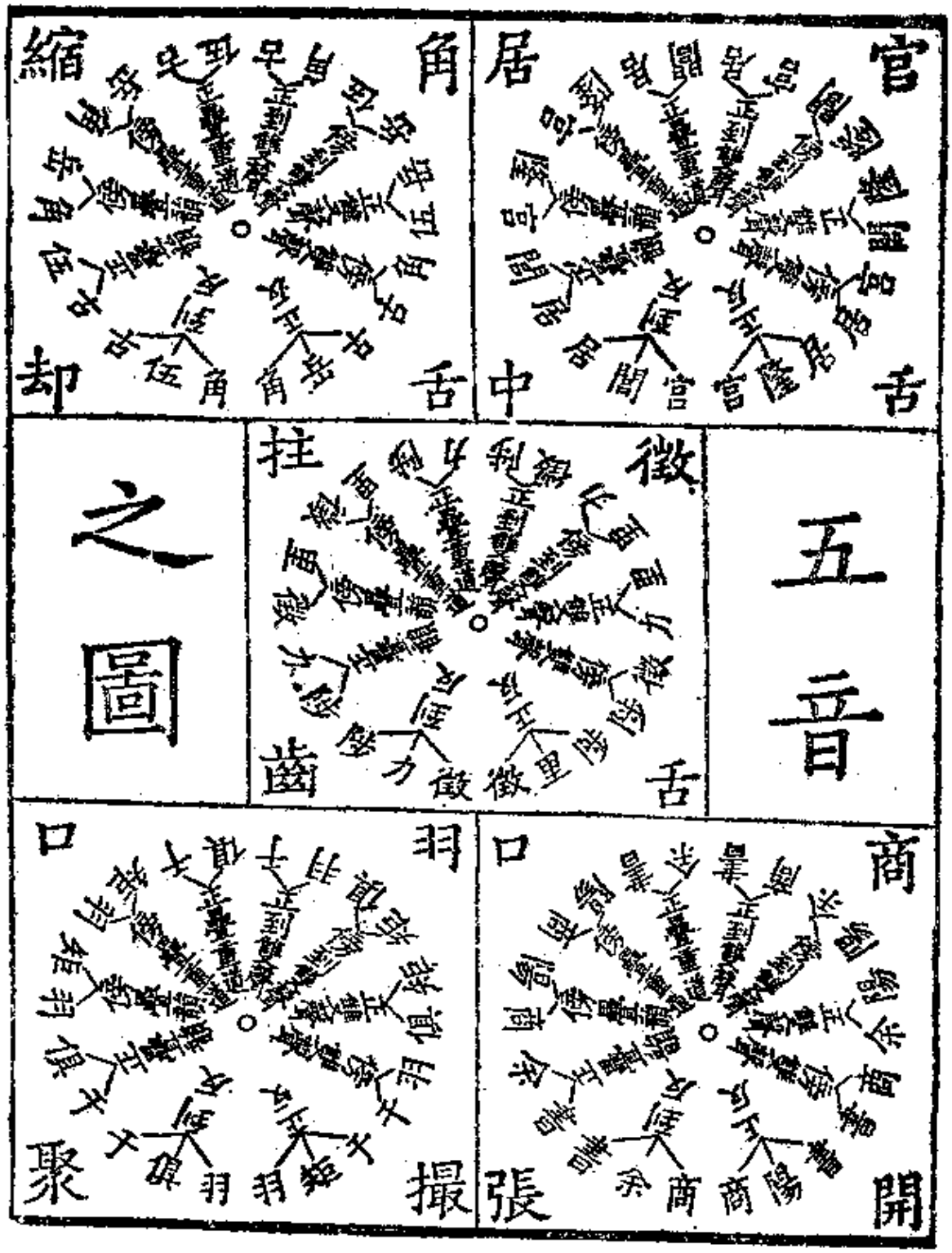
唐憲宗元和以後(806—820)的人。他說:

> 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淺劣之圖,尋求難顯,猶如匕匕彡彳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肯再傳皆失。今此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爲於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鈐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箇圓圖者,卽是五音之圖;每圖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說明之。又列二箇方圖者,卽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爲頭,橫列圖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別之。

由此序文,我們可以得兩教訓:一是沈約的紐字圖是'皆以平聲的',與上邊所舉者正合;二是在元和以前,還沒有比五音九弄再好的反切圖通行於世。所謂五音圖者,如序所云,是五箇圓圖:

在這五個圖之中的任一圖,都包有十個條件。我們若把宮音之一圖拉開,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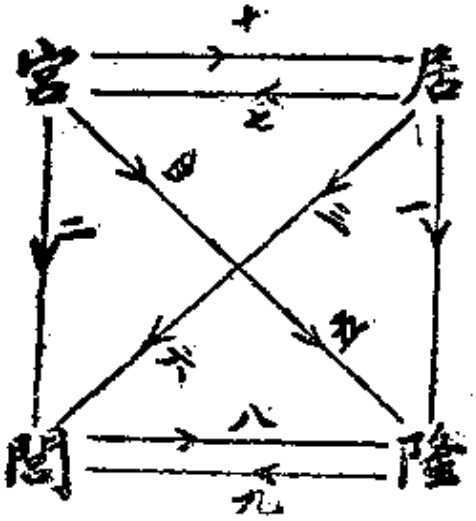
1	正反	居隆——宮
2	到反	宮閭——居
3	正疊韻	居閭
4	傍疊韻	宮隆
5	傍疊重道	宮隆
6	正疊重道	居閭
7	正到雙聲	居宮
8	傍到雙聲	閭隆
9	正雙聲	隆閭


五音之圖
宮居
舌中
角縮
舌却
徵拄
舌齒
商開
口張
羽撮
口聚

這裏邊的 3 與 4 及 6 與 5 有無異同呢？韻鏡開奩（自等庵宥朔撰，寬永中刊）云：

> 在圓圈中特別的列上正疊重道和正疊韻相同的居閭二字。但是也有點不同的意義，正疊韻是自右向左角行的，所以只呼爲'居閭'。正疊重道先同'居閭'同樣的自右行左，但是還從左向右反道而行的呼'閭居'。故有往來的意思；如同人行路之往返，因以重道爲喻。在圓週裏正疊韻的'居閭'，自右向左呼一遍，正疊重道是自右向左，再由左歸於右，表示兩個反切，所以有區別。疊韻與重道雖是一種，但是一邊的反切叫做正疊韻；兩邊的反切叫做正疊重道。所以雖然'居閭'二字是相同，至少也有點不同的意義在內。

又九弄辨（釋文雄撰，寬延中刊）云：



> 生產音的時候，常從居開始，旋轉一遍歸於本；本若不歸於居，則無法生音；故三週十反作成一周圓圈。一二之反（居隆，宮閭）回到居卽是一週。三四五六的反（居閭，宮隆，宮隆，居閭）再歸於居，叫做再週。七，八，九，十的反（居宮，閭隆，隆閭，宮居），歸於居爲三週。如此在三，四的原樣不歸於原來的居，就由五，六的重道歸於居。若以五六的重道無用，實在是太淺薄了。

近日人岡井愼吾作玉篇之研究，對於上兩說都有辯駁；他以爲正疊韻與正疊重道，傍疊韻與傍疊重道是相同的，其理由太繁，不能詳

平上去入
上去入平
去入平上
入平上去
震
整
正
隻
嵐
郢
脛
懌

引。

九弄圖，亦稱九弄反紐圖。九弄卽是從反音到正紐共有九項；反紐者舉其首尾也。岡井氏見到三種本子，在三種本子的圖，各有不同。圖中的字，日本圖書館本獨異（如圖），澤存堂本與棟亭本相同，羅文反樣在澤存堂是沒有的。而圖中的字，惟圖書館本錯誤最少。他從各方面考證與觀察，而加以修正，其結果如下：

反音	征之盈反	整旨郢反	正志脛反	隻職懌反
	盈怡征反	郢以整反	脛異正反	懌翼隻反
雙聲	征整征旨	整正整志	正隻正職	隻征隻之
	盈郢盈以	郢脛郢異	脛郢脛翼	懌盈懌怡
正韻	征盈之怡	整郢旨以	正脛志異	隻懌職翼
	盈征怡之	整郢以旨	脛正異志	懌隻翼職
傍韻	征郢征以	整脛整異	正懌正翼	隻盈隻怡
	盈整盈旨	郢正郢志	脛隻脛職	懌征懌之
綺錯	征震質折志旨劇	整質眞氈職志顫	正眞軫劇之職	
折	隻軫震顫旨之氈	盈胤佚擇異以演	郢佚寅筵	
	翼異見	脛寅引演怡翼擇	懌以胤見以怡筵	
羅文	征軫顫職	整震折之	正質氈旨	隻眞劇志
	盈引見翼	郢胤擇怡	脛佚筵以	懌寅演異

	×××　　　　　　　　×			
疊韻	征盈之怡	整郢旨以	正脛志異	隻懌職翼
	××　×　××		×××	
	盈征怡之	郢整以旨	脛正異志	懌隻翼職
	×××		×	
傍紐	征眞顚之	整軫劇旨	正震顚志	隻質折職
			×××	×
	盈寅筵怡	郢引演以	脛胤見異	懌佚擦翼
	×××			
正紐	征整正隻	整正隻征	正隻征整	隻征整正
		×××	×××	
	盈郢脛懌	郢脛懌盈	脛懌盈郢	懌盈郢脛

此九弄圖究有何用呢？岡井氏說道：

> 爲定一字的反切，而須如此複雜之吟詠，實是一種嚇人的遺物。我很同意岡井氏這種說法。

◉唐高宗時有武玄之者，作有韻銓十五卷，其明義例云：

> 凡爲韻之例四也。一則四聲有定位・平上去入之例是也。二則正紐以相證，令上下自明，'人' '忍' '仞' '日'之例是也。三則傍通以取韻，使聲不誤・'春' '眞' '人' '倫'之例是也。四則雖有其聲而無其字，則闕而不書，'辰' '蠢' '脣'是也。

依他這四聲與正紐相證之例排列起來，則是：

		平	上	去	入
舌音 齒音	清　濁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人○	○○忍○	○○仞○	○○日○

這與韻鏡第十七轉的排列是相同的。再看他傍通以取韻之例，與韻鏡第十七轉之形式亦相近似，韻鏡之第十七轉齒音及舌齒之聲音是如此：

齒音					舌齒音	
清	次清	濁	清	濁	清濁	清濁
○	○	○	○	○		
蘖	○	穰	莘	○	○	○
眞	矉	神	申	辰	鄰	人
○	○	○	○	○	○	○

他的有聲無字，闕而不書之例，則可以如此排例：

齒音	濁								
○	○	辰	○	○	○	晨	○	○	脣	○	○	○	○

韻鏡的形式，亦可以說與之相同：

齒音	濁								
○	○	辰	○	○	○	腎	○	○	愼	贇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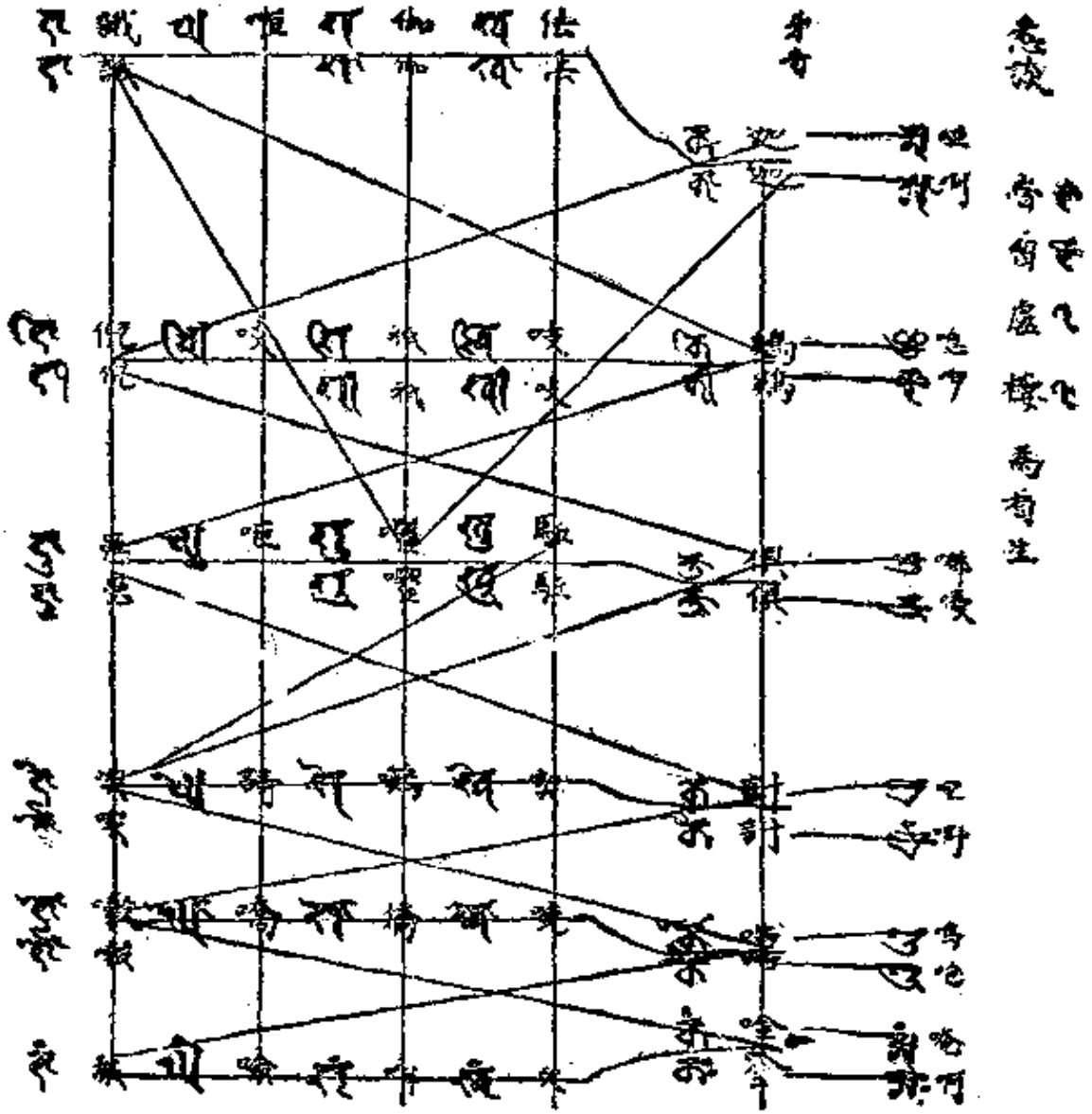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們決不可把這個作正式等韻看待。第一他既說'正紐'，顯然是三十六母在此時還未發明。第二我們看悉曇藏要以十六韻攝盡他的五十韻的情況觀之，則知他還沒有很整齊的圖攝。且他的書有十五卷之多，必非什麼講等韻之書，不過滿載韻字如後來之廣韻與集韻而已。他又說過：

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詣定，臣謹以口聲爲證。

這豈不是他還沒有脫離反切的範圍麼？

◉最後我們再講一點與等韻相關的悉曇章吧。悉曇章，羅振玉氏以爲是羅什三藏翻譯的，撰于晉世，遠出智廣義淨之前。如果這話是對的，這當然比我們在上邊所講的幾種東西靠前。即令不對，

軸的產生也決不會遲至五代以後。換言之，就是軸是啓示等韻的，決不是受等韻的啓示。軸的圖，上聲右韻，與後來的等韻的排列法的意義是相同的。現在錄其牙音之一組，以示一例：



七　字母與等及門法之發端

●三十六母起於何時？這個問題，到現在還不能解決。在邵雍

的皇極經世聲音圖上，上官萬里注云：

> 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子，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

了義是何時人？他也沒有說出來。明末韓雲在西儒耳目資序上說：

> 字學乃文學之一，爲天人學之基。沈休文以四聲求之，不得也；晉僧了義以三十六母求之，不得也；鄭夾漈以二合三合求之，不得也。

謂了義爲晉僧，未知何本。但依音韻發展的情形看起來，在晉朝決不會產生出字母來。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二四聲等子題首云：

> 字源歌謂三十六母出唐舍利，而温首座益'孃''幫''滂''奉''微''床'六母爲三十六，等子則觀音所造也。又按序錄，北周時有西域人傳韻學於中國，分牙、舌、唇、齒、喉、半舌、半齒七音，宮、商、角、徵、羽七調，非卽字母法耶？又按上官氏謂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豈其人卽温公舍利歟？

袁氏之說，一本於明釋眞空篇韻貫珠集，一本於上官氏之說。上官氏的話，已錄於上邊；現錄貫珠集字源歌於下：

> 法言造韻野王篇　　字母温公舍利傳
> 等子觀音斯置造　　五音呼嗡是軒轅
> 大唐舍利置斯綱　　外有根源定不妨
> 後有梁山温首座　　添成六母合宮商
> 輕中添出'微'於'奉'　　重內增加'幫'迨'滂'
> 正齒音中'床'字是　　舌音舌上却添'孃'

此歌之中，一則曰字母温公舍利傳，二則曰後有梁山温首座，是温公與字母確有關係。考通志藝文略及玉海均著錄守温三十六字母

圖一卷，是温公就是守温。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所盜敦煌石室寫本二〇一一號有殘卷三截，其一署南梁漢比丘守温述，此南梁是否與字源歌所稱之梁山同爲一地呢？羅莘田先生疑南梁或如晉太康地記所云，即指臨汝西之故梁縣。惟字源歌稱守温曰梁山温首座，似乎所謂梁山者乃指他所住錫之山①。

此卷所載字母，數祇三十：

脣音	不芳並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頭音
	知徹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見(君)溪羣來疑等字是也
齒音	精清從是齒頭音
	審穿禪照是正齒音
喉音	心邪曉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

較宋代韻圖少'幫''滂''奉''微''牀''娘'六母，而'不''芳'標目及以'心''邪'屬喉，以'日'屬舌上，以'來'屬牙，以'影'爲濁之類，亦與後此配列頗相參差。是守温所定字母實僅三十而非三十六。通志玉海所著錄者，恐怕是宋人所增益的吧？而仍託諸守温者，無非著其創始人耳②。

以等分韻，不知始自何時。敦煌石室寫本殘卷第一截所載四等重輕例卷：

平聲

高古豪反	交肴	嬌宵	澆蕭
覲古桓反	關刪	勤宣	涓先

樓 落侯反	○	流 尤	鏐 幽
裒 薄侯反	○	浮 尤	滹 幽
擔 都甘反	鍚 咸	靮 鹽	故 添
丹 多寒反	讜 山	邅 仙	顚 先
晦 亡侯反	○	謀 尤	繆 幽
齁 呼侯反	○	休 尤	烋 幽

上聲

釋 歌旱反	簡 產	蹇 獮	靈 銑
埯 烏敢反	黯 豏	掩 琰	覽 琰
滿 莫伴反	轡 潸	免 獮	緬 獮
杲 古老反	皎 巧	嬌 小	皎 篠

去聲

旰 古案反	諫〔諫〕	建 願	見 霰
岸 五旰反	牖〔諫〕	彥 線	硯 霰
但 徒旦反	綻 襉	纏 線	殿 霰
半 布判反	扮〔襉〕	變 線	遍〔線〕

入聲

勒 郎德反	嚳 麥	力 職	歷 錫
剋 苦德反	緙 麥	隙 陌	喫 錫
黳 奴德反	搦 陌	匿 職	溺 錫
特 徒德反	宅 陌	直 職	狄 錫
〔黑〕呼德反	〔赫〕陌	翮 職	赦 錫
北 布德反	蘗 麥	逼 職	壁 錫
棘 古德反	革 麥	棘 職	擊 錫
忒 他德反	坼 陌	勅 職	惕 錫

鼓 烏德反	餡 陌	憶 職	益 錫
墨 莫德反	麥 麥	嘖 職	覓 活

這各等分界與後來的韻鏡分界是相吻合的。

●門法之起，恐怕就在分等的時候。殘卷所載定四等輕重彙辨聲韻不和無字可切門云：

高　此是喉中音濁，於四等中是第一等字，與歸審穿禪照等不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高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喉音第一字總如"高"字例也。

交　此是四等中第二字，與歸精清從心邪中字不和。若將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交"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第二字，總如"交"字例也。"審高反""精交反"是例諸字也。

又聲韻不和切字不得例云：

切生　聖僧　床高　書堂　樹木　草鞋　仙客　夫類隔

切字有數般，須細辨輕重，方乃明之。引例於後：

如都教切罩　他孟切掌　徒幸切瑒　此是舌頭上類隔

如方美切鄙　芳逼切堛　符巾切貧　武悲切眉　此是切輕韻重隔

如匹問切忿　鋤里切士　此是切重韻類隔

恐人只以端知透澈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故舉例如上(?)，更須子細了了③。

觀此，則知門法之起，初甚簡單，到後來愈演愈繁，大概是音隨時變的關係。

① 余有新說，參考附錄二

② 亦參考附錄二

③ 了了二字應作子細

附錄一　嘯歌之興替與音理的解釋

(一)　嘯歌之見於載籍

'嘯'或許是初民自然之音的一種。見於載籍者，當以詩三百篇爲始。江有汜云：

其'嘯'也歌。

嘯 亦作歗，中谷有蓷云：

條其'歗'矣。

牠在初民的社會裏，或很盛行，詩上所載的鱗爪就是社會景象的反映。牠起初是平民的，到了魏晉便成高雅君子所獨有的技術。以'嘯'著名的，莫過於阮籍與孫登。阮籍傳云：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世說新語把這個故事載的更詳，棲逸篇云：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敍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峭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適向人嘯也。

效阮籍者有周僕射。同書言語篇云：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憩數人。王公

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稽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稽阮！"

此外有劉道眞者，亦善嘯。同書任誕篇云：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

王子猷亦愛嘯。同篇：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我們看上邊的記載，可以知道'嘯'的空氣在當時是何等的濃厚！阮籍之以'嘯'會眞人孫登，老嫗之以嘯識劉道眞之非常，更足以表示'嘯'在當時的社會位置上是何等的高雅！既然如此，牠便很容易成爲文藝上的對象。於是成公綏有嘯賦之作。

臧榮緒晉書："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爲中台郎。作嘯賦，義見於文也。——見文選注。

他在嘯賦裏邊，可以說把嘯贊美到極點。設若那個時代沒有'嘯'的那樣濃厚空氣，恐怕他這篇文章也不會產生吧？據這篇文章看來，他必定也是個善'嘯'者。孫登是會說話而不欲說話，故託嘯以示玄。成公綏本來口吃，更可以大嘯而特嘯了。'道可道，非常道'，魏晉之士大夫既然大倡玄風，而似言非言者，莫過於'嘯'。'嘯'在當時之所以最盛者，恐怕還是牠的最大原因。

過此以後，'嘯'雖散見於詩文，然士大夫特以嘯著者，却不常聞，大概是嘯的趣味沒有以前濃厚了。而黃冠者流，却以嘯爲道教所特有的技術。唐朝永泰中孫廣著嘯旨，其中有云：

太上老君授南極眞人，南極眞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

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能以嘯得道而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

這種附會之說，顯然是從孫阮的故事造成。又云：

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

孫氏原文，大概佚亡，以上兩段均係封氏聞見記所轉引。而孫氏之文，他自己也說："其事出道書"，由此亦可知嘯與道教在唐朝或稍前已結下不解之緣。封氏並云：

天寶末有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音。初則發生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觀者莫不傾悚。

這可以說是個很好的例子。道士之喜嘯，或許是把牠當成符咒秘字看待吧？

明季程若水編嘯餘譜，中載玉川子嘯旨一篇，亦謂出自道藏，較封氏所引加詳，不知是否與孫廣所稱者同出一源。本篇於十五章之下各有解說。更錄有嘯之十法，所謂外激，內激，含藏，散越，大沉，小沉，疋，叱，玉太，玉少是也。

（二） 嘯歌之音理

觀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嘯'在歷史上的一般情形。但'嘯'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嘯'究竟還存在否？關於此，我們當從音理的

解釋上入手。按詩箋云：

嘯，蹙口出聲也。

何謂蹙口？我們很難明白。成公綏嘯賦云：

動唇有曲，發口成音。

他這話與詩箋的話一樣難明。惟孫廣嘯旨所說的較爲清晰，他說：

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嘯'與'言'的確不同。其不同之點，即一在於氣激喉中而濁，一在於氣激舌端而清。以今日之音理釋之，即凡'言'俱帶元音，故振動聲帶而謂之濁，而'嘯'既激於舌端而清，當然是不振聲帶所發出子音性質之清音。我們若再以玉川子所言之嘯法證之，便能更明白此理。其外激法云：

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唇，而激其氣，令其外出，謂之外激。

含法云：

用舌如上法，兩唇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含而不散矣。

越法云：

用舌如上法，（散法省錄），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齦，令斷氣絕，用口如言失字，謂之越也。

正法云：

用舌如上法（小沉法省錄），如言正字，高低隨其宜。

叱法云：

用舌如上法，如言叱字，高低隨其宜。

所舉之音，曰殊，曰失，曰正，曰叱，皆近於不振動聲帶之子音，蓋避免與氣激於喉中而濁之言相混也。至此，我們自然知道'蹙唇'與

'動唇'的用處了。

執此以言，則古之所謂嘯者，實卽今之'打呼哨'。'打呼哨'，現在已經不成'高雅君子'所辦的事了，然猶有玩此種把戲者。

曲法雖存，曲譜實亡。卽以玉川子嘯旨所舉之十五章而論，恐今之黃冠者流，亦難摩其一二。但中國歷代之樂譜，何者復存？元曲之唱法，今日之崑曲家尙不敢必，遑言其他？故今日欲希阮孫，無異乎去學廣陵散！我住在後局大院時，有小販能以打呼哨摩出流行歌曲，此亦今日之嘯也。

我寫到這里，必定有人問我說："嘯既然是不振動聲帶所發出的音，何以能摩複雜的歌？"這個解釋，也得藉助於音理。原來音之洪細，無關於喉，實與口腔有絕大關係。口腔實是發音的共鳴器，音之洪細就是依這個共鳴的大小而定。今試彈指於口腔，設口腔作說(a)的形狀而不激之以氣，則彈指之聲似(a)；作(u)，(o)及其他元音的形狀，均肖。在嘯時如把共鳴器調節的得當，不是也很能分出洪細來麼？既然如此，當然能摩歌，不過牠所能摩者，只是曲調；聽今之'打呼哨'者，只能摩楊小樓或梅蘭芳先生所唱的曲調，決不能叫人聽着他是學楊或梅唱的，就可以明白。成公綏說：'淸激切於笙竽，優潤和於琴瑟'，尙有點近似。至言：'蘇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可以說是誇飾。

或有疑惑現今之'打呼哨'不能若孫阮之嘯聲遠聞者。我們要知道阮嗣宗之嘯聞數百步是可能的，據我的經驗，'打呼哨'亦可聞數百步。孫登嘯聞半嶺，似乎令我們駭然，不過我們要知道蘇門並不是很高的山，半嶺又無一定尺寸，山谷又容易發生迴聲，以情勢推之，孫登之嘯也不會比阮籍差多少。

三　其嘯也歌釋

我們既然明白什麼是'嘯'，又明白'嘯'可以摩歌，那麼對於江有汜篇之'其嘯也歌'的文義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不過向來解詩者，對於這一句都沒有解釋好。例如朱熹的詩經集傳上說：

> 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他所以如此講者，固然是看着這一句與上兩章的'其後也悔'與'其後也處'兩句不大配合，根本上是不懂得何謂嘯歌。後來姚際恆在詩經通論上說：

> 其嘯也歌，嘯歌二字本一類，今欲押歌字，因易去後字，遂以嘯字當之，仍用也字調分爲兩，似乎難解，但覺其神情飛動，爲滿心滿意之辭；故是妙筆。集傳以嘯貼悔，以歌貼處，意味索然。

他說嘯歌二字本爲一類，似乎有點明白。但因他不知文法，所以有像八股匠批文章的胡說。王先謙在詩三家義疏上說：

> 愚案園有桃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此嘯無章曲而亦得稱歌者，發聲清激，近似高歌耳。

此說實比前兩說高明，但言'嘯無章曲'，亦有毛病。何謂章曲？章曲就像現在的樂譜。僅有樂譜者，不得稱爲歌。歌是樂譜與詩或謠的聯合，詩或謠是有明確之意義的。故古今來之所謂歌者，俱有明確的意義之可言。是以我們若說嘯歌無明確之意義則可，而云無章曲則不可。若嘯而無章曲，我們可以名之曰'徒嘯'，中谷有蓷之'條其歗矣'與曹子建美女篇之'長嘯氣若蘭'大概屬此。疑者或云：歌既然必須有意義，嘯歌是無意義的，何以能稱之

爲歌？我們可以答他說：此其所以不能稱爲嚴格的歌，而僅稱爲嘯歌——卽王先謙所謂'近似高歌'。但'歌'在本篇作動詞用，與前兩章之'悔'與'處'相同；'嘯'作副詞用，與前兩章之'後'字相同。若把這三句譯爲白話，則是：

他後來悔。

他後來處。

他嘯着歌。

民國卅六年元月六日於韻略堂

（已發表于中央日報文史副刊）

附錄二　守溫韻學殘卷後記

（一）

守溫'韻學殘卷'，原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乃伯希和盜竊於敦煌者也。江陰劉半農師留學歐洲時，曾手抄之，因作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發表於國學季刊三號，是爲中國知有此書之始。劉師歸國，將其手抄印入敦煌掇瑣下輯，題爲守溫撰論字音之書，吾輩得覩全豹，又劉師之功也。後北京羅莘田學長，得劉師手抄，詳加審查，復撰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集刊第三本第二分），對於字母原委，言之頗爲詳盡。客冬蒙友朱以殘卷影片見贈，玩索之後，頗覺有不能已於言者數事，因略記之以貢一得之忱。

（二）

三十六字母果創自何人？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謂創自舍利者。明釋眞空篇韻貫珠字源歌云：

法言造韻野王篇，

字母溫公舍利傳。

……

……

大唐舍利置斯網，

外有根源定不妨。

溫公指司馬溫公，抑指守溫，均難確知。至於舍利，亦難確指。日本沙門文雄韻鏡餘論卷中十三頁夾註云：

北蕃舍利部酋長阿博有軍功，唐高宗賜李姓卽其人也。

除此以外，苦無左證；存而不論可也。

有謂創自了義者。皇極經世聲音圖上官萬里注云：

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母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

上官氏約係明代人，所本何書，久未能明；去年夏偶於四庫書見有祝泌之觀物篇解所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方知上官氏之說原本於祝氏也。祝泌，宋末人，所著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序於淳祐辛丑（西曆一二四一）。序中有言曰：

後世聲音之學，自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廣韻（案宜作切韻），能別五音之呼吸，四聲之清濁矣。至於正韻及音，沙門神珙作'九弄反紐羅紋側紐'，今無能傳其三昧者。惟胡僧了義三十六字姆，流傳無恙；雖極之遐遠僻嶠，亦能傳習，故蕃國亦有廣明字韻；則字姆之教，外薄四海，皆用之也。

祝氏所參考之書，有德清縣丞方淑韻心，當塗刺史楊倓（原書作俊誤）韻譜及金人總明韻，可知了義創字母說，必盛傳於當時之音學界也。

有謂創自守溫者，字源歌又云：

大唐舍利置斯綱，
外有根源定不妨。
後有梁山溫首座，
添成六母合宮商。
輕中添出微於泰，
重內增加幫迨滂。
正齒音中床字是，
舌音舌上却添孃。

又查通志藝文略及玉海著錄守溫三十六母圖一卷，是字源歌所載，不謂無因：而尤可爲之左證者，卽今殘卷首署南梁漢比丘守溫述是。

(三)

但此殘卷署曰'南梁'，而字源歌稱爲'梁山溫首座'，跡似兩歧，不得不詳辯之。羅氏云：

> 惟此卷首所署八字，若以沙門翻經題名例求之，則'漢比丘'所以別於'天竺沙門'；'南梁'非表朝代，卽示都邑。

又云：

> 至唐代郡邑以南梁稱者：武德四年分潭州置南梁州，地在湖南寶慶縣北。然貞觀中卽更名邵州，天寶初復改爲邵陵郡，則唐末不得沿其稱。又梁縣隋屬豫州襄城郡，唐貞觀元年省入承休，又更承休曰梁，地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四十里。案，史記田完世家：'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於南梁。'索隱云：晉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云：'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

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 自唐武德四年復置汴州，職方圖籍已無大梁之名。而唐文宗授裴休汴州節度制云'乃眷梁苑，實爲重藩'；岑參至大梁寄匡城主人云：'平明辭鐵邱，薄暮遊大梁'；祖詠酬汴州李別駕云：'自洛非才子，遊梁得主人，'唐堯客大梁行云：'客有成都來，爲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是唐代習俗相沿，仍稱汴州爲大梁者，不可勝數。然則此所謂'南梁'，或如晉太康地記所云，卽指臨汝西之故梁縣歟？

又在此文下自註云：

明眞空篇韻貫珠集稱守温爲'梁山首温座'，其所謂'梁山'究指守温拄錫之山？抑指唐山南道萬州屬縣？或卽由'南梁'展轉傳訛？一時疑莫能決，容俟續考。

羅氏之所以猶豫不決者①，實因未識梁山所在之故。蓋中國山之名梁者不下八九，宇源歌僅載梁山，最易使人莫知的指。今案守温所拄錫之山，乃湖南武陵縣之梁山也。常德府志卷四山川考上，武陵縣下云：

陽山，府北三十里，一名太陽山，一名梁山。

方輿勝覽：梁山一名陽山，唐天寶六年改名。漢梁松廟食於此，故名。

何以知爲此梁山？吾於緣觀等知之。佛祖道影於青原正宗四十二世梁山緣觀影下記云：

師住朗州梁山，不委姓族。

朗州至宋改爲鼎州，故五燈會元載爲鼎州梁山緣觀。後升爲常德

① 當時余亦不知，故等閒講義亦作猶豫之詞。

府，清仍之。道影又於四十三世太陽警玄影後記云：

師生江夏張氏，十九爲大僧，參梁山。

此梁山卽指緣觀；以山名僧，亦猶以地名文豪及政治家也。緣觀法嗣有梁山巖（會元卷十四），巖法嗣有梁山善冀（全書全卷），更有保福從展法嗣梁山簡（全書卷八），均見於釋籍；人傑地靈，則梁山寺之著名於當時：不待考而可知；況傳燈錄等書，曾載梁山寺有極盛之時代乎？宇源歌稱守溫曰'梁山首座'，此可見釋門消息互通，能知吾儒之所未能知。惟守溫之名，却不見於釋籍。蓋釋籍所載，俱係能發明釋理者，守溫徒以音學末技，故不得預此列。梁山寺既在湖南武陵，則殘卷所署之'南梁'，當係'武德四年分潭州置南梁'之'南梁'，非如晉太康地記所云'臨汝西之故梁縣'也明甚。蓋南梁州，居今湖南寶慶縣，守溫由此地赴梁山，不過數日程，亦猶緣觀受業於同安觀志。吾輩可得一結論曰：守溫者，南梁人，入梁山寺爲僧，任首座。

產地及居寺旣明，宜進而追求其時代，殘卷紙色及字蹟，劉師斷爲唐季寫本，② 其所據韻書有'宣'，'選'二目，羅氏認爲與夏竦古文四聲韻所據之切韻，俱不能在德宗以前。故其結論曰：'舊傳守溫爲唐末沙門，殆可徵信'。吾謂其生固在於唐末，而其死宜在於宋初；亦猶徐鉉輩可作兩朝人視之也。考緣觀之示寂，在宋咸平庚子（眞宗三年，西曆一〇〇〇年）；法嗣太陽警玄，示寂於仁宗天聖五年丁卯（西曆一〇二七年）。另有梁山簡者，釋籍不載其卒

② 五燈會元卷六載云：'樸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間，於酒樓下整鞾帶次，聞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爲樸子焉'。殘卷第二截之文字間，上書樓事，並寫'樸子'兩大字，抑出此僧之手歟？果爾，則此截未必係唐季寫本，因樸子乃宋僧也。

年；然彼係雲峯義存之再傳弟子，義存入寂於後梁開平二年（西曆九〇八年），由此可推其卒年亦在宋初。守温非緣覩及簡等之同輩，卽其弟子，故有入宋方卒之可能，此其一。又殘卷所載字母僅三十，字源歌謂温首座益'孃''幫''滂''奉''微''床'六母；通志藝文略及玉海均著錄三十六母圖一卷，且不標明朝代。是殘卷係其初撰，而三十六字母圖乃入宋後方加修正者也，此其二。

（四）

諦視影片，恐原書非一人手蹟。劉師所謂第一截（影片標 4,5,6,）與第三截（影片標 1,2,3）字蹟不大草率，却極拙劣，有同樣簽字，係出自一人；第二截（影片標 7）字蹟頗見姿媚，却極草率，簽字與上兩截異，且於篇末文字間畫一樓亭並寫'樓子'兩大字，似另出自一人。余頗疑此截應在第一截定'四等輕重辯聲韻不和無字可切'一例之下。否則必另爲一事，故寫者可隨意塗鴉也。

本書字母三十與倫敦博物館所藏之敦煌寫本歸三十字母例相同，此可見字母初期之空氣。此後益爲三十六，'不''芳''並''明'分化爲'幫''滂''並''明'與'非''敷''奉''微'，頗足令人感疑。蓋言較古之音，兩組可合而爲一；若言今音，則'非''敷''奉''微'僅能讀二。於是錢師疑古假定此四音爲塞擦聲之'P_f','P_f'','b_v','nj'；劉師則假定'非'爲'f'，'敷'爲'F'（案國際音標作'Φ'），'奉'爲'fɦ'，或'v'，'微'爲'fɦ'或'v'（案國際音標作'β'），且說明之曰：

> 六七兩行'非''奉''敷''微'，原來作'非''敷''奉''微'，我因爲'非''奉'是一清一濁，照上例應顛倒纔是，所以把他顛倒了。

嘴唇所發的緩音(案卽擦聲)，本來沒有幾個；已發見的，只是'f'，'v'，'F'，'ʋ'，'ɱ'是意大利語中所有的音；在華語中，我還沒有發見。'F'與'ʋ'，我從前也以爲是德語中所獨有，後來却在湖南語中發見了。(例湖南之'湖'='ʋu'，腐敗之'腐'='Fu')。自從發見之後，我就想：嘴唇上的緩音既然不多，而這'F'與'ʋ'又確係中國話語中所有的音，那麼，我們若是把'F'相當古時的'敷'，把'ʋ'相當古時的'微'，當然不是全沒理由的假定。若然這假定更能從別方面精密證明，則前人以爲'非''敷'不分，'奉''微'不分的疑案，就可以明白解決了。

劉師此種發明，數年來在各大學講音韻時屢道及之，惟不知守温係湖南人，故仍側重於錢師之擬構。今守温之地域既明，可謂爲劉師之說加一有力之證據。惜錢師之卒已將週年；而劉師之墓木已拱；不能再質疑辨難於兩師之間也！

又有可言者，卽此卷殘至若何程度？換言之，卽此之後是否附有韻圖？余以爲此卷雖殘，但所缺無多，卷後決無韻圖，'定四等輕重例'下，只言某字宜在某等；假有圖攝，必言某字宜居某攝某圖也。且於例文之後，舉平聲三十二，上聲去聲各十六，入聲四十；假有圖攝，何必多此一舉？然所舉者，按等分例，毫無紊亂；故謂爲後日圖攝之雛形也可。是在讀者善知古人之用心耳。

余嘗欲作韻類清濁觀，俗事紛擾，迄未着筆，今因此殘卷，可稍發其端。就音理而論，聲母有清有濁，韻母只有濁而無清，蓋中國之韻母，元音爲其主要部分，而元音之發無不振動聲帶者。準此言之，則韻類決無清濁之分矣。但在等韻初期，竟有指某韻爲濁音者，如魏鶴山所藏唐韻前有部敍，於一東下注'德紅反。濁。滿口

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是其證也。余嘗以爲此'濁'字係注'德紅反'之'東'，而'滿口聲'又係'濁'字之注解。'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者，並非謂自東至乏皆宜如此呼，而其意若曰：各韻中之注'濁'者，皆當作'滿口聲'呼耳。錢師未卒之前數日。曾以此意質之，師極首肯；後建功學長來信亦贊同此意，可見余論之非妄也。覩此殘卷影片，亦得此種明證；如於'高'字，則曰'此是喉中濁音'。'高'之聲母屬'見清'；設不就'韻類'而言，烏得謂之'濁'乎？古今韻會舉要於'畜'字下注云：

> 毛氏曰，舊諱吁玉切與許六切不同。許六切，聲重濁，蹙口出聲，脣音也，屬羽；吁玉切，聲輕清，虛口出聲，舌音也，屬角。

此雖知於聲類上辨清濁，而結果仍有韻類之嫌，因'吁'與'許'同屬'曉母'，而'蹙口'與'虛口'之別，只可用於'韻類'上。所謂'濁'者，概指後部元音而言。此當是音理不明之現象，假守溫之'清濁韻鈐'尚在人間，恐亦難免此種弊端。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於韻略堂

第二編　等韻之成立

一　等韻之背景

'等韻圖'是與韻書相輔而行的，牠是韻書的綱要，牠是韻書的簡化物。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不講宋代韻圖所本的韻書了。韻書始自李登聲類，韻目無可考。其後呂靜作韻集，大概分百四十八韻；夏侯詠作韻略，大概分百七十三韻；陽休之韻略，大概分百七十二韻；李季節音譜，大概分百六十三韻；陸法言切韻，大概分百九十三韻；王仁昫切韻，大概分百九十五韻。——參觀魏建功古音系研究 165—169 頁。至李舟之切韻，分爲二百零六韻；據王國維先生考證，卽今廣韻之所本。宋陳彭年作廣韻，二百零六韻遂成不刊之典。既然如此，宋代所產生的'等韻圖'，必然與牠相依傍。但是，廣韻的韻類並不止二百零六韻，其聲類亦不止三十六。據吾亡友白滌洲先生的研究，廣韻的韻類是如此：

平	上	去	入
紅 東甲	董	貢 送甲	木 屋甲
弓 東乙		仲 送乙	六 屋乙
冬	湩	宋	沃
鍾	腫	用	燭
江	講	絳	覺
移 支甲	氏 紙甲	義 寘甲	
爲 支乙	委 紙乙	僞 寘乙	
夷 脂甲	几 旨甲	利 至甲	

平	上	去	入
追 脂乙	軌 旨乙	類 至乙	
之	止	志	
希 微甲	豈 尾甲	旣 未甲	
非 微乙	鬼 尾乙	貴 未乙	
魚	語	御	
虞	麌	遇	
模	姥	暮	
奚 齊甲	薺	計 霽甲	

攜	齊乙			惠	霽乙										
				例	祭甲										
				芮	祭乙										
				蓋	泰甲										
				外	泰乙										
佳	佳甲	買	蟹甲	懈	卦甲										
媧	佳乙	夥	蟹乙	卦	卦乙										
諧	皆甲	駭		介	怪甲										
懷	皆乙			壞	怪乙										
				犨	夬甲										
				邁	夬乙										
灰		賄		隊											
咍		海		代											
				廢											
鄰	眞甲	忍	軫甲	震		吉	質甲								
筠	眞乙	殞	軫乙			律	質乙								
諄		準		稕		術									
臻		謹				櫛									
文		吻		問		物									
欣		隱		焮		迄									
言	元甲	偃	阮甲	建	願甲	謁	月甲								
袁	元乙	遠	阮乙	万	願乙	越	月乙								
魂		混		慁		沒									
痕		很		恨		(沒)									
寒		旱		翰		曷									

桓		緩		換		末									
刪	刪甲	赧	潸甲	晏	諫甲	八	黠甲								
還	刪乙	板	潸乙	患	諫乙	滑	黠乙								
閑	山甲	限	產甲	莧	襉甲	轄	鎋甲								
頑	山乙	綰	產乙	幻	襉乙	刮	鎋乙								
前	先甲	典	銑甲	甸	霰甲	結	屑甲								
玄	先乙	泫	銑乙	縣	霰乙	決	屑乙								
連	仙甲	善	獮甲	戰	線甲	列	薛甲								
緣	仙乙	兗	獮乙	戀	線乙	劣	薛乙								
蕭		篠		嘯											
宵		小		笑											
肴		巧		效											
豪		皓		號											
歌		哿		箇											
禾	戈甲	果		過											
靴	戈乙														
加	麻甲	下	馬甲	駕	禡甲										
遮	麻乙	者	馬乙	夜	禡乙										
瓜	麻丙	瓦	馬丙	化	禡丙										
良	陽甲	兩	養甲	亮	漾甲	略	藥甲								
方	陽乙	往	養乙	放	漾乙	縛	藥乙								
郎	唐甲	朗	蕩甲	浪	宕甲	各	鐸甲								
光	唐乙	晃	蕩乙	曠	宕乙	郭	鐸乙								
行	庚甲	杏	梗甲	孟	映甲	格	陌甲								
京	庚乙	影	梗乙	敬	映乙	戟	陌乙								

盲 庚丙	礦 梗丙	橫 映丙	伯 陌丙	尤	有	宥	
兵 庚丁	永 梗丁	病 映丁		侯	厚	候	
莖 耕甲	耿	諍	革 麥甲	幽	黝	幼	
萌 耕乙			獲 麥乙	侵	寢	沁	緝
盈 清甲	郢 靜甲	勁	昔	覃	感	勘	合
營 清乙	穎 靜乙			談	敢	闞	盍
經 青甲	挺 迥甲	徑	歷 錫甲	鹽	琰	豔	葉
扃 青乙	迥 迥乙		閱 錫乙	添	忝	栝	帖
蒸	拯	證	力 職甲	咸	豏	陷	洽
			逼 職乙	銜	檻	鑑	狎
滕 登甲	等	鄧	則 德甲	嚴	儼	釅	業
肱 登乙			或 德乙	凡	范	梵	乏

觀上表則知廣韻之韻目雖只二百零六，而其內容實有二百九十類。這二百九十類就是二百九十個音。'等韻圖'既是'練音表'，牠必須把這些音分別出來。牠的分別法，就是分等。這不過是大齊的說，自然有些小出入的地方。

廣韻的聲類據白氏的統計是如此：

古 見甲	苦 溪甲		五 疑甲
居 見乙	去 溪乙	羣	魚 疑乙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博 幫甲	普 滂甲	蒲 並甲	莫 明甲
方 幫乙	芳 滂乙	符 並乙	武 明乙
精	清	從	心 邪
側 照甲	初 穿甲	士 牀甲	所 審甲

之照乙　昌穿乙　食牀乙　式審乙　禪

烏影甲　以喻甲　呼曉甲　匣

於影乙　于喻乙　許曉乙

盧來甲

力來乙

日

'等韻圖'的聲類只有三十六，而廣韻的聲類竟有四十七。這差異究竟因爲什麽呢？依我自己的見地，大概有兩個理由：(一)作韻圖者起初只顧韻的分等，並沒顧及聲類，三十六母是後人填入的。(二)創立字母者，本梵文而加損益的時候，並沒有以某種韻書爲根據的觀念。韻書家是一派，字母家又是一派，宋代的等韻家合而一之，自然有此參差。

宋代還有一部與等韻發生關係的韻書就是集韻。集韻是在廣韻後約三十年光景修成的。牠的韻目的面貌雖然仍廣韻之舊，而牠的反切却有所改革；韻字的建首，亦與廣韻有些差異。這與韻圖上所填的韻字的改變，也是很有關係的。

二　等韻之規模

我們在前編所講過的種種名詞，到宋代'等韻圖'成立的時候，全被利用在圖上。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上曾有這樣的一段話：

> 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顚''天''田''年'，'邦''胖''龐''厖'之類是也。皆

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莊'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莊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庚''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用，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

他一段話不惟說到等韻圖的排列，而且講到門法。不過他所講的等，與四聲等子及切韻指南所講的等不同，這大概因爲'師法多門'吧？我們設若嫌他講的太籠統，不妨先列兩個簡圖，以表等韻的規模：

圖　甲

重中重(或輕中輕或重中輕等)	韻目	舌音	喉音	齒音	牙音	舌音	脣音	轉(內或外)	
		清濁 清濁	清濁 濁 清 清	濁 清 濁 次清 清	清濁 濁 次清 清	清濁 濁 次清 清	清濁 濁 次清 清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 心 從 清 精	疑 羣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禪 審 床 事 照		孃 澄 徹 知	微 奉 敷 非		
		半商 半徵	宮	商	角	徵	羽		
								一	平
								二	
								三	
								四	
								一	上
								二	
								三	
								四	
								一	去
								二	
								三	
								四	
								一	入
								二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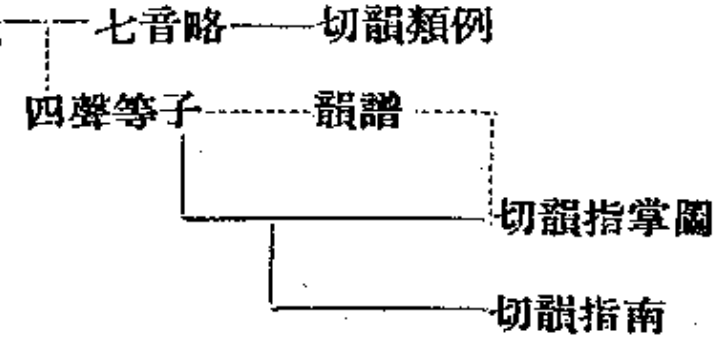
觀甲圖，我們就可以知道宮商與五音在圖上的位置，四聲與等第的排列，清濁輕重內外的標記，韻轉與梵文家所說的小有差異。圖乙是另一派等韻圖的切片。牠與圖甲的不同之點，就是將四聲之分在四格者，共集於一格。

圖　乙

見溪羣疑		
	平	一等
	上	
	去	
	入	
	平	二等
	上	
	去	
	入	
	平	三等
	上	
	去	
	入	
	平	四等
	上	
	去	
	入	

三　兩宋等韻之派別

在宋朝所產生的等韻圖，到現在存於世的，有七音略，有韻鏡，有四聲等子，有切韻指掌圖；另有原書已佚，依別種記載尙可推知其一二的，則有楊氏切韻類例及楊氏韻譜。若言其派別，我有兩種意見：(一)應該按着時代劃分。七音略與韻鏡之時代較早，四聲等子次之，楊氏切韻類例，楊氏韻譜又次之，至切韻指掌圖則產生最後者也。經史正音切韻指南，雖係元人所作，然因其與五音集韻相輔而行之故，亦應該把牠歸在這一期內。牠們的關係，當是如此：



(二)應該按着地域劃分。韻鏡與七音略都是經南人表彰出來的，其面貌所以與切韻系統韻書相合之故，恐怕與地域有點關係。我們可以稱牠們爲南派。切韻類例爲圖四十有四，當係取法乎此者。四聲等子附於遼僧所作之龍龕手鏡，作韻譜之楊倓，係北方人，故我們可以稱之爲北派。而切韻指掌圖呢，其聲母排列似韻譜，四等排列似韻鏡，圖數又與等子相同，故我們可以稱牠爲混合

派。至於切韻指南，係奉四聲等子爲正宗者，當歸於北派。在宋朝還有一種與等韻圖有關之異物，卽是邵氏的聲音唱和圖：這當然是北方的道地貨，講等韻時，決不可忽視牠。若依這樣的分法，牠們的系統，是如此：

- 南
  - 韻鏡
  - 七音略
  - 切韻類例
- 中——切韻指掌圖
- 北
  - 四聲等子——切韻指南
  - 楊氏韻譜
  - 聲音唱和圖

牠們的派別已如上述，我們應該進而講一講牠們的概況。我在拙著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上，曾作過一個簡表，在這裏正可借用一下。惟在那表上缺少切韻指南，現在補上，其餘仍舊。

等韻名称	圖，轉，攝	字母排列	入聲分配	唉音次序	四聲排列
韻鏡及七音略	四十三轉	始幫終日分二十三行	配陽聲韻	影曉匣喻	分排四格
切韻類例	四十四圖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韻譜	未詳	分三十六行	入聲兩配	未詳	未詳
四聲等子	十六攝分佈於二十圖	始見終日分二十三行	入聲兩配	綱目作影曉匣喻 圖內作曉匣影喻	共居一格
切韻指掌	二十圖	始見終日分三十六行	入聲兩配	曉匣影喻	分排四格
切韻指南	十六攝分佈於二十四圖	始見終日分二十三行	入聲兩配	曉匣影喻	共居一格

四　南派等韻

⊙韻鏡雖是我國的產物，却盛傳於日本。到清末黎蒓齋使於彼邦，偶獲所謂永祿本者，喜而收之古逸叢書，於是韻鏡復傳於我國。牠在什麽時候傳到日本呢？享保年間河野通清在韻鏡古義標注所引之舊記云：

> 皇和人王八十九世，龜山院文永之間，南都轉經院律師始得韻鏡於唐本庫① 焉。然不辨知有甚益。又同時有明了房信範能達悉曇，掛錫於南京極樂院，閱此書而卽加和點，自是韻鏡流行本邦也。

東京帝國大學國語研究室所藏之韻鏡看拔集卷首有云：

> 南部轉經院律師，此韻鏡久雖所持不能讀之間，上總前司公氏屬令點之處，非悉曇師難叶，終返之。爰小河嫡弟明了房聖人有之。悉曇奥義究日域無雙②，人屬之，初加點者也。

又東京帝國大學國語研究室所藏之明了房信範書寫之複寫本，日人名爲'信範本奥書'，有這樣的記載：

> 本云　建長四年二月十二日書寫了（明了房／信範）
>
> 彌勒二年丁卯三月十五日書寫了　主什舜
>
> 韻之字假名私印融付之了
>
> 武州多西郡小河內峯　於曇華菴　書之了

① "唐本庫"之"唐"，有人誤解爲"唐朝"者，非是。蓋指藏中國書之庫而言。

② 案此語應作"究悉曇奥義，日域無雙"。

慶長十年九月求是

高野山往生院於寶積院深秀房從手前是傳者也

生國讚州屋嶋之住僧也　龍巖　俊善房之

今口俊之

由這幾條記載看來，明了房信範實是在日本與韻鏡發生密切關係的人。他的時代呢？一則曰在龜山院文永之間加點此書，一則曰建長四年二月十二日書寫此書。龜山天皇文永相當於宋理宗景定五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264—1274），建長四年卽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然享祿（明嘉靖）本韻鏡載有張麟之紹興辛巳（三十一年，卽1161）序，慶元丁巳（三年，卽1197）重刊字樣，更有嘉泰三年（1201）序一篇。依此可知韻鏡三板成後四五十年方傳入日本。

那麼，韻鏡到底是什麼時代作的呢？據張麟之嘉泰三年的韻鏡序上說：

> 韻鏡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學字音。往昔相傳，類曰洪韻，釋子之所撰也。有沙門神珙（恭拱二音），號知音，嘗著切韻圖，載玉篇卷末，竊意是書作於此僧，世俗訛呼珙爲'洪'爾，然又無據，自是研究，今五十載，竟莫知原於誰。

張氏把韻鏡歸於神珙，不見得確實。因爲'洪韻'未必是'珙韻'之誤。朱子語錄卷百四十第十二頁有一條云：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部韻家文字。

依此而言，安知'洪'非指地域而言？日本大矢透氏在他的韻鏡考上稱韻鏡原型起於隋唐。他的證據是：(1)武玄之韻詮明義例之所言正紐相證，傍通取韻及闕位等等情形俱與韻鏡相符合，(2)日本現在書目載集字廿卷（冷泉院）次爲四聲韻音一卷，四聲指揮一卷（劉善經）

次爲清濁音一卷，韻集五卷，再次爲切韻圖一卷。關於第一層，我在前篇已經說過韻詮還是一部未曾脫離反切範圍的韻書，現在不必複述。至於第二層，更是站立不住。張麟之還以玉篇卷末之四聲五音九弄圖爲'切韻圖'，我們安知現在書目所載之隋時切韻圖一卷，非如玉篇卷末所載者？最近吾友羅莘田先生在代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上頗信是說。他補充證據數端：

張麟之韻鏡序作題下註云：'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案翼祖爲宋太祖追封其祖之尊號，如韻鏡作於宋人，則宜自始避諱，何須復從本名？儻有本名，必當出于前代：此一證也。

七音略之轉次，自第三十一轉以下與韻鏡不同：前者升'覃''咸''鹽''添''談''銜''嚴''凡'於'陽''唐'之前，後者降此八韻於'侵'韻之後。案隋唐韻書部次，陸法言切韻與孫愐唐韻等爲一系，李舟切韻與宋陳彭年廣韻爲一系。前系'覃''談'在'陽''唐'之前，'蒸''登'居'鹽''添'之後；後系降'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尤'前。（參閱王國維觀堂集林八李舟切韻考）今七音略以'覃''談'列'陽''唐'之前，實沿陸孫舊次，特以列圖方便而升'鹽''添''咸''銜''嚴''凡'與'覃''談'爲伍。至於韻鏡轉次則顯依廣韻重加排定，惟殿以'蒸''登'，猶可窺見其原型本以陸孫之韻次爲據耳：此二證也。

敦煌唐寫本守溫殘卷所載'四等重輕例'（全文見劉復敦煌掇瑣下輯今四聲各舉一例餘俱從略）云：

平聲

覲 古相反　　關 涓　　勳 筐　　涓 先

上聲

滿莫伴反　　譽潸　　免選　　緬獮

去聲

半布伴反　　扮襉　　變線　　遍線

入聲

特徒德反　　宅陌　　直職　　狄錫

其分等與七音略及韻鏡悉合。降及北宋，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作皇極經世聲音圖分字音爲'開''發''收''閉'四類，除舌頭齒頭輕脣及舌上'娘母'與等韻微有參差外，餘則'開'爲一等；'發'爲二等，'收'爲三等，'閉'爲四等，參閱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四音開發收閉辯亦並與七音略合。是四等之分劃，在守溫以前蓋已流行，北宋之初亦爲治音者所沿用，則其起源必在唐代，殆無可疑：此三證也。

我對於第二第三兩條證據，甚爲贊同。至於第一，我可以分贊成與不贊成兩面說。說贊成的話，韻鏡之名，或許是由顏眞卿的韻海鏡源簡縮下來的。說不贊成的話，鄭樵曾說過韻鏡得之於胡僧。胡僧也許不避大宋先祖之諱若遼僧吧？遼僧行均固稱其書爲龍龕手鏡矣。總而言之，說韻鏡的原型是否起於隋唐，都難有音以外的證據。至於說到音上，更難持確定之論，因爲宋朝的第一部韻書並不是當時的眞音，而是沿襲前代的。我們再試想宋朝承襲唐五代之後，前代堆積下來的韻書也滿够多了。作'等韻圖'者本來就如夢溪筆談所稱之師法多門，我們敢保其只憑一種韻書麼？所以我以爲韻鏡起於隋唐的話，尙在疑似之間。若以現存的韻鏡的形式而論，牠無論如何是經過宋人之手的——是創作或改造均可——就因爲牠的圖轉不若悉曇藏之以十六韻攝韻詮韻目那樣的參差不

齊，三十六母之排列尤較守温之三十母爲秩然有序的緣故。關於這個，我們不必再多談了。現在還是談牠的概況吧。第一先談聲母的排列。韻鏡前邊有個聲母表是：

脣音	舌音	牙音	○三十六字母 ○歸納助紐字
清 次清 濁 次濁 清濁	清 次清 濁 次濁 清濁	清 次清 濁 次濁 清濁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脣重音 脣輕音	舌頭音 舌上音	牙音	
賓邊 分蕃 繽篇 芬翻 頻瞥 汾煩 民眠 文蚊	丁顚 珍連 汀天 聃延 寧年 叔滯 ◎陳塵	經堅 輕牽 勤虔 銀言	

◎掌按此字宜據韻鑑本古義改爲

舌音	喉音	齒音	
清濁	清 次清 濁 次濁	清 次清 濁 次濁	
來	影 曉 匣 喩	精—照 淸—穿 從—牀 心—審 邪—禪	齒音
半徵半商	喉音二獨立 喉音雙飛	齒頭音 正齒音 細齒頭音 細正齒音	
鄰連	殷焉 繫狹 賢 勻緣	精煎 親千 前 新仙 錫箋	齒音
人然		眞臻 瞋蝉 羣潺 身麓 辰禪	

在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1)三十六字的只分二十三行，始於'幫'終於'日'，四個喉音的次序是'影''曉''匣''喻'。(2)唇音之分輕重，舌音之分舌頭舌上，齒音之分齒頭正齒，(當參觀第一編第一節附表)。(3)'來''日'之下，獨存半徵半商字樣，顯然是唇舌牙齒喉初亦有羽徵角商宮字樣而後被削去者。至於歸納助紐字的用處，不過使人口誦心維而後易知某字屬何母耳。

聲母的排列既如上述，牠的韻母是怎樣排列呢？牠共分四十三轉，這四十三轉裝載二百〇六韻，其情形如下：

內轉第一開	東董送屋
內轉第二開合	冬〇宋沃
	鍾腫用燭
外轉第三開合	江講絳覺
內轉第四開合	支紙寘
內轉第五合	支紙寘
內轉第六開	脂旨至
內轉第七合	脂旨至
內轉第八開	之止志
內轉第九開	微尾未
	廢 原圖列入聲位故注云：去聲寄此，下同
內轉第十合	微尾未
	廢 去聲寄此
內轉第十一開	魚語御
內轉第十二開合	模姥暮
	虞麌遇
外轉第十三開	咍海代

皆駭怪

夬 去聲寄此

齊薺霽

祭

外轉第十四合　灰賄隊

皆駭怪

夬 去聲寄此

齊〇霽

祭

外轉第十五開　泰

佳蟹卦

祭

外轉第十六合　泰

佳蟹卦

祭

外轉第十七開　痕很恨沒

臻〇〇櫛

眞軫震質

外轉第十八合　魂混慁沒

諄準稕術

外轉第十九開　欣隱焮迄

外轉第二十合　文吻問物

外轉第二十一調　山產襉鎋

元阮願月

仙獮線薛

外轉第二十二合　山產棡鐺
元阮願月
仙獮線薛
外轉第二十三開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仙獮線薛
先銑霰屑
外轉第二十四合　桓緩換末
刪潸諫黠
仙獮線薛
先銑霰屑
外轉第二十五開　豪皓號
爻巧效
霄小笑
蕭篠嘯
外轉第二十六合？霄小笑
內轉第二十七合？歌哿箇
內轉第二十八合？戈果過
內轉第二十九開　麻馬禡
外轉第三十合　麻馬禡
內轉第三十一開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內轉第三十二合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外轉第三十三開　庚梗敬陌

	清靜勁昔
外轉第三十四合	庚梗敬陌
	清靜勁昔
外轉第三十五開	耕耿諍麥
	清靜勁昔
	青迥徑錫
外轉第三十六合	耕耿諍麥
	青迥徑錫
內轉第三十七開	侯厚候
	尤有宥
	幽黝幼
內轉第三十八合	侵寢沁緝
外轉第三十九開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鹽琰豔葉
	添忝栝帖
外轉第四十合?	談敢闞盍
	銜檻鑑狎
	嚴儼釅業
	鹽豔琰葉
外轉第四十一合	凡范梵乏
內轉第四十二開	登等嶝德
	蒸拯證職
內轉第四十三合	登○○德
	職

韻鏡之轉次開合及所含韻類的分佈情況，就是上邊所錄的那樣。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有兩點：(1)牠的開合的標幟有不類之處，如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及第四十諸轉標爲合，第二，第三，第四及第十二諸轉標爲開合是。這些地方若以七音略之輕重及近人標音核之，都相矛盾，或係傳寫之誤。(2)牠的韻次除以'蒸''登'殿後外，餘皆與廣韻相同。張麟之在紹興辛巳韻鏡序上所說的'實以廣韻玉篇之字'者，大概指此。

韻鏡的前邊尙有凡例數條，這與我們在前邊所表出的字母圖，都是張麟之所作的，由他的序文的'因撰字母括要圖，復解數例，以爲沿流求源之端'的兩句話可以知道。他的幾條凡例不過是韻鏡的解釋或門法。第一條爲歸字例：

(a)歸釋音字一如檢禮部韻，且如得'芳弓'反，先就十陽韻求'芳'字知屬唇音次清第三位：却歸一東韻尋下'弓'字，便就唇音次清第三位取之，乃知爲'豐'字。蓋'芳'字是同音之定位，'弓'字是同韻之對映。歸字之訣，大概如此。……

(b)'祖紅'反歸成'騣'字，雖韻鑑中有洪而無紅，檢反切之例，上下二字或取同音，不必正體。'慈陵'反'繒'，'慈'字屬齒音第一濁第四位；就'蒸'字韻歸成'繒'字，而'陵'字又不相映；蓋逐韻屬單行字母者，上下聯續二位只同一音，此第四圍亦陵字音也。

(c)'先侯'反，先字屬第四歸成洗字，又在第一；蓋逐韻齒音中間二位屬照穿牀審禪字母，上下二位屬精淸從心邪字母，侯字韻列在第一行，故隨本韻定音也。

(d)'諸氏'反，'莫蟹'反，'奴罪'反，'弭盡'反之類，聲雖去音字，歸上韻，並當從禮部韻就上聲歸字。凡歸難字不知正

音，即就所屬音四聲內任意取一易字橫轉便得之矣。今如'千竹'反'竄'字也，若取'嵩'字橫呼，則知平聲次清是爲'樅'字，又以'樅'字呼下入聲，則知'竄'爲促音。但以二'冬'韻同音處觀之可見也。

(a) 係通則，(b) 係變例，(c) 係特例，(d) 係變調及難字。

第二條爲橫呼韻：

人皆知一字紐四聲，而不知有十六聲存焉。蓋十六聲是將平上去入各橫轉故也。且如'東'字韻'風''豐''馮''瞢'是一平聲，便有四聲，四而四之，遂成十六。故古人切韻詩曰：一字紐縱橫，分敷十六聲。今韻鑑所集，各已詳備，但將一二韻只隨平聲五音相續橫呼，至於調熟，或遇他韻，或側聲韻，竟能選音讀之，無不的中。今略舉二韻爲式：

二冬韻　封峯逢鞚囲俑重醲菶蜜蛩顒鐘衝胷舂鯃邕匈胷容龍茸

一先韻　淵圓蝙眠顛天田年堅牽圈研箋千前先圈煙跃賢圈蓮然

這不過是韻圖中的依韻的呼法。二韻俱從'幫'母呼至'日'，惟擇'冬'韻之備正齒的三等，'先'韻之備齒頭的四等，使五音俱被練習到耳。

第三條爲上聲去音字：

凡以平側呼字，至上聲多相犯（如東同皆讀以董聲，刀陶皆讀以韜聲之類）古人制韻，間取去聲字參入上聲者，正欲使清濁有所辨耳。（如一董韻有勳字三十二皆有道字之類矣）或者不知，徒泥韻策，分爲四聲，至上聲多例作第二側讀之，此殊不知變也。若果爲然，則以士爲史，以上爲賞，以道爲膳，以父母之父爲甫可乎？今逐韻上聲濁位，並當呼爲

去聲，觀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韻端有深旨。

此條可以說是誤解。因爲古今聲調不同，張氏依時音讀之，故有此參差耳。第四條爲五音清濁，觀圖自明。第五條爲四聲定位，亦勿需特別說明。第六條爲列圖，不過是講有聲無形的空格法。

⊙七音略是鄭樵在紹興三十二年左右表彰出來的，與張麟之初刊韻鏡，時候相距不遠。鄭氏序中有云：

臣初得七音韻鑒，一唱而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又云：

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

關於七音略的可靠的歷史，只有這些。至於聲母方面，牠並沒有像韻鏡的篇首另有三十六字母圖，却於每轉之中均標明聲母（韻鏡之每轉不如此標明）：首列'幫''滂''並''明'，'端''透''定''泥'，'見，'溪''羣''疑'，'精''清''從''心''邪'，'影''曉''匣''喻'，'來''日'二十三母；次於'端'組下復列'知''徹''澄''娘'，'精'組下復列'照''穿''牀''審''禪'，而輕唇'非''敷''奉''微'四母，則惟見於第二，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五轉'幫'組之下；又於第三行別立羽，徵，角，商，宮，半徵，半商，七音以代唇，舌，牙，齒，喉，半舌，半齒。至於轉次方面，則與韻鏡亦有不同，今開列於下：

內轉第一	重中重	東董送屋
內轉第二	輕中輕	冬〇宋沃
		鍾腫用燭
外轉第三	重中重	江講絳覺
內轉第四	重中輕 內重	支紙寘
內轉第五	輕中輕	支紙寘
內轉第六	重中重	脂旨至

內轉第七	輕中重 內輕	脂旨至
內轉第八	重中重 內重	之止志
內轉第九	重中重 內輕	微尾未廢
內轉第十	輕中輕 內輕	微尾未廢
內轉第十一	重中重	魚語御
內轉第十二	輕中輕	模姥暮
		虞麌遇
內轉第十三	重中重	咍海代
		皆駭怪
		齊薺霽
		祭
		夬
外轉第十四	輕中重	灰賄隊
		皆○怪
		齊○霽
		祭
		夬
外轉第十五	重中輕	佳蟹卦
		泰
		祭
		廢
外轉第十六	輕中輕	佳蟹卦
		泰
		祭
		廢

外轉第十七	重中重	痕很恨沒
		臻隱燉櫛
		眞軫震質
外轉第十八	輕中輕	魂混恩沒
		諄準稕術
外轉第十九	重中輕	欣隱炖迄
外轉第二十	輕中輕	文吻問物
外轉第二十一	重中輕	山產襉鍇
		元阮願月
		仙獮線薛
外轉第二十二	輕中輕	山產襉鍇
		元阮願月
		仙獮線薛
外轉第二十三	重中重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仙獮線薛
		先銑霰屑
外轉第二十四	輕中重	桓緩換末
		刪潸諫黠
		仙獮線薛
		先銑霰屑
外轉第二十五	重中重	豪皓號鐸
		肴巧效藥
		霄小笑
		蕭篠嘯

外轉第二十六	重中重	宵小笑
外轉第二十七	重中重	歌哿箇
外轉第二十八	輕中輕	戈果過
外轉第二十九	重中重	麻馬禡
外轉第三十	輕中輕（一作重）	麻馬禡
外轉第三十一	重中重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鹽琰豔葉
		添忝椻帖
外轉第三十二	重中重（元本作重中輕）	談敢闞盍
		銜檻鑑狎
		嚴儼釅業
		鹽琰豔葉
外轉第三十三	輕中輕	凡范梵乏
內轉第三十四	重中重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內轉第三十五	輕中輕	唐宕蕩鐸
外轉第三十六	重中重（元本作重中輕）	庚梗敬陌
		清靜勁昔
內轉第三十七	輕中輕	庚梗敬陌
		清靜敬昔
外轉第三十八	重中重	耕耿諍麥
		清靜勁昔
		青迥徑錫
外轉第三十九	輕中輕	耕迥諍麥

		青○○○
		○○徑錫
內轉第四十	重中重	侯厚候
		尤有宥
		幽黝幼
內轉第四十一	重中重	侵寢沁緝
內轉第四十二	重中重	登等嶝德
		蒸拯證職
內轉第四十三	輕中輕	登等嶝德
		蒸拯證職

這裏邊有幾個可注意之點：(1) 轉次有與韻鏡不同之處，就是在三十一轉以下把'覃''咸''鹽''添''談''銜''嚴''凡'八韻列在'陽''唐'的前邊，韻鏡是把牠們列在'侵'韻後邊的。(2)每轉俱列輕重字樣，實則這與韻鏡所分之開合是名異實同的。(3)'鐸''藥'兩入韻既列於三十四，三十五兩轉以承'陽''唐'之陽聲韻，復列於二十五轉以承'豪''肴'之陰聲韻，這可以說是軼出他的整個系統的一點。

⊙切韻類例，係楊中修所作。其書已亡，所可供參考者，只有孫覿(字仲益)的序文：

> 弘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東頭供奉官，進閤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類例，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

淑，增崇韻學，自許愼而下，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卽此書科別戶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輕重，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云。

楊氏此書，據我自己的考證，是作於紹興八年左右（詳見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較鄭氏之述七音略與張氏之刊韻鏡之年代均早數年。惟'爲圖四十四'，顯係韻鏡一派的東西。清鄒特夫等以此爲指掌圖的原型，其說不確。

五　北派等韻

⊙四聲等子的作者，也是我們所不知道的。現在我們要追述的是牠的時代。元朝熊澤民在至元丙子（一三三六）所作的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序上說：

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

由此看起來，牠是元朝以前的產物了。但是錢曾敏求記上却說：

古四聲等子一卷，卽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相傳等子造於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今僧徒尙有習之者；而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相視以爲絕學矣。

依錢氏之說，則四聲等子便是元朝以後的東西。我覺得這一說是沒有憑據的。且錢氏這段記載，在文法上也有點糊塗，從上數語看來，好像是說：四聲等子的序文是元人熊澤民作的，而現在四聲等

子無此序文。依下數語看起來，又像是說：等子遠出於鄭樵之前。這一種毫無着落的而且自相矛盾的話，實在不足重視。故四庫提要駁之云：

> 四聲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卽劉鑑所作之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書校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偏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詳略顯晦，迥然不侔。至內攝之'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同；然此書'曾'攝作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此書作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此書作內七，指南作內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間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諧'東''冬'，不通'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一手矣。又此書七音綱目，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之脣音爲宮，'影''曉''匣''喻'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音之舊。指南五音具在，未嘗以脣音爲宮，以喉音爲羽，亦不得爲混爲一書。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然而中間分析尙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此書實非鑑作也。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

故並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這些話大體是對的；惟以切韻指掌圖與四聲等子相提並論，是不對的。切韻指掌圖的時代到下文再說，現在先講等子的時代。四聲等子的序上說：

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附龍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由此可知四聲等子是產生於龍龕手鑑之後。龍龕手鑑原名龍龕手鏡，係遼僧行均字廣濟作的，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時在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卽宋至道三年，西曆九九七年）；是等子之出世，最早不能過乎此時。但至晚在什麼時候呢？我以爲決不能遲到南宋。我有幾個理由，可以證明我的斷案。第一智光的龍龕手鑑的序上說：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

這個五音圖式設若像廣韻後邊所附的'辯十四聲例法'及'辯四聲輕清重濁法'及'辯字五音法'那麼簡單，必不致被後人所削去。今考各本無此種圖式，顯係可以獨立成書的東西。若然，則所謂'五音圖式'者，與現今之四聲等子，卽令小異，亦必大同。第二四聲等子的序上又說：

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

這個陸氏當然是指陸法言了。然智公到底是那個？我們很可以疑惑他是作悉曇字記的智廣；但是關鍵似乎是指下文所言的幾個門法，在智廣時代不應有此。既不是智廣，我們很可以說是智光了。是的，因爲這句話，剛好與智光的序文的'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的

話，遙遙相對。且審察此序的口氣語意，也很像是遼僧的話，故此序之作，當離龍龕初刊之時不甚遠，決不會遲至南宋。不過或許有人以此序中有'其指玄之論…'的話，遂謂此序作於王宗道之後，因爲王宗道曾作過切韻指玄論①。王宗道據萬姓統譜是嘉定進士。關於此種論斷，我有兩個答辯：

(一)指玄論之名並不始嘉定年間。五音集韻序云：

> 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迺先叔之次子也。先叔者諱孝彥字允中，況於篇韻之中最爲得意：注疏指玄之論，撰集澄鑑之圖，述門法滿庭芳詞，作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遠矣。

又四聲篇海序上說：

> 復至明昌丙辰，有眞定校將元注指玄，韓公孝彥字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己見，粗立門庭，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爲絕妙，此法新行，驚動儒衆。自古迄今，無少加於斯法者也。

案明昌丙辰，即宋慶元二年，爲西曆一一九六；嘉定爲西曆一二〇八——一二二四年。既在明昌丙辰就有注疏指玄論者，怎能說指玄論之名，始於嘉定呢？

(二)嘉定進士之王宗道未必是作切韻指玄論之人。考切韻指玄論之目，早見於鄭樵藝文略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鄭氏不載作者姓名，而晁氏云：

> 切韻指玄論——右皇朝王宗道撰，論字之五音清濁。

郡齋讀書志序於紹興二十一年，早於嘉定元年者有四十七年光景。設云萬姓統譜所載之王宗道，即此王宗道，則以四十七年以前能著

① 參考日本大矢透韻鏡考

作之人物，到四十七年以後方能進士及第，在理在勢，均有所不能。

然而還有人疑惑着說：四十三轉的韻鏡到南宋方大顯於世，而十六攝的四聲等子反出於北宋，還未免有點奇怪。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我自然有相當的解答。第一，韻鏡的顯世雖在南宋，而牠的形成當然較早，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第二，十六攝之起源，由來已久，觀在前編之韻，轉，攝，唱一節卽可知道。又考夢溪筆談記龍龕手鏡云：

> 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

四聲等子之流入南宋，或許因附於龍龕手鏡的關係吧？據讀書志載有僧宗彥四聲等第圖者，或許與四聲等子是一類的東西。

四聲等子的聲母排列與韻鏡不同：(1) 牙音與脣音易位，(2) 影喻並列，(3)；有全清，全濁，不清不濁，半清半濁之名。今將其前邊的七音綱目錄於左：

	角	徵		宮		商		羽	半商徵	
	牙音	舌頭	舌上	脣重	脣輕	齒頭	正齒	喉音	半齒	
全清	見 經堅	端 丁顛	知 珍遭	幫 賓邊	非 分番	精 津煎	照 諄章	影 因烟		
次清	溪 輕牽	透 汀天	徹 徹脛	滂 矾篇	敷 芬翻	清 親千	穿 春川	曉 馨軒		
全濁	羣 勤乾	定 延田	澄 陳纏	並 貧便	奉 馮煩	從 秦前	牀 神遄	匣 刑賢		
不清不濁	疑 銀研	泥 寧年	孃 紐鑞	明 民綿	微 文機			喻 寅延	來 離連	日 人鉛
全清						心 新先	審 申鍊			
半清半濁						邪 錫涎	禪 辰善			

牠的十六攝分佈於二十圖：

（一）
通攝內一　重少輕多韻
東董送屋　鍾腫用燭
冬腫宋沃　東冬鍾相助

（二）
效攝外五　全重無輕韻
豪皓號鐸　看巧效覺　宵小笑藥
本無入聲　蕭併入宵類

（三）
宕攝內五　陽唐重多輕少韻　江全重開口呼
唐蕩宕鐸　江講絳覺　陽養漾藥
內外混等　江陽借形

（四）
宕攝內五
唐蕩宕鐸　江講絳覺　陽養漾藥
內外混等

（五）
遇攝內三　重少輕多韻
模姥暮沃　魚語御屋　虞噳遇燭
本無入聲　魚虞相助

（六）
流攝內六　全重無輕韻
侯厚候屋　尤有宥屋
本無入聲　幽併入尤韻

（七）
蟹攝外二　輕重俱等　開口呼
咍海泰代　皆駭怪黠　齊薺祭薛　齊薺霽屑
本無入聲　佳併入皆韻

（八）
蟹攝外二　輕重俱等韻　合口呼
灰賄隊末　皆駭怪黠　齊薺祭廢月　齊薺祭屑
本無入聲　祭廢借用

（九）
止攝內二　重少輕多韻　開口呼
脂旨至質
本無入聲

（十）止攝內二　重少輕多韻　合口呼
脂旨至質　微尾未物　脂旨至質
本無入聲

（十一）臻攝外三　輕重俱等韻　開口呼
痕很恨沒　臻隱焮櫛　眞軫震質　眞軫震質
有助借用

（十二）臻攝外三　輕重俱等韻　合口呼
魂混慁沒　文吻問物　諄準稕術
文諄相助　諄準稕術

（十三）山攝外四　輕重俱等韻　開口呼
寒旱翰曷　山產襉鎩　仙獮線薛
刪併山　先併入仙韻

（十四）山攝外四　輕重等韻　合口呼
桓緩換末　山產襉鐉　元阮願月　仙獮線薛
刪併山　仙元相助

（十五）果攝內四　重多輕少韻　開口呼
歌哿箇鐸　麻馬禡鐉
本無入聲　內外混等　假攝外六

（十六）果攝內四　重多輕少韻　合口呼　麻外六
麻馬禡轉
本無入聲　戈果過鐸　內外混等

（十七）曾攝內八　重多輕少韻　啓口呼　梗攝外八
登等嶝德　庚梗敬陌　蒸拯證職，青迥徑錫
內外混等　隣韻借用

（十八）曾攝內八　重多輕少韻　合口呼　梗攝外二
登等嶝德　庚梗敬陌　清靜勁昔
內外混等　隣韻借用

(十九) 咸攝外八　輕重俱等韻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凡范梵乏　鹽琰豔葉
四等全併一十六韻

(二十) ○○○○　全重無輕韻　深攝內七
獨用孤單韻　侵寢沁緝

由其每圖注明輕重與開合看來，顯然是歸併七音略與韻鏡。若然，則四十三圖併爲二十圖，固然可以說是偷懶的辦法，然就其歸併之迹，未嘗不可以說是受音變的影響。如第一圖'東''董''送''屋'與'冬''腫''宋''沃'並列，又曰'東''冬''鍾'相助，顯然是'東'與'冬'有合而爲一的傾向。七音略內轉第二有'宗''聰''賨''鬆'諸字，本圖無之，蓋其'樅''葱''叢''楤'之音與之相同也。又如第三圖與第四圖，注曰內外混等，蓋'江'韻在韻鏡與七音略爲外轉，'陽''唐'韻在韻鏡與七音略爲內轉，今混爲一圖，故仍存餘羊。牠既將兩者混爲一圖，我們便可以猜想牠們的音已經相混。設若作者敢大膽的歸併，一切糾紛便化爲烏有。無奈他因師承或因襲的關係，仍留下這可疑之跡。直到明朝韻法橫直圖，還保存這個'混'的名稱。這個名稱，一直鬧到清朝還是不能解決；並且莫知其意義。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牠的來歷了。但是，他既將內外併而爲一，可見這個時候的內外之分，也不見得靠得住。我很疑心內外之起，或許是由梵文的元音的長短而起的。釋子們強加配合，所以弄成教人難明的東西；門法家，僅以形式區分，是毫不可理喻的；其他相助，借用，併入等等字樣，俱可以看作等韻的變遷的痕跡，卽是音的變遷的痕跡。

還有兩件可以特別注意的，卽是等的排列與入聲的分配。'韻鏡派'之每圖，豎有四格，每格只列一調，換言之，卽平、上、去、入四聲

各佔一格是也。而四聲等子却四格各列平、上、去、入，每一個平上去入在一格之內，統四格言之，則爲四等。'韻鏡派'言位不言等，我很疑心南宋之初的南方音韻家，對於'等'不很注意或不很瞭然。故當時有人以三十六母之每組四母爲四等的。元明人之所謂四等，却是遵四聲等子之說。至於入聲兩配與'韻鏡派'大異。

本書之前尙有所謂門法者，如'辨音和切字例'，'辨類隔切字例'，'辨廣通偏狹例'，'辨內外轉例'，'辨窠切門'，'辨振救門'，'辨正音憑切寄韻門法例'，'辨雙聲切字例'，'辨疊韻切字例'等是。'門法'何由而起？蓋牠一方面既保存舊來的等位的舊式樣，一方面又因時移音變，不得不用'門法'以解釋之。我們在前邊說過此圖是附龍龕手鑑而行的，龍龕實保持有隋唐以來的舊反切，作者恐今圖與古音不相符合，換言之，卽恐舊反切與圖不合，故作出這樣繁複的門法。後之作者，不能明白前人之用心，竟變本加厲，增之演之，殊屬非是。

⊙韻譜係楊倓所作。楊氏係代州崞縣人。他是楊震之孫，存中之子；字和義，亦字子靖；淳熙元年七月簽書樞密院事，三年任太平知州，八年三月卒。韻譜已亡，現在所可供參考的材料，只有兩條；一係張麟之韻鏡後序，一係戴東原答段若膺論韻書。後序云：

> 近得故樞密楊侯倓淳熙間所撰韻譜，其自序云："揚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因以舊書手加校定，刊之郡齋。"徐而誦之，卽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一目無遺；楊變三十六，分二紙肩行，而繩引至橫調，則淆亂不協。不知因之則是，變之則非。

我們從此條所得知的，是牠的聲母的排列與'韻鏡派'不同。論韻

書云：

上年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倓韻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卽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棣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韻表合。

由此條我們更知道牠的入聲的排列是兩配陰陽韻的。這與四聲等子是相同的。且楊氏之父是乾道二年卒的，序文與其父卒年相差只有十餘年的光景，故我們還得把他當成完全北人。如此說來，他之改訂切韻心鑑爲韻譜，或許與北音有關係吧？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爲元朝至元丙子關中劉鑑所作。依着牠產生的時代，應該把牠放在元朝。不過牠是與五音集韻相輔而行的，五音集韻作於金朝泰和戊辰，卽宋嘉定元年（一二〇八），所以把牠也放在本期裏邊來講。牠的聲母的排列，始於'見'終於'日'與'韻鏡派'之始'幫'終'日'者不同；'影、曉、匣、喻'變作'曉、匣、影、喻'；惟作二十三行，與'韻鏡派'倘同。至於攝數，則爲十六，與四聲等子同；惟十六攝分佈於二十四圖，是其異耳。現將牠的十六攝的狀況列於下：

●內八轉

	東董送屋		脂旨至質
通攝	冬〇宋沃	止攝	
	鍾腫用燭		微尾未物
	魚語御屋		歌哿個箇
遇攝	虞麌遇燭	果攝	
	模姥暮沃		戈果過鐸

陽養樣藥
宕攝
唐蕩宕鐸

尤有宥燭
流攝
侯厚候屋

蒸拯證職
曾攝
登等嶝德

侵寢沁緝
深攝

●外轉八

齊薺霽祭 質
皆駭怪鍇
江攝 江講絳覺
蟹攝
灰賄隊末
咍海泰代 曷

眞軫震質
諄準稕術
臻攝 文吻問物
殷隱焮迄
痕狠恨沒

元阮願月
寒旱翰曷
山攝 桓緩換末
山產諫鎋
仙獮線薛

宵小笑藥
效攝 肴巧效覺
豪皓號鐸

假攝 麻馬禡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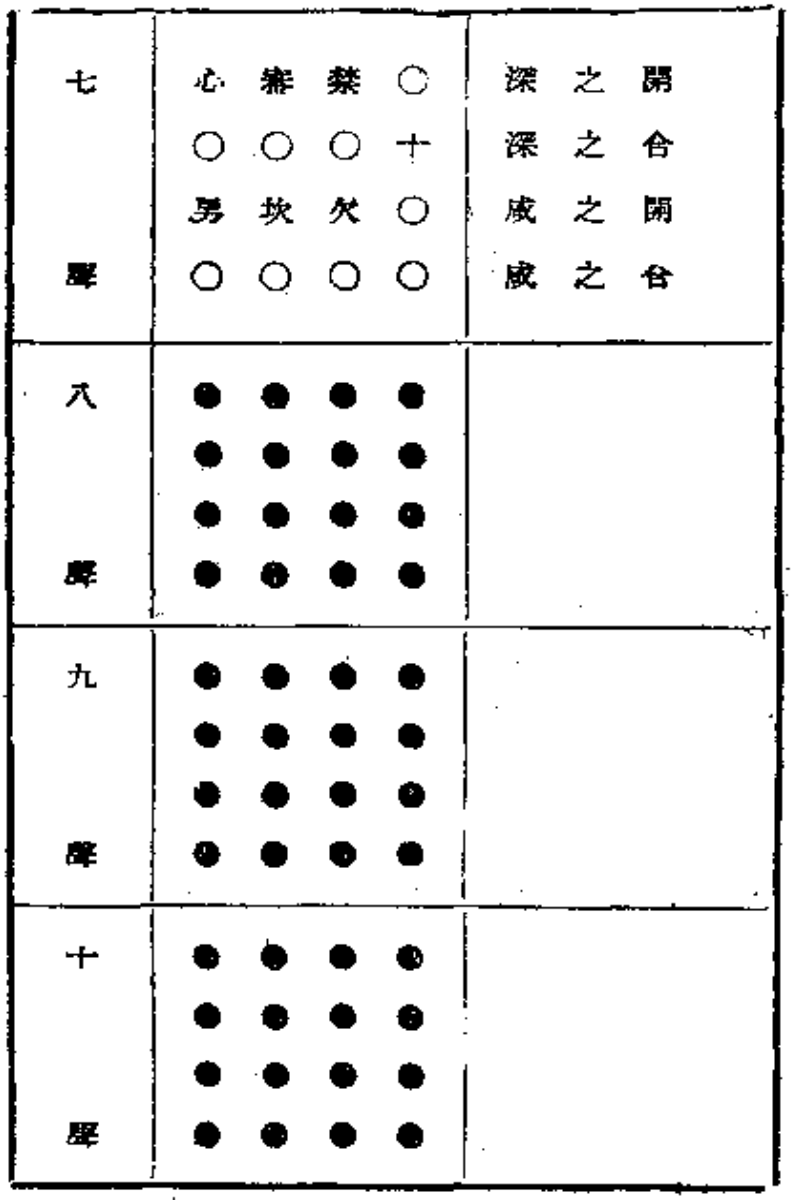
覃感勘合
庚梗諍陷　　鹽琰豔葉
梗攝　清靜勁昔　　咸攝
青迥徑錫　　咸豏陷洽
凡范梵乏

切韻指南既與五音集韻相輔而行，故牠的十六攝的內含與五音集韻相差不多。惟牠是元人作的，在圖外所申明的，頗有歸併五音集韻之意。這些話到下編再講。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爲北宋邵雍所作。在年序上說，我們應該先講牠；但因爲牠不是嚴格的等韻，所以把牠附在北派之末。牠本是講理數的，在我們不講這一道的人，對之未免茫然不解。但是，儘管作者用聲音配合陰陽五行，或是用陰陽五行配合聲音，而在牠的排列上至少足以給我們一些聲韻學的暗示。在明朝袁子讓曾對於這個圖用等韻的方法下過分析的工夫，我現在將他分析的結果介紹於下，先說十聲圖：

邵氏	總括十聲圖	袁氏所分
	平上去入	攝及
	日月星辰	開合
一	多可个舌	吳之開
	禾火化八	果假之合
	開宰愛○	蟹之開
聲	閉每退○	蟹之合

二	良 兩 向 ○	宕之開
	光 廣 況 ○	宕之合
	丁 井 瓦 ○	耕梗之開
犀	兄 永 鏗 ○	耕梗之合
三	千 典 且 ○	山之開
	元 犬 半 ○	山之合
	臣 引 良 ○	獮之開
犀	君 允 巽 ○	獮之合
四	刀 早 孝 岳	效之開
	毛 寶 報 霍	效之合
	牛 斗 奏 六	流之開
犀	○ ○ ○ 玉	流之合
五	要 子 四 日	止齊之開
	衰 ○ 帥 骨	止齊之合
	○ ○ ○ 德	止齊之開
犀	龜 水 貴 北	止齊之合
六	宮 孔 衆 ○	通之開
	龍 甬 用 ○	通之合
	魚 鼠 去 ○	遇之開
犀	烏 虎 兔 ○	遇之合



這與等子是可以互相闡明的。等子以入聲配陰聲韻，這裏邊也有這種現象。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在宋時的北方的入聲已有不若廣韻之配合者。'效' '流' '通' '遇' 四攝等子無開合，而此圖中均有開合；'齊' 韻等子附 '蟹' 攝，而此圖同 '止' 攝；'曾' '梗' 等子分二攝共一圖，而此圖同在一聲；等子附 '江' 於 '宕'，而此圖實有 '宕' 而無 '江'；等子附 '假' 於 '果'，而此圖 '果' 與 '假' 合。我們由此參照起來，不是很可以得着宋代北音的端倪麼？

再講十二音圖

邵氏	總括十二音圖				袁氏所分			
	開	發	收	閉	三	十	六	母
	水	火	土	石	及	清		濁
音	古	甲	九	癸	見	之	清	
	口	口	近	揆	群之濁（疑亦作見）			
	坤	巧	丘	弃	溪	之	清	
一	口	口	乾	斛	群	之	濁	
音	黑	花	香	血	曉	之	清	
	黃	華	雄	賢	匣	之	濁	
	五	瓦	仰	口	疑	之	半	清
二	音	牙	月	堯	疑	之	半	濁
音	安	烟	乙	一	影	之	清	
	口	爻	王	寅	喻之濁（爻匣借）			
	母	馬	美	米	明	之	半	清
三	目	鬼	眉	民	明	之	半	濁
音	夫	法	口	飛	非	敷	之	清
	父	凡	口	吠	奉	之	濁	
	武	晚	口	尾	微	之	半	清
四	文	萬	口	未	微	之	半	濁

音	必 丙 百 卜	幫之清
	鼻 蒲 白 步	並之濁 亦幫疑作
	匹 品 朴 普	滂之清
	瓶 平 拼 旁	並之濁
五		
音	東 丹 帝 ■	端之清
	兌 大 弟 ■	定之濁 亦端疑作
	土 食 天 ■	透之濁
六	同 單 田 ■	定之濁
音	乃 妳 女 ■	孃之清
	內 南 年 ■	泥之濁
	老 冷 呂 ■	來之半清
七	鹿 犖 離 ■	來之半濁
音	走 哉 足 ■	精之清
	自 在 匠 ■	從之濁 亦精疑作
	草 采 七 ■	清之濁
八	曹 才 全 ■	從之濁
音	思 三 星 ■	心之清
	寺 口 象 ■	邪之濁
	口 口 口 ■	
九	口 口 口 ■	

音	■山 手■	審之清
	■士 石■	牀之濁(借床)
	■口 耳■	日之半清
十	■口 二■	日之半濁
音	■莊 簫■	照之清
	■乍 口■	牀之濁(亦照疑作)
十	■又 赤■	穿之清
一	■崇 辰■	牀之濁(借辰牀)
音	■卓 中■	知之清
	■宅 直■	澄之濁(亦知疑作)
十	■拆 丑■	徹之清
二	■茶 呈■	澄之濁

袁氏對於'近''揆'疑作「見」'步''白''蒲''鼻'疑作「幫」,'兌''大''弟'疑作「端」,'自''在''匠'疑作「精」,'乍''口'疑作「照」,'宅''直'疑作「知」,這自然是後代對於前代的音的假定。設若他這種假定是對的,那麼我們很可以說原圖每組之前兩行只有一個聲母('非''敷''奉'亦應相併)。又袁氏對於原圖每組之後二行俱分清濁,我覺得有點不對。因爲'溪'與'羣','滂'與'並','透'與'定','清'與'從','穿'與'牀','徹'與'澄',這可以說是一清一濁,而'疑''明''微''來''日'諸母俱係濁母,而是這樣分,恐怕不

妥。牠們既無這樣的分別，我們很可以說牠們雖佔兩行，却只是一個聲母。我們若以排列的關係看起來，'溪'與'羣'，'滂'與'並'，'透'與'定'，'孃'與'泥'，'清'與'從'，'穿'與'牀'，'徹'與'澄'等母所對照之字俱是兩兩合爲一音。再看'爻'本'匣'母而與'喻'母之字相混；'士'本'牀'母而與'禪'母之字並列，'辰'本'禪'母而與'牀'母之字一讀，凡此皆與今日之北音相同。至於'知''徹''澄'列於'照''穿''牀'之後，顯係兩組之音已相近，與切韻指掌圖之將'端''透''定'與'知''徹''澄'之分列，可以互相參照。

我們從上邊所論的情形看起來，則十二音圖中之聲母很可以大膽的假定爲：

音一	k	k‘
音二	x	ŋ
音三	O	m
音四	f	v
音五	P	P‘
音六	t	t‘
音七	n	l
音八	ts	ts‘
音九	s	
音十	ʂ	ʒ
音十一	tʂ	tʂ‘
音十二	tʂ(?)	tʂ‘(?)

再者，十二音圖之旁標以開發收閉，等韻家對之頗有異說。袁子讓說：

說者謂地音圖中開發爲闢，收閉爲翕。乃予所以分開、發、收、閉者，如坤、黃、花、華、晚、文、萬、內皆合口攝字而反在開發之倫；如奔、香、仰、寅、民、必、天、平皆開口攝字而反在收閉之倫；諸似不合。予嘗反覆按圖而求之等子，蓋前人作等子一母四等者，正一開二發三收四閉。而地音中之開、發、收、閉，即倣四等之字而反之。如一二三五七諸音中，于母爲'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喻''來'，在等子中全轄四等，故開發收閉皆全。而其開之古、黑、安、卜、老等，即一等字也，發之甲、花、亞、百、冷等，即二等字也，收之九、香、乙、丙、呂等，即三等字也，閉之癸、血、一、必等，即四等也。如十二、十一、十音中，于母爲'穿''照''牀''審''知''徹''澄'在等子中'止'轄二三等，故獨有發與收'而缺開與閉。十音中'日'母，則三等外全無，故以三等字爲收，而缺開發閉。其餘若六、七、八、九音中，于母爲'端''透''定''泥''精''清''從''心'，在等子中止轄一四等，則又以一等字分爲開發，四等字爲收而缺其閉。七音中'娘'母止轄二三等，則以二等字分爲開發，三等字爲收。九音中'邪'母止轄一四等，而無一等字，故以四等字分爲開收。至四音中'非''敷''奉''微'，等子中止有三等，即以三等字分爲開發閉。以此例求之，例始有合。然此開攝具之，合攝亦具之也，謂爲天聲之闢、翕非也。蓋聲有平、上、去、入，而音之闢、翕辨其中，音有開、發、收、閉，而聲之清濁辨其中。信以開、發、收、閉爲即闢翕也，亦以平、上、去、入爲即清濁乎？夫清濁以母分也，闢翕以攝分也，而開、發、收、閉以等分也。聲音出乎天地，闢翕本乎陰陽，變化盡乎物類。邵蔡諸儒，宜必有獨得其妙，而非管蠡所能覽測

者，愚亦徒泥其字，而妄爲一葦之杭也。

李榕村說：

其等韻所謂開口、合口、等呼，經世所謂開、發、收、閉四位。古今音異，不可盡知。且推之多有未密者。惟其大綱體要，則不可不知云。

江愼修說：

永按邵子深於易；凡事物皆拆爲四片。聲音有開、發、收、閉，如春、夏、秋、冬，理固有之。但所填之字，疑未必精當。所謂開閉之位，未必果闕。

這三說都有可採。我們現在只好遵袁說之大致，若有牽強處，只好說是'古今音異'與'深於易'，'凡物拆爲四片'了。

六　南北混合之切韻指掌圖

⊙切韻指掌圖，據我考證是淳熙三年（一一七六）以後與嘉泰三年（一二〇三）以前的產物，詳見拙著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我們現在可以注意牠的內容。

在聲母的方面，牠仍襲三十六之舊；不過牠在排列上，始'見'終'日'，分爲三十六行，是與'韻鏡派'不同的。'韻鏡派'將'知'系次於'端'系之下，'非'系次於'幫'系之下，'照'系次於'精'系之下，是表示着舌上音與舌頭音，重脣音與輕脣音，正齒音與齒頭音，俱係同理連枝的東西。指掌圖革而分之，顯係是兩兩各立門戶。

在韻攝方面，指掌圖是因襲着等子的十六攝的輪廓，不過將攝名削去，而成論圖不論攝的形式。現在我們將牠的二十圖總目介紹於後，再加以批評：

二十圖總目

一 獨	—	高交嬌驕	暴絞矯皎	告致⊙叫	各覺腳○
二 獨	—	公○弓○	○○洪○	貢○供○	谷○菊○
三 獨	—	孤○居○	古○舉○	故○據○	谷○菊○
四 獨	—	鈎○旭樓	苟○久糾	構○救○	械○訖吉
五 獨	—	甘監○兼	敢減檢儉	紺鑑劍兼	閻夾切頰
六 獨	—	○○金○	○○錦○	○○禁○	○○急○
七 開	×	干姦犍堅	笴簡蹇繭	旰諫建見	葛噁揭結
八 合	×	官關勸涓	管○卷畎	貫慣眷絹	括劀厥玦
九 開	×	根○斤○	墾○謹緊	艮○靳吻	械○訖吉
十 合	×	昆○君均	衮○○○	睔○攫○	骨○亥橘
十一開	×	歌加迦○	哿假○○	箇賀○○	葛噁揭結
十二合	×	戈瓜○○	果寡○○	過○○○	括劀厥玦
十三開	×	剛○薑○	獷○經○	鋼○疆○	各○腳○
十四合	×	光江○○	廣講獷○	桄絳誑○	郭覺玃○
十五合	×	觥肱○扃	礦○○冏	○○○○	虢國○郁
十六開	×	搒庚耕絅	○耿景頸	亙更敬勁	核格殛激
十七開		該皆○○	改解○○	蓋懈○○	葛噁○○
十八開		○○基雞	○○紀○	○○記計	○○訖吉
十九合		傀○麾圭	○○詭癸	膾○貴季	骨○亥橘
二十合		○乖○○	○丮○○	○怪○○	○劀○○

我們設若把這裏邊的音假定出來，則第一圖之韻母爲 (au)，第二圖爲 (oŋ)，第三爲 (u)，第四爲 (ou)，第五爲 (am)，第六爲 (iam)，第七爲 (an)，第八爲 (uan)，第九爲 (ən)，第十爲 (uən)，第十一爲 (o) (內有 a)，第十二爲 (uo) (內有 ua)，第十三爲 (aŋ)，第十四

爲 (uaŋ)，第十五爲 (ueŋ)，第十六爲 (əŋ)，第十七爲 (ai)，第十八爲 (i)，第十九爲 (uəi)，第二十爲 (uai)。然而畢竟牠是南方人弄出來的東西，如'江'與'季'之列於合口，是與北音極不相合的。不惟'車''遮'韻沒有分出，而且混 (a) 與 (o) 於一圖，是乃削去圖前攝名之過(按指掌圖等之排列，從七音略及韻鏡之形式，故不得不削去攝名，此理已見拙著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再者獨韻之第二圖，恐在當時已分化爲(uŋ)及(yŋ)；獨韻之第三圖，恐亦分化爲(u)及(y)；第十五之合口 (ueŋ)與第二之(uŋ)已有混而爲一之趨勢。此種情形細看古今韻會舉要，自可辨別。

在等的方面，指掌圖給我們一點很可注意的現象，就是茲、雌、慈、思、詞數字的位置。這幾個字在韻鏡及四聲等子上，俱在四等，所以牠們的元音都是(i)。而指掌圖把牠們列在一等，這顯然是在舌尖前聲母之 (ts)，(ts')，……後邊的元音，腭化而爲 (l) 的徵象。中原音韻之所以特立'支思'韻者，就爲這個道理。所可惜者，指掌圖格於形式，不能告我們所追隨舌尖後聲母之元音，是否變爲(ɿ)耳。

附錄一　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

(一)小引

舊稱司馬光所著之切韻指掌圖。到底是眞是僞，在現在的中外研究音韻者的心目中還是疑案。就因爲這是疑案，所以產生出來三種臆說：一謂牠被作於北宋，瑞典高本漢及中國一部份的學者尙深信是說；一謂牠是南宋的產物，是說首倡於晚清鄭徵君，現在有一大部份人遵從之；一謂牠是元人删併之物，是說雖未見諸明文討論，而一部份人的心中總晃蕩着這樣的影子。我以爲這三說之

中，惟鄒說較確；然因言之未能詳盡的緣故，便令陳澧據之確定爲楊中修所作。近兩年來我從板本的年月的審查，宋元韻書及筆記的印證，深信所謂切韻指掌圖者，乃是淳熙三年以後與嘉泰三年以前（一一七六——一二〇三）的產物。茲錄所見，以供研究音韻者之參考。

（二）板本的審查

現今指掌圖之流傳於世者，有永樂大典本，有影宋本。大典本被收於四庫，四川新刊與之爲同種。惟四庫所收者，韻表中韻字俱餐反切，新刊本削去之，此其小異之處。四庫書目提要云：

> 切韻指掌圖二卷，宋司馬光撰。附檢例一卷，則明邵光祖所補正。光有溫公易說，已著錄。光祖字宏道，自稱洛邑人，其始末未詳；據王行後序，作於洪武二十三年，稱其沒已數年，則明初人矣。

案邵氏生於饒州（卽鄱陽），祖籍洛陽，爲邵康節十世孫，從父宦游吳郡，因以爲家，故江南通志載爲吳人；卒葬於吳之光福山。友人王行曾題其墓。邵氏以爲"舊之檢例，全背圖旨，斷非司馬文正公之所作"，故增修檢例一卷。影宋本係由毛晉汲古閣傳出，上海自強書局印行者卽係此書。惟其爲影宋本，所以不爲世人所信任。二十年冬我在琉璃廠聽說某人私藏有宋本切韻指掌圖，託文友堂出售，急聯合師友呈請北京圖書館派員調查，據云果係宋板，惟索價過昂，館中無力購買。我又向趙萬里先生探其究竟；更從文友堂求得照片一張，方知此卽影宋之底本。據趙氏云此本與影宋本全同，後多出一頁，係入內府後之增補。趙氏對於板本的辨別，極有研究，彼所云云，想當無誤。但此只足爲識者道；若爲普通人說法，

非有別的證據不可。查此本董序之後有：

右　先文正公切韻指掌圖近

印本於婺之麗澤書院深有補

學者謹重刊于越之讀書堂

子孫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

敬書于卷末

查金華縣志載：

麗澤書院，在旌孝門外，即印光寺故址。初宋呂祖謙築書堂於城西，前臨二湖，取易兌象傳義，以麗澤名。及卒，鄉人即堂爲祠，祀之，淳祐間，州守許應龍改建於雙溪之濱。（下略）

又查紹興府志古蹟志載：

諸暨：梁武帝讀書堂在永福寺，有硯水井。宋華鎮詩：六龍未入雍州日，曾負詩書臥白雲。按武帝蘭陵人，而生於秣陵；其讀書於暨，尙未考及云。

由這上兩條看起來，現今所傳之宋本指掌圖，確切是在浙江梓刊的；因爲兩個地名，都有着落。但所謂四世從孫者，與浙江有何關係呢？查明司馬晰所編之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載云：

司馬攸字季思，溫公曾孫，出鎮廣州，終開國伯吏部侍郎。所交皆天下名士，洪邁輩樂與之遊。凡溫公書，必梓行之；於資治通鑑得公凡例於殘稿中，撮其要例傳於世，予奪之旨大明；克昌家學，尤有功於文正。高宗南渡，扈從寓杭，今爲會稽山陰之始祖云。

案紹定庚寅即西曆一二三〇年與靖康之難（一一二六）相距約有一百一十餘年的光景，跋者自稱爲溫公四世從孫，在年序上是沒有

錯誤的。且司馬攸既爲會稽山陰之始祖，則此書在越刊行時，被溫公四世曾孫翻版，在理在勢，俱是可能的。準是以談，現今所謂宋本指掌圖者，決非贋鼎。不過我們要注意的，牠只是紹定年間的重刊；其初刊之年代，我想卽在董南一作序之年。指掌圖前載有董南一序文一篇，題云：

嘉泰癸亥六月旣望番易董南一書。

案番易卽鄱陽。考乾隆鄱陽縣志載云：

董南一，淳熙二年乙未科詹騏榜進士。

董南一實有其人；其作序之年（一二〇三）後於會進之年（一一七五）約有二十八年的光景，年序當無誤。且至二年以後，切韻指掌圖曾被孫奕示兒編所引用。孫奕廬陵人，在他的示兒編上說：

> 陳正敏遯齋閑覽云："不字，人皆以逋骨切呼之，遍檢諸韻，皆無此音。竊謂舉世同辭，必有自始，逋骨一切，殆不可廢。案廣韻中八勿韻，不與弗同，近於逋骨聲矣。然舉與庸夫愚婦言之，猶恐難曉。況禮部韻不出此音，徒見於佛書有曰："不也，迺作弗聲讀。"今以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考之，明舉一杯字以發聲，曰杯〇員不，卽是與逋骨切同音；信乎此音不可廢矣。是字也，本有四音，禮韻有其二，廣韻有其三。自正敏之說興而人始疑，自溫公之圖出而音始定。第溫公之圖，知音尙希，故表而出之。

遯齋閑覽大概作於崇寧大觀間（一一〇二——一一〇七），溫公之死，在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時間相距，不可謂不近，而陳氏竟未曾引用指掌圖，待孫氏方引用之者，因爲牠的梓印只在示兒編之前二年也。——示兒編序於開禧元年（一二〇五）。董南一指掌圖序云：

> 圖蓋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所述也。

又云：

因刻諸梓，與衆共之。

由是可見指掌圖之刻板，當以董氏作序之年爲始。

(三)指掌圖初板以前

我們從上邊所說的情形看起來，指掌圖的初板當然是嘉泰年間了。但這是不是牠的產生年代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應當考察一下在此時以前的記錄：

等韻之作，原始於釋門；只因他們與儒者鮮通聲氣之故，所以這門學問，起初不爲世人所習知。迨南北宋之交，儒者始稍稍注意；至被他們所採用，要到南宋了。我們就文獻所能考的，當以楊氏切韻類例爲最早。現楊氏之書已不復存，所可供參考者，只有孫覿(字仲益)的序文：

> 弘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東頭供奉官，進閤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類例，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愼而下，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此書科別戶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輕重，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

例云。

鄒特夫所以能知切韻指掌圖不是司馬光所作者，卽以此序爲根據。他說：

> 據此則集韻既成之後，爲切韻圖者，自楊向書始耳。仲益生元豐辛酉，卒乾道己丑，此序當在南渡之初。而今所傳切韻指掌圖題司馬溫公撰，有嘉定癸亥（嘉定有癸酉疑譌字）番易董南一序，在其後五六十年，有溫公自序，其語俱與孫序雷同。孫序稱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而今指掌圖爲圖二十，疑南宋流傳，改併失眞，乃冒溫公名以求售，而條例尙存，故邵光祖以爲全背圖旨。不知據例正圖，而反因圖刪例矣。圖旣合併，遂有應檢而不在圖之字，則又增檢圖之例矣。余謂集韻切語俱用音和，據以爲圖，可無類隔門法。惜乎爲切韻之說者，俱以後圖繩前書，宜其輕蔑矣。附識於此，以諗知者。同治壬戌三月朔。

鄒氏能揭出其僞，可爲特識。但他只知董序標年有誤，而不知其爲嘉泰癸亥；此乃爲大典本所誤也。楊氏之圖既爲四十四，則與指掌圖之爲圖二十，大有差別；決不能遂認此圖爲楊圖。陳澧在切韻考外編上說：

> 今世所存者，切韻指掌圖相傳以爲司馬溫公作，四庫提要已疑之。近者鄒特夫徵君定爲楊中修所作，有孫覿序見內簡尺牘，確鑿可據。

他所謂確鑿可據者，實不足信；因爲四十四圖與二十圖之間，必有一段過程也。這一段過程發生在什麼時候呢？當然在楊氏切韻類例以後了。切韻類例確作於何時，鄒氏未曾指出。考孫仲益給楊氏函云：

新書聞季高已爲鏤板。

可見此書與劉季高大有關係。他另有函與鎮守劉侍郎云：

仲修詣大府，欲寫一紙，坐對彌月，悤悤就別，遂復不果。

是孫氏替楊氏作序，完全爲着季高的紹介。查鎮江府志載云：

劉岑，字季高，吳興人，徽猷閣待制，紹興八年知鎮江軍府事。

依此，孫序之作，原在紹興八年左右。由此可知所謂切韻指掌圖者，必是紹興八年以後的產物。

次有鄭樵七音略，序上說：

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考鄭氏卒於紹興三十二年，七音略之作當在其前。温公文章道德滿天下，不能不算個儒者吧？設若他作的有切韻圖，鄭氏怎能說出這樣的話呢？且藝文略所錄韻書，概有數十種之多，竟未提及指掌圖之名！

在鄭氏所卒之年，張麟之作韻鏡前序，其中有云：

余嘗有志斯學，獨恨無師承；既而得友人指徵韻鏡一編，且教以大略云："反切之要，莫妙於此：不出四十三轉而天下無遺音。"

七音略與韻鏡俱是四十三轉，而切韻類例爲圖四十四；是可見終紹興之世，沒有二十圖的切韻圖產生。張氏韻鏡後序有云：

近得故樞密楊侯倓淳熙間所撰韻譜，其自序云："竭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因以舊書手加校定，刊之郡齋。"徐而諦之，卽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一

目無遺；楊變三十六，分二紙肩行而繩引，至橫調則淆亂不協。不知因之則是，變之則非也。

楊氏的字母排列法，實與切韻指掌圖相同；指掌圖也是三十六母分二紙肩行的。戴東原答段若膺論韻書云：

> 上年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倓韻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卽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棣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韻表合。

楊氏的入聲兩配法，亦與切韻指掌圖相同。楊氏事蹟頗難考，我因他提及當塗，遂查當塗縣志。該志只載他在淳熙三年任太平知州。我又去查太平府志，見其中載云：

> 楊倓字和義，淳熙三年以昭慶節度使知易郡學，祭器以銅，重建四齋，名以頤益毖兌，及繪飾從祀像，精選師儒以司訓導，羣秀民良子弟肄業其間，甫期年，行藝皆斐然可觀。士民建祠以祀，蕪湖令朱似記之。

他是何地人，太平府志與蕪湖志俱不載。後友人替我查宋宰輔編年錄，方知他是代州崞縣人。他是楊震之孫，存中之子，亦字子靖。他以淳熙元年七月簽書樞密院事，八年三月卒。他父親是乾道二年卒的，前後相差只有十餘年的光景，故我們還得把他當成完全北人。如此說來，他之改訂韻譜，或許與北音有關係吧？且孫覿曾知和州，和卽當歷陽地。中修切韻類例雖不一定在孫知和之前，而爲孫序之故，或許也有流傳至歷陽的可能。然則歷陽所刊切韻心鑑，亦與切韻類例有關歟？若然，則所謂楊倓韻譜者，實爲四十餘圖改併爲二十圖之中間物。又查朱子語錄卷百四十第十二頁有一條云：

>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部韻家文字。

此條乃義剛所記，是朱子在紹熙癸丑以後的話。所謂洪韻者，依張麟之所言，就是那四十三轉的韻鏡；所謂韻家文字者，吾疑與切韻心鑑有關，因爲牠們所在的地點相同。語錄卷百三十六第二頁又有一條云：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

朱子所謂指掌圖者，當然指那春秋地理指掌圖而言。然由此亦可知道切韻指掌圖並未顯世；因爲世上若有兩種指掌圖，朱子決不會只言其一而不加以區別之詞的。此條不載記錄人。然前條係義剛所記，後條係道夫所記；義剛所記，是在癸丑以後；道夫所記，乃在己酉以後。故朱子說這話的時候，約在一一八九之後，大約比楊倓韻譜晚有二十餘年光景，比董南一指掌圖序早十餘年光景。故由此觀之，則所謂切韻指掌圖者，即令降生於世，而尚未爲世人所周知也。是的，牠是不爲世人所周知的！張麟之韻鏡後序作於嘉泰三年二月朔，董序作於本年六月既望，而張氏只提及洪韻，鄭氏七音略及楊倓韻譜，竟未提及切韻指掌圖片語隻字！

（四）切韻指掌圖之形成

切韻指掌圖之形成，固然是由四十四圖或四十三轉改併的；但牠受另外一種影響也不可不知。這影響是什麼呢？在我審查起來，就是四聲等子一類的東西。董序用語與四聲等子序文相同，這分明是抄襲。不僅序文，檢例亦無大異。且其檢例有云：

> 舊圖以"通""止""遇""果""岩""流""深""曾"八字括內轉六十七韻，"江""蟹""山""臻""效""假""咸""梗"八字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

牠這"舊圖"所指的是什麼？檢例抄襲的也有笑話，四聲等子檢例

云：

凡唇牙喉下爲切韻，逢"支""脂""眞""諄""仙""祭""淸""宵"八韻及韻逢"來""日""知""照"正齒第三等，並依通廣門法於第四等本母下求之。

指掌圖把這意思括爲歌訣云：

支脂眞諄齊仙祭　　淸宵八韻廣通義

正齒第二爲其韻　　唇牙喉下推尋四

既云八韻，何以有九韻？這不是笑話麼？不惟檢例是抄襲的，就是牠的圖何嘗與四聲等子無關？驟視之，四聲等子是十六攝，切韻指掌是二十圖，彷彿是不一樣的東西。其實四聲等子的十六攝，也是分布於二十圖。指掌圖既不論攝，於是將"江"與"宕"的字樣削去，在人視之若一攝。且在牠的二十圖的總目上除六獨韻外，其他舊來開合分攝處，俱以線連之：於是形成十三攝的樣式。牠這種辦法，在世人看起來，似乎是歸併切韻指南，所以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便認牠爲元朝的產物。執是說者，原是中了鏡曾的毒，不承認四聲等子是切韻指南的前驅。鏡曾敏求記曰：

古四聲等子一卷，卽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相傳等子製于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今僧徒尙有習之者；而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相視以爲絕學矣。

此數語的文法極不明晰。從上半段看去，好像是說：四聲等子的序文是元人熊澤民作的。而四聲等子無此序文，劉鑑切韻指南却有熊氏序云：

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

從下半段看來，彷彿是說：等子遠出於鄭樵之前，他這種無着落的

話，實在不足重視。四聲等子序云：

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旣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附龍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由此可知四聲等子是產生於龍龕手鑑之後。龍龕手鑑原名龍龕手鏡，係遼僧行均字廣濟作的，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時在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卽宋至道三年，西曆九九七年）；是等子之出世，最早不能過乎此時。但至晚在什麼時候呢？我以爲決不能遲到南宋。我有幾個理由，可以證明我的斷案。第一智光的龍龕手鑑的序上說：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

這個五音圖式設若像廣韻後邊所附的'辯十四聲例法'及'辯四聲輕清重濁法'及'辯字五音法'那麼簡單，必不致被後人所削去。今考各本無此種圖式，顯係可以獨立成書的東西。若然，則所謂五音圖式者，與現今之四聲等子，卽令小異，亦必大同。第二四聲等子的序上又說：

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

這個陸氏當然是指陸法言。然智公到底是那個？我們很可以疑惑他是作悉曇字記的智廣；但是關鍵似乎是指下文所言的幾個門法，在智廣時代不應有此。既不是智廣，我們很可以說是智光了。是的，因爲這句話，剛好與智光的序文的"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的話，遙遙相對。且審察此序的口氣語意，也很像是遼僧的話，故此序之作，當離龍龕初刊時不甚遠，決不會遲至南宋。但日本大矢透氏以此序中有"其指玄論……"的話，遂認爲作於嘉定以後；因爲

王宗道作過切韻指玄論，而王宗道據萬姓統譜是嘉定進士。我們設若稍加考證，便知他的斷案是不對的。考切韻指玄論之目，早見於鄭樵七音略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鄭氏不載作者姓名，而晁氏云：

> 切韻指玄論三卷——右皇朝王宗道撰，論字之五音清濁。

郡齋讀書志序於紹興二十一年，早於嘉定元年者有四十七年的光景。設云萬姓統譜所載之王宗道，即此王宗道，則以四十七年以前能著作之人物，到四十七年以後方能進士及第，在理在勢均有所不能。且據五音集韻及四聲篇海序文，我們知道在明昌丙辰（即宋慶元二年）已有眞定校將元注指玄，及韓孝彥注疏指玄之論，豈得謂四聲等子序作於嘉定以後？我又考夢溪筆談記龍龕手鏡云：

> 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

四聲等子之流入南宋，或許因附於龍龕手鏡的關係吧？據讀書志載有僧宗彥四聲等第圖者，或許與四聲等子是一類的東西。這二類東西入南宋以後，與'韻鏡派'結合而成切韻指掌圖。今列表於下，以明其形成之跡。

等韻名稱	圖，轉，攝	字母排列	入聲分配	喉音次序	四聲排列
韻鏡及七音略	四十三轉	始幫終日分二十三行	配陽聲韻	影曉匣喻	分排四格
切韻類例	四十四圖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韻譜	未詳	分三十六行	入聲兩配	未詳	未詳
四聲等子	十六攝分佈於二十圖	始見終日分二十三行	入聲兩配	綱目作影曉匣喻 圖內作曉匣影喻	共居一格
切韻指掌	二十圖	始見終日分三十六行	入聲兩配	曉匣影喻	分排四格

指掌圖既依韻鏡將四聲分配四格，則'江'攝與'宕'攝，'歌'攝與'假'攝共居一幅者，勢必更爲混淆，故不得不削去攝名。這是形式使然；而論者據此以爲指掌圖產生較前之迹，未免失於膠柱調瑟。

(五)指掌圖產生之後

指掌圖經董南一表彰之後，見於記載者層出不窮。牠在開禧元年被孫奕示兒編所引用，已明前文。次有玉海，亦記載此書；玉海爲宋王應麟所作；他是慶元(今浙江地)人，淳祐元年(一二四一)進士，寶祐四年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尚書。更有黃公紹在古今韻會中除在入聲第二韻'不'字下引孫奕示兒編之外，又在平聲'公'字下大引司馬文正公切韻。黃公紹字直翁，係咸淳元年(一二六五)進士，入元未仕。所作古今韻會，館客熊忠爲之舉要。二氏俱福建邵武人。尤有吳澄者，宋咸淳末(一二七二)舉進士不第，至元官至翰林學士。他給他的朋友陳晉翁切韻指掌節要做過序文。吳係江西崇仁人，陳係江西樂安人。到元末明初有邵光祖者，示切韻指掌圖檢例爲僞作，另作檢圖之例。邵氏事蹟詳前。

(六)結論

總上邊各節看來，所謂切韻指掌圖者，確非司馬光所作；因爲自他死後，到嘉泰三年之前，其間之著錄家言及等韻者，若孫覿，若鄭樵，若沈括，若張麟之，若晁公武，若朱熹，均未提及牠。牠決不是元朝人作的，因爲自嘉泰之後，著錄家，若孫奕，若王應麟，若黃公紹，若吳澄，若邵光祖，均與牠發生過關係。然牠的形成，雖受北方四聲等子的影響，而也有楊倓韻譜的成份，所以我斷定牠是淳熙三年(一一七六)以後與嘉泰三年(一二〇三)以前的產物。由此觀

之，至今猶主張舊說而謂爲司馬光所作者，未免被愚於古人；而特倡新說，謂爲元人所刪定者，亦將遺誚於來世。鄙說特長，惜不能推論其形成之因果，所以自清末到現在，猶使人在信疑之間。然而我們應當感謝他，設若他不首揭其僞，恐怕司馬氏的舊威權，至今尙無搖動之餘地。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指掌圖雖係僞託，然在時代辨明之後，牠的價值或者更大，如四等的升降，韻字的刪訂，圖的歸併，入聲兩配……俱足表示當時語言之新趨勢。意者：自金陷汴京之後，趙宋政治重心移至南方，北人與南人雜居，語言上自然起一種變化；醞釀既久，所以有四聲等子與韻鏡混合的指掌圖產生。南宋人所謂中原雅音者，恐與此相似。觀吹噓中原雅音之古今韻會舉要，據之審音定韻，卽可推知其一班。

附誌：是篇作於二十一年冬，修改於二十二年秋。初稿成時，方見日本大矢透氏之韻鏡考，其中所論四聲等子處與鄙見略同，不合之處，在本篇已加駁正。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誌

第三編　等韻之改革

一　改革前之過渡物

元代等韻之書或與等韻有關之書，當然很多；不過所存者，只有劉鑑之經史正音切韻指南，黃公紹與熊忠之古今韻會舉要，楊桓之書學正韻而已。第一種是嚴格的等韻圖，第二種是等韻與平水韻的混合，第三種原來的目的是在於書學，然亦與等韻有關。他如李弘道之蒙古韻類，朱宗文之蒙古字韻，陳晉翁之切韻指掌圖節要，雖其書已佚，而就著錄所載者考之，實與一代音韻之演變大有關係；所以我們也應該加以注意。

⊙切韻指掌圖節要爲陳晉翁所作。陳係江西樂安人。他的書已佚，現在我們只能就吳澄給他做的序文上考得其一斑。吳澄係江西崇仁人，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到元朝官至翰林學士，他給陳氏做的序文上說：

> 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娘'下注曰：已見某母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增宜廢，蓋已瞭然。晉翁純篤力學，至老不倦，豈徇俗鍾訛者所敢望哉！故其著述有見若此。而余之爲是言，亦可與言而與之言也。

清朝李汝珍之音鑑錄有陳吳二氏之字母：

陳晉翁三十二字母

見溪郡疑　端透定泥　邦滂並明　非敷奉微　精清從心邪

知徹澄審禪　曉匣影喻　來日

吳草廬三十六母

見溪群疑　圭缺群危　端透定泥　邦滂並明　敷奉威微

精清從心邪　照穿澄審禪　曉匣喻影來日

李氏是否見過原書，我們無從知道。'群'作'郡'，若係原書所載，我們便可以猜想那時'群'字已有化入'溪'母之嫌。此其小焉者也。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們知道那時的'知''徹''澄''娘'與'照''穿''牀''泥'已相合併。由此我們可以拐回頭去看一看切韻指掌圖之將三十六母分爲三十六行，及邵子聲音唱和圖之將舊日所屬於'知''徹''澄'諸母之字列於所屬於'照''穿''牀'諸母之字之後的緣故。聲音唱和圖'娘''泥'二母之字並列，也就是陳吳二氏有'泥'無'娘'的先導。陳氏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與吳氏之將'見'系分爲'見''溪''群''疑'及'圭''缺''群''危'，恐怕是當時的這一系的ㄐㄑ音已經萌芽。吳氏又將'非''敷''奉''微'易爲'敷''奉''威''微'，恐怕是他將'敷'作爲'奉'清，'微'作'威'濁。我們因切韻指掌節要而知道的，只有這一些。但我們不要小視這一些，因爲一母之差，在讀音上，就有好多的字隨着變動。

⊙蒙古字韻爲朱宗文撰。宗文字彥章，信安人。書已亡。我們現在所得知者，只有四庫書目所載的這一段：

> 宗文以蒙古字韻字與聲合，而諸家漢韻率多譌誤，莫知取舍，因重爲校正；首列各本誤字及重入漢字。次列總括變化之圖。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八字。次則以各蒙

古字分韻排列：始一'東'迄十五'廉'，皆上冠蒙古文，下註漢文對音，先平聲而附以上去入聲，每一蒙古字，以漢字音註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迴避字樣一百六十餘字。蓋文移案牘通行備檢之本也。

其所云'次字母三十六字'一語，不知是否確實。若以韻會舉要所載考之，恐不及三十六之數。韻會舉要卷首之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有陰梓曰：蒙古字韻音同。而韻會舉要所載三十六母實不及其數。其凡例又云：

吳音角次濁音，卽雅音羽次濁音，故吳音'疑'母字有入蒙古韻'喻'母者。今此類並注云蒙古韻音入'喻'母。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當時之聲類不僅'知''徹''澄''泥'與'照''穿''牀''娘'相併，而'疑'母亦有消滅之趨勢。宗文之書既亡，我們若想得其面目，可以向古今韻會舉要中下一番鈎稽的工夫。

⊙李弘道之蒙古韻類，亦佚。王存義稼村類藁載有給他做的序文。其中要語云：

弘道韻編之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教今人以古乎？姑以今韻觀之，上平聲爲門二十八，下平聲爲門二十九，上聲爲門五十五，去入兩聲爲門共九十有四；多乎哉？以古韻求之，則特十五門而止。四聲可全用者，三聲二聲可通用者，一聲獨用者，皆出於中。嗚呼不多也！求字於聲者如此，又擇字之形相似者爲一類。總而言之，字母止三十二。嗚呼，斂之則三十二，散之則十百千萬字之古，莫古於蒙古矣。……

弘道以蒙古韻編教人，且欲使今知字者，皆知字之古以三十二字而括十百千萬之字。……

王氏以蒙古韻與古韻相附會，可謂滑稽之至。但他告我們說李

氏之蒙古韻類爲門十五，爲聲三十二，這是可注意的。韻分十五，比中原音韻還要簡單，惜不知其如何的合併。聲併爲三十二，當然與陳晉翁及黃公紹韻所歸併者相同。

⊙書學正韻爲楊桓所作。楊桓字武子，號幸泉，濟州人，中統四年以郡諸生補濟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書，監察御史，終國子監司業。事蹟具元史本傳，著有六書統，六書溯源。又依韻編次書學正韻。六書統等，大概作於至大丙申（按至大有戊申無丙申，四庫書目如此載，想係誤。若係戊申，則爲一三〇八）之前，此書或亦與之同時。此書北京圖書館存有一部，我曾經手給師大買一部，有殘缺。我雖然流覽一過，却沒有切實研究。現在我只能就四庫書目的話，稍微講一講：

> 其所分韻目，大概因集韻之舊，而稍有訂改。如'眞'韻三等合口呼'麇''囷''窘''筠'等字移入於'諄'，'諄'韻四等開口呼'逡'字移入於'眞'，則'眞'與'諄'一爲開口呼，一爲合口呼，兩不相雜。陸法言以'魂''痕'次'元'後，許敬宗等遂註三韻同用。是書移'魂''痕'於前，與'眞''諄''文''欣'爲一類；移'元'於後，與'寒''桓''刪''山''先''僊'爲一類；於古音以侈斂分二部者，亦各從其類。然一以今讀移舊部，一以古音移今韻；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究不免變亂之嫌。至於平聲，併'臻'於'眞'少一韻目，而入聲不併'櫛'於'質'。且'隱'韻'焮'韻內二等開口呼'齔''齖'等字，不知其即'臻''櫛'之上去聲，是四聲一貫之故，猶未盡知，其亦好爲解事矣。

我們從他這'變亂之嫌'上，也許可以得到當時音韻變遷的一斑。細加考究，則待諸異日。

⊙古今韻會爲黃公紹所作。黃公紹，字直翁，宋咸淳元年進士，入元未仕，作有古今韻會；其有館客熊忠字子中者，惜其編帙浩瀚，四方學士不能徧覽，因取禮部韻略增以毛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爲韻會舉要一編。熊忠之序作於丁酉年，從劉辰翁作序之年(壬辰，至元二十九年，西曆一二九二)看來，這個丁酉當然是大德元年(一二九七)，較中原音韻早有二十七年的光景。

此書前有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攷，亦卽'等韻圖'之變態。在音例第一條上說：

> 音學久失，韻書譌舛相襲，今以司馬溫公切韻參考諸家聲音之書，定著角、徵、宮、商、羽、半徵商、半商徵之序，每音每等之首並重圈○○，注云'某清音''某濁音'。說見'東'韻'公'字下注

由此足見此書與切韻指掌圖大有關係。又在卷一平聲上標題之後，有云：

> '案'七音韻鑑云：舊韻上平聲'東'字爲頭，'山'字爲末者，謂日出東方甲乙木西山之沒也。下平聲'先'字爲頭，'凡'字爲末者，謂先輩傳與後輩之精也。今詳七音韻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但以平聲字繁，故釐爲二卷。宋景祐間丁翰林壽詔與司馬文正公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平聲下爲卷目，今因之。

吳音角次濁音卽雅音羽次濁音，故吳音'疑'母字，有入蒙古韻'喻'母者，今此類並注云，蒙古韻音入'喻'母。說見'麻'韻'牙'字注

吾嘗謂自元朝到現在，'疑'母存於南而亡於北者，卽以此說爲根據。

他的分韻是依平水韻的軀殼，在他的韻例第五上說：

舊韻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凡二百六韻，今依平水韻併通之，韻爲一百七韻 說見一卷韻目後注

他雖然依平水韻的軀殼，而在內容上却有大膽的歸併，這種歸併，卽在於七音四等及併音上見之。在他的韻例第六上說：

舊韻所載，本無次序，今每韻並分七音四等，始於'見'，終於'日'；三十六母爲一韻。說見'東'韻'公'字注

韻例第七：

舊韻所載，考之七音，有一韻之字而分入數韻者，有數韻之字而併爲一韻者，今每韻依七音韻各以類聚，注云'已上集七音屬某字母韻'。例見'東'韻'攏'字注

音例第一：

有切異音同，而一韻之內，前後各出者，今併歸本音，並單圈□注云'音與某同'。例見'東'韻'蓯'字注有切異音同而別韻出者，不再定音，注云'音與某韻某字同'。例見'冬'韻'攻'字注

據他這幾條原則看起來，這部古今韻會舉要，實在是一部依據等韻而作的新韻書。我們現在將他的平聲韻稍加鉤稽，看他與等韻有如何的關係，並看他與中原音韻有否相同之處：

原書目次	一 東獨用	二 冬與鍾通	三 江獨用
原書字母等韻四等	公弓	公弓	江岡光
一	公	公	岡光
二			江
三	弓	弓	
四			
備註	案此中公弓二韻母與下平第八第十中公弓二韻母相同，此即後日五方元音併爲龍韻之漸。一二韻相同，即等子之通攝。		案此中江岡光三韻母與下平第八陽唐中江岡光三母相同，此即指掌圖江宕併爲一圖之道。

四 支脂之通	五 微獨用	六 魚獨用
騶惟鵝貴媽規巋乖	騶媽	居孤
貴		孤
乖		
騶媽巋	騶媽	居
惟鵝規		
案此中貴韻母在指掌圖居一等，故從之。其中騶媽與下韻同母，故中原并爲齊微韻。 其中貴母即中原之支思韻。	與上同韻母。	案此中居孤與下韻同，故中原併爲魚模。

七 虞與模通	八 齊獨用	九 佳與皆通	十 灰與咍通
孤　居	關　規	佳　乖　諧	該　媽
孤		諧	該
		佳　乖	
居	關		媽
	規		
說見上。	案關規二母與第四韻同，故中原併爲齊微。	案此中有諧乖，下韻亦有之，故中原併爲皆來。佳母獨立爲一類。	說見上。

十一 眞與諄通	十二 文	十三 元與魂痕通	十四 寒與歡通
根巾鈞筠欣	鈞巾筠欣昆	根巾昆干鞬堅涓	干　官
根	昆	根　昆干	干　官
		巾　鞬	
巾　筠欣	巾筠欣		
鈞	鈞	堅涓	
案此中韻母與下兩韻相同者，宜併爲一韻，故中原併爲眞文。	說見上。	案此中干鞬堅涓四韻母與根巾昆不類，宜併入下韻。觀此即知楊桓書學正韻顚倒原來韻次之由。	案此中屬於官者，中原別立爲桓歡韻。其餘列於寒山韻。 干間關三母俱屬中原之寒山韻。

十五 刪與山通	一 先與僊通	二 蕭與宵通	三 肴獨用
閒關干	堅涓犍賢肴	驍驕	交高
閒關干			高
			交
	犍肴	驍	
	堅涓賢	驍	
	案此即中原之先天韻。	案此下三韻即中原之蕭豪韻。	

六 豪獨用	五 歌與戈通	六 麻獨用	七 陽與唐通
高	歌戈瘸迦	嘉瓜牙嗟迦	岡江光莊黃
高	歌戈		岡光黃
		嘉瓜牙	莊
	瘸迦	迦	江
		嗟	
	案此即中原之歌戈。瘸另爲一類，即中原之車遮。迦與下韻迦同音。	案此即中原之家麻。嗟另爲一類，即中原之車遮。	理見前。

八 庚與耕清通	九 青獨用	十 蒸與登通	十一 尤與侯幽通
擎京經公行兄弓弘雄	經京雄	擎京經公	鈎鳩樛浮裒
擎公		擎公	鈎裒
行弘			
京兄弓雄	京雄	京	鳩浮
經	經	經	樛
案此三韻中母相同者，即可歸併。與第一第二韻相同者，有公弓等母。			此二韻中原并爲一類。

十二 侵獨用	十三 覃與談通	十四 鹽與添嚴通	十五 咸與銜凡通
金歆箴	甘	棄箝鎌枟	緘甘
	甘		甘
箴			緘
金歆		箝枟	
		棄鎌	
中原之侵尋。	案此中甘母與十五咸甘母同音。中原監咸。	中原廉纖。	甘母同十三韻，應併入監咸。其餘併入廉緘。

我們從上邊的表看起來，可知古今韻會舉要在骨子裏併韻的情形的一斑。不過作者畢竟是南方人，雖然他們的心目中有個中原雅

音的標準，而在分等上實在有不合於雅音之處。例如'鶩'與'鷄'，'公'與'弓'，考之於中原音韻本是一音，而作者却分爲二。周德清譏世人讀'桂爲寄'，而韻會舉要在'桂'字下却注明云：'音與貴韻季同'。這種地方，與他們的方音是有點相合的。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爲劉鑑所作。劉鑑字士明，自稱爲關中人，事蹟未詳。此書作於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在韻會舉要之後。以其時代而論，他是應該作出一種新的等韻圖。然而他所以比切韻指掌圖還要保守者，大概是因爲他要'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爲體用'之故。此書規模與四聲等子大致相同。其內容在前篇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從他維護舊系統的地方，觀察當時的聲韻的趨勢，是最妙不過的方法。此書前列有'交互歌'云：

'知''照''非''敷'遞互通　　'泥''孃''穿''徹'用時同
'澄''床''疑''喻'相連屬　　六母交參一處窮

我們從這里可以看見他也不信字母在當時尙有三十六之數。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知'與'照'，'泥'與'娘'，'穿'與'徹'，'澄'與'床'，'疑'與'喻'，是可以合併的。這種現象不是與上幾家所主張的相同麽？又在本書的後邊有叫聲韻歌一首云：

'梗''曾'二攝與'通'疑　　'止'攝無時'蟹'攝推
'江''宕'略同'流'參'遇'　　用時交互較量宜

他雖然革四聲等子之'宕攝附江'與'曾攝附梗'，而在此歌訣裏却不得不承認'江''宕'略同'而且'梗''曾'與'通'有相同之處了。在前節我曾說'梗''曾''通'之相合，卽五方元音'龍'韻之漸，到此又得一證據。'止'攝中有(i)與(ei)二音，而'蟹'攝亦有之，故他說："止攝無時蟹攝推"。

二　元明派等韻之背景

在前編我們講過等韻與韻書相輔而行，並且講過與宋代等韻相終始的，是切韻系統一類的東西。到現在我們講着改革期等韻了，牠們與前期等韻一樣的有韻書作根據。牠們所依據的韻書是什麽呢？就是中原音韻與洪武正韻。中原音韻爲北音之代表，洪武正韻爲有明一代的官書而又合乎南音者，於是等韻學家亦形成南北二派；南派對於舊等韻似乎偏於擁護，非特意擁護也，因音尙多同也；北派對於舊等韻傾於攻擊，非特意攻擊也，因音與之多離也。明乎此理，方不墜於五里雲霧；明乎此理，方不至於入主出奴。現將兩書內容撮述於下：

⊙中原音韻爲元泰定甲子(1324)周德清所作。周德清，字挺齋，江西高安暇堂人。其書之源委及詳細內容，俱載拙著中原音韻研究，現僅將音的內容撮錄於下：

第一先講韻的方面。本書分爲十九韻。其內容如下：

一東鐘	oŋ 或 uŋ
二江陽	aŋ
三支思	ɿ, ɭ
四齊微	i, ei
五魚模	y, u
六皆來	ai
七眞文	en
八寒山	an
九桓歡	œn

十先天　　iɛn
十一蕭豪　　au
十二歌戈　　o
十三家麻　　a
十四車遮　　ɛ
十五庚青　　eŋ
十六尤侯　　ou
十七侵尋　　im
十八豔咸　　am
十九廉纖　　iɛm

'車遮'韻之獨立，五音集韻與古今韻會舉要已漸開其端，'支思'韻之分化，指掌圖僅表現其一半；此書特表而出之，使人一目瞭然。然其分韻之間，亦不無可疑之處：如'齊微'之合，尙可謂因歌唱的關係，而'魚模'之不分，恐無多大理由。他如'東鐘'與'庚青'，細看古今韻會，亦大有合併之必要。隨聲韻（—m），已有搖動之現象，觀周氏之所辨者，可以知之。

第二再講聲的方面。中原音韻之聲母，據友人羅莘田先生考證，則爲：

崩　烹　蒙　風　亡　東　通　膿　龍
工　空　烘　邕　鍾　充　雙　戎　宗
聰　嵩

二十類。觀此可見牠們與邵子聲音唱和圖之聲類無大異。我在標音的時候，發見出來'工''空''烘'三母，含有ㄐ，ㄑ，ㄒ的細音，並且'疑'母亦有存在之處，故其聲母實有下列之情形：

p '幫''並'一等至四等。

p‘ ‘滂’ ‘並’一等至四等。

m ‘明’一等至四等。

f ‘非’ ‘敷’ ‘奉’三等。

v ‘微’三等。

t ‘端’ ‘定’一四等。

t‘ ‘透’ ‘定’一四等。

n ‘娘’ ‘泥’一二三四等及與‘疑’母之混合者。

l ‘來’一等至四等。

k ‘見’ ‘羣’一二等(但二等有時用 c)。

k‘ ‘溪’ ‘羣’一二等(但二等有時用 c‘)。

ŋ ‘疑’母一二等(但二等有時用 ɲ)。

x ‘曉’ ‘匣’一二等(但二等有時用 ç)。

tɕ ‘見’ ‘羣’三四等。

tɕ‘ ‘溪’ ‘羣’三四等。

ɲ ‘疑’母三四等。

ɕ ‘曉’ ‘匣’三四等,間及喻。

tʂ ‘知’ ‘照’ ‘牀’ ‘澄’二三等。

tʂ‘ ‘穿’ ‘徹’ ‘牀’ ‘澄’ ‘禪’二三等。

ʂ ‘審’ ‘牀’ ‘禪’二三等。

ʐ ‘日’三等。

ts ‘精’ ‘從’一四等,間及‘照’。

ts‘ ‘清’ ‘從’一四等,間及‘穿’。

s ‘心’ ‘邪’一四等,間及‘審’ ‘牀’。

‘影’ ‘喻’ ‘疑’合併之一母,則當以元音看待,故不列,此不過是大致的標準,當然有例外,如‘止’攝合口三四等,依明代等韻家

言，俱由撮口變合口，故其'見''曉'系之聲母當用 k, k', x。

第三再講調的方面：唐宋韻書所有四聲爲平上去入。本書將平聲分爲陰陽，又將入聲派入平上去之內，爲數亦四，但與前不同。平聲之所以分陰陽者，與清濁有關係，但與清濁不同。所謂與清濁有關係者，因爲陰平卽舊日清母所領之字，而陽平是由舊日之濁母變的。原來舊日之四聲俱有清濁二音，到此時濁母全化爲清母，卽由帶音者化爲不帶音者。濁聲之上去化爲清聲之上去後，與原來清聲之上去無二讀，惟濁聲之平化爲清聲時，與原來之清平稍有差異。此種差異，是高低的問題，與帶音與不帶音的問題無關，所以說與清濁不同。

第四再講等的歸併：照舊日的等韻說起來，每圖有四等，這四等卽代表四個音。但在元明之北音系統中，這四音的歸併，起了很大的變動；卽在開圖之一二等往往併爲一個開口的音，三四等變爲一個齊齒的音；在合圖之一二等變爲一個合口的音，三四等變爲一個撮口的音。中原音韻卽充分的表現着這種情形。

⊙洪武正韻並非純正的北音，牠不過只受些中原音韻的分類的影響而已。牠是樂紹鳳等奉詔編纂的。牠的內容，恐怕就是宋末元初的人所說的中原雅音。牠的聲類，據劉文錦先生考證的結果爲三十一：

古類（卽等韻見母）	烏類（卽等韻影母）
苦類（卽等韻溪母）	盧類（卽等韻來母）
渠類（卽等韻羣母）	博類（卽等韻幫母）
五類（卽等韻疑母）	普類（卽等韻滂母）
呼類（卽等韻曉母）	蒲類（卽等韻並母）
胡類（卽等韻匣母）	莫類（卽等韻明母）

方類(卽等韻非敷兩母)　　子類(卽等韻精母)
符類(卽等韻奉母)　　七類(卽等韻淸母)
武類(卽等韻微母)　　昨類(卽等韻從母及牀母四字澄母一字)
以類(卽等韻喩母及疑母一部分)　　蘇類(卽等韻心母)
陟類(卽等韻知照兩母)　　徐類(卽等韻邪母)
丑類(卽等韻徹穿兩母)　　都類(卽等韻端母)
直類(卽等韻澄牀兩母)　　他類(卽等韻透母)
所類(卽等韻審母)　　徒類(卽等韻定母)
時類(卽等韻禪母及牀母一部分)　　奴類(卽等韻娘泥二母)
而類(卽等韻日母)

這不是與在第一節所講的吳澄陳晉翁所刪削的情形大抵相同麽？牠因爲將濁母保留之故，所以平聲不分陰陽。此點是南北韻書的分別的大關鍵，決不可忽視牠。牠保留入聲也是由南宋之所謂雅音系統而來。牠的入聲分爲'屋'，'質'，'曷'，'轄'，'屑'，'藥'，'陌'，'緝'，'合'，'葉'十類。牠們的收勢，決不是(-k)，(-t)，(-P)，而是現在江浙所有的喉門阻(ʔ)。這與北音是完全不相同的。

與北音稍相同者，卽在分韻上。除入聲外，牠的平上去各分二十二韻。若以平聲韻目作代表，標注出來，則爲以下之情形：

一東	uŋ	八眞	en
二支	ɿ'	九寒	œn
三齊	i	十刪	an
四魚	y	十一先	iɛn
五模	u	十二蕭	ɑu
六皆	ai	十三爻	au
七灰	ei	十四歌	o

十五麻	a	十九尤	ou
十六遮	ɛ	二十侵	im
十七陽	aŋ	二十一覃	am
十八庚	eŋ	二十二鹽	iɛm

分韻的情形雖與中原大體相同，而每韻中所收之字實有差異。其差異之處，非本篇所能詳述，只有從略了。

三　門法之繁化(附格子)與舊等韻之沒落

在第一編的第七節，我們曾舉過敦煌石室寫本殘卷所載的幾個門法，可以看見在起初是很簡單的；將牠們煩瑣化或嚴重化，是很靠後的事。在南北宋之間，就有所謂切韻指玄論出現，書雖不存，想着也不會太簡單了。據韓道昭的記載，說他的父親孝彥曾注切韻指玄論，撰切韻澄鑑圖，作切韻滿庭芳詞，述切韻指迷頌，大概也是關於門法者居多。現存的四聲等子，有門法十一：

(一)音和　(二)類隔　(三)窠切　(四)振救　(五)正音憑切　(六)互用門憑切　(七)寄韻憑切　(八)'喻'下憑切　(九)'日'母寄韻　(十)雙聲　(十一)疊韻

切韻指掌圖，則有門法九：

(一)憑韻　(二)內外轉　(三)往來　(四)雙聲　(五)疊韻　(六)廣通　(七)偏狹　(八)類隔　(九)音和

切韻指南，則有門法十三：

(一)音和　(二)類隔　(三)窠切　(四)輕重交互　(五)振救　(六)正音憑切　(七)'精''照'互用　(八)寄韻憑切　(九)'喻'下憑切　(十)'日'寄憑切　(十一)通廣　(十二)

偏狹　(十三)內外

明僧眞空之直指玉鑰匙門法則爲二十：

(一)音和　(二)類隔　(三)窠切　(四)輕重交互　(五)振救　(六)正音憑切　(七)'精''照'互用　(八)寄韻憑切　(九)'喻'下憑切　(十)　'日'寄憑切　(十一)通廣　(十二)偏狹　(十三)內外　(十四)'麻'韻不定　(十五)前三後一　(十六)'精''照'寄正音和　(十七)就形　(十八)翻立音和　(十九)開合　(二十)通廣偏狹

劉鑑之十三門法，可以說是集門法之大成；而眞空之二十門法，是據劉氏而又加補苴者。我們現在只就十三門法加以解釋，其餘則置諸不問可也：

(1)音和　音和者，謂切脚二字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爲韻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是名音和門。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

這一條是反切的通式，可以說用不着說明。若以古紅切公言之，是先將古字歸本母爲牙音見母音下字，而紅韻在通攝一等平聲。以牙音下見母之音(k)和東韻一等平聲之音(oŋ 或 uŋ)卽得公字。

(2)類隔　類隔者，謂'端'knㄧ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爲種類阻隔而音不同也，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樁'字，'徒減'切'湛'字之類是也。唯有'陟邪'切'爹'，是麻韻不定之切。

這因爲舌上音'知''徹''澄''孃'(卽舌尖後 ʈ, ʈ', ɖ ɳ)與舌頭音'端''透''定''泥'(卽舌尖中 t, t' d, n)在起初是不分的，後歧爲二，間有未分化之處，故在反切上起了困難，所以立此門法。如以

'都江'切'樁'言之，則因時代不同，有以下之形式；

都江切樁——→toŋ——→toŋ——→tṣuaŋ

樁之音已變爲第二或第三形式，而都之音未變，故有類隔之出現，實在，在元明時代已不復有此種情形，然尚有此門法者，因古書尚有此種反切也。'徒減'切'湛'之理同此。至於'陟邪'切'爹'，爲'麻'韻不定切者，因'邪'字在四等，按原則應切爲'爹'(tia)(或tis)而今却切爲二等之'爹'(ta)，是與原則不合，故名不定切。

(3)窠切　窠切者，謂'知'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爲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如'陟遙'切'朝'字，'直猷'切'儔'字之類是。

'陟'乃'知'母三等，'遙'乃'喻'母四等，若按類隔門原則，既行韻到四等，就應該取効攝'知'母四等之'貂'字，而今却取三等之'朝'字。'直'乃'澄'母三等，'猷'乃'喻'母四等，若按類隔原則，亦應去'流'攝'澄'母四等取字，而今却取三等之'儔'字。因不離出切之等的緣故，所以謂之窠切。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三等與四等之音已有混淆。

(4)輕重交互　輕重交互者，謂'幫'等重音者爲切，韻逢有'非'等處交互門中諸母，乃先賢而誤添，今暫除之，後哲再詳。第三等，便切輕脣字；'非'等輕脣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脣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飄'字，'芳桮'切'胚'字之類是。

輕脣重脣之分，是後起之趨勢，原註所謂先賢誤添之語，現在我們已知其非是。若在韻圖論起來，除三等以外，一二四等俱不列輕脣字。以重切重，以輕切輕，是常格的音和；但古書反切，頗有與韻圖參差之處，故有此交互門法之立。

(5)振救　振救者，謂不問輕重等第，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

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振者舉也，救者護也，爲舉其綱領，能整三四，救護'精'等之位也，故曰振救。如'私兆'切'小'字，'詳遷'切'似'字之類是也。

此是專爲齒音'精'等而發，主要原則，是從切不從韻。'私'屬'精'一等之心母，'兆'係'知'母三等，却不切'照'二(按卽三等)而切四等'心'母之'小'。'詳'屬'精'一等之'邪'母，'遷'係'來'母三等，亦不切'照'二(卽三等)，而切'精'四等'邪'母之'私'。

(6)正音憑切　正音憑切者，謂'照'等第一爲切照等第一卽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爲正齒音中憑切也，故曰正音憑切。如'楚居'切'初'，'側救'切'鄒'之類也。

此亦從切不從韻，故謂之憑切。'楚居'切，若憑韻，則應切爲三等之'樞'，今却切二等之'初'，是憑切也。'側鳩'切，若憑韻，則應切爲三等之'周'，今却切爲二等之'鄒'，是憑切也。

(7)'精''照'互用　'精''照'互用者，謂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二，只切照一(卽四等之二等)字；'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精''照'共起一源，後分化爲二，然在方音上尙有混淆之處，古書之反切，亦有互用之遺留。此門法不過爲這兩種情形而設。'士垢'切'鯫'字，'士'屬'照'等'床'母，'垢'在一等，則互切'精'等之'鯫'；'則減'切'斬'字，'則'屬'精'等'精'母，'減'在一等，則互切'照'等之'斬'。此亦從韻不從切，故指掌圖以此與類隔門及輕重交互門均視爲類隔。

(8)寄韻憑切　寄韻憑切者，謂照等第二爲切照等第二卽等中第三也韻逢一四，並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寄韻

憑切。如'昌來'切'犨'字,'昌紿'切'茝'字之類是也。

前言正音憑切,言'照'一;此寄韻憑切,言'照'二(卽三等);皆爲從切不從韻之原則。'昌來'切'犨'字,'昌'屬三等穿母,'來'韻雖在一等,却切三等'犨'之字。'昌'屬三等'穿'母,'紿'韻雖在一等,却切三等之'茝'字。

(9)'喻'下憑切　'喻'下憑切者,謂單'喻'下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喻'下憑切。如'余招'切'遙'字,'于聿'切'颰'字之類是也。

'喻'母下惟三等字四等字多,故特舉而言之。三等下臨四等有覆之義,故爲覆;四等上承三等,若承接之義,故爲仰;仰覆之間,皆憑切而取之,不拘其韻。如'余招'切'遙'字,'余'在四等爲仰,雖韻逢三等之'招',亦憑四等切'遙';又如'于聿'切'颰'字,'于'在三等爲覆,雖韻逢四等之'聿'亦憑三等切'颰'字。

(10)'日'寄憑切　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寄憑切。如'汝來'切'蕊'字,'儒華'切'揉'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日'母在諸攝中,惟三等有字,故只以第三等爲切。其他門法所謂憑切者,尙有別等可憑,而'日'母只此一等。所以雖'來'在一等,'華'在二等,'延'在四等,而皆去三等取切'蕊'字'揉'字與'然'字。

(11)通廣　通廣者,謂脣牙喉下爲切。歌曰:"眞諄脂韻以通名,仙祭清霄號廣門,韻逢知照三來日,通廣門中四上存"。所謂通廣者,以其第三通及第四等也,故曰通廣。如'符眞'切'頻','芳連'切'篇'之類是也。

若照此原則看來,簡直是迴護韻圖的形式。因爲上所舉諸韻四等有字,故凡脣牙喉爲切,雖韻逢'知''照''來''日'三等之字,亦切

至第四也。

(12)偏狹　偏狹者，亦謂唇牙喉下爲切。歌云："東鍾陽魚蒸爲偏，尤鹽侵麻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偏狹三上莫生疑"。所謂偏狹者，謂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故曰偏狹。如'去羊'切'羌'字，'許由'切'休'字之類是也。

此與上門法相反，卽謂以四等切第三等也。

(13)內外　內外者，謂唇牙喉舌'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卽二等)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內外。如'古雙'切'江'，'夬殊'切'熊'字之類是也。

此門法關係着韻圖的全盤，因爲十六攝分爲內外八轉。依門法家言，所謂內轉者，牙、舌、唇、喉下四音皆無二等字，惟齒音二等'照一'(卽二等)有字，故雖逢二等之韻而他音下無二等可切，故只切'照三'，以二等字域於'照一'(卽二等)內也。故謂之內。外轉之攝，不獨齒中有'照一'(卽二等)，而牙、舌、唇、喉四音俱有二等字，故通可切二等，以二等字廣於照一外也，故謂之外。此門專以二等字之多寡而分也。如'夬殊'切'熊'，夬喉切，而內轉喉下無二等，故切三等之'熊'。'古雙'切'江'，古牙切而外轉牙下有二等，故切二等之江。以二等之多寡分內外，亦有不合之處，如'果'止轄一等，'照'一三等皆非所轄，與內轉之例不合。又如'臻'攝唇、牙、喉下並無二等字，與外轉之例不合。故袁子讓疑之。而日本大矢透氏見有古寫本切韻指掌，'臻'正作內而'果'正作外。依此而論，內外之在形式上，可以說顯然有區分矣。然在音理上是否有可研究之處？吾友羅莘田氏，以爲氣吞在口內者，謂之內；氣出於口外者，謂之外。因此之故，所以影響到二等上，有字多寡之別。羅氏文已脫稿，不久卽發表；我現在不過述其口頭語而已(案羅說後有變更，詳第四編)。

總十三門法言之，除音和門外，其餘俱由出切行韻取字不能同母同等之所致。出切行韻取字不能一致，而專憑出切之字者，則有寄韻，窠切，日寄，正音，喻下等法；出切行韻取字不能一致而憑韻者，則有類隔，輕重，精照等門法。至於振救，通廣，侷狹，內外，尤爲充分的等亂的現象。這種種煩擾，一則由於立法未當，二則由於顧全太周（一方顧及古今，一方顧及方音）。我們生在數百年之後，固然不可斥其全爲非是，亦不當認其全爲合理。

〔附格子〕

格子大約起於嘉靖之後，此蓋起於門法而說明門法也。我們若把牠們全舉出來，眞不勝其煩；今舉一例，以備一格：

⊙端等類隔格子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出切			
行韻	行取字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取字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出切			

⊙'端'等類隔　'端'等類隔者，謂舌音'端'行韻透、定、泥四母一四等爲切，而韻逢二三等便不切'端'等字而切'知'等字；以'端'等之切爲'知'等之韻，類所隔也。此舉端隔於知者言之，故謂之'端類隔'。'都江'切'椿''徒減'切'湛'。

'等韻圖'成而門法立，門法立而'格子'現，在牠們的本身說起來，可謂周密已極。然其周密之處，正是牠們失敗之端。你想，人學習等韻，不過爲着反切容易。而爲着反切，却必須學這麼多的煩難把戲，不是很易得使人望而生畏，知難而退麼？且是，世人的語音，日趨簡單，舊圖之聲、韻、等之排列，俱與之不合，更易予人以口實。此外，蒙古韻之影響，中原音韻之成立，韻略易通聲類之創獲，華嚴韻圖勢力之伸張，羅馬字母拼音之輸入，在在俱足使舊法之沒落與消逝。時至萬曆，而新圖遂如雨後春筍矣。

四　明人廢除門法之言論

門法之煩瑣化，我們在前章已經說過。物極則反，於是產生廢除門法之言論。明代之廢除門法者，據方以智通雅上說，有吳敬甫與呂獨抱。吳氏之書，未曾見過；今只言呂氏之說。呂坤是河南的寧陵人，很有幾種著作，關於音韻的，就是具有這奇怪名詞的交泰韻。

交泰韻的意義，在他的凡例辨體裁有解釋：

> 天聲用天、地、子、母四字爲例，始於平爲天，終於入爲地；平韻用入爲子，地氣上交，入韻用平爲子，天氣下交，地天泰；母是平、上、去、入，順而下行，子是入、去、上、平，逆而上行，亦地天泰；——故謂之交泰韻。切用兩字切一字，以上字爲子，下字爲母。母一而已，子人人殊。子定音，母定聲。子分別字之七音，母會同字之一體。母者一韻之舟，子者一韻之舵。子有清、濁，母有陰、陽。余非好立門戶，不如此，則不得聲氣之元矣。

他所以作交泰韻的緣故，就因爲要廢舊日之門法；而所以要廢門法的，因爲他起初在門法上感着過困難。他在交泰韻序上敍述他起

初領教於雷侍御及天寧上座的故事，很可以表明他的著作的產生，我把牠抄錄在下邊：

萬曆甲戌，得同年雷侍御慕菴而問之。侍御日日談，余睒睒聽，竟不了了。侍御曰：此等子音也，須熟讀括歌月餘，舌與俱化，自可得聲。余畏難而止。癸未告沐，三年林臥，恍若有得。丙戌春，遊京國，聞天寧上座慕泌者，精聲律。往叩之，渠詘詘自負，曰：'難言難言。'余曰：'第言之，安知無可言者'。渠云：'公舉似。'余舉一'歌'字，曰：'此用何切？'渠調之，曰：'此係見母，喉音，居何切。居經堅歌'。余曰：'韻是居何矣，而余疑焉。喉音見母，當是宮清，而韻謂角清。居群母，當是羽清，韻亦謂見母角清。居當是君涓，而韻謂經堅，歌經堅而何與掀，且歌陰平而何陽平，胡以相切耶？'渠曰：'相沿如此，莫知其然。公欲何切？'余曰：'宜格阿切。'渠思之，色喜，曰：'極是！格亦見母喉音，而居猶近羽，居不如格，若阿則經堅矣。極是！'余又舉'直''貞'二字，曰；'此切何字？'渠調之，曰：'此係澄母，齒音，直陳廛'稱'。'余曰：'非也，汝不誤而韻誤也。韻切'呈'，直本質母寧年，韻讀爲澄母陳廛也。澄母則入遲矣，入有遲音乎？'渠云：'公切何字？'余曰：'如韻，直貞當切'征'。若欲切'呈'，非持盈不可。持亦澄母，盈是陽平，不更切乎！'渠大噱，應聲曰，'更是，更是！問公是何法門？'余曰：'我無法門，信口便是法門。'　'問公何師？'余曰：'婦人孺子，皆吾師也。'因與談陰陽竟日。渠憮然曰：'平生苦心三十年，自謂深得七音三十六母之精，十三門十六攝之妙。而公更簡徑明切，我學非耶？'曰：'汝學非非，而韻學諸家，相沿祖沈而莫敢異，轉相羽翼，互衍宗牒，則非矣。我且直之。夫聲出於天，而字

從之，率然自然，人無毫與。我天聲，汝人聲也。我求近而汝求諸遠，我取易而汝取諸難也。我索一而汝索諸萬。我得之不思而汝得之熟誦也。我重陰、陽而汝不論陰、陽。我反切分平、上、去、入而汝不問平、上、去、入也。安得同？'問亦有同乎？'曰：'不同非天也。與汝談，百慮耳，而致則一。汝之七音，三十六母，十三門，十六攝，皆余所不問而自吻符者也。不爾，則歌星兩字，汝不我然矣，安得不同！……'。

我們從上邊的一段序文看起來，可以知道他的書的大旨；不過是廢去煩瑣的門法，而用直接的拼音。無奈中國的漢字，根本不是拼音的，所以他不得不另立出許多新法則來。

第一，他的理想的反切，必須顧及聲調，換言之，即以平切平，上切上，去切去，入切入。如果能是這樣，可以說最切當不過了。無奈字不全備，所以生出平入交泰的辦法，如前文所舉之辨體裁的話，就是此意。在凡例辨子聲中更將此意發揮盡致：

切字之體，二字切一聲：凡平聲字，二切皆以平聲；上聲字，二切皆以上聲；去聲字，二切皆以去聲；入聲字，二切皆以入聲；——此精切妥當，毫髮不爽之正聲也。而勢不能，緣字不全備，故體遂紛雜。如東韻內平聲，'同'字'徒紅'切，'龍'字'盧紅'切，非二平聲乎？而'東'字'德紅'切，'蒙'字'莫紅'切，是上字皆入聲也。上聲，'蠓'字'母總'切，'寵'字'丑勇'切，非二上聲乎？而'琫'字'邊孔'切，'恐'字'丘隴'切，是上字皆平聲也。去聲，'頌'字'似用'切，'衝'字'去仲'切，非二去聲乎？而'匈'字'許用'切，'憃'字'丑用'切，是上字皆上聲也。入聲，'卜'字'博木'切，'木'字'莫卜'切，非二入聲乎？而'牘'字'杜谷'切，'畜'字'許六'切，'祝'字'之六'切，是上字平、

上、去皆通用也。但取音近，不問平仄，其亂已久，予每病之，今改正，使音與聲協，一派順呼。如'東'字'篤翁'切，'董'字'堵翁'切；'凍'字'杜甕'切，'篤'字'東屋'切。平聲先急促而後悠長，故平聲以入子切，入聲聲先悠長而後急促，故入聲以平子切。蓋余明互平入二字，以成交泰一體。至於第二字，必用兩上，第三字必用兩去，則確乎其不可易也。

第二，他以爲反切必須顧及陰陽，所以在凡例辨母字中說：

陰陽之切，天地懸絕，其切一差，其字失眞。平聲，如'東'韻'同'字，'徒紅'切，是已。而'通'字'他紅'切，是陰用陽母，仍讀如'同'矣。'通'宜改'他翁'切爲是。入聲，如'陌'韻'釋'字，'施隻'切，是已。而'石'字'裳隻'切，是陽用陰母，仍讀如'釋'矣。'石'宜改'裳直'切爲是。至於'質'韻之'勿'爲陰，'拂'爲陽，而'勿'以'文拂'切，'拂'以'敷勿'切，是陰陽交錯，尤不照管。余上下兼訂，不敢分毫紊亂，審音者詳之。

他所謂陰陽者，似乎有與清濁相混的嫌疑。在他的凡例辨陰陽中說道：

或曰中原音韻謂入無陰陽。余曰何嘗無也。每韻姑舉二三，如'東'入之篤讀，叔孰，卜僕；'眞'入之一逸，吉及，卽集；'寒'入之博薄，豁活，掇奪；'刪'入之瞎轄，八拔，發乏。'先'入之節截，設舌，結傑；'陽'入之惡愕，謔學，作昨；'庚'入之責宅，德特，百白；'靑'入之昔席，的狄，隻直，皆有陰陽。但陽入難叶，縱叶陽，便是平聲。今查陽平陰入，陰平陽入，凡六十五拗韻，反切甚難，除𠃌冂之外，又用別聲，又兼他韻，皆叶此拗韻，使之眞切耳。

入之能分陰陽，就因爲牠們已獲成平聲的關係；他對於這個是不承

認的。所以他在凡例辨通用中說：

中原雅音；有入作平聲，入作上聲去聲，諸家亦所不廢，蓋假借而非作眞也。

然而他畢竟是個北方韻學家，所以不把上去弄出陰陽來。他在凡例合中聲中說道：

平入原有陰陽，上去原無陰陽。如'東'韻烘、嗊、烘、熇，洪、渢、哄、斛。烘、洪者平之陰陽，熇、斛者入之陰陽，自當換字。中間上去二聲，亦有陰陽耶？乃換嗊、烘爲渢、哄，此四字者同聲乎？異聲乎？使此兩聲而異，雖師曠不能。況字又不足，矯強混亂可乎？即使字足，如'眞'韻之因、隱、印、一，寅、引、胤、逸：隱、印與引、胤何分，而必更換耶？其來自蒙古韻，便已如斯，余不能辨。夫字既有餘，更換不妨，集成遂派許多字隨隱、印，又派許多字隨引、胤，是使一聲爲兩聲矣！此又不妨！遂使許多學者謂隱、印從因是一聲，引、胤、從寅又是一聲，凡隱印之類皆屬隱、印，凡引、胤之類，皆屬引、胤。其擾亂心目，豈細故哉！余於平入異而上去同者，係聲母則重出，止用一般字樣。如因、引、印、一，寅、引、印、逸係散聲，則陰部上去既有，至陽部則上去不填。如烘、嗊、哄、熇，洪、嗊、哄、斛，洪中不填嗊、哄，止填云中同切。亦有上去入俱同者，如穹、恐、恐、麴。窮止書一窮字，上、去、入不填，止書云，下同穹切。諸韻放此。其餘如隱、引俱收一上聲，印、胤俱收一去聲。諸韻放此。

第三，韻部雜亂，亦足以妨礙反切，所以他併爲東等二十一韻：

一東　二眞　三文　四寒　五刪　六先　七陽　八庚　九青

以上四聲者九韻凡三十六韻

十支　十一齊　十二魚　十三模　十四皆

十五灰　十六蕭　十七豪　十八歌　十九麻　二十遮　二十一尤

以上三聲者十二韻　凡三十六韻

這二十一韻的分合之跡，我們可以由他的凡例辨分合中知道個大概：

凡一調之字，須平入不相矛盾，則分合始不牽強，余於舊韻當分當合者，有四例焉：○第一例，聲調本同而分爲兩韻者，甚爲無謂。辟同室離居，情當完聚。如'屑'韻以'訐''結'爲母，'葉'韻亦以'訐''結'爲母；且先銑羨屑；鹽琰豔葉，俱是同類；又'屑'韻之結鐵哲設噎轍節切與'葉'韻之刼帖韔攝葉輒接妾字音多同，分之無謂，今合'先''鹽'爲一韻。如'質'韻以'訖'爲母，'緝'韻亦以'訖'爲母，且眞軫震質，侵寢沁緝，俱是同類；又'質'韻之吉乞一胅堲失秩栗與'緝'韻之急泣揖吸戢濕執立，字音多同，分之無謂，今合'眞''侵'爲一韻。'轄'韻以'戛''怛'爲母，'合'韻亦以'戛''怛'爲母，且'山'韻之限(?)限莧轄，'覃'韻之咸讒陷洽更無分別，又'轄'韻之札軋察鞂瞎劼與'合'韻之劄押雷狎呷恰，字音多同，分之無謂，今合'山''覃'爲一韻。○第二例，字有正屬而附於非類者，最爲強合，辟棄家寄籍，理當復業。如'覃'韻之閤榼磕硆欿七字與'曷'韻俱屬'葛'母，且塞罕漢曷，甘感紺闇，俱是同類，昔混入'覃'；今改歸'曷'。'支'韻之悲，本屬'嬀'母，詩云：'我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豈不懷歸，我心傷悲'，可證矣。今集成幷入'支'韻，今改歸'灰'之杯。○第三例，入本不同，因平聲相近而收爲一韻者，辟鄰郡土田，互有攙雜，必須地歸各疆，方於賦役爲便。舊韻'眞''文''魂'原分爲三，集成乃合爲一。余考眞軫

麗賓屬'訖'母，文吻問勿，魂渾混忽屬'穀'母，入既不同，平何可合，今以'眞'仍獨用，而合'文''魂'爲一韻。舊韻'庚''青''蒸'原分爲三，集成亦合爲一。余考庚梗更格，屬'訐''結'母，青請倩七，蒸整正隻屬'吉''訖'母，入既不同，平何可合？況'庚'韻以京領韻，尤爲欠妥？今合'庚''青''蒸'三韻而細分之：'庚'仍獨用，而合'青''蒸'爲'青'韻。舊韻，'支''微''魚''齊'，每韻皆不清楚，如'支'之雜媽，'齊'之雜圭，'微'之雜歸，'魚''虞'之雜鉏模，甚爲混亂，今集成宗正韻皆已改正，然有未盡者，余以中原雅音正之，如奇伊義擠知，屬'羈'母，咨雌私詞時屬貲母，不宜並合'支'韻。今改咨雌私詞差師慈兒屬'貲'母者爲'支'韻，南人讀支之脂鳴眵施尸詩匙時類'支'，故韻會篇目將此十字，亦屬'羈'母，殊非中韻，今改入'貲'母，並屬'支'，另爲'支'韻。其支中之奇伊義夷知擠馳絁皮糜霏肥十二字，本與'齊'之全韻屬'羈'母，今將十二字並入'齊'，仍爲'齊'韻。○第四例，有異平同入者，其入字聲韻相通，難以隔絕，辟異父母同兄弟，雖不同氣，亦謂同胞：如'東'韻翁塕甕屋，'文'韻文吻問勿，同屬'穀'母，聲既相通；且'屋'韻之穀酷熇郁蔟粥篤腹卜樸與'勿'韻之骨窟忽鬱猝橘突訥不孛，字字相同。又如'眞'韻眞軫震質與'蒸'韻星省性錫，同屬'訖'母，聲既相通；且'質'韻之吉秩疾失悉實叱栗一暱與'錫'韻之亟陟卽識息食勅力弋匿，字字相同，古韻平入各載，不聯四聲，故六朝以前，往往通用；隋唐而後，雖古詩亦不同押，以不同平故耳。至於'寒'韻，寒罕翰曷與'陽'韻陽養漾藥，二入聲亦相近。中間如'曷'韻之渴喝闊撥奪跋末豁撮遏，與'藥'韻之恪鶴廓博鐸泊莫膜作惡，字亦相同，但曷屬'葛'母，藥屬

'脚'母。'先'韻先銑羨屑與'庚'韻庚梗更格，二入聲亦相近，中間無一字相同。又屑屬'訐'母，格屬'額'母，與'曷''藥'尤爲有間。六朝以前，間有通用，似太寬矣。近代古詩，一宗沈韻，第四例全不相通。而詞家猶通之，存此以備古今之一體。

第四，宮商之辯，宋元等韻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他以舌居中歌爲準，也是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在凡例辨五音中說：

昔人分別五音，以舌居中爲宮，以口開張爲商，舌縮却爲角，舌拄齒爲徵，撮口取爲羽，此顯然有據者也。乃集成以經堅爲角，因煙爲羽，賓邊爲宮，精箋爲商，可乎？玉篇以'影''曉''匣''喻'屬宮，而韻會乃屬羽。玉篇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屬羽，而韻會以屬宮。集成又以'影''曉'屬宮，'匣''喻'屬羽，'敷''奉'屬羽，'邦''滂''並''明'屬宮，'非''微'二字屬徵。以此聚訟，誰能決之！此猶粗者。至於集成七音，一本韻會。如'東'韻之'宗'，商清音，'葱'商次清音，'中'次商清音，'充'次商次清音，'嵩'商次清次音，'憃'次商次清次音。'從'商濁音，'訟'商次濁音，崇次商濁音，'濃'次商次濁音，'蓯'韻之'韶'，次商次濁次音。七音皆分清濁，清濁又分七音。如此分別，當必有見。但繭絲牛毛之繁細，毫忽纖秒之微茫，即使極精，已屬不急。況以一人之口吻，齊萬人之喉舌，以一方之音聲，叶五方之誦讀。此是彼非，誰主誰從。故正韻一切不用七音清濁。可謂正大光明，簡切痛快矣！余論五音，一以舌居中歌爲準。至於序字，止分陰陽，不論宮商。如細考宮商清濁，自有韻會及集成在。著述各有體裁，不必盡同也。

我們從上幾點看起來，就可以知道他是何等的有創見：對於舊有的

，如門法之煩瑣，韻會集成之雜亂，何等敢於變革！然而他的反切仍然是反切，終究趕不上拼音！所以在他的韻表的排列上，我們仍然找不出眞正的音讀。

五　明清等韻之存濁系統

在中原音韻與洪武正韻之後，等韻亦形成兩大派：受中原音韻影響者，其聲母多則二十一，少則十九，蓋删去全濁者也。受洪武正韻影響者，其聲母無論爲三十二，爲二十七，要皆保存三十六母之全濁而删去自認爲重複者。這兩派都是時代產物，對於當時的語音狀況，及聲韻學上之發音原理，實在有不少的貢獻。前派另有專篇論述，現在先言後派。

(一)章黼韻學集成之辨七音

章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是書作於宣德壬子與天順庚辰((1432—1460)之間，所以桑悅在序上稱他'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他的書雖然是一部龐大的韻書，但因牠'每韻目錄，以領音之字逐一布定音切聲號'的緣故，所以我們必須也把牠看成與等韻相關的書。

牠的分韻是依據洪武正韻的，他在凡例上說：

> 元古二百六韻，韻會參平水韻併爲一百七韻，洪武正韻併作七十六韻，如元'支'韻內羈欹奇，'微'韻內機祈等字音同聲順，正韻以清濁分之，本宜通用，不敢改也，但依洪武正韻定例。

他一方依據洪武正韻，一方又參酌韻會及等韻之書，定出他的卷數及韻目如左：

第一卷	東董送屋	四聲
第二卷	支紙寘	三聲
	齊薺霽	
第三卷	魚語御	三聲
	模姥暮	
第四卷	灰賄隊	三聲
	皆解泰	
第五卷	眞軫震質	四聲
第六卷	寒旱翰曷	四聲
	山產諫轄	
第七卷	先銑霰屑	四聲
第八卷	蕭篠嘯	三聲
	爻巧效	
第九卷	歌哿箇	三聲
	麻馬禡	
	遮者蔗	
第十卷	陽養漾藥	四聲
第十一卷	庚梗敬陌	四聲
第十二卷	尤有宥	三聲
	侵寢沁緝	四聲
第十三卷	覃感勘合	四聲
	鹽琰豔葉	四聲

每韻之前，俱列有韻表，他在凡例上所謂‘每韻目錄，以領音之字，逐一布定音切聲號，’與‘每音平、上、去、入四聲連之’者，卽指此而言。

他的韻表是按七音三十六母次序排列的；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他對於七音三十六母的意見。他在他的書前有個簡表，是依據韻會而來的。其表如下：

七音三十六母反切定局								
	角音	羽音	商音	次商音	徵音	宮音	次宮音	半商音
清音	見母 總堅	影母 因煙	精母 精津 箋煎	照母 征氈 知母 質豸	端母 丁顛	幫母 賓邊	非母 分蕃	日母 人然
次清	溪母 輕牽	曉母 興軒	清母 親千	徹母 稱暢 穿母 昌嫦	透母 汀天	滂母 嫦縹 偏偏	敷母 芬蕃	
次清次			心母 新仙	審母 舜身 禪母 蟬				半徵音
濁音	群母 擎勤 虔虔	匣母 刑賢	從母 秦前	澄母 陳 床母 橫潺	定母 亭田	並母 平頻 便便	奉母 墳 頻	來母 零鄰 連連
次濁	疑母 迎銀 妍言	喻母 寅勻 延緣	邪母 鐊 涎	娘母 紐 嬝	泥母 寧年	明母 民綿	微母 文無 楙文	
次濁次				禪母 神辰 禪常				

這個表，大概是本於韻會。作者對於此中宮商的分派，是不很滿意。所以他在七音三十六母清濁切法上說：

> 玉篇三十六母五音撮要圖，以'影''曉''匣''喻'四母屬宮音，韻會以四母屬羽音；玉篇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八母屬羽音，韻會此八母屬宮音。今亦依韻會圖局於下（按卽上圖），然此按玉篇'影''曉'正屬宮音，'匣''喻'二字，

當依韻會屬羽音。玉篇敷、奉二字屬羽音；'邦''滂''並''明'四字當依韻會屬宮音。'非''微'二字亦屬宮音者恐差；若以舌拄齒較之，'非''微'二字當屬徵音爲是。故說見於此。

我們若將他的話表列出來，則是這樣：

玉篇	宮音		羽音	羽音	
韻會	羽音		宮音	宮音	
字母	影曉	匣喻	幫滂並明	敷奉	非微
集成	宮音（從玉篇）	羽音（從韻會）	宮音（從韻會）	羽音（從玉篇）	徵音（自酌）

在章氏自己，對於七音之辨別，彷彿煞有介事。其實這眞是無聊的事！我們眞可以用呂坤批評他的話說："卽使極精，已屬不急！"

我們從上邊各種情形看起來，章氏對於等韻實在無多貢獻。他墨守韻會，亦是時代使然。因爲洪武正韻編成之後，韻會派又行抬頭的緣故。黃虞稷曰：

> 洪武正韻既行，太祖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編定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圖。以其書進。帝覽而喜之，賜命曰韻會訂正；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刊成頒行之。

章氏之推崇韻會，大概是受這個影響吧！再者，此書雖於講音理上無多貢獻，但在翻查當時的讀音上亦有許多便利。他在凡例上說：

> 中原雅音，以濁音字更作清音，及無入聲，今注於韻該更音聲之下。

因此之故，我們在另一方面很可以用牠——檢查北音。

(二)王應電聲韻會通之二十八聲

聲韻會通爲明王應電著。明史儒林傳云:

>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研精字學，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

四庫全書提要云:

> 同文備考八卷，附聲韻會通，韻會粗釋二卷，明王應電譔。

聲韻會通一部份，正是與等韻有關的書。我爲訪求此書，也曾費過相當的時間，因爲同文備考，存於世者固然不少，而附有此書者並不多見。後來因羊田先生紹介，方得在前歷史語言研究所見到此書。

是書卷首有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長至日崑山周士淹序；又卷末題曰:

> 嘉靖庚子(1540)春三月朔吳人王應電述。

書何以名聲韻會通呢，本書述義第一條云:

> 聲者母也，爲韻之主，主母以統子；韻者子也，爲音之圓，主子以括母。此書以同韻聚於一氣，下列二十八聲：縱觀之而知其韻，橫觀之而知其聲。若以二十八聲各聚於一處，下列四十五韻，則縱觀之爲韻，橫觀之爲聲。縱橫無所不通，故曰聲韻會通也。

從此一段，可以知本書之大旨。

其何以減三十六母爲二十八聲呢，論聲下云:

> 一韻該括二十八聲，如'刑'字韻，則有擎、卿、清、寧、仍、刑、稱、明、汀、精、升、貞、成、平、迎、英、兵○鬄、星、靈、京、傳、興、亭、○丁、清、凡二十六聲；法文二聲，于刑韻不可通，則空其

目。前人不于一韻中別聲，故多八字母，求而不得，遂生陰陽內外轉之說。今從一韻中定字母，稍異卽爲別聲。故舊字母'年''女'同歸'寧'字，'時''日'同歸'日'字，'轄''喻'同歸'月'字，'敕''昌'同歸'昌'字，'珍''知'同歸'哲'字，'匪''芳'同歸'法'字，'父''無'同歸'文'字，'仕''牆'同歸'字'字，止于二十八聲，更不可增損矣。

我們若把他的聲母名稱與三十六母對照起來，則如下邊的情形：

乾	坤	淸	寧	日	月	昌	明
溪	溪	淸	泥孃	禪日	匣喻	徹穿	明
天	子	聖	哲	丞	弼	乂	英
透	精	審	知照	澄	並	牀	影
兵	法	是	恤	禮	教	丕	興
幫	非敷	邪	心	來	見	滂	曉
同	文	等	字	二十八聲			
定	奉微	端	從藏(床)				

他這種歸併法，實在有不大妥當之處。熊士伯在等切元聲的閱藏韻書上批評道：

謂舊母三十六，應合者十六字，止于二十八。易以乾坤淸寧，日月昌明，天子聖哲，丞弼乂英，兵法是恤，禮教丕興，同文等字等；謂有意義，使人易記，不知知、照、徹、穿、澄、床、泥、孃、非、敷，疑其同者有矣。若謂玉篇之神、禪同人、然，豈日禪亦

同母乎？寅、延同刑賢，豈匣、喻亦同母乎？少分番、文凡二切，將無文四空圈，亦未省乎？'從''藏'並于'字'、'床'音果同'藏'乎？'奉'、'微'並于'文'，豈吳音讀'奉'有異乎？易以乾、坤等字，全失五音次第矣。

熊氏之批評，大體是對的。惟以'日'與'禪'歸併，以'微'與'奉'歸併，與併音連聲字學集要所載之現象相同。恐怕是當時當地的方言。其何以併韻爲四十五呢，其論韻云：

一聲統攝四十五韻，如用'月'字聲，則有刑恆焚橫容紅寅痕雲魂言玄寒桓閒還裡○鹽含咸○陽降杭黃兮○○于洶湖耶○牙遐華諧孩懷回尤侯爻豪凡四十韻，簪談賚之靴，于'月'聲不可通，則空其目。前人不于一聲中別韻，隨土音相符，易至于謬，故或多或少，韻各不同。今以一聲中排韻，稍異即爲別韻，故舊'清''蒸'不與'庚''登'混，'鍾'不與'東'混，'元'不與'痕''魂'混，'眞''文'不與'諄''文'混，'覃'不與'談'混，'陽'不與'唐'混，'支''脂'不與'齊''微'混，'灰'不與'之'混，'皆'不與'佳'混，'魚''虞'不與'模'混，'尤''幽'不與'侯'混，'蕭''爻'不與'豪'混，定爲四十五韻，更無淆亂矣。

他所以如此分者，以爲唐韻分之太過，正韻與中州合之太過故。熊士伯批評他說：

俱以月母領韻，與西儒用丫、額、衣、阿、乍略同。然不用'影'而用'喻'，且合'匣'于'喻'，泥吳人方言矣。分韻多與等韻默合，但河、閒、餘、湖，謂詩文可通用，不明乎古，亦不諧于今。

王氏生于西儒羅馬字母灌輸中國以前，居然能與之'略同'，亦殊不易。'分韻多與等韻默合'，此卽是受宋元等韻影響緣故。熊氏又云：

所分輕重，多以一等重于二三四等，同等者多以合重于開。

'牙'先'遐'者，'牙'北音，'遐''麻'韻。'該'先'懷'者，'該'北音，'懷''乖'韻也。

一等重於二三四等及合重於開，與近人之所研究出來的輕重之現象，不很相同。我們且把他的輕重條例寫出來，以明其眞象：

大韻三十六總爲九類：

一、形恆容紅　二、寅痕雲魂　三、言玄寒間　四、淫鹽含咸　五、羊降杭王　六、兮餘河湖　七、耶牙遐華　八、該孩懷回　九、尤侯爻豪

自形至紅，自寅至魂，以漸而重，甚宜于口耳。讀者當自知之。

'形恆容紅'與'寅痕雲魂'，以今之北音讀起來簡直是齊齒開口撮口合口之分。其他讀之不似者，蓋係作者之方音也。其他，作者又分詩文用韻爲二十，概遵洪武正韻，我們不必再費篇幅介紹他，惟觀全書，有大可議的，就是牠的定聲別韻的循環性。既於一韻定聲，復於一聲中別韻，那一個是固定的標準？作者云前人隨土音相符，易至于譌，吾恐作者定聲別韻之標準，正是他的方音！

(三)無名氏字學集要之二十七聲

併音連聲字學集要一書，不知何人所作。四庫全書提要曰：

不著譔人名氏，明萬曆二年(1574)，會稽陶承學得此於吳中，屬其同邑毛曾刪除繁冗，以成是編。承學自爲之序。

現在我們常見者，爲天啓五年朱錦等所重輯者。此書的分韻與四聲相承，概如集成，惟韻目字面有異。本書前邊載有切字要法，今錄於下，卽可見作者對於聲母之增刪：

因煙 卽殷琴　　於境切　　於因烟 影 影因烟

人然 即神譚　石賓切　石人然 日 日人然

新鮮 即新仙　思尋切　思新鮮 心 心新鮮

鬄涎 音情全前即寒　牆容切　鬄鬄涎 從 從鬄涎

迎妍 即銀音拳年　年題切　年迎妍 泥 泥迎妍

零連 即隣聯　郎才切　郎零連 來 來零連

清千 即親千　七精切　七清千 清 清清千

賓邊　博旁切　博賓邊 幫 幫賓邊

經堅　經電切　經經堅 見 見經堅

勻緣 即管員　俞戍切　俞勻緣 喻 喻勻緣

征氈 即眞氈　之笑切　之征氈 照 照征氈

姆偏 即嬸偏　普郎切　普姆偏 滂 滂姆偏

亭田 即廷田　徒徑切　徒亭田 定 定亭田

澄廛 即陳纏　持陵切　持澄廛 澄 澄澄廛

平便 即頩餅　部茗切　部平便 並 並平便

擊庢 即勤庢　衝斤切　衝擊庢 勤 勤擊庢

輕牽　牽奚切　牽輕牽 溪 溪輕牽

稱川 即嘽昌倀延　昌緣切　昌稱川 穿 穿稱川

丁顛　多官切　多丁顛 端 端丁顛

興掀 即聲獻兄喧　馨皎切　馨興掀 曉 曉興掀

精箋 即精煎　子盈切　子精箋 精 精精箋

明眠 即民綿　眉兵切　眉明眠 明 明明眠

聲羶 即身羶　式荏切　式聲羶 審 審聲羶

分蕃　芳蕃切　芳分番 敷 敷分番

墳煩 即文樊樊音凡　父勇切　父墳煩 奉 奉墳煩

刑賢 即寅延　以一切　以刑賢 逸 逸刑賢

汀天　　通萬切　　通汀天 嘆 嘆汀天

右學切法須用，讀至千遍，俟其口舌利便，音和聲順，自然能切矣。讀切法：於焉於，因烟影，影因烟；石質石，入然日，日人然；餘仿此。

四庫全書提要云：

前列切字要法，删去群疑透牀禪知徹孃邪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入勤、逸、歎三母，蓋以'勤'當'群'、以'逸'當'疑'，以'歎'當'透'，而省併其九母，又無說以申明之，殊爲師心自用。

現查'以勤當群'與'以歎當透'的話是對的，至言'以逸當疑'，恐怕有誤。'逸'係'喻'母字，其助紐'刑賢'係'匣'母字，而'寅延'又係'喻'母字，此蓋'匣喻互通'之象，與'疑'母無關。'泥'母之助紐字，既曰迎妍銀言(疑)，復曰寧年(泥)，是'疑'母與'泥'母相併也。除此之外，以'禪'與'日'歸併，以'微'併'奉'，俱非當時雅音。從他的二十七聲看起來，不過比聲韻會通少一疑母，其餘全相同。因此我很疑心這書是抄襲前書的。

(四)濮陽涞之削總母而存助紐

小學考載有韻學大成一書，爲濮陽涞所編，未曾寓目。江南通志傳曰：

濮陽涞字眞菴，廣德人，嘉靖丁酉舉人，通判南昌，著有韻學大成。

黃虞稷曰：

涞號眞庵，萬曆戊寅(1578)叙。

四庫全書提要曰：

是書大抵本之中原音韻而不取其入聲緑三聲之說，又廣其十九部爲二十，如'魚模'之分爲'須魚''蘇模'，'江陽'之分爲

'江陽' '姜黃'是也。其字母則專以'新鮮', '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爲三十母，而不用'見' '溪' '群' '疑'四等門法，意在簡捷。然新鮮等母，仍卽字母之變：不識字母，又烏從而識之？其所分各部，亦無義例。既云宏萌，不宜入'東鐘'，又不附之'庚青'。且分京青爲庚生京青二部。眞所謂進退失據者也。

我們從這一段批評看起來，亦可稍得其全豹之一斑。新鮮仁然，在韻鏡上名爲歸納助紐字，窺名思義，卽在使人容易瞭解總母也。今濮陽氏削總母而存助紐，可以說是又化簡爲繁，殊不知要。惟其爲三十母，及不取入聲隸三聲之說，顯係正韻一派。在校對時，復得見原書，今錄其字母與韻目於下(29年，11月誌)：

(a) 字母

新鮮　松愴星新恂徙孫止蓑思西雖須蘇棱腮桑相散
　　酸雜三纖先宣旋蘚寢些雪脩搜凡三十二音

餳涎　叢餳猶尋詞夕邊徐序囪
　　涎旋斜斜因凡一十一音

秦前　從磋情秦存憔岑慈齊賤徂牆才藏牆疑攢
　　鑽漸潛前全摧昇雜裔纖遷凡二十八音

親淺　匆聰青親蔥總材侵參堆雲崔趨粗磋猜倉
　　鏘鏘搶參籤千箏蒼操嘈且秋淺凡卅音

津剪　宗曾精津遵樅尊娶箏茲棗嗟煎租鑽災臧
　　將俊鐫箭薦尖煎焦遭咱嗟啾觀凡卅音

申閃　春生升申脣深師族水書踈所酬衰商雙山
　　拴杉苫霜櫬燒稍沙要舂說收搜凡卅音

神善　是繩神剿謅時實誰殊常蟾
　　禪鱔韶蓋蛇酸凡一十七音

仁然　戎人純毛兒日蕤如穰髯然
　　暎饒嬈港熏柔凡一十七音

陳塵　虫橙呈抽輖沉池垂除鋤柴床長潺
　　讒巢纏饒朝巢茶涉紬愁凡廿四音

嗔閫　充撐稱嗤春琛嗤痴推襯初敍襯愈昌產
　　腸澄艇川遲抄叉穿車嗟抽凡廿七音

眞展　中爭征眞諄針支知追朱徂齋樅莊章鴫
　　酟瞬塵專昭嘲沖搠遮拥周鄒凡廿八音

隣連　龍棱寧鄰掄倫林離留盧虛羅來郎良隣
　　鸞嵐藍廉連聯聊勞捵列劉樓凡廿八音

廷珍　同滕廷豚提頹徒沌壘唐堵塘圖湯
　　酸酣田條啕達叠頭凡廿一音

汀澍　通聰汀吞梯推瑽挺它湫難湍貪
　　坦添天挑刀他貼偷凡廿一音

丁典　東登丁教低堆都多痘當丹蝳聃
　　擔掂顛刁耳參丟兜篼凡廿二音

因偃　雍翁英因氤恩溫音衣威於烏阿窩挨哀歪快汪甕甕
　　阿安剜菴涪滷淹烟鴳天腰猺汙喝蛾委諨凡卅八音

寧礙　濘農能寧奴艿膿誰尼慢圍奴那熊呆獰癭
　　娘難嬝嚇南拈年鳥鑭峯揑蝻癩凡廿九音

寅演　睿規迎寅蠻浪俔吟移爲魚吳哦崖說蝘昂王陽餳
　　頑謝完玵岩炎延圓姚鱉牙巖爺月游繩凡卅六音

行賢　雄紅橫恆刑痕渾奚囘胡何禾譜孩懷降杭黃閑
　　還琴桓含威嫌賢玄爻憂覽擘協穴俔凡卅四音

興顯　凶烘趣亨興欣熏狠昏歆額希赫蟬虛呼呵蟹展喝欽荒香
　　倜儇幷歡耶歟忺軒萱鐫蕭嚴暅花脇軋休鶾凡四十一音

輕遣　苘空蛵輕謦困艱坤欽欺克牽區枯坷科揩開壓蹇匡蒐
　　慳糠看寬堪嵌讌率圈敲尻婁蹄咭犍丘摳凡卅九音

勤乾　夔共繁勤墾蠄琴奇奏鼳啊懈航狂頸艱
　　頑熯黔乾權衙筋褰茄癙求凡廿七音

經蹇　扃公肱庚京巾君根昆金幾瓊居孤歌戈皆該乖江攌崗光
　　姜閒關干官甘監乘鑑娟交高家瓜揭擱鳩鈞凡四十一音

民免　蒙蒢明民門迷悔槾膴堆忙矇
　　蝞綿苗毛麻賣緲牟凡廿音

貧弁　朋蚌平貧盆脾斃蒲婆排旁月
　　蹩胼胝泡皰別裹凡一十九音

賓扁　繃崩冰賓奔庖盃遍波攀邦班
　　般邊槾包巴鑾彪覆凡廿音

俜諞　鼏烹俜揙噴拼胚鋪坡雒滂騯
　　潘篇瞑拋葩襏凡一十九音

分反　風分非夫方翻
　　法釆凡八音

墳范　渢墳肥扶房煩
　　縛伐浮凡九音

文晚　文蘊無亡凡
　　蘴凡六音

(b) 韻目

第一卷

一東鐘 凡卅五音	二弘萌 凡七音	三庚生 凡十七音	四京青 凡廿六音
五眞君 凡卅九音	六模文 凡卅三音	七尊侵 凡十六音	八岑鹽 凡五音

第二卷

九支思 凡十音	十齊微 凡卅音	十一崔危 凡廿九音	十二須魚 凡十八音
十三蘇模 凡廿六音	十四歌戈 凡廿五音		

第三卷

十五皆來 凡卅六音	十六江黃 凡四十五音	十七姜陽 凡十六音	十八山關 凡卅六音

十九寒干凡六音　二十桓歡凡十九音　廿一參含凡十六音　廿二豏咸凡廿音
廿三廉纖凡廿三音

第四卷

廿四先天凡四十五音　廿五蕭豪凡五十音　廿六家麻凡四十二音　廿七車遮凡四十一音　廿八尤侯凡四十五音

上邊這四部書，可以列爲一組的；因爲牠們的聲母的删定都是受玉篇切字要法的影響。章書較早，故仍守三十六母之舊，王氏與無名氏及濮陽氏繼之，又受方音之影響，故有二十七聲與二十八聲及三十聲之主張。

(五)袁子讓之辨四等

袁子讓，字仔肩。號七十一峯主人，明彬州人。康熙彬州志載云：

> 袁子讓，萬曆乙酉舉人，辛丑進士，授嘉定知州，課士愛民，有文翁風，擢兵部員外郎，入都，民扳轅泣留。著有字學元元，香海棠集。

字學元元成於萬曆三十一年，其中關於等韻的材料甚多。他雖然是個舊派，而在審音的貢獻上，很有變四等爲二等的傾向。他就等子，皇極經世及洪武正韻之離合，重加分配，新定成二十二攝子母全編：

通攝內一　　齊攝外二
江攝外一　　蟹攝外二
止攝內二　　臻攝外三
遇攝內三　　吻攝外三
模攝內三　　山攝外四

天攝外四	梗攝外七
宵攝外五	曾攝內六
効攝外五	流攝內七
果攝內四	深攝內八
假攝外六	鹽攝外八
宕攝內五	咸攝外八

這二十二攝的數目雖與洪武正韻的韻目相同，而實質有異。既不採納時音，復不遵守等子，故作成非驢非馬的東西。例如'曾'攝與'梗'攝之分，並無多大理由；'麻'韻與'遮'韻之合，尤違乎時代。惟他的讀上下等法辯，讀開合聲法辯，及佐等子上下四等議數章，頗足供我們之參考。他在上下等法辯上說：

等子雖列爲四，細玩之，上二等開發相近，下二等收閉相近，須分上下等讀之。讀上等之字，無論牙舌脣齒喉，皆居口舌之中，蓋開發之等其聲似宏，故居口中。下等之字，無論牙舌脣齒喉，皆居口之杪，蓋收閉之等，其聲似斂，故居口杪，便是下等。如'根干'上也，以'根干'讀向口杪，則爲'巾堅。'試以'根干'例'巾兼'，又推而以'登單'例'丁顛'，'奔班'例'賓邊'，'增鑾'例'精尖'，'亭頎'例'欣軒'，'恩安'例'因煙'，'棱闌'例'蜂連'，皆口中爲上，口杪爲下，一讀可決。惟知照兩等與諸等稍異。齒中'照'二，如'照'等讀；'照'一稍類'精'一等，當讀在'精'一'照'二之間。舌中'知'二稍肖'照'一，'窠'三稍肖'照'二，而'娘'母下'知'二又稍肖'端'一，'窠'三又稍肖'端'二，與'泥'爭在毫厘，此爲定例。若'日''非'則惟三等無兩讀也。此讀上下等之法也。

他的讀開合聲法辯上說：

開合之音，總是一攝，特口分闢翕爾。以其分者視之，開自開，合自合；以共同者會之，則開者卽合之開，合者卽開之合也。以同音者例之：如'根干'開也，以'根干'合口讀之，則爲'昆官'；'登單'開也，合讀之則爲'敦端'；'增鑾'開也，合之則'尊鑽'；'亨頇'開也，合之則爲'昏歡'；'恩安'開也，合之則爲'温灣'；'棱闌'開也，合之則'論鑾'；總只是同一音，特張口讀之，便是闢，合口讀之，便是翕。試以此例讀之，便可得其開合之由。

依上兩條觀之，則袁氏之所解說者，亦只是上下兩等。至於上二等之自相分別與下二等之自相分別，袁氏却不能明文規定。'知''照'二三等之分，袁氏雖能辨其微妙，而因當時恆言無辨之故，亦僅能成一種理論上的假設。且看其"'知''照'兩等與諸等稍異"之語，我們便知道在明代'知''照'兩等之難別以口中與口抄，復難舉出不相混之例字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當時之知照二等與三等聲類之音值，並無區別。

如果上下兩等之分，能如袁氏所說；尙不能見得明代音變化之劇烈；無奈上下之分，在當時亦有點保持不住。此蓋近代聲類之音值形成以後，則韻呼亦隨聲而有所變動也。袁氏的聲韻觀，是不欲其變的；故舉凡當時之不能依照等子讀者，皆認爲俗讀。他在各攝俱註有'俗讀如某等非'的字樣，是箴俗也。然而他自己終不能無所惑疑，故在他的佐等子上下四等議中說：

四等之設，分於開發收閉。'開發'者籠而宏，'收閉'者細而斂。卽'見'母根干高岡巾堅騫姜可別。但愚以各攝每等較之，似有可議者。試以'臻''曾'二攝爲主：'精'等增影層僧〇居一等，津親秦辛〇居四等，上下分別，可以無疑。卽如'蟹'攝

'精'等齋齊妻西○居四等，實類'臻'攝津親秦辛○是也。乃若'止'攝'精'等咨雌慈思詞，實類'曾'攝增鄫層僧○，則當在一等而不當在四等。且玩經世圖自思寺皆在開列，則宜一等明矣。又試以'遇'攝爲主，'見'等孤枯○吾居一等，居區渠魚居三等，上下分明，亦無可疑。若乃'止'攝'見'等龜虧達危，'宕'攝'見'等悝匡狂○，皆類孤枯○吾，不類居區渠魚，則亦不當在三等而宜在一等。又以'臻'攝爲主，'曉'等昏魂溫○居一等，薰○贇筠居三等，上下分別，亦無可疑。乃若'止'攝'曉'等麾○威爲，'宕'攝'曉'等○○怔王類昏魂溫○，不類薰○贇筠，則亦不當在三等，而宜在一等。即音審之，上下昭然，何可混也？或謂今人呼此數攝三等字，謬呼如一等字，其實當呼如三等字也。然以三等類呼之，則難又爲讀；而讀如一等字，則幾於四等無辨。予意今古代遠，讀法不同，似未可強探作者意也。至於聲有不類者，非三等字如'通'攝封峯逢犛，'臻'攝分芬墳文，稍不類三等而類一等；又如'遇'攝夫敷扶無，類孤枯○吾而不類居區渠魚之甚；'山'攝蕃翻煩樊，亦類官寬○皖而不類涓箋峯元之甚，不知又何以居三等也？予於各攝下註之，以俟達者之訂。

咨雌慈思詞之類一等，就因爲(tsi)、(ts'i)、(dzi)、(si)數音之失掉母音(i)，而化爲(tsl)，(ts'l)，(dzl)，(sl)。這一類的字，中原音韻將牠們歸於'支思'韻，實爲最高明的辦法。明代等韻家因受歷史的影響，往往不能判定其性質，故將牠們當成i，u，y，的開口。袁氏也不免犯這毛病。麾○威爲，○○怔王之類一等是由撮口變爲合口。龜虧達危，悝匡狂○之類一等，亦是撮口變爲合口。這種情形不僅袁氏所舉出者爲然，就是別的攝中也有是這樣的；不過沒有

這幾個例子顯著，袁氏不能覺察耳。至於'非'系之三等字，在明朝除極南的地域之外，恐怕是沒有讀撮口的。葉秉敬在他的韻表的東一辯語中說："'非'母之風○諷福，'奉'母之馮○鳳伏，舊集韻俱在下等。夫不與上等公空比肩，而與下等弓穹比肩，則風○諷福，當音△借音非弓切 △借音非拱切 △借音非衆切 △借音非窮切 馮○鳳伏，當音△肥弓切 △肥拱切 △肥衆切 △肥窮切 舉世無此口語矣。斷入上等爲是"。

葉氏的話比袁氏的話肯定的多，因爲袁氏心中橫了一部等子，故不免有所掛碍也。

總而言之，明人對於等子並不能讀爲四，只能讀爲二；上等分開合，下等分齊撮。開合與齊撮之糾葛，常因地域與時代而起。我們若據諸家之記載，加以綜合與分析，恐與今音無大差異也。

附和袁氏之說者，有呂維祺。維祺字介儒，作有音韻日月燈；其中含有韻母，同文鐸，韻鑰三部分。他對於等韻，無多發明，在審音上一襲袁氏之成說而已。在同文鐸凡例上說：

> 沈韻既失音等，復混開合，今依等子經世等書正之。然等子亦有譌者，如平聲之'侵''覃''鹽''咸'，上聲之'寢''感''琰''豏'，去聲之'沁''勘''豔''陷'，入聲之'緝''合''葉''洽'，本呼如山開攝，而等子深咸二攝，皆作合攝，以正韻中原雅音考之，俱宜改正開攝，袁子肩亦有宜作開攝之說。

四等說中云：

> 按'見'一係牙音第一等字屬開，'見'二係牙音第二等字屬發，'見'三屬收，'見'四屬閉。上二等其聲麤而洪，下二等其聲細而斂。其'溪''羣''端''知'以下諸母俱倣此。

開發收閉在此時只是音韻學上的無意義的記號，究不能闡明音之實況，他能說明者，只是兩等之音，麤而洪，與細而斂而已。其說明

等韻之處，多類此，不過抄襲袁氏而已。

(六)葉秉敬之實行揭明二等

袁氏雖然有傾向二等之意，但因爲對於舊等韻尚有顧忌，所以不敢堅決主張。實行揭明二等者，則爲葉秉敬。四庫書目提要葉氏字學目下云：

> 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參議，尋移南瑞，未至而卒。秉敬學問淹通，著書四十餘種。

按葉氏與袁氏當係同榜。袁書作於萬曆三十一年，葉書則題大明萬曆，歲在旃蒙大荒落（乙巳）係萬曆三十三年，前後只有兩載之隔，不知兩人有無商酌之處。葉氏之著述，查衢州府志，關於小學者，則爲韻表，字學，駢字集考，詩韻綱目，千字文，字學疑似等書；而以字學與韻表爲最著。字學流行於世者，尚復不少。韻表頗罕見，據我所知，故宮圖書館，北大研究所，馬幼漁先生各藏有一部。

此書韻表共有三十，韻目則從平水；又將三十韻分爲中韻二十，內韻三，外韻三，合韻四，其分配情形如下：

中韻二十　居中開口音

東冬	東董送屋	冬腫宋沃	
江陽	江講絳覺	陽養漾藥	
魚虞	魚語御	虞麌遇	
佳	佳蟹泰		
灰	灰賄隊		
	卦		
支微齊	支紙寘	微尾未	齊薺霽
寒刪先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先銑霰屑

蕭肴豪　　蕭篠嘯　　肴巧效　　豪皓號

歌　　歌哿箇

麻　　麻馬禡

尤　　尤有宥

內韻三　向內開口者

庚青蒸　　庚梗敬陌　　青迥徑錫　　蒸拯證職

外韻三　向外開口者

眞文元　　眞軫震質　　文吻問物　　元阮願月

合韻四　向外合口者

侵覃鹽咸　　侵寢沁緝　　覃感勘合　　鹽琰豔葉

咸豏陷洽

關於中內外，他另外有解釋；在他的凡例入上說：

開口音，則掀唇而見齒；合口音，則呼畢而閉唇；向內音，則深舌而近喉；向外音，則淺舌而近齒；居中音，則不向內不向外而統在中間：如'東''董''送''屋'直至'元''阮''願''月'二十四韻，韻之開口者也；'侵''寢''沁''緝'以至'咸''豏''陷''洽'四韻，韻之合口者也。合口韻中，大都是向外之音；若深舌而讀之，則'鹽'字閉口近於'陽'，大不通矣。故合口韻止有向外音，並無向內音與居中音。惟開口韻，分有向內向外，居中三樣；如'東''董''送''屋'，'冬''腫''宋''沃'，'江''講''絳''覺'，'陽''養''漾''藥'，不可說向外，不可說向內；即如'支''紙''寘'，'微''尾''未'，俱似近外，而無向內者與之對，故統名曰居中可也。惟有'眞''軫''震''質'，'文''吻''問''物'，'元''阮''願''月'，此三項韻，截然向外而毫不粘帶於內：'庚''梗''敬''陌'，'青''迥''徑''錫'，'蒸''拯''證'

'職'，此三項韻，截然向內而毫不粘帶於外；昔人爲此六韻易混，故以'眞''文''元'居上平聲，'庚''青''蒸'居下平聲，使人望之如天淵之隔，而後呼之不致有毫釐之差。此開口，合口，向內，向外，居中五者，乃三十字母之所不能分，而三十韻自分之者也。

案內外之分，其說甚當；居中之韻，未免失之龐雜，將'支''紙''寘'與'微''尾''未'，列之於中韻，尤爲失算。因爲'支''微'韻中無論其元音爲(i)爲(ei)爲(ɿ)爲(ɻ)，均有向前之傾向，決不能謂之居中，更不能與元音(a)與(o)等並列。'庚'與'眞'之分內外，倒是他應該注意的，因爲在他的鄉土中(en)與(eŋ)常混爲一。合口韻在當時的普通官話區域中已經消滅，他所以保存之者，亦自有說：

江北之地，昔號中原，有開口音，無合口音；故元世周德清作中原音韻，爲樂府而設，不分開合。而近世金陵李士龍亦以合口音分附開口音之下。然今吳越歌謳，並有開合。如廢其合口，止宜於北調，未爲通論也。假如辛、星、心三字相類；然辛在'眞'韻，則向外矣；星在'青'韻，則向內矣；心在'侵'韻，則合口矣。又如親、清、侵三字相類：親在'眞'韻，則向外矣；清在'庚'韻，則向內矣；心在'侵'韻，則合口矣。分別不嚴，所失不小。

案'侵''覃''鹽''咸'之爲閉口或開口，實爲明代南北韻爭執之焦點。葉氏生於浙江，宜乎爲閉口韻爭地步。惟言周氏中原音韻不分開合，實爲大誤。葉氏號稱博學，豈周氏之書亦未嘗過目耶？關於閉口韻，尙不能及其同年袁子讓之能疑，抑鄉土使之然歟？我嘗主張研究明代音韻，亦當區別地域者，卽以此。

關於聲母，大概從正韻，其在凡例辯聲母中說：

舊韻用三十六字母；聞之上官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

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溫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子，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信斯言也，字母之設，蓋人巧也，實天工也。乃愚削其六，止用三十，曰：見、溪、羣，端、透、定、泥，幫、滂、並、明，非、奉、微，精、淸、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曉、匣、影、喻，來、日是也。其六母曰：知、徹、澄、孃、敷、疑。何以削之？蓋昔人已知其重出之弊，而爲詩曰："知、徹、非、敷遞五通"，此以明有'照'有'非'，則'知''敷'可削也。"泥、孃、穿、微用時同"，此以明有'泥'有'穿'，則'孃''微'可削也。"澄、牀、疑、喻相連屬"，此以明有'牀'有'喻'，則'澄''疑'可削也。故終之曰"六母交參一處窮"。愚之止用三十母也以此。他所引用的歌訣，本載於切韻指南。同是這一樣的東西，袁氏把牠攻擊得體無完膚，葉氏却將牠視爲金科玉律；若不深明當時音韻演變之大勢，何去何從，豈不茫然！幸而我們知道洪武正韻的聲類，是以我捨袁辯而採葉說也。在這三十母之中，他覺得'喻'母南北讀法尙有差異，故其凡例五辯喻母曰：

三十字母，括盡天下之韻，猶平上去入括盡天下之聲；中間惟一'喻'字微有偏枯，蓋江南之音，有不盡如'喻'字者。試以'業'字言之，江北多與'葉'字同呼，而江南或與'葉'分途，自呼爲'業'。又以'牛'字言之，江北多與'尤'字同呼，而江南或與'尤'分塗，自呼爲'牛'。今總之以'喻'母，則江北之人信而江南之人疑矣。又以'外'字言之，正韻收入'泰'韻，五快切，江南北俱同此音，而時聞中州或呼作'偎'字。然江北之'偎'半吐，江南之'偎'半收，微有異焉。故愚改'喻'母爲'御'母。以'喻'字偏而向於一，'御'字虛而兼呼兩。此道精微，蓋紙筆之所不能載；惟面面相對，口口相傳，始盡其妙。

按洪武正韻'疑'母雖存，却半入於'喻'，此則削'疑'存'喻'，與之相合。惟'喻'母在北方讀入全清，南方則讀半濁，故葉氏易'喻'爲'御'。然御、業、牛、外，均屬舊日之'疑'母，故謂之削'喻'存'疑'也可。

葉氏之書，最可表彰的，則爲二等之說。袁子讓雖有分下四等爲二之傾向，究在疑似之間；元明來敢公然倡二等之說者，則首推葉氏。他的凡例六辯二等云：

> 韻表之設，大都述而不作，未有無所因而輒創自愚臆者，中間惟一表二等之法，乃千古未洩之祕。愚每翻覆於唇舌，往來於心口，灼見二等之外毫不可增，二等之外毫不可減。妄謂此法有功於字學，非曰小補，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如有不信，請面命而口授之。今略載其大意於此，以便觀者之入門而學韻。蓋此法不立，自是前輩之缺典；此法不明，難免萬古之長夜。愚之苦心吃緊爲人處在此，不可泛而視也。如'東'韻止立一表，表中上等有公，下等有弓，二等之外，絕無他聲；'冬'韻亦然。若'江''陽'韻雖立二表，而前後表止有二等，如'陽'韻前表上等爲岡，下等爲姜；'陽'韻後表，上等爲光，下等爲△音居莊切；表則可增而等則必不可增，此斷然而莫易者也。舊有切字指南，名曰等子，作集韻者祖之；然二十四攝，每攝却立四等，往往於二等之外，攙用他韻，如'通'攝內一倜門，'見'母上公下弓，'溪'母上空下銎，'羣'母上頌下蛩，止有二等。惟'精''照'十母下有四等，然'精''照'同行，'精'止有蓼與縱，'照'止有○與鐘，並未見其有四等也。'江'攝外一，'見''羣''曉''匣'屬開，'知''照''來''日'屬合，則止有一等，此亦不足爲法，論韻決無一等之理。'止'攝內二開口呼通門，韻頭

'脂' '旨' '至' '質',則上等皆空,而下有三等。'遇'攝內三獨韻偏門,則'模' '姥' '暮' '屋'之二等;合下'魚' '語' '御' '燭' '虞' '麌' '遇' '燭'之二等,亦非有四等也。細查二十四攝,一等者既不足爲法,四等者又屬烏有先生。惟不佞二等之法,卓然可定千古之論。

案此實有分開、齊、合、撮之意,這到下文再詳細說明。惟開、齊、合、撮之名,始見於梅氏字彙所附橫直圖。橫直圖之作,不知始自何年:要以大顯於世論之,則在葉氏之書之後。

中國所謂字母者,既不是完全輔音,粗細參差,更加以古今變化的關係,故講等韻者不設法以輔佐之,則聲與韻之結合,必多阻隔。所以袁子讓有一百一十九小母之設,葉秉敬有四派祖宗之辯。他說:

三十韻自分開口、合口、向內、向外、居中五者矣;而開合內外居中之韻,各有聲之麤而滿者,有聲之細而尖者,有聲之圓而滿者,有聲之圓而尖者。麤而滿,則爲庚干,細而尖,則爲經堅;圓而滿,則爲觥官;圓而尖,則爲扃涓。檢呼上等'東'韻,公、韉、貢、穀,觥官;上等'虞'韻,孤、古、顧、孤,觥官;則灌氣寬大而包唇,其爲圓而滿,可知也。試呼下等'冬'韻恭、拱、供、塝,扃涓,則收聲緊狹而撮唇,其爲圓而尖,可知也。試呼上等'陽'韻,岡、吭、綱、各,庚干;上等'豪'韻,高、杲、誥、各,庚干;則開豁而齊截,其爲麤而滿,可知也。試呼下等'微'韻,機、蟣、旣、訖,經堅;下等'先'韻,堅、繭、見、結,經堅:則針鋒而細縷,其爲細而尖,可知也。韻中既有此四項之音,非有四派祖宗不足以統攝之,故以三十母冠三十韻,又以四派祖宗分管三十母,合得四三一百二十祖宗。但庚干、經堅二派,各滿三十:而觥官、扃涓二派,'幫' '滂' '並' '明' '非' '奉' '微'七字無

聲，借用庚經二派之祖，故除去二七一十四，只得百六祖宗云。案四派祖宗之論，即開齊合撮之說，這樣明快的疏解，實比袁氏更進一步。至於'幫''滂''並''明''非''奉''微'七字，何以沒有舌齒音之聲？這就因爲這七字絕對無撮口，而合口又復參差不齊之故。再者明清之間的韻學家對於開齊合撮之排列，一半遵古，一半依今，或有古今並無其音而隨便借用者；這種韻表，只徒拗人嗓子，毫無用處。葉氏對於此母之四等字有保持撮口呼者，如'臻'攝外三，'遇'攝內三，'山'攝外四；有歸於合口呼者，如'東'攝內一，'止'攝外二，'蟹'攝內二。這些變動之中有南北相同者，如'見''溪''羣'，'曉''匣'，'影''喻'等母之開口三四等歸於齊齒，合口三四等歸於合口；'精''清''從''心''邪'之四等歸合口等是。其不同者，如'照''穿''牀''審''禪''日'等母之三等仍保齊齒與撮口是。

(七)韻法橫直圖之變等爲呼

⊙韻法直圖載於梅氏字彙，不知何人所作。梅氏序云：

> 韻學自沈約始，而釋神珙繼以等韻，列爲三十六母，分爲平仄四聲，亦既據性靈之奧而洩造化之玄矣。顧通攝門繁，而膚淺莫測，予苦之。壬子春，從新安得是圖，迺知反切之學，人人可能者。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彼此湊合，蓋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置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稍一停思，竟無聲續矣。圖各三十二音，上下直貫，因曰韻法直圖。

案壬子爲萬曆四十年（1612）較袁葉兩氏之書晚有六七年的光景。袁葉兩氏之二等觀，實含有四呼的傾向，然而尚未曾給予牠們確切的名稱。確切給呼類起名稱的，依現在所得見的材料，則當以此直

圖爲始。這是韻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爲舊等韻的四等說的骸骨，到此時才完全埋葬；新等韻的四呼的生命，自此時才算開始。我們現在想說呼法，不能不先講牠的分韻，因爲呼法是從韻類而起的。牠把韻分爲四十四，分佈於四十四圖。這每一圖就是一呼。今將其目錄照錄於下並贅以呼法：

公鞚貢穀	一	合口呼
岡吭扛各	二	平入開口呼上去混呼
驕矯叫○	三	齊齒呼
基已寄吉	四	齊齒呼
居舉據○	五	撮口呼
弓拱供斛	六	撮口呼
庚梗更格	七	開口呼
根顅艮○	八	開口呼
京景敬戟	九	齊口呼
巾緊靳○	十	齊齒呼
金錦禁急	十一	閉口呼
鶐○譖戢	十二	閉口呼
鈞窘郡橘	十三	撮口呼
扃炯窮顯	十四	混呼
棍袞睔骨	十五	合口呼
光廣誑郭	十六	合口呼
觥礦○國	十七	合口呼
江襙絳覺	十八	混呼
規詭貴○	十九	合口呼
姑古顧○	二十	合口呼

貴予恣○	二一	咬齒呼
乖拐怪○	二二	合口呼
皆改蓋○	二三	開口呼
皆解戒○	二四	齊齒呼
瓜寡卦○	二五	合口呼
嘉賈駕○	二六	齊齒呼
拏絮膠○	二七	舌向上呼
迦○○○	二八	齊齒呼
澌○○○	二九	撮口呼
戈果過○	三十	合口呼
歌哿箇○	三一	開口呼
官管貫括	三二	合口呼
涓捲絹厥	三三	撮口呼
干稈幹葛	三四	開口呼
堅繭見結	三五	齊口呼
兼檢劍頰	三六	閉口呼
關○慣刮	三七	合口呼
顯簡諫戛	三八	齊齒捲舌呼
甘感紺閣	三九	閉口呼
監減鑑夾	四十	齊齒捲舌而閉
高杲誥○	四一	開口呼
交絞教○	四二	齊齒呼
鈎苟搆○	四三	開口呼
鳩九救○	四四	齊齒呼

從上邊的呼法歸納起來，可分爲十類，卽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

合口呼，咬齒呼，舌向上呼，閉口呼；齊齒捲舌呼，齊齒捲舌而閉，混呼。此中混呼一名，恐怕係指開齊混，或合撮混而言，要從歷史上說來，恐怕是由四聲等子的'內外混等'一詞沿襲下來的。閉口呼係指聲隨(—m)而言。舌向上與捲舌，難以確指。看牠的分法，或指韻頭，或指韻尾；或指外唇的形狀，或指舌頭直捲的狀態；參差不一，滿充着過渡的現象，宜乎遭潘次耕等之批評也。再者牠的韻類，俱以'見'母字標目，這恐怕是從韻會的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系下來的。

聲數如序所云，爲三十二。所削去四母，卽'知''徹''澄''孃'。

⊙韻法橫圖爲上元李嘉紹所作。梅氏序云：

> 嘉紹故如眞先生子，先生曾爲字母詩括，家學淵源所自來矣。

案如眞卽李登，作有書文音義便考私衷，與韻學大有關係，容後敍述。直圖與橫圖所有的差異不過是在圖的形式上。梅氏序云：

> 余先是得韻法直圖，其字從上而下也。是圖橫列，則以橫名。

今案其圖共有七個——平一，平二；上一，上二；去一，去二；入一——每圖橫列聲母，直列韻目，韻旁注以呼法。這就是橫圖的規模。聲母仍三十六之舊，實不及乃翁之大膽。韻呼，則分爲平聲四十一(平一21＋平二20)，上聲三十八(上一20＋上二18)，去聲三十八(去一 20＋去二 18)，入聲十六。呼的名稱，較直圖缺少咬齒呼(大概他是不承認 (tsl)，(ts'l)，(sl) 等音的) 舌向上呼；其餘相同。關於呼的排列，他比直圖較爲進步，卽將韻目相同者，列爲一組。

直圖與橫圖既然依呼排列，舊等韻之門法在此時必定不能適用。但牠們的用法是什麼樣呢？關於直圖者，梅氏有云：

切字法，以上字定位，下字照位取音；如'眞奇切'，先從'巾'韻讀至'眞'字是十八位，次從基韻讀至十八位，便是'知'字；又如'於琴切'，先從居韻讀至'於'字，是二十五位，次從'金'韻讀至二十五位，便是'音'字。

關於橫圖者，李氏創立'標射切韻法'之名。他說：

右譜爲切韻而作也。蓋射者先立標的，然後可指而射也。譜內最上一列，三十六字，皆標也。今以兩字切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如'德紅切'，先審'德'字在入聲內，與'革'字同韻，便在'革'字橫列內尋看頂上是'端'字，卽定'端'爲標矣。次審'紅'字在平聲內，與'公'字同韻，便在'公'字橫列內看端標下，乃是'東'字是也。餘倣此。

這是他所立的正法，他又恐'箭到遇空，卽不空而於意未安，'於是又立出'隔標'，'隔列'及'濁聲'三個活法來：

'隔標'法者，謂如箭射端標，覺有乖張，看端標下小字乃是'知'字，便射知標；如'徒減'切'湛'字'芳杯'切'胚'字，'扶基'切'皮'字是也。

'隔列'法者，謂箭射某標，覺有乖張，鄰標又無可借，雖有，亦欠諧當，直須不出本標，不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至五六，諦審其音，必文義通貫，心意安穩，乃從之。如'白伽'切'皤'字，'渠寒'切'乾'字，'許戈'切'靴'字，是也。

'濁聲'法者，上聲內有十標，標下字盡似去聲，蓋濁音也；若作去聲，卽差。今除平、上、入三聲外，但去聲箭覺有乖張，卽便向上聲內覓之。如'多動'切'董'字，'思兆'切'小'字，'奴罪'切'餒'字是也。

今案橫圖的正法與直圖的切字法，卽舊日等韻之音和門法。如果

當時有標準音，卽此門法而已足。無如時代尙未到此地步，李氏又騎古今南北之牆，所以又弄出三活法的怪狀。濁上變去，卽可列於去聲，何必列於上聲而再立'濁聲'法，至'隔列'法所云之'不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至五六，諦審其音，必文義貫通，心意安穩，乃從之，'簡直是胡說。韻譜原爲切音準確與簡便，若'隔一隔二，以至五六，'不惟不準確，而且也不簡便。且以'許戈'切'靴'字論之，設若我們根本不識此字，我們讀（ɕyɛ）可以'心意安穩'，難道讀（ɕya），卽不能'心意安穩'乎？設若此字夾雜在文句之間，讀爲什麽音，文義方能貫通？又讀爲什麽音，文義不能貫通？

（八）陳蘭謀之步隨橫直圖

陳蘭謀字益謙，亦字獻可，嘉興人，著有皇極圖韻與元音統韻等書。據黃虞稷所記，皇極圖韻序於崇禎壬申（1632），又據康熙戊子（四十七年，卽1708）元音統韻序云："當先生書成時，年已垂耄，未獲剞劂公世。……嗚呼！迄今去先生纔三十年，而知者罕矣！"，則知他是明末清初人。元音統韻，魏建功先生藏有一部，其中僅含統韻、古韻疏與唐韻疏；若核以四庫書目所記，尙該有通釋與類音。四庫書目云：

> 凡通釋二卷，類音六卷，統韻十卷，古韻疏二卷，唐韻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其通釋詳論七音三十六母，本邵子皇極經世天聲地音之法，推爲'四聲經緯圖'，以標舉條貫；其類音取梅膺祚字彙諸部，刪其訓釋，而各注以韻部音紐，以便檢核。

類音於我們無大關涉，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通釋，因爲牠有四聲經緯圖。這個四聲經緯圖，大約也是他的皇極圖韻的一部份，曾被轉載於沈寵綏在崇禎己卯（1639）所著之度曲須知，及涂謙在道光九

年(1829)所著之音學祕書。沈氏云:

> 乃近得檇李陳獻可所著皇極圖韻,中有'四聲經緯'及'轉音經緯'之圖,蓋體釋氏等韻諸編翻爲簡徑捷法。

涂氏云:

> 陳獻可本劉須溪,爲四聲經緯圖。

四聲經緯圖的體製是什麼樣呢?我們可以借沈氏的話說明之。沈氏說:

> 其上排列'見''溪''群''疑'等目,名曰三十六字母;每一母下,直看有三十六子,如見母下則有公供以至甘兼,共三十六字。其純淸牙音,宛肖見母,故以子名,餘可類推。子各屬一韻,如見母下公屬東韻。供屬冬韻,以及甘屬覃韻兼屬鹽韻之類。是一母可通三十六韻也。其邊傍有'東''冬''支''齊'等目,謂之三十六韻。每一韻中,橫推有三十六音,如東韻橫列公空烘峒,冬韻橫列供窮窮顒,各三十六音,餘韻皆倣此。音各從一母,如東韻公從見母,空從溪母之類,餘可類推。是一韻可通三十六母也。

其用法如何呢?沈氏云:

> 其用法,凡遇疑難切脚,先查上一字屬在第幾母下,則但記定第幾母,不必仍記上一字爲何字,亦不必更記上一字爲四聲之何聲,四聲者平上去入也;次審下一字在何聲圖內及何韻之中,卽從此韻橫看至所記第幾母一行而止;則一直一橫交接處,恰得所切之字。其說有兩形可方比:以十字之形喻,則字在交錯之中心;以曲尺之形喻,則字在相湊之轉角。天然巧中,千不爽一。切法精良,莫此若矣。

這是他的四聲經緯圖的大概。至於轉音經緯如何呢?沈氏云:

> 今其轉音一圖,上排'見''溪'諸字母,業與前四圖無異;而傍邊所列,則僅'庚''寒''眞''先''文''元''侵''鹽''魂''桓'十韻之目。緣轉音字眼,總收在此十韻中,其餘廿六韻,絕無

干涉故耳。每一母下，有五等轉音，共計十字（如皇'母下有庚于，巾堅，君涓，金箴，昆官，十字爲五等之轉音，餘倣此。）但看切脚上一字屬第幾母所轄，則轉音卽在本母一行，斷不牽混別母之下。又看下一字，韻旁鈐何口法，則轉音口法，亦皆待券，斷不牽混四等轉音之中。蓋以上半切定三十六母之一行，以下半切定一行中五等之一等，斯轉音辨法盡之矣。

這個圖大概是與前圖相輔而行，換言之，也就是前圖簡單化，故沈氏說："然此按圖（指前圖）索驥之事，特爲愚者而設，若欲口中翻調得法，先須辨清轉音（卽因盤八然之類。）斯字音無謬。"沈氏緊接着說明牠的用法道：

卽如都郎都登丹當之切，其上邊'都'字，乃第五'端'母所轄，而登丹轉音，亦天然列在端母下。至下邊'郎'字，按首圖屬在'唐'韻，邊旁記開口，乃其登丹二字，隸後圖'庚''寒'兩韻，亦轉音之旁記開口者也。以開口字韻，求開口轉音，一橫一直，照前排去；則十字中心，曲尺轉角，正登單兩字之位。

再者，前後五圖（平上去入共四圖，轉音只一圖）均列有口法，我之所以認爲作者是步隨橫直圖者，卽在於此。沈氏對於這個口法說明道：

然則轉音口法（如開口撮口閉口合口齊齒舌混是也），不管上半切，惟宗下半切（上字切管出聲，下半切管收音，轉音雖在中間，然亦漸轉而收其音矣，故開齊撮閉之口法，概以下一字爲准。），故下邊一字，口法誠爲吃緊。如'盈基'之'基'字，查韻旁業應齊齒，須將此字口法，模擬十分合竅，然後連轉音齊齒調去，則'寅延'兩字不覺自來，而聲清音確，恰成一齊齒'移'字。不然，'基'字若撮口呼，則轉音亦是撮口之'雲圓'，而'移'字不隣於'余'哉！至用閉口'淫驪'，與開口○○，合口○○，'益'與'基移'風馬牛而

不成字音矣!

案陳氏之圖，原係舊派。故沈氏批評他道：

但按此圖繇來，原不過仍唐韻以叶梵音，未嘗爲填詞度曲作也。細舉圖中之字與圖位之音，律以洪武中州聲韻，率多牽強未諧。

不過牠的確是時代的產物，就因爲牠利用口法以去審音的緣故。

'附誌' 近輔仁大學圖書館新購元音統韻全部，其中韻圖說明，即採沈氏言。蓋皇極圖韻在崇禎壬申作成發，即被沈寵綏在崇禎巳卯所作之度曲須知所採駁，並加以說明；課氏作元音統韻時，深嘉沈氏得其旨趣，故轉錄之。

(九)釋宗常經緯圖之開發收閉即開齊合撮

切韻正音經緯圖爲昆明海印寺釋宗常纂述。書前有自序一篇，中云：

愚弱冠時，負笈鷄山，學於石鐘覺宇老人，追隨杖履，執侍有年；每疑老人之生長南徼，語含中韻，因請其故，遂而授愚聲音之法，始悉今昔南北韻清濁之道。自是之後，安鉢昆水，憩息墾岩，凡遇二三子禮誦之餘，灑掃之暇，間以一二門法，略爲指揮，以當犒勞消磨歲月之具，實非好爲人師之比也。然茲付梓，惟以若輩口傳心受，雖能記憶，恐其日久不無遺忘；故弗自揣，聊伸管見，摘取梅氏所緝橫直二圖，合而爲一；但不盡用其說，復搜古今音韻之確當者參而訂之；仍以三十六母據之爲憑，平仄四聲列之爲證，以備學者橫豎披閱：豎則調四聲以歸母，橫則推首韻而至末；由是橫豎互陳，上下貫徹，故能出切取字，啓口無疑，因而目之爲經緯圖也。

我們從他這一段話知道他的韻學知識是得之於石鐘覺宇老人，並

且知道他的經緯圖是本之橫直圖。

橫直圖之變等爲呼，是等韻史上一件革新的大事，在上文已經說過，而本書却更變其名。其凡例一云：

> 韻原邵子聲音圖，有開發收閉別其聲，闢翕分其音也。今韻擬定闢翕之目，合彙開發收閉爲四括，各括九韻以成次序，便讀學也。故'高''庚'之韻，其聲鏗鏘，彙爲開括，'澆''經'之韻，其聲平亮，彙爲發括，屬闢音也；'公''昆'之韻，其聲洪響，彙爲收括，'恭''鈞'之韻，其聲抑侷，彙爲閉括，屬翕音也。

因此他把韻首分爲這樣的大類，其情形如下。

闢音開括　唇齒齊張而動內轉成音

高　庚　岡　鈞　喈　該　歌　迦　干

闢音發括　唇齒略張而微動內轉成音

澆　經　疆　鳩　稽　皆　迦　嘉　堅

翕音收括　唇吻略聚而動外轉成音

公　昆　光　孤　規　乖　戈　瓜　官

翕音閉括　唇吻相聚而發動外轉成音

恭　鈞　惺　居　龜　（乖）　（玦）　（瓜）　（涓）

他雖然把呼法分爲四大類，但他却仍未能若潘次耕之大膽，故於'甘'韻旁註曰：開口旋閉呼；於'江'韻旁註曰：開合混呼，於'兼'韻旁註曰：齊齒捲舌呼；於'監'韻旁註曰：齊齒旋閉呼；於此可見其並無多改革精神也。其'揯'附'庚'，'甘'附'干'，'兼'附'堅'，'間'附'堅'，（見韻圖），是作者之歸併橫直圖處，卽（－m）消失之現象也。至於以'根'同'庚'，以'巾'同'經'，是作者之囿於方音處。讀者若能以此圖與本悟之韻略易通相參較，方知吾蠡日判斷

之不謬。——參考拙著中原音韻研究。

(十)音聲紀元之凡聲韻附會音樂及氣數

音聲紀元爲吳繼仕著。繼仕字公信，又號蒼舒子，徽郡人，故自署於其書曰："徽郡蒼舒吳繼仕信甫編著"。書前有萬曆辛亥八月上浣自序，並有澹園居士焦竑萬曆辛亥冬序。時當西曆1611年。四庫全書提要云：

> 是書大旨以沈約以來諸韻書但論四聲七音而不以律呂風氣爲本，未爲盡善，惟邵子皇極經世，李文利律呂元聲，爲能窮天地之原而正律呂之誤，於是根據二家作爲此書。綜以五音，合以八風，加以十二律，應以二十四氣。有圖有表，有論有述，而以風雅十二詩附焉。

我們從這幾句話看起來，就知本書是半爲道學半爲樂理的結合。然牠的圖表確是等韻，因此，我覺得有敘述的必要。

書名何由而起？著者在卷一敘論上說：

> 紀元者何？紀音聲之所自始也。……至周末衰，秦火復作，而先王樂器並音聲俱不可考矣。而方言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矣。余之紀元者，循天地自然之音聲，一一而譜之；毋論南北，毋論胡越，雖昆蟲鳥獸，總不出此音聲之外；憑而聽之，皆可識矣。以之治曆制樂，庶乎其旨哉！

講音韻而牽涉到治曆制樂，可謂想入非非。他却本是旨，而製音聲紀元二十四氣音聲分韻前譜表及音聲紀元十二律音聲分韻開闔譜表。

前譜表的規模，我們可以錄其凡例以當說明：

一，首一格是節氣風氣；曰涓、卷、睿、決者，即風氣叶得之音

聲，而所分得韻亦風氣所叶而來者。

一，格傍，曰律呂，曰和清輕濁，曰子水丑土者，乃春夏秋冬之序，而音聲之屬，皆因之起算也。

一，每格橫行五，即橫排宮商角徵羽；直格四，即直分平上去入；其○有聲無字，其●有音無字。

一，末曰某韻通某者，即古韻通用者；曰仄聲入某者，即平上去入之韻也。

一，宮商角徵羽五音，準國朝李文利說，故依排之。

一，二十四氣表：每表五音；二十四表，六十音；因而六之，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數；又五其二十四，爲一百二十調；參而三之，得七百二十韻以當晝夜之數。

由此凡例，便可以窺知他的前譜表之組合。惟此中尚有可說明者二事：一係聲數，二係韻數。

聲數並非仍三十六母之舊。他以六十字分隸五音，其狀如下：

喉音　宮　和文黃容玄溫恩因轟亨興王

齒音　商　從振餳隨生精尊之清琤初全

牙音　角　共乾吾昂迎光根斤坤鏗輕葵

舌音　徵　同成寧能人丁敦知天通稱庭

脣音　羽　蓬逢明萌微冰賁分披丕非平

每音十二字，即合於十二律。例如宮音之和文黃容玄溫恩因轟亨興王即與'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之次相當，餘四行類推。除此之外，又加雷、靈、嵩、星、神、聲六字以作'大呂'流徵，'林鍾'

流徵，'姑洗'清商，'無射'清商，'夾鍾'半徵商，'南呂'半徵商之代表；共爲六十六字母。他對於這六十六聲，在他的聲元論各有解釋，更云：

> 字書係眼學，韻書爲耳學。'眼學'以母爲主，必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耳學'以子爲主，必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母主形，子主氣。故欲通韻學，當識形氣之辨。如等子舊法三十六母翻切之類，殊爲煩瑣。今紀元以六十六字標題於上，用各韻平聲爲子，叶調於下，得一字卽知屬某音，得一平聲卽可貫上去入，覺爲簡易。

我覺得他的辨法，並不能得到簡易的結果，反能使人迷惑。因爲他只顧遷就五音，而未注意到聲母之音素，於是聲母比舊日幾多一倍。他更未注意到音理之次第，於是每組俱含五音而使喉舌混雜，脣齒難辨。

關於韻類，我們可以摘錄其首格及末格所載者，風氣之名一概從略。

首格	末格
一涓卷眷決	元寒
	通山先
	仄聲入 寘翰
二交絞叫 巷	豪蕭殺
	仄聲入江光
三元允運 隼	元文
	通眞
	仄聲入呴魚
四熙喜戲汽	齊徵
	通咽吠

	仄聲入因眞文
五因引印 乙	眞文
	通元
	仄聲入熙微
六開凱慷 客	皆
	通牙佳
	仄聲入庚青蒸
七陽養漾 藥	陽
	通江
	仄聲入交蕭
八牙雅迓軋	佳
	通皆
	仄聲入咸
九光廣幌 郭	江
	通陽
	仄聲入華麻
十呵火貨 欮	歌
	仄聲入含
十一空孔控 酷	東冬
	仄聲入呼模
十二華瓦化 豁	麻
	通些車
	仄聲入嘽山
十三庚梗更 革	庚青蒸
	仄聲入吹灰

十四些寫卸 節　遮
通麻
仄聲入先
十五嘽坦歎 撚　山
通先元
仄聲入牙佳
十六咽史四 式　支
通熙吹
仄聲入庚青蒸
十七堅蹇見 結　先
通山元
仄聲入寫車
十八收守狩 宿　尤
仄聲入東空
十九陰欽蔭 邑　侵
仄聲入熙徵
廿吹水位 國　灰
通熙咽
仄聲入庚青蒸
廿一緘減鑑 甲　咸
通覃
仄聲入牙佳
廿二呼虎嘮 忽　模
通响魚
仄聲入眞文

廿三含顉撼 合　　覃

通咸

仄聲入呵歌

廿四响許煦 旭　　魚虞

通呼模

仄聲入東空

後譜表與前譜表微有不同。著者云：

> 茲復爲十二律開圖表者何？蓋造化之理，縱橫不齊，故圖亦參互交錯，上下反對，猶陰陽動靜之互相爲根。譬如一磨，必兩齒上下不齊，然後乃能碎物。若上下均齊，則不成造化矣。但前譜無重出，而後譜聲則間有重複，雖各自爲調而其實一也。

從這段話，就可以知他作後表之意。後表共二十四，即以十二律分開圖而成者也。每表五調，即依宮商角徵羽而分也。五音之名，俱用陽文；下更藏五音，則以○表全清，⊙表次清，◐表半清半濁，●表全濁，◒表次濁。每表橫列四扇，原與等韻相同，傍用小字註重之重，輕之重，輕之輕，重之輕。

每調五位，頗有梵文比聲之意。我們若將他的五調的形式摘錄出來，其狀如下：

宮	商	角	徵	羽
○⊙◐◒●	○⊙◐◒●	○⊙◐◒●	○⊙◐◒●	○⊙◐◒●

若再用舊日之字母表之，則是：

見溪◐疑群	端透◐泥定 知徹◐孃澄	邦滂◐明並 非敷◐微奉	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	影曉匣喻來 日

此中末組最爲凌亂，觀各表所含之字，有可以作'影''曉''喻''來'

者，有可作'影''曉''匣''喻''日'者。更有可作'影''曉''匣''來''喻'及'影''曉''匣''來'者。此蓋方言中有'日''來'相混，及'匣''喻'互通之現象；然著者務求整齊之誤，亦難爲諱也。除此之外，更有與舊等韻相違者，如清濁之區別是。著者既以全濁居每組之末位，而'精'組與'照'組却多仍舊貫。此亦其一失。

至於二十四表的韻類，可觀前表，茲不復述。

總而言之，著者以聲律氣候附會音韻，故有糾纏不清，令人難曉之弊。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在音韻的立場觀之，殊無可取也。然此書存者無多。前年冬某書店持此書向吾輩求售，俱嫌其索價太昂，後歸於北京圖書館。我因其難得的緣故，撮而記之，以充我的等韻源流之一頁。

(十一)熊士伯等切元聲之以等韻析中原韻

等切元聲爲熊士伯所著。四庫全書提要古音正義下云：

熊士伯字酉牧，南昌人，官廣昌縣教諭。

是書存者甚少，魏建功先生所藏缺一至四卷。卷五卷六所載係元聲全韻與有字典性質之一般韻書相同，惟分攝配母意在審音。卷七係元聲韻譜，卽一般所謂等韻圖攝也。卷八卷九有'閱釋字母'，'閱耳目資''閱清書字頭'等部份，卷十又係'閱諸韻書'也。前四卷不知何載，核以四庫全書提要之言，或係雙聲叠韻及五音九弄反紐圖。聞清華大學新購是書，容異日參閱。四庫全書提要云：

是編成於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

蓋指其卷九以上而言。'閱清書字頭'，實敘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著者曾作正黃旗教習，對於滿文當有相當研習；復博覽群書，斟酌南北；故其所作，極爲完密。今就其元聲韻譜以述其要。

第一是併攝。其凡例一云：

舊譜內外八轉，共一十六攝。茲主中音，合'江'於'陽'，合'梗'於'曾'，分'支'於'徽'（止易徽）分'遮'於'假'，亦一十六攝。所謂併所當併，析所當析也（明太祖亦云）。

他歸併以後，便得着這樣的結果：

通攝	支攝	徽攝	遇攝	蟹攝
臻攝	山攝	効攝	果攝	假攝
遮攝	宕攝	曾攝	流攝	深攝
咸攝				

觀其分合，卽知作者是受中原音韻的影響。作者所謂'茲主中音'者蓋指此。

第二是增母。凡例二云：

舊譜三十六母，重'知''徹''澄''孃''非'五母，陰陽各有偏全。促排二十三行，唇音叅混，牙齒不分，以致切法難通，增諸法門，愈支愈離。茲遵經世書，增近、兌、步、自、乍五母以補陽，五、乃、母，武、呂、耳六母以補陰，删五重母，凡四十二母。牙音邵子存二空方，齒音當同。以每音十位推之，八位無音，凡五十四位，俱平列，不煩牽合，可謂音完而法盡矣。其'定''並'二母，中音讀入'端''幫'，祇因濁去可游移。今從邵圖'定'易'同'，'並'易'旁'，俱平聲爲清碓。至'床'疑'藏'，不若存'澄'；'邪'疑'叅'，從邵易'象'；'禪'疑'纏'，從'凡夫易'誰'；取其音清，非敢私心自用也。

我們若把他的聲母全寫出來，則是：

見近溪群五疑　曉匣影喻　端兌透同定乃泥　幫步滂旁並母明　敷奉武微　精自清從心象邪　照乍穿澄床審誰禪　呂來

耳曰

他這種辦法，恐怕是由誤會產生的結果。(1)邵子的十二音圖，每音四行只有兩音，熊氏把牠看成四音，故遵之而增母。(2)中原音韻與宋元等韻，截然是兩個系統，熊氏要從等韻辨中音，故以陰陽涉及清濁，又以清濁而影響於聲母；與類音所失同。凡例七云：

> 中音平有陰陽，上去本無陰陽；惟等韻之濁上，中音讀去 如羣同旁從澄五母之上讀去數牽邪禪四母亦然，上升之濁去，中音讀如初發 如羣同旁從澄五母之去讀如見幫端精照五母，遂覺有陰陽之分。茲譜從等韻辨中音，於本濁加圈，於初發之濁，去書上，平書去者，從經世書增母也。

觀此可以知其所蔽。

第三是排等。凡例三云：

> 舊分開合二排，排分四等。一三音頗重，二四音頗輕。茲以'照'母爲憑，開合不同而'照'同；一與三爲上下，二與四爲上下，上下不同而'照'同；其或不同者，必中有強合也。輕重照母，除'江''宕''梗''曾'中音本同外，如'蟹''山''効''咸'，原有不同，茲以重音開合上下爲一排，輕音開合上下爲一排，無分等之名，具分等之理，法固有創而確者矣。

他新創這個方法與舊來的是不同的，我們可列兩簡表以作比較：

舊　式

合	開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新　式

上	閉	重
下	開	重
上	合	重
下	合	重
上	開	輕
下	開	輕
上	合	輕
下	合	輕

新式促排開合於一幅，在閱覽上，或者較舊圖略爲明瞭。惟在實質上言之，若開合上下之音全具，則與舊式之開合共有八音者，並無大別。但作者於開合上下，不過略存其等，便於分析南北，並非八排全有其音也。此理見於凡例四：

> 南音開排高中音一等，蓋中音少南音之含喉，南音少中音之穿牙，其理一也。茲主中音，故開上略存其等，而詳于輕開。輕開下，本近侷口，而易以穿牙。至合四排之侷唇放圈，南音間有之，中音固無取也。

第四是入聲的分派。凡例八云：

> 中音無入，俱派入三聲。南音之入，姑圈存之，位置如舊者，派入有定例也。以本等入置其下，雖兼數韻，只取所主首一字（如'蟹'攝傀一等字主膏入該作二等主'梗'入），其借入則小書之。

總觀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知道此書是一部很能革新的書。惟著者對於南北音之系統，未能辨別清楚，故首以邵子音圖諄等韻，繼以等韻亂中原，而成非驢非馬之結果。再者主輕重舊詞，令人莫曉；斥四呼，尤遠乎時代。世有以孤陋見譏者，爲其不讀書也。若熊氏者，吾却笑其坐讀閱韻書太多之累也。（27年又購得全書，因篇幅關係未能列入，歉甚。29年十一月誌）

（十二）潘耒類音之調整四呼

類音爲潘耒在康熙壬辰年（1712）所作。大清一統志云：

> 潘耒字次耕，吳江人，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纂修明史，以母憂歸，不復出。耒幼有聖童之目，復從顧炎武、徐枋、戴笠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歷日算數，宗乘道藏，悉有神會。

他的類音，共分八卷。我們現將牠的要點括述於下。

第一是增母。他以爲舊日之三十六母，有漏有複，故删增爲五十；其五十母圖如下：

喉音	影陰 喻陽	曉陰 匣陽	見陰	溪陽	羣陽	語陰 疑陽
舌音	老陰 來陽	耳陰 而陽	端陰	透陽	杜陰 定陽	乃陰 泥陽
腭音	審陰 禪陽	繞陰 日陽	照陰	穿陽	朕陰 牀陽	○陰 ○陽
齒音	心陰 些陽	已陰 邪陽	精陰	清陽	在陰 從陽	○陰 ○陽
脣音	非陰 奉陽	武陰 微陽	邦陰	滂陽	蓽陰 並陽	美陰 明陽

作者對於這個圖的解釋是這樣說：

今以自然之陰聲陽聲審之，定爲五十母。'微'與'穿'，'澄'與'牀'，異呼而同母；'知'與'照'，'孃'與'泥'，則一呼，故删之。'非'與'敷'，亦異呼而同母，故去'敷'字；而移'奉'以配'非'之陰聲。其'群''疑''來''定''泥''日''牀''邪''從''微''並''明'十二母，有陽無陰，則增'羣''語''老''杜''乃''繞''朕''已''在''武''蓽''美'十二母爲陰聲以配之凡上聲多屬陰，羣語等十二字皆上聲，已爲辰已之已，邪母之陰聲也。'心'母有陰無陽，則以'些'字爲陽聲以配之舊些字即屬心母，但心母別無陽聲之字，不得已借用此字。其'而'字雖獨音，然有平上去聲，

有陰陽輕重，則居然一母；且韻書中多以'而'字出切者，謂古讀爲'如'，未必然也；故增'而'母爲陽聲，復增'耳'母爲陰聲以配之。至於'牀'從濁母之下，確有二母與'疑''泥'相類，以其爲甚濁之音，故混而難辨，細審連讀，當自得之，各有陰陽，故增四母。以上四十母，皆陰陽相配，故對列于圖。若'見''端''照''精''邦'五母陰也；'溪''透''穿''清''滂'五母陽也。然'見''端'非'溪''透'之陰，'溪''透'非'見''端'之陽，不相配，故不對列。舊三十六母，今删者五，增者十九，遂成五十母，略如邵子之四十八而加詳焉。其陰陽者，非清濁之謂也；輕清爲陽，重濁爲陰，泛言之耳。審音，則輕者爲陽爲濁，重者爲陰爲清，自昔相承，不可改也。若夫既立爲母，而其字或空或借，則以有其音而無其字，寧空寧借以存之，不可以無字而遂廢其音也。

第二要點，是調整四呼。四呼圖如下：

'影'母四呼	恩因温氳	'喻'母四呼	○寅○云
'曉'母四呼	○欣昏薰	'匣'母四呼	痕○魂○
'見'母四呼	根巾昆君	'溪'母四呼	○○坤囷
'舅'母四呼	○○○○	'群'母四呼	○芹○群
'語'母四呼	○○○○	'疑'母四呼	垠銀顒○

他解釋道：

一字必有四呼，姑舉喉音十母，'眞''文'一類爲例。凡音皆自內而外，初出於喉，平舌舒唇，謂之'開口'；舉舌對齒，聲在舌腭之間，謂之'齊齒'；斂撮而蓄之，聲滿頤輔之間，謂之'合口'；蹙唇而出聲，謂之'撮口'；'撮口'與'齊齒'相應，'合口'與'開口'相應——此四呼者，本一音展轉而成，有一必四，非

四無一，未有此全彼缺者。

案等韻之學，兩宋分四等是一期，明朝橫直圖及四聲經緯圖變等爲呼又是一期；而潘次耕削去四呼以外之雜碎，實在是快刀斬亂麻的辦法，亦等韻學上之新紀元也。他自己說：

> 等韻止分開口合口，邵子因以爲天聲之翕闢，其地音之開發收閉，似應指開齊撮合，而其所列古甲九癸等，缺一缺二，參差不齊，蓋詳于母而略于呼也。至禮部韻略，韻會舉要，韻學集成等書，從無以四呼合爲一類者。陳獻可作皇極韻圖，縱橫三十六母，自以爲巧，實則截長補短，東湊西集，圖旁雖列四呼之名而不相統貫，甚至以'眞文''家麻'之開合，'遮車'之齊撮，併列一格；又以'陽良'一格，'泓鎥'一格，別名爲混；豈知'陽良'之自有開合撮，'泓鎥'之自有開齊，而別爲一類哉！

第三特點，是二十四類，其圖如下：

第一類	○厄紇切	衣	○揺平聲	於		支微
第二類	○厄威切	○一迫切	威	○鬱迫切		規闚
第三類	○過平聲	○闊平聲	○斡平聲	肥		遮車
第四類	○圖平聲	○軋平聲	○空平聲	○喊喝切		遮車分音
第五類	○遏限切	○豁限切	隈	○蠉喝切		灰回
第六類	哀	挨	娃	○鑁挨切		皆咍
第七類	○沃平聲	○齷欲切	烏	紆		歌模
第八類	○厄平聲	○益平聲	○擭平聲	○鬱平聲		歌模分音
第九類	溫	憂	○屋溫切	○都憂切		尤侯
第十類	○厄慘切	幽	○揾慘切	○都幽切		尤侯分音
第十一類	阿 正音	○撾平聲	倭	○都倭切		歌戈
第十二類	阿 北音	鴉	窪	○嘆蛙切		家麻

第十三類	坳	幺	○物朕切	○么噍切	肴蕭
第十四類	慶	要	○丘竅切	○呼要切	豪宵
第十五類	恩	因	溫	氳	眞文
第十六類	安	煙	豌	鴛	元先
第十七類	○關關切	般	瀾	○殷噎切	刪山
第十八類	○沃涛切	邕	翁	硡	東冬
第十九類	罌	英	泓	縈	庚青
第二十類	佒	胦	汪	○郁胦切	江唐
第二十一類	○匽央切	央	○空央切	○噎央切	陽姜
第二十二類	○鰷森切	音	○穠森切	○憚音切	侵尋
第二十三類	諳	淹	○椀諳切	○花淹切	覃鹽
第二十四類	滔	○押銜切	○綰滔切	○噎銜切	咸凡

作者對於上圖解釋道：

一母之音分而成四呼，四呼之音比而成一類，有呼有類而韻生焉。爲韻而不先明類，則宜合而分，宜分而合，錯雜紛糅，何所不至。故審呼之後，莫要于審類矣。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所引十三字略去，棠)，一字爲一類成十三類；等韻分十六攝(所引十六攝名略去，棠)，成十六類；邵子書天聲十，地音十二，其十聲中，一聲分四條，二條爲一類，得二十類，而三聲無字，實止十四類(所引十四類略去，棠)；中原音韻，分十九類(所引十九類略去，棠)；洪武正韻，分二十二類(所引二十二類略去，棠)；諸家所分，多寡不同，互有得失，或缺或遺，要皆不明四呼，不辨全分者也。今統有字無字之音，分爲二十四類。

從這段話看來，他之所分二十四類，不過是較中原與正韻略有增益

而已。但他所以要增益者，就是特別分出全音與分音緣故。然則，什麼是全音與分音呢？他在全分音論說：

上何謂全？凡出於口而渾然噩然，含蓄有餘者，是爲全音。何謂分？凡出於口而發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爲分音。二者猶一幹也，枝則岐而爲二，既已爲二，不可得合矣。而世人或讀其全，則不知有分；或讀其分，則不知有全，此亦方隅習俗使然，莫能自覺者也。今薈天下之音爲二十四類，而相爲全分者，十四類焉。'灰回'全也，'皆喈'分也；'歌戈'全也，'家麻'分也；'肴蕭'全也，'豪宵'分也；'元先'全也，'删山'分也；'東冬'全也，'庚青'分也；'江唐'全也，'陽姜'分也；'覃鹽'全也，'咸凡'分也。南人讀'麻'如'磨'，讀'瓜'如'戈'，口啓而半含；北人讀'麻'爲'馬遐'切，瓜爲'古窪'切，唇斂而盡放；含者全也，放者分也，北人讀'湍'如'灘'，讀'潘'如'攀'，讀'肱'如'公'，讀'傾'如'穹'，讀'江'如'姜'，讀'腔'如'羌'，讀'嫌'如'咸'，讀'鎌'如'緘'，南音則判然爲二；其讀'傀'如'乖'，讀'恢'如'勿'，則南北音皆然；湍潘也，公穹也，江腔也，嫌鎌也，傀恢也，全音也，啓而半含者也；灘攀也，肱傾也，姜羌也，咸緘也，乖勿也，分音也，斂而盡放者也。

第四特點，是以呼定韻。關于此，我們可以借四庫全書提要後話來說明：

四呼之字，各縱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二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

由這幾句看來，此書的分韻完全是依呼而定。這一百四十七部的韻目，我想不必錄出，我們現在講一講他的類韻圖的組織吧。他在等韻辨淆圖說上說：

> 今所作類韻圖以五十母橫於上，以二十四類縱列於下，每類各具四呼，每呼自成一韻，直貫各母之字可以出切，橫披各類之字可以行韻，而無字之母，無字之呼，畢得其音，蓋意存乎審音，非專以切字也。

總觀以上種種，此書實在是一部審音入微的書。其所謂全音與分音者，大概是指圓唇與不圓唇而言，如'歌戈'之於'家麻'，元音有(o)與(a)之分，'東鐘'之與'庚青'，元音亦因(o)與(ə)有岐而定，'江唐'之與'陽姜'，則元音又有(o)與(a)之差異也。準是以推，其理尚有可喻。惟增母一端，頗令滋惑。其增'舅''杜''朕''在''辈'於'幕''定''牀''從''並'，不知確是何意？梵文之比聲均五五相隨與三十六母之比四爲組者不同。其牙聲之(g)與(g')，齒聲之(dʒ)與(dʒ')，舌上聲之(d)與(d)，唇聲之(b)與(b')，舌頭聲之(d)與(d')，均係一輕一重，有不送氣與送氣之分。潘氏所增，或法是歟？然'語'之與'疑'，'乃'之與'泥'，'美'之與'明'，'老'之與'來'……果何爲乎？作者自云："凡上聲多屬陰，'舅''語'等十二字皆上聲…"講聲母而牽及調，實有糾纏未清之弊。若依音理，則'乃'與'泥'，'美'與'明'，'老'與'來'，自可有清濁之辨。但恐實際語言，未必如是。

此書出世以後，頗爲世人所詬病，如李光地榕村語錄譏其'以自己土音'，影響揣測…'，四庫全書提要譏其'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施用'，然而調整四呼之功，不可沒也。

(十三)汪烜詩韻析之圖繪發音部位

詩韻析爲汪烜著。卷首有序一篇，誌曰：

雍正元年（1723）歲在昭陽單閼月朔旦新安汪烜燦人氏著。

書共七卷：卷首載音論及圖表，卷一至卷五載'東''冬''江'以下之詩韻，卷末載頂嚴平仄法等。其韻圖本直圖，他在圖上說：

今是圖本出於吾鄉，然後世之音已失古人之半久矣。烜因不揣，略爲斟酌，放休文之意爲五十七圖如右。

較直圖稍有改革，他又說：

是圖與舊有不同者五：舊圖四十有四，此圖五十有七，一不同也。舊圖旁有一二三四之位而無標母，此則列三十二字母於旁，二不同也。等韻有三十六字母，此則去'知''澄''徹''孃'四標，而移'非''奉''敷''微'於'喻'字之後，三不同也。等韻惟'見''溪''羣''疑'三十六母，此則參而三之，分以開、中、閤焉，四不同也。舊圖無字處皆空以圈，則此伍而五之，分以○△▲∪□∪◹◊匚，五不同也。

由此數語，可見他的韻圖的大規模。惟此中有二端，尚待解說。(1)何謂開中閤？他把三十二母，俱分爲三項，其情形如下：

開　貢康頑敷　多逶舵妓　邦滂能謀　茲叢蓑三詞

中　誑枯群元　端兎隊衄　杯坯牝盟　鏘詮秦篠巡

閤　見溪祈疑　多跳定泥　兵偏並明　精清從心邪

開　罩攙崇始饑　好匣翁訝　方鳳瑟瑗　笋肉

中　著穿樋爽繩　虎活枉運　非憤敷微　來楷

閤　照春牀審禪　曉協影喻　分奉◹文　列日

'開'者聲得於天，其音大而宏平而濁；

'中'者聲居開闔之間，其音渾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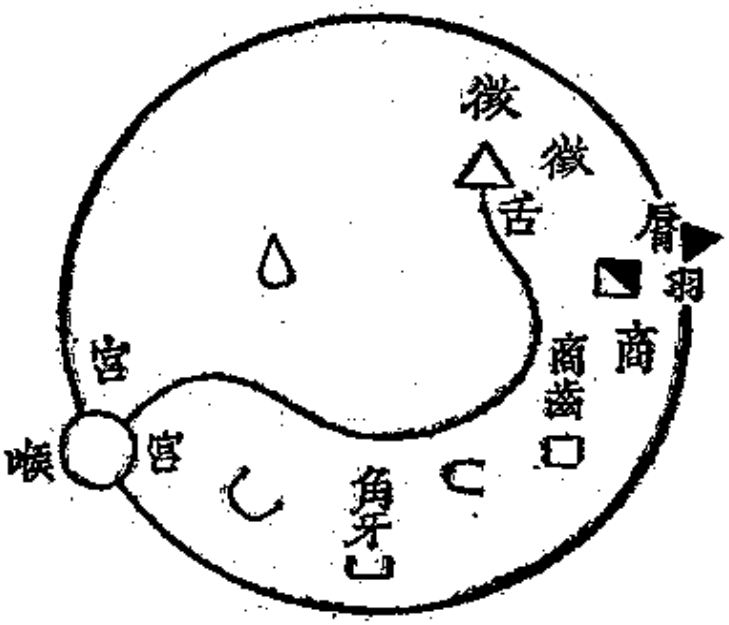
'闔'者聲得於地，其音斂而順高而清。

我們看他的分法和他的說明，實在有玄學的意味。我現在把牠們寫出來，好比開展覽會一樣，表明中國有此古物而已。

(2) 所分○△▲…

…等等的記號，是何用意？據他的九音方位看來，則○是喉音，△舌音，▲脣音，∪牙音，□齒音；∪喉兼牙音，◹齒兼脣音，△喉舌合音，⊏齒牙合音。他拿這些東西作發音部位的記號，排列在韻圖上自然比那祇用空圈的老辦法明顯得多。這些發音部位之在口中，他有'五聲次序圖'足以表明之。現在把他鈎描在下邊。在半農先生活着時，他看見此圖頗有贊許之意，因爲利用圖畫以表明發音部位的，除此以外，尙未見過耳。

五聲次序



(十四)是奎太古元音之內外餘論

太古元音爲晉陵是奎玉霞編。書係舊鈔，初藏錢塘丁氏，繼歸江蘇第一圖書館。我所有者，卽依此本鈔寫，乃鄉友劉慕黃先生之力也。善本書室藏書志云：

是奎事蹟無考，今觀所引諸儒之說，不及康熙間人，當是順治

康熙時人，惟前自序籍貫曰晉陵，知爲江蘇武進縣人耳。以全書之局勢觀之，似受明朝等韻影響者爲特多，故藏書志斷定爲順治康熙時人的話，大約可信。惟韻分陰陽，與戴孔之說相似，頗爲可怪。藏書志謂其以陽'京'陰'基'二韻定爲是本梅誕生的，今考梅氏在直圖序上並無此言。故其確切之時代，尙有考證之必要。作者所以名其書爲太古元音的，大概是憧景往古。他以爲太古元音至六朝已經佚亡，沈隱侯及李唐諸家所作，'非濫遺卽複滑'，洪武正韻雖近似，然亦未能的確。究之，他實在未曾踏進古韻的樊籬。因爲古韻的現象，決不是拾明人的牙慧而可得到的，亦不是憑自己的口吻而能摹擬的。我因爲牠是因襲橫直圖而作，所以把牠歸到等韻的範圍。作者自序有云：

> 韻雖繁，不過陰陽二者，今以正閏四十五子十八母約而爲十五綱十八攝二十鈐爲經，而總緯於四子二母，離合讀之，罔不順適，覺人間一切諺言，皆爲天籟，眞婦人孺子，可以了會者，遂以太古元音目吾書。

全書的大旨都在這幾句話裏包括着，我們若把這裏邊的要項順序講下來，就可以明白牠的內容。不過在講這項之前，我們必須知道牠的韻圖；牠的韻圖名爲太古元音經圖，其輪廓如下：

宮音

公歌姑三韻正之正 本韻皆合口呼附歌韻開口呼

弓戈姑三韻正之變 此卽上三韻之轉發做此皆撮口呼

岡嘉高三韻變之正 岡高開口呼嘉舌向上呼交附與高同音合口呼

光瓜〇三韻變之變 合口呼末韻無字空聲發做此

商角音

江迦騙三韻正之正 江齊齒呼迦騙平牙呼

姜滅膠三韻正之變 三韻攝口韻之

秔街鼸三韻變之變 上二音有聲無字借字俗音齊齒捲舌呼鼸韻同堇附齊齒捲舌而閉

惺乖關三韻變之變 惺縮唇觀乖韻俗音有聲無字

徽羽聲

庚于該鈞'四韻'變之正 舌探齒頭開口呼附根甘韻弇擩舌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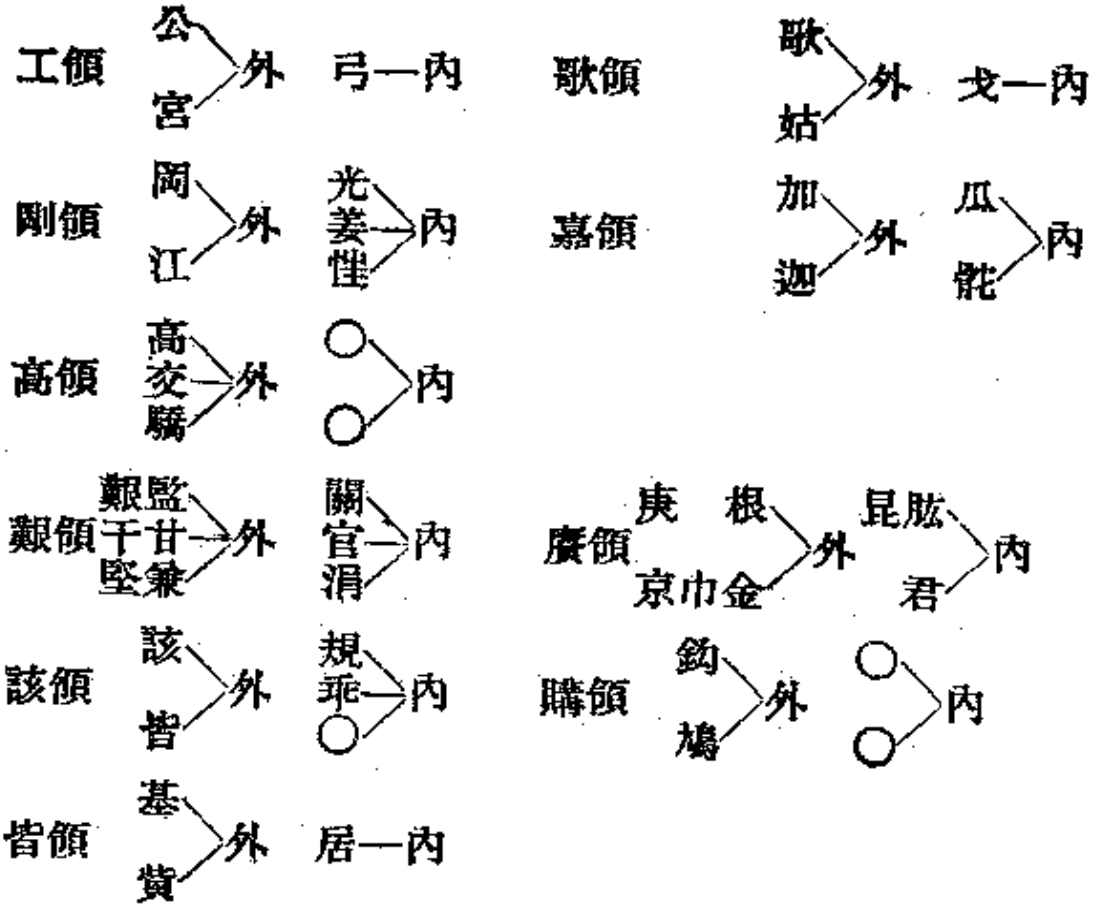
稚官規○四韻變之變 合口呼附肱乖二韻混呼末韻無字音聲

京堅皆鳩基五韻正之正 正齒舌上音附巾金衆黃四韻巾旋閉齒金衆閉齒而拄舌黃咬齒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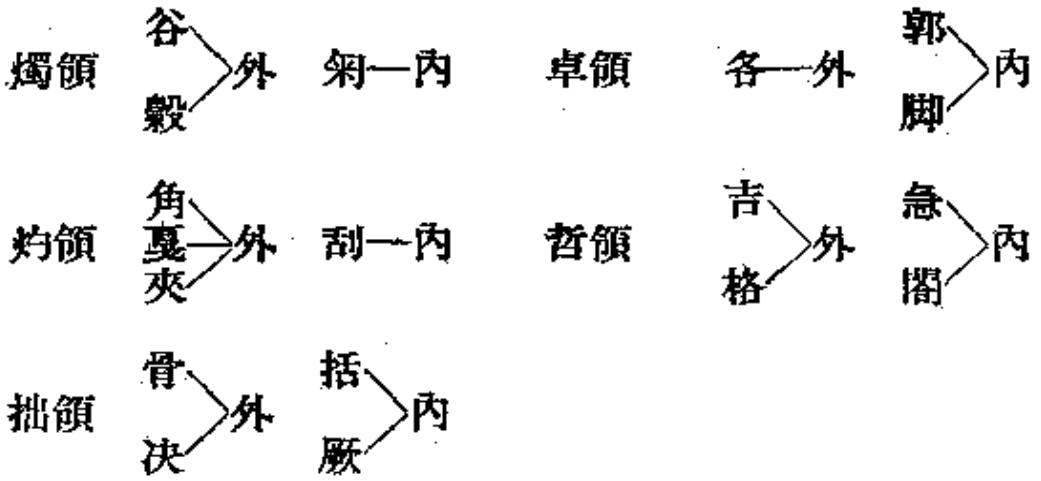
鈞涓堆鳩居五韻正之變 變唇呼第三韻首末句無字借第二句堆字標韻

從軋的韻目及呼名看來，就可以知道軋是本於橫直圖。至韻圖的格式是豎排的，與直圖大抵相同。作者大概是覺得這樣排法太不醒豁吧，於是另外又排出等韻內外子母十五字提綱來。

⊙十子



⊙五母



所謂子者，係指平、上、去而言；母者係指入聲而言。他因要與切韻指南十六攝較短長，並爲賦詩之用，所以又定出十八攝：

⊙十八攝參用四聲經緯賦詩 衆正閥子母

四十五子韻十二攝　指南有內八轉'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八轉'江''蟹''臻''山''效''假''梗''咸'，亂而有複有遺，予止用十二字整而括，且彼以聲之出入分內外，予以韻之原轉分內外，尤合於古。

⊙陽韻二十五

中 攝公宮弓　邦 攝岡光江裝僮　繁 攝艱監關　英 攝庚根昆肱京巾金君　堪 攝干甘官　薦 攝堅緣涓

⊙陰韻二十

吾 攝歌戈姑　家 攝加瓜迦騢　饒 攝高驕交　愛 攝該規乖皆堆　留 攝鉤鳩　儲 攝基貲居

⊙十八母韻六攝 子有攝母不可無攝予爲補之

篤 攝谷穀斛　鐸 攝各郭　約 攝角腳　察 攝夾戛刮　德 攝格閣骨括　業 攝吉急決厥

除攝之外，又有經緯之名：

⊙經緯 以上皆經也（蓋指攝而言）內取京君二字組諸男基居二字組諸女以吉決二字組諸母六緯也一縱一橫機杼之絲因成帛幅韻亦如之但京基原韻自緯兼及轉君居轉韻自緯僅及其類廣狹異耳究之轉亦可歸原雖謂三緯亦得

京 巾金堅兼庚干昆肱官　君 洇根甘弓姜　基 貲皆鳩該鉤規乖歌戈姑加高交瓜迦騢　居 堆龜　吉 急格骨谷

毅各郭角 決 厥關括
覓夾刮 剋脚

另外又有二十鈐者，爲製曲用也。

⊙二十鈐押歸三聲啓噎製曲 以入聲押平上去聲故曰三聲中原音韻惟十九韻有棄有複有遺未妥 通融

鈐公宮弓舊曰東鍾 多羅 鈐歌戈舊曰歌戈 都盧 鈐姑舊合居姑曰魚模非是 當匡 鈐岡光舊無 葩華 鈐加瓜舊曰家麻 高豪 鈐高交 強陽 鈐江姜慭舊曰江陽 遮奢 鈐迦牠舊曰車遮 邀遙 鈐驕舊合高交曰蕭豪 難還 鈐銀監關舊曰寒山更曰鹽咸 恩溫 鈐庚根梗肱舊曰庚青 安寬 鈐甘千官舊曰桓歡 來威 鈐該規乖舊合該皆曰皆來 謳侯 鈐鉤舊合鉤鳩曰尤侯 眞淳 鈐京巾金君舊曰眞文 賢銓 鈐兼堅涓舊曰先天更曰廉纖 諧隨 鈐皆堆合該規乖堆舊曰皆來 求休 鈐鳩舊合鉤曰尤侯 依師 鈐基貲舊分齊微支思 須儒 鈐居舊合姑曰魚模

以谷剋附都盧後各郭附高豪後角脚附邀遙後戛刮附難還後格骨附謳侯後吉厥附須儒後入聲押平上去悉歸本部

最清楚較中原音韻爲得

至於聲母如何，著者並沒明列於韻圖，惟在論等韻三十六字母中云：

> 近代有三十二位者，是削舌上四字也。又有三十位者，是更削輕唇四字爲二字也。而'匣''日'二字猶存，尚未見廓清之武。惟的知二十八位者，去疾務盡，勿敢稍爲古人留誤也。據語氣'邪'字當在'心'字上，'禪'字當在'審'字上，亦其純清次清純濁次濁之通例，又第八句舊本作'影''曉''匣''喻'合譌作'曉''匣''影''喻'，亦倒亂矣。予仍易置第三字爲第一字，方順而不紊。

據此論並參照韻圖的韻字的次序，則其聲母當如下：

見溪群疑影曉喻　　端透定泥來　　幫滂並明非敷

精清從邪心　　照穿牀禪審

我們看他這二十八聲，當然要想起王應電的聲韻會通來。王氏是刪去'匣''日'的，今此書的著者所主張的不是與之相同麽？這個

相同的理由，我們不要在年代上着想，應該查查他們的籍貫。王氏是崑山人，是氏是晉陵人，晉陵卽今武進，他們正同住在現在的蘇常的一個區域！

(十五)音切譜之區分反與切

音切譜爲李元編。元，字太初，京山人。前有乾隆甲寅(1794)吳鵬鶱序及嘉慶二年(1797)桑(未詳姓)序，更有元自序。全書共二十卷：卷一，字母，四等；卷二，反切，五音；卷三至卷九，列韻；卷十，韻攝；卷十一至卷十六，通紐；卷十七，互通；卷十八，通韻；卷十九，古韻；卷二十，今韻，四聲，通協。現爲節省篇幅起見，只錄其字母，四等，反切，五音，韻攝。

⊙字母：本節歷述各家字母，多猶人之言，惟以守溫字母本於舍利三十母，是其特見。所謂舍利三十字母者，則是：

迦佉伽歹	見溪群疑正音
結茄桀聶	見溪群疑副音
打塔大納	端透定泥
巴爬跁麻	邦滂並明
匝擦雜挖	精淸從疑
屑薩闍鴉	心邪喻影
嚩拉協沙	日來匣審
哈遏	曉影

按'悉曇家'所輸入之梵文字母，比聲如迦佉伽伽哦等組，皆五五相比，三十六字母每組四字；此中不同之處，必有來源。若以西域音爲華梵之階梯，實爲顚滅不破之論。但李氏又出西竺三十六字母訣，以爲宋梁山守溫考據反切，參校舍利而作，恐非。所謂西域

三十六字母者，則是：

迦 佉 傑 歹　　打 塔 大 納
咤 茶 跦 拏　　巴 爬 跁 麻
法 妠 伐 孃　　而 擦 雜 鞁 斜
遮 車 賁 奢 閣　　壹 苛 耶 協
拉 擘

案舊籍所載，未有以守溫作如此之字母形式者。此蓋李氏依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錄出，歸之守溫，殊爲不當。

⊙四等：李氏云：

四等者，開合正副也。正音近喉，副音近齒，正音縮舌，副音伸舌，正音重濁，副音輕清；開正音，俗稱開口音，開口副音，俗稱齊齒音，合口正音，俗稱合口音，合口副音，俗稱撮口音。

本此數語而分西域四等法，而分等第圖四等法，而分劉鑑切韻指南四等法。此亦以字典字母要法爲依歸者也。

關於聲母與四呼之關係，李氏頗有精論。他說：

'端' '透' '定' '泥' 四母，無合口副音，此唐韻失之也。沈韻'冬'部之冬、統、彤、毒，實合口副音。

脣音無開合，蓋脣音先合後開，不可過爲區別。'邦' '滂' '並' '明'，等韻皆在開口，而'冬' '東' '魚' '虞' 合之韻，備存其音。'解'，'佳買'切，'拐'，'古買'切，'解'開口，'拐'合口，俱以'明母買字切之。點韻'八' '拔'同音，'八'字切開口，'拔'字切合口。

'知' '徹' '澄' '孃' 四母無正音，'照' '穿' '牀' '審' '禪' 五母無副音，今以部分求之，正音副音間存，但無正副兼載者，靜審其音，四等俱備，而舊本闕焉。'孃'與'泥'母通，'照' '穿' '牀'與'知' '徹' '澄'通，尚有分別，'審' '禪'二母，則眞闕

矣。

⊙反切　李氏以反與切不同。其言曰：

沈存中筆談曰：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歸本母，韻歸本等。劉鑑玉鑰匙曰：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卽切也　切卽反也，皆可通用。竊謂反切二字有辨，如'常子開'之反'石子岡'，'陶郎來'之反'唐來勞'，'鹿子開'之反'來子哭'，'舊宮'之反'窮厩'，'東田'之反'癲童'，'饒田'之反'任調'，俱不言切。周禹，陽休之，陸法言，李舟，智猷，邱世隆，劉希古諸家，俱不言反。蓋上一字爲反，反卽音，而音歸於母；下一字爲切，切卽韻，而韻歸於攝，母行各攝之中，而攝總各母次第以爲韻，執音轉韻，據反定切。

認反與切不同，甚爲確當。惟以周禹以下各家，俱不言反，未免有誤；蓋以近今考證隋唐所遺韻書材料，未曾有言切者也。他據反與切異之原則，舉出廣韻反切之上字三百二十作反字，統於各母下；又取其反切之下字一千零三十作切字，統於各韻下。反字與切字，俱標出開合正副。似乎他的分等觀，是聲韻兩分法。然而不然，他說：

反者音也，切者韻也，反惟一字，切有四等，故不曰等音，而曰等韻。如'山'攝'見'母內，'干''古寒'切，'堅''古賢'切，'官''古還'切，'涓''古懸'切。'干''寒'俱屬開正，'堅''賢'俱屬開副，'官''還'俱屬合正，'涓''懸'俱屬合副，而所反之古字，則無開合正副之分焉。若將反分四等，順口爲便，而字多不備，故不用也。

⊙五音　李氏云：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爾雅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

'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注:五音別名,不詳其理,愚謂釋人聲也。樂貴人聲也。喉音重濁,故曰重;舌音靈敏,故曰敏;齶音過而不留,故曰經,齒音更迭而出,故曰迭;唇音自咮咮爲柳。

他所解人之所不詳者,與前人等。他又有'五氣之五音'之錄:

中土宮喉音	音在宮舌居中
夏火徵齒音	音在徵舌拄齒
秋金商舌音	音在商舌開張
冬水羽唇音	音在羽口撮聚
春木角牙音	音在角舌縮卻

他定五音歌爲解說聲母,實是獨具隻眼。他又錄出三十六母之五音:

角牙音	見溪郡疑
商舌音	端透定泥(舌頭) 知徹澄孃(舌上)
羽唇音	邦滂並明(重唇) 非敷奉微(輕唇)
徵齒音	精清從心邪(齒頭) 照穿牀審禪(正齒)
宮喉音	曉匣影喻
宮徵半舌半齒	來日

這樣的分配法,是沿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及切韻指南而來。他以是爲標準,批評筆談,樂典,韻會,篇韻,廣韻,神珙,新安等韻,嘉紹等圖,元音統韻……之所不合。其言曰:

神珙尙可解說,若廣韻之四聲輕清重濁法,米元章之孟仲季間求一聲法,卻仲輿之五音法,則不可使人共解,殆一人一日之音也。異人不能解,異日不能自辨矣。天地自然之音,未有一

人獨解之理，雖西域蒙古稍異中音，因地有偏全，故氣有醇駁，而其輕重清濁之間，尙可意會也。惟等韻之書，推之四海而準矣。

由此可知他何等的看重等韻，亦可見他的主張之堅定。

⊙韻攝　李氏的韻攝是合溫公指掌圖與劉鑑指南十六攝而成，其言曰：

劉鑑指南十六攝，本於溫公指掌，開合分圖參差難辨，今合爲一，而去其隱僻之字，從簡易也。

於是他先作十六攝分二百七部(?)四聲四等圖。此圖分公，江，羈，孤，該，根，干，高，歌，加，岡，庚，緪，鈎，今，甘。我們若以他的十六攝與指掌圖及切韻指南對照起來，則是：

本書	指掌	指南
公攝	二　圖	通攝
江攝	十四圖	江攝
羈攝	十八圖	止攝
孤攝	三　圖	遇攝
該攝	十七圖	蟹攝
根攝	九，十圖	臻攝
干攝	七，八圖	山攝
高攝	一　圖	效攝
歌攝	十二圖	果攝
加攝	十二圖	假攝
岡攝	十三圖	岩攝
庚攝	十五六圖	梗攝
緪攝	十五六圖	曾攝

鉤攝	四　圖	流攝
今攝	六　圖	深攝
甘攝	五　圖	咸攝

本圖以攝名列於上，韻目分爲四排繫於下，而旁註開合正副。

次列十六攝分三十六母四聲四等圖。圖上列三十六母，母下繫以韻字，旁註開合正副。

末列新定古韻十六攝。攝名爲江，經，淦，甘，岡，耕，根，干，佳，皆，該，歌，家，緘，各，羔。

總觀全書，材料豐富，頗可供等韻學者之參考。惟雜糅古今，不無可貶。此後李汝珍得此書而整理之，儼然成一部卓絕之音鑑，可謂之青出於藍也。

(十六)韻法傳眞五美圖之依倣明顯四聲圖

韻法傳眞五美圖爲馬攀龍著。攀龍，字躋齋，又號羸鱗，自稱爲古宛人，蓋南陽也。全書共分十二卷，卷一有自序一篇，時在道光丁未(1847)。序後又羅列鑒定師長，閱正同年，閱正助刊，閱正知契，謄錄門徒，約有千人，未免遺漏帶自炫之誚。書之大旨，可以觀其序文。其言曰：

> 至司馬公作切韻指掌，統攝全韻，最爲精密，而初學遽難領會。誕生梅氏橫豎二圖，簡便易學，然僅列一二字以爲綱領，而習俗訛舛，莫由訂正。余課讀之暇，謹依梅氏豎圖字數，倣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而橫列之，且將全韻之字，俱載於內，以便覽記。混音則集於一母以辨之，歧音則詳列於上以釋之，訛音則各歸本位以正之，間有熟習之音而未入韻者，則爲寄韻備音以補之。句讀明晰，清濁較然，俾切字敲聲者，按圖可得。凡閱

二十寒暑，乃克會萃成編，質之師友，僉曰此韻學之津梁，洵後儒之依據，宜付梓人，以公同好。梓成而撮其大旨如此。

依此數語，卽可知全書之規模。其剖析音理，尙不及李元；其記載時音，又不及李汝珍。故不詳錄。

(十七)勞乃宣等韻一得之'戛''透''轢''撩'

等韻一得爲清桐鄉勞乃宣著。是書作於光緒癸未 (1883)，重訂於光緒戊戌(1898)。癸未自序云：

> 光緒癸未客天津，潘君芗南，洪君述軒以等韻見問，取所定譜示之，灑然領悟，亟勸筆之於書，因釐爲十譜，各系以說爲內篇；錄平昔討論之語爲外篇，以俟知者。專重人聲而不尙考訂，所以別乎古韻今韻也。專主時音而不悖舊法，所以通乎古韻今韻也。

戊戌又識云：

> 是編作於癸未客天津時，羅稷臣觀察見之，謂通於中國音韻，於習學外國語言文字事半功倍。以此作爲有益於西學，勸付剞劂。……
>
> 今歲權宰清苑，受代後，沈子封太史來主畿輔學堂講席，以時方講求西學，亦持羅君之論，力促梓行。會返任吳橋，下邑事簡，因以暇日尋繹舊聞，重加審訂，授諸手民。……

觀此可以知其著作與付梓之歷程。

本書分內外兩篇，如癸未序中所云。內篇目錄爲：字母譜第一，

叠韻，反切，射字，讀法，雜論。外篇關於等韻源流及音理，很有精到之語。但爲篇幅所限，未能多引，現在只就內篇（在說明處，間引外篇）講其大概規模：

內篇組織，以三大綱爲根基，他說：

> 凡音之生，發於母，收於韻，分屬於四聲；'母也'，'韻也'，'四聲也'，是爲三大綱。

像這樣有條理的論調，在他以前的等韻家實在沒有說過。我們現在先說他所說的聲母。他說：

> 母之目，有喉音，鼻音，舌音，齒音，脣音，其別五。舌齒脣又各有重輕，其別八。喉音獨爲一類。鼻以下，各分四類，曰：戛音，透音，轢音，捺音，其別二十九。二十九者，又各有清濁，其別五十八。

把這些話具體的圖表出來，即是他的字母譜第一：

字母爲數五十八，半爲清聲，半爲濁聲，俱作平聲讀；加角圈者，係借用仄聲；加外圈者，係借清作濁；二合者，俱作反切合讀一字；空圈者，有音無字，上下求之自得。作者爲審音起見，故字母分之更細更繁；此當與潘次耕之類音及熊士伯之等切元聲同觀。惟與音理亦有不合者，如將 。嘎 。喀 。哈 。噶 。㘝與迎阿同視爲鼻聲是。蓋此數字實當舊日之'見''溪''群''疑'與'曉''匣'，在發音部位上說，牠們同係舌根聲；在發音方法上說，'見''溪''群'係塞聲，'曉''匣'係擦聲，只有'疑'是鼻聲。原來'見''溪''群''疑'四母之部位很難辨認，故'等韻家'有牙聲，喉聲，喉中聲，咽喉中聲，舌根聲，舌本聲之名；然而從未把牠們全當爲鼻聲者。勞氏如此，豈非千慮之一失？

字母譜第一

清聲						濁聲			
喉音			阿			𠺕			
鼻音			。嘎	。喀	。哈	○	。嗎	○	。𠺕	迎阿
重舌音			。答	。塔	○	○	。達	○	。拉	。納
輕舌音			咤	侘	○	○	茶	○	○	孥阿
重齒音			查	又	沙	○	楂	○	𠺕	。髯
輕齒音			。市	。擦	。薩	○	。雜	○	。𠺕	○
重脣音			巴	葩	○	○	。拔	○	○	痲
輕脣音			○	孚阿	夫阿	○	○	○	符阿	無阿
			氣音	透音	轢音	捺音	氣音	透音	轢音	捺音

表旁所列'氣'音'透'音'轢'音'捺'音，係指發音方法而言。勞氏在外篇字母篇云：

> 洪初堂四聲韻和表有'發聲''送聲''外收聲''內收聲'之目，錢竹汀養新錄又有'出''送''收'三等聲之說，皆指此類而言，而所分尚不明確，今第一類曰'氣'音，第二類曰'透'音，第三類曰'轢'音，第四類曰'捺'音，令各母皆依類相從：則牙音'見''羣'爲'氣'，'溪'爲'透'，'疑'爲'捺'，而無'轢'，當依經世以'曉''匣'相從爲其'轢'；舌頭'端''定'爲'氣'，'透'爲'透'，'泥'爲'捺'，而無'轢'，當依經世以'來'相從爲其'轢'；舌上'知''澄'爲'氣'，'徹'爲'透'，'孃'爲'捺'，而無'轢'，當援經世增比類'日'字輕齒音之例，增比類'來'字之輕音爲其'轢'；重脣'幫''並'爲'氣'，'滂'爲'透'，'明'爲'捺'，而無'轢'，當增比類'非'字之重音爲其'轢'；輕脣'敷'爲

'透','非''奉'爲'轢','微'爲'捺',而無'戛',當增比類'幫'之輕音爲其'戛';齒頭'精''從'爲'戛','清'爲'透','心''邪'爲'轢'而無'捺',當以經世所增比類'日'字之輕音爲其'捺';正齒'照''牀'爲'戛','穿'爲'透','審''禪'爲'轢',而無'捺',當依經世以'日'相從爲其'捺';惟喉音'影''喻'無'戛''透''轢''捺'之可分,獨爲一類,以天下之聲皆出於喉,爲諸母之本也。如此則喉音一清一濁,餘七音各四清四濁,於三十六母之外,加原專有清之七濁,原專有濁之七清,及邵氏所增之一清一濁,比類新增之三清三濁,共爲五十八母,清濁各二十九,部居整飭,脈絡分明,按類求聲,若網在綱矣。

觀此可以知道其所以分戛、透、轢、捺之由來。惟其中尚有可批評者,約有數端:(一)發送收之名,實始定於方以智(見後);(二)邵子'二十音圖',我以爲是併聲而不是增聲:(三)舊等韻之'影''喻'二母,並非完全元音,故可分爲一清一濁,今勞氏既認爲諸母之本,當然是把牠們當成完全元音,既認爲元音,卽不應再分清濁,蓋元音沒有不振動聲帶的。然而'戛''透''轢''捺'之分,實比發送收爲進步。關於此四字之含義,勞氏另有明快的說明,他說:

音之生由於氣,喉音出於喉,無所附麗,自發聲至收聲,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雜,故獨爲一音,無'戛''透''轢''捺'之別。鼻舌齒脣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於鼻、舌、齒、脣也,作戛聲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戛'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轢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轢'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戛稍重,透最重,轢稍輕,捺最輕。嘗仿管子聽五音之說以狀之曰:'戛'音如劍戟相撞,'透'音如彈

丸穿壁，'轢'音如輕車曳柴行於道，'捺'音如蜻蜓點水，一卽而仍離，此統擬四類之狀也。又試以各母俱讀入聲而各假物以分擬之，則尤明顯。鼻音發於齶間，齶之形平，故其音如杖之平末者遇物而成：'戛'音嘎，如杖築地；'透'音喀，如杖穿壁；'轢'音哈，如杖曳於地；'捺'音迎阿入聲，如杖略拄於柔物。舌之形圓，故其音如彈丸之圓者遇物而成：'戛'音答，如彈擲地；'透'音塔，如彈洞壁；'轢'音拉，如彈輥於地；'捺'音納，如彈略拄於柔物。齒音氣達於齒，其形銳，故其音如矛之銳末者遇物而成：'戛'音查入聲，如矛卓地；'透'音叉入聲，如矛刺壁；'轢'音沙入聲，如矛畫於地；'捺'音劄，如矛略點於柔物。唇之形扁，故其音如掌之扁者遇物而成：'戛'音巴入聲，如掌擊地；'透'音葩，如掌破壁；'轢'音夫阿入聲，如掌摩於物；'捺'音嘛入聲，如掌略按於柔物。試想之，四類之別，可意會也。'

這種明快的譬況，實爲勞氏以前之講發音方法者所未曾發。若與今日所定之名稱對照起來合者甚多：

戛類	見群端定知澄幫並 精從照床	塞聲 塞擦聲	不送氣
透類	溪透徹滂敷 清穿	塞聲 塞擦聲	送氣
轢類	曉匣審禪心邪非奉 來	擦聲 邊聲	
捺類	疑泥娘明 日微	鼻聲 擦聲	

以此觀之，戛類實含有塞聲與塞擦聲兩類，其所以可合爲一類者，

因均爲不送氣之故：透類亦含有塞聲與塞擦聲二類，其所以可合爲一類者，因均爲送氣之故；'轢'類含有擦聲與邊聲二類，而邊聲與擦聲微覺不類，勞氏在外篇雜論上已言之；捺類含有鼻聲與擦聲二類，此兩類實不相似，除非將'微'母之音值假定爲鼻聲之 m̥，'日'母之音值假定爲鼻聲與擦聲混合之 nz̥。恐勞氏之見不及此耳。

勞氏之第一大綱約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介紹他的第二大綱。勞氏云：

> 韻之目有喉音一部，喉音二部，喉音三部，鼻音部，舌齒音部，脣音部，其別六。每部分陽聲陰聲，喉一部復有下聲，其別十三。十三者又分四等：曰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其別五十二。

我們現在可以把韻攝譜第四列在下邊，以資解說：

	喉音一部	喉音二部	喉音三部	鼻音部	舌齒音部	脣音部	
陽聲	阿 猗 窪 。俞 阿	埃 。厓 。歪 。俞 埃	。敖 幺 烏 。敖 。俞 。敖	。昂 央 汪 。俞 。昂	安 焉 彎 淵	諳 奄 烏 諳 。俞 諳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陰聲	。厄 伊 。厄 。約	。額 伊 。額 。威 。俞 。額	歐 由 烏 歐 。俞 歐	鞅 英 翁 雍	恩 因 溫 。云	。厄 。音 音 烏 。音 。俞 。音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下聲	。咳 伊 烏 。俞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這是他的韻攝五十二字，每字當讀爲何音，勞氏固有說明，但我想省點篇幅，故不多引。現在先說他這個圖的組織。勞氏說：

韻攝者音之所由收也，故曰攝；一音之終，必有所收，收於喉爲喉音，收於鼻爲鼻音，收於舌齒爲舌齒音，收於唇爲唇音。譜之六行，六部也。三列，陽聲，陰聲，下聲也。'阿'，喉音之陽聲也；'厄'，喉音之陰聲也；'伊''烏''喻'，喉音之下聲也；此五字爲生聲之元，是爲喉音一部。'阿''厄'收於伊，爲'埃''額'，是爲喉音二部；'阿''厄'收於烏，爲'敖''歐'，是爲喉音三部；'阿''厄'收於鼻，爲'昂''鞅'是爲鼻音部；'阿''厄'收於舌齒，爲'安''恩'，是爲舌齒音部；'阿''厄'收於唇，爲譜$\frac{厄}{音}$，是爲唇音部。每列四字，四等呼也。阿厄，皆開口也，各部之開口，皆阿厄所生。伊，齊齒也，各部之齊齒，皆伊所生。烏，合口也，各部之合口，皆烏所生。俞，撮口也，各部之撮口，皆俞所生。喉音一部，獨有下聲而餘部無之者，以各部之陽聲生於阿，陰聲生於厄，而各部之下三聲，皆生於伊烏俞也。

勞氏之論，眞是有條不紊。陽聲與陰聲之區別，可以說是因口腔共鳴器之大小而定。'阿'之音值，當爲(a)，所以陽聲部爲(a)，(ai)，(au)，(aŋ)，(an)，(am)。厄之音值，恐怕不是後元音之(o)，而是稍前之(ɤ)，或許是中元音之(ə)，所以陰聲部爲(ə)，(əi)，(əu)，(əŋ)，(ən)，(əm)。下聲之伊烏俞，在國音上說，卽係介音(一)，(ㄨ)，(ㄩ)，其音值爲(i)，(u)，(y)。至'餘'之音值，卽爲聲化元音之(l)，或(ɿ)；牠的性質是與'伊''烏''俞'不相同的，牠不能與伊烏俞相配合而作牠們的開口的。然而勞氏承明清等韻之舊，也只有把牠配合到這個地方。他把這五十二字簡化而爲韻攝簡譜第五。他的說明云：

五十二攝，合四等而計之也，而下三等皆本於開口。今以開口之十三音爲簡譜，以便於讀；直讀之曰：'阿''厄''餘''埃'

'額''敖''歐''昂''鞅''安''恩''諳''厄音';橫讀之,陽聲曰;'阿''埃''敖''昂''安''諳',陰聲曰:'厄''額''歐''鞅''恩''厄音';熟於此,則部分陰陽,條理秩然矣。齊齒以下諸音,皆自此而生也。

	喉	喉	咬	鼻	舌	脣
	一	二	三		齒	
陽	阿	埃	。敖	。昂	安	諳
陰	。厄	。額	歐	鞅	恩	。厄。音
下	。餓					

他這十三攝之成,是沿襲華嚴字母韻圖與切韻要法下來的。

四聲問題,是勞氏的第三大綱。勞氏對於四聲的意見,在外篇四聲中論之極詳。他不惟論到切韻系統的入聲的分配,而且論到等韻圖上的入聲的排列;他不惟明白滿文之十二字頭對音於入聲有克字,特字,補字之別;而且知道古韻家處理入聲之糾紛。他既這樣熟悉韻學之流變,更加以精細之審音,所以他不肯武斷,而定出折衷的辨法。他在內篇四聲譜第八的後邊說明道:

凡音皆有平、上、去、入四聲,今以阿母五十二攝譜之,餘可類推。譜中有字者列字,無字者列圈。鼻舌齒脣之十部有入聲韻,故入聲無字者列單圈。喉音之三部無入聲韻,故入聲皆列重圈,以示區別。然雖無其韻實有其聲,其讀法,喉一部即以其平、上、去本音短言之爲其入聲。其陽聲陰聲之入,與鼻部陽聲陰聲之入同。喉二部,喉三部,各以其平、上、去本音稍轉

之爲其入聲；喉二部之入與舌齒部之入同；喉三部之入與脣部之入同；喉一部下聲之入則獨爲一聲，與各部不同。

舌齒脣之三部配入聲韻，可以說是受古韻與滿文的影響。喉一部，喉二部與喉三部各以其本音稍轉之爲其入聲，這是勞氏審音的結果。喉一部下聲之入，則又其參照江寧方音而定也。

總觀勞氏之書，條理分明，審音精細，實比熊士伯與潘次耕高出一等，此蓋時代爲之也。

(十八)結束

我取以上十七部書作存濁系統的代表，各書之作者，來源及內容，都有敘述與批評。讀者得此，總多少可以得些暗示。若能進一步而讀原書，必能知明清南派等韻之現象。再者此文曾於二十六年元月發表於天津益世報，現在付印全書，對於此中材料略有增加。惟因校對倉卒，未能盡量修正耳。

廿九年十一月廿二日誌於韻略堂。

六　明清等韻之北音系統

明清等韻可以分爲兩個系統：一是存濁系統，簡稱曰南派；一是化濁入清系統，簡稱曰北派。前者，在上節業經詳述，現在專述後者。所謂化濁入清者，就是把舊日三十六母之最濁位，如，群，定，並，牀，從，匣……等母，俱化入清位。這個系統，就是現在國音的前身；溯其本源，當以中原音韻爲最早。但中原音韻，只作北音的實際記載；對於音理，未免疏略。韻字每圈作爲一音，固然暗含北音聲數，畢竟沒有把聲母明揭出來，所以不能把牠列入等韻範圍。

正統中，蘭氏廷秀作韻略易通，韻數雖依中原之大凡，而首創二十聲母，實爲化濁入清的等韻系統之先導。此後，作家蠭出，增以圖表，詳於說明，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然於化濁入清之概，實發軔於蘭氏耳。本篇首述蘭氏，次及各家；按年排列，所以明演變之跡；標明地域，可以識方音之異。其有違乎時代與地域者，稍加以客觀的評判。方以智云：

> 音有定，字無定，隨人填入耳。各土各時有宜，貴知其故，依然從之……

'知其故'，談何容易！我們現在心想達到這個目的，我以爲第一要務，是算前人的舊賬。本篇依是旨而敍述各家之內容，更依是旨而作聲母總表與韻母總表。先之以分析，次之以總合；此派得失之故，庶可一目瞭然，宛如指掌矣。

(一)蘭茂韻略易通

韻略易通，爲蘭茂著。茂，字廷秀，號止菴，嵩明人。書序於正統壬戌(1442)。板本源流，詳載拙著中原音韻研究。

韻類共爲二十：

東洪 uŋ	江陽 aŋ	眞文 en	山寒 an	端桓 œn	先全 iɛn	庚晴 eŋ	侵尋 im	緘咸 am	廉纖 iɛm
支辭 l,ɿ	西微 i,ei	居魚 y	呼模 u	皆來 ai	蕭豪 au	戈何 o	家麻 a	遮蛇 ɛ	幽樓 ou

此比中原多一韻，所差者卽是析中原之魚模爲'居魚'與'呼模'。牠比洪武正韻少一韻，所差者卽是沒有把'西微'分開。這都沒有多大關係。他的最大貢獻，是首先揭出北音之二十聲母。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時，雖然在起例上說過：

> 音韻內每空是一音，以易識字爲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

立切脚。

但沒有明顯的把當時的聲紐揭出。蘭氏首先把這個揭出，這可以說是他最有革命性的地方。他的聲母，以早梅詩代之，即是：

東風破早梅　向暖一枝開

冰雪無人見　春從天上來

這二十個聲母，就是把舊日三十六母之濁聲併入清聲的結果。其歸併之跡，可觀下表：

東 t	端	向 x	曉匣	冰 p	幫	春 tʂ‘	徹澄穿牀
風 f	非敷奉	暖 n	泥孃	雪 s	心邪	從 ts‘	清從
破 p‘	滂並	一〇	疑影喻	無 v	微	天 t‘	透定
早 ts	精	枝 tʂ	照	人 k	日	上 ʂ	審禪
梅 m	明	開 k‘	溪群	見 ɕ	見	來 l	來

邵康節十二音圖，雖有化濁入清的傾向，然尚在疑似之間。周德清在韻字上顯已歸併，但未有以簡馭繁之聲母。蘭氏因舊等韻之規模，併‘敷’‘奉’於‘非’，‘並’於‘滂’，‘匣’於‘曉’，‘疑’‘喻’於‘影’，‘群’於‘溪’，‘邪’於‘心’，‘澄’‘穿’‘牀’於‘徹’，‘孃’於‘泥’，‘從’於‘清’，‘定’於‘透’，‘審’於‘禪’，化濁入清，刪去重複，實奠北音新等韻之基。

惟此中宜注意者有三事：一是‘微’母存在，‘微’母之音值爲(v)；二是‘疑’母之消失，‘疑’母之音值爲 (ŋ)；三是舊日‘見’‘曉’系及‘泥’‘孃’兩母之細音。二十聲母中之‘無’，即舊日之‘微’母；二十聲之‘一’，即舊日之‘疑’‘喻’‘影’。‘疑’‘喻’‘影’併而爲‘一’，即全化爲元音或半元音。‘疑’與‘微’，在此後各家的等韻圖或存或否，必是地域的關係。與‘見’‘曉’系之相當之見，開，向，與‘孃’‘泥’相當之‘暖’母的細音，我以爲是有 ㄐ，ㄑ，ㄒ，ㄧ 諸音。

聲調仍分爲四，即平上去入。蘭氏對於入聲，蓋仍遵舊等韻之分

配，故以前十韻有入聲，後十韻無入聲。

蘭氏對於等呼並沒有明確的見地，他說：

> 各韻二十，如'東''端''侵''廉''咸''居''胡''蕭''戈''幽'十韻，呼之皆隱齒或合唇；及至'江''眞''山''先''庚''支''齊''來''遮''麻'十韻，呼之或露齒或開口；此卽韻有陰陽之異，而兩分。——凡例。

這可以說是四等已廢與四呼未起的話。韻分陰陽，不過是舊等韻的開合而已。

書無總韻表，以此而論，似乎不應該把牠作等韻看待。然蘭氏之心目中，實在有個新等韻圖。他說：

> 凡字有宮商角徵羽五音，有平上去入四聲，四五相乘而爲二十。牙齒舌喉唇又凡五，用每一字，母子翻切，必四言而成字，四五相乘，亦爲二十。故此編橫有二十母，縱有二十韻。其陰陽出入均分而兩之，皆自然而非強也。

由此觀之，則二十韻卽二十攝也；二十母所佔之位置卽與舊等韻圖上之三十六母相當；陰陽兩分，卽合於舊日等韻之開合。讀者應把眼光放開，視綫自可及於全部。

(二)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爲李登著。江南通志傳云：

> 李登字士龍，自號如眞生，上元人，官新野縣丞。

他作的有字學正譌，撫古遺文，六書指南及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等書，俱見千頃堂書目。

是書刻於萬曆丁亥(1587)，錄梓者爲陳邦泰。書前有姚汝循，焦竑，王兆雲序及登自序，時均在萬曆丙戌。

書名之由來，可以觀他以下的話：

論字不出三項：一曰文，欲點畫不乖；二曰音，欲所呼不謬；三曰義，欲訓釋有據。——例論。

由此可以知道牠是包含形音義的一部文字學。但我們現在只講其音的一部分。

牠的聲母分爲平聲字母與仄聲字母兩類。其平聲字母爲：

見溪群疑曉匣影喻 此八字爲一類，皆喉音，

敷奉微 此三字爲一類，乃脣齒半音。

邦滂平明 此四字爲一類，皆脣音，內平字舊係並字。

端透廷尼來 此五字爲一類，皆舌頭音，內廷字舊係定字。

照穿牀審禪日 此六字爲一類，正齒音。

精清從心邪 此五字爲一類，皆齒舌半音。

其三十一母，舊多'知''徹''澄''孃'即娘字'非'五母。'知'重'照'，'徹'重'穿'，'澄'重'牀'，'孃'重'泥'，'非'重'敷'，重母下字無非同音，不知其說，茲用三十有一而足。

從他這一段話看起來，他的主張顯係與正韻相同，然而他尚有下邊一段話。他的辨清濁一條云：

清濁者如'通'與'同'，'通'清而'同'濁；'荒'與'黃'，'荒'清而'黃'濁是也。三十一母中，'見''幫''端''照''精'五母，皆有清而無濁；'疑''微''明''尼''來''日'六母，皆有濁而無清；除此十一母外，其'溪'與'群'，'曉'與'匣'，'影'與'喻'，'敷'與'奉'，'滂'與'平'，'透'與'廷'，'穿'與'牀'，'審'與'禪'，'清'與'從'，'心'與'邪'十項，皆一清一濁，如陰陽夫婦之相配焉。然惟平聲不容不分清濁，仄聲止用清母悉可該括，故並

去十濁母，以從簡便。

仄聲字母：

見溪疑曉影　奉微邦平明　端透泥來　照穿審日　精清心

共二十有一而足。

他把清濁與陰陽視而爲一，所以牽及聲母之音值上。實際上，他在平聲所分的只是陰陽而不是清濁，所以他的濁母實在是多餘。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恐怕與他的籍貫有關。他的籍貫是上元，今屬江蘇江寧道。此地雖不若蘇常道之完全爲南音，然於北音終有點隔膜也。若以他的仄聲字母而論，比韻略易通多一個。多的卽是'疑'母。

他的韻類，平、上、去各二十二韻，入聲九韻，今錄其平聲及入聲韻目於下：

上平聲

一東	兼舊韻冬	二支	兼舊韻微齊	三灰		四皆	兼舊韻佳內字
五魚		六模	舊係虞字	七眞	兼舊韻侵內自有辨	八諄	自舊韻眞分出
九文		十元		十一桓	自舊韻分出	十二寒	兼舊韻刪覃咸內自有辨

下平聲

一先	兼舊韻鹽內自有辨	二蕭	兼舊韻爻	三豪		四歌	五麻
六遮	自舊韻脘分出	七陽	兼舊韻江	八庚		九青	兼舊韻蒸 十尤

入聲

一屋	兼舊韻沃物	二質		三術	自舊韻質物錫職等分出	四月	五屑	
六藥		七曷	兼舊韻合	八點	兼舊韻合洽	九陌		

編內於舊韻標目一一備載，故於目錄下先著之；所謂兼者，大概言之，其實第一韻譜更互易置者甚夥也。

此中關於閉口韻（—m），已有歸併於（—n）之象，雖云'內自有辨，而這種歸併不是無因的。在此點上說來，實比蘭氏進一步。

他對於韻之開合，亦比蘭氏進步。他說：

> 諸母所謂開者，開口呼也，呼畢而後開。閉者閉口呼也，呼畢而口閉。捲謂捲舌，舌捲上齶而爲聲，'因' '煙'是也。抵謂抵齒，舌抵上齒而爲聲，'之' '師'是也。撮謂撮口呼，唇聚而出，'聚' '遇'是也。合謂合口呼，兩頤內鼓，'胡' '祿'是也。正謂正齒，別於抵齒也。爲其同韻同母而有此分辨，不得不立此字，但一會意，卽皆牽蹄。

他這明快的說法，我以爲比無名氏的韻法直圖，及著者之子（嘉紹）的韻法橫圖所載的呼法簡便得多。

他的韻譜與舊等韻不同。其編製與韻略易通相同。以韻爲主，每韻上列聲母。下列韻字。每母之下贅以呼法，如見合，見撮之類。如某韻缺少某母者，必陰梓於書頭線外曰：某母無。

此書存於世者甚少。故宮圖書館所藏者，缺諸序，因之年月亦湮沒。前三年，我得見是書，視爲珍寶，倉卒錄其韻目與聲母。今年整理舊稿，再赴館詳覽，已被提滬，悵然而歸。不料於此文將付印之時，輔仁大學新購一部，比故宮所藏者更爲完全，撕去舊稿，從新作此一段，愉快不可言狀。（按此書輔仁後退歸書店，被日人永島所得，29年12月。）

（三）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是合併字學集篇集韻所附之韻表。牠的名稱雖然冠以司馬溫公的頭銜，實與切韻指掌圖無關，因爲牠是由切韻指南合併的。合併者原題金台布衣居士徐孝；校刊人原題特進榮錄大夫柱國惠安伯永城張元善。元善乃彭城伯駅之後，惠安伯鏓之從子。他在嘉靖二十四年二月辛巳襲爵，死在萬曆三十七

年六月(明史外戚恩澤表)。徐孝我疑心是張氏的門客，觀他的合併字學便覽引證用'謹呈'二字便可以知道。他大概以布衣終身，四庫書目亦說他是順天布衣。這個韻表重訂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三起，至二月二十五日止，比喬氏韻譜早八九年，比呂氏交泰韻早一年，比利瑪竇與金尼閣之標音早數年或二十年。然而牠所記載的，比諸書所記載的多有不同，這沒有別的緣故，就因爲作者所依據的是完全北音。現在將牠的特色介紹於後：

第一特色是併母。牠將三十六母歸併之後，爲數二十二，布之於韻表，則成這個形式：

見溪端透泥 幫滂明 精清囚心 影曉來
非敷微 照穿稔審

其實只有十九。他的字母總括云：

見溪端透泥影曉　來照穿稔審精清
囚心二母剛柔定　重唇上下幫滂明
非母正唇獨占一　敷微輕唇不立形
抵腭點齒惟記齒　喉牙舌上不拘音

這個歌訣的第一句是沒有問題的，第二句的'稔'母卽'日'母。他的凡例上說：

平聲舊有陰陽清濁之分，混於檢討，今刪去'同''農''模''盧'之濁平外，增'泥''明''來''稔'襲趙之音，以成純清一貫。

第三句'囚'母是吳楚之音，他的凡例上說：

惟'心'母脫一柔母，見吳楚之方，予以口添心字在內爲母……

他既說是吳楚之音　可見當時的北音沒有這種現象。第六句'敷''微'輕唇不立形，就是取消牠們的意思。'敷'母取消，當然不成問題；'微'母之不立形，是爲創見。中原音韻裏，此母尙在，韻略易通

西儒耳目資繼之。直到五方元音才將牠取消。現以此書爲證，可見在萬曆時代的北音已沒有這種東西了。'疑'母之存在，在中原音韻裏尚有一二特例，韻略易通將牠併於'一'母，元韻譜仍然保存着，這種參差不齊的情形，恐怕自元至今就是這樣。若以純淨的北音而論，牠在蒙古韻裏已歸於'喻'母了。徐氏是北方人，故將牠取消。他說：

> '吳''無''晚''玩''悟''勿'之類，母雖二三，音實爲一味，不當分別而分別也。或曰，'唇牙喉三者，安得爲一乎！'不然，此乃器異金同之象，今併於'影'母領率：洪武正韻'惟''微'二字可考。其三等仍立'微'母無形，以存輕唇之音。或言'王''忘'非一音者，因'王''往''旺'在韻圖無形之中，學者經代難於通變，致以'王''往'作'陽''養'者亦有之矣。不知'惟獨'之'惟'與'精微'之'微'相併，洪武正韻可考，已明'惟'字既入於'微'，則'王'字豈可不入於'忘'乎？

他這說明是不很對的，因爲洪武正韻之'惟'與'微'併，俱讀爲(v)，與'影'母沒什麽相干。其實他不如乾脆說我們北方是沒有這個音了。至於'照''穿''稔''審'的音值，在這書裏毫無問題的是(tʂ)，(tʂ')，(ʂ)，(ʐ)。這幾個母很不喜歡與介音i合作。若是合作，便使人疑心牠們是(tɿ)，(tɿ')，(ɿ)，(ʒ)，甚而至於是(tɕ)，(tɕ')，(ɕ)，(ʑ)。但在本書裏所表現的，再不會使人有那種疑心，因爲徐氏將這一系的二三等合併爲一，俱由齊齒變爲開口了。他在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上說：

> 聲音由於自然，如平聲'梳書'之音，'生申'之音，'商山'之音，'中速'之音，分別自然也。至於'生升'一音，'森深'一音，'詩師'一音，'鄰舟'一音，舉世皆以爲：韻圖重見，析爲二音。但

言一音者，則有舌音不清之誚。通不知此由'宕'攝'莊瘡'不應入'章昌'開口同篇，更兼燕冀重濁，乖於正齒，以致諸篇效尤此例，故有"抵腭""點齒"之說，以惑於人。歸於'精'一之母者，亦有之矣；謂以'淄'爲'資'，以'鄒'爲'諏'之類，豈不謬乎？又言淄支之音，居近者呼聲輕，點齒自然也，居遠者呼聲重，未必不抵腭也。不但洪武正韻'師''詩'二字可考，較之經史直音內，'淄錙'二式俱音'支'之字者是也。其理若不剖判明白，則是靈端復起於後世矣。

他的理論雖然有毛病，但他所表現的事實是可注意的。因爲'生升'，'森申'，'詩師'，'鄒舟'俱是二等與三等的關係。他將牠們合而爲一，齊齒呼當然取消，因之(tʂ)，(tʂʻ)，(ʂ)，諸音也正式成立。這是徐氏最大的貢獻。畢拱辰及樊騰鳳輩，俱沒有注意到這個開齊的問題上。利瑪竇與金尼閣仍然承認這一系有齊齒呼者，足見他們所依據的不是北音。

第二特色是併攝。切韻指南分十六攝，徐氏併爲十三攝。十三攝的名稱，如他的韻圖指南貼號所示的：

通止祝蟹壘効果

假拙臻山宕流門

末後'門'之一字乃指門法而言。十三攝之內容如下頁之表：

此中尚有必須申明者數端：(1)'東鍾'與'庚青'之合併，在中原音韻裏已稍露朕兆，觀牠們將合撮之字兩收可知。至于大刀闊斧的併爲一韻，當以此圖爲最早。(2)'止'攝之包含頗爲複雜。不如中原音韻之分爲合理。然含(l)音之字俱列上等，含(i)音之字俱列下等；含(ɿ)與(ʮ)音之字俱列中等，含(y)音之字俱列下等，秩序猶井然可觀也。(ʮ)爲(ɿ)之圓唇，故作者將牠與'模'韻分離而列

通
eŋ, iŋ, ueŋ yeŋ
止
ɿ, ʅ, ɥ, y
祝
u
蟹
ai , iɛ
壘
ei , uei
効
au, iau, uau
果
o, io, uo
假
a, ia, ua
拙
ɛ, iɛ, uɛ, yɛ
臻
en, in, uən, yeu
山
an, iən, uan, yan
宕
aŋ, iaŋ, uaŋ, yaŋ
流
ou, iou, uou

于此攝。其中又有可注意者，卽將'爾'、'二'、'而'等字列於'影'母下，'日'字列於'稔'母下。'爾'、'二'、'而'與'日'之分屬，以此書爲最早。(3)'壘'攝之'壘'、'類'、'雷'等字列於開口，與等韻及現在燕冀以南之讀爲 (luei) 者不合，而與國音之讀爲(lei)者相合。此更爲比其他各書接近國音之特証。(4)中原音韻'蕭豪'韻尙有等韻二等字之遺留，此圖則廓而清之。合口只'幫' '滂' '明' 等母有字。(5)'拙'攝之齊撮爲 (iɛ)，(yɛ)兩音，是毫無疑問；至開合之字是否讀(ɛ)與(uɛ)兩音，尙爲難定。本來此攝之字游移性最大，例如'國'在北京讀(Kuo)，豫南讀(Kuai)，豫西讀(Kuei)。中原音韻收於齊微，與今豫西之音相合。而讀爲 (Kuɛ) 音者，聞大名曹州尙有是音。(6)'臻'攝之併'眞文'與'侵尋'，是取消 (—m)而併於 (—n)，(7)'山'攝不僅取消舊日之 (—m)，而且將中原音韻之 (iɛn) 俱化爲 (ian)。這兩端也以此書爲早。

第三特色是四聲排列之次序。第一字爲陰平，第二字爲上，第三字爲去，第四字爲陽平。上去陽平等聲俱混有舊日之入聲。考察起來，聲調與中原音韻之所載，大致相同，間有出入，是或係時代與地域使然。

(四)喬中和元韻譜

元韻譜爲喬中和著。他是內邱人，在崇禎壬午，曾纂修縣志，所以內邱縣志關於喬氏世系載之極詳。至於他的本身，則選貢門載云：

> 萬曆年，戊戌，喬中和仕垣曲知縣，陞太原通判，以閒住歸田。
>
> 著述詳文紀，事實詳鄉賢，勅封詳前(勅封)。

我們從勅封門而知其在順治年'以子鈵貴，勅贈儒林郎東城副兵馬指揮'；由書籍門而知其作有元韻譜及其他六七種書，又在鄉賢門載云：

> 喬中和，字還一，資性過人，累官知縣通判，兼任數篆，吏畏民懷。自解組歸里後，日以著述爲事，伏臘無間□三十餘年。崇禎間巡按李模顏其門曰德榮稽古，復爲見疏題請詔旌理學名臣。每遇公事，輒亢爽條陳，人服其直。壬午年纂修縣志。

元韻譜，喬氏自序於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但據康熙辛未(三十年——一六九一)蔣先庚的序看起來，似乎在此以前，全書未曾刻板。他說：

> 始作於萬曆庚戌，傳於令嗣文衣，。至順治壬寅，文衣遊白門，余得其書而快讀之，珍祕三十年，不欲爲人見。至今康熙庚午春，栢年陳子，赤州朱子，咸遊於先生之門，諷誦是書，不啻寶玉，遂勉力同梓，至今辛未冬，始獲成書，豈非如龍圖洛書應運而出，爲一代休隆之徵，文運喬興之兆？

同時湯康民作增補字彙序云：

> 予更合還一喬先生元韻，附以周郁魏子指掌；復經蔣子震青(先庚)辨疑，輯成一書。雖然，竊有餘懼焉：還一元韻藏于趙，岦山字彙藏于吳。多則百十年，少則五六十年，未有發篋而梓

之行者。予獨續貂以成其書，非過舉哉？

元韻譜併舊日之十六攝爲十二佸；其卷首十二佸釋云：

> 夫宮君音也，蒋源覓本而標以'宮'，譬一人當極，萬方歸命，諸韻之山谿，不足限也。'宮'十二，'佸'亦十二；增之爲十三不得，減之爲十一不得，非天地之元音爾耶？胡名佸，以一聲而攝衆聲，以三百六十聲而從一聲，取會計之義。且一元之數會十二，恰有十二韻，而無遺無複，故名之。……

他附會聲數的地方，我們不必管牠。我們要將這十二佸的音標出來，便知這是極有北方色彩的。

(1)骾 eŋ (2)搜 ou (3)奔 en (4)般 an (5)褒 au (6)幫 aŋ

(7)博 o (8)北 ei (9)百 ai (10)八 a (11)孛 ɛ (12)卜 u y

他對於聲母，主張增加，其七十二母釋云：

> 何云母？志生也。舊以'見'而槩角清，試呼之，止母剛呂耳。至剛律則不合，況柔響耶？無惑乎母自母，而以自切也。不相爲用。以識位則可耳，名之爲母，不無愧意！茲於'見'字外，別立'光''倦''庚'三母，而響四各用；如'光奔'爲'昆'，'倦奔'爲'君'，'庚奔'爲'根'，'見奔'爲'巾'。以一君而御七十二母，而三百六十聲生焉。夫生矣，名曰母，不虛矣。於舊三十六位，删之爲十九，四焉而爲七十六，去蒙音四得七十有二，數出自然，非強也。

所謂七十六者，則爲：

柔律合閒之呼	幫 滂 門 端 退 農 哥 鐵 存 損 中 揣 醜 戎 霧 懷 光 孔 外

柔呂 合之	合呼	幫 非 微 多 彤 叔 倫 邁 從 雪 迢 穿 順 問 喻 訓 倦 羣 元
剛律 開之	開呼	幫 滂 門 德 透 韶 來 臧 倉 三 鑲 淺 沙 仍 恩 寒 庚 慨 學
剛呂 開之	合呼	並 皮 明 定 副 泥 林 精 清 心 知 徹 澄 日 影 曉 見 奇 疑

我們從此表看來，他所以有七十六母者，不過將純粹的聲素之下附以開齊合撮之元音或介音耳。他所以又去蒙音四而得七十二者，因爲唇音的開合不能四分的緣故。其卷首蒙音釋云：

> 宮一（指唇音而言）而已，而生四響，至後佶去之則缺，加之則贅，陰梓焉而註曰'蒙'謂蒙前而生，非二也。如文移家，縣蒙府，府蒙道云云。少宮僅二音，虛清焉而蒙上以貫之。其獨尊之體，絡繹之脉，可思也。

我們若將他的韻表與這話對照起來，就是說'幫''滂''門'數母有合口而無開口，所以在後佶中將牠們陰梓。又'幫'母既列於合口，而在前佶與'非''微'並列之'幫'所屬之音亦與合口相同故亦陰梓。他這種辦法，未免失之於騎牆。此蓋求韻表之整齊故耳。去蒙音四，得七十二，再約之可得十九，這還是老說法。我們若細審察起來，則'懷''光''孔''外'與'訓''倦''羣''元'，'寒''庚''慨''學'與'曉''見''奇''疑'之音值，實有分別。這種分別，作者業已明白，觀七十二母釋中之語便可以知道。所以他的七十二母，無寧說十九母。與其說是十九母，又不如說是：

(1) p 幫並　(2) p' 滂皮　(3) m 門明
(4) f 非　(5) v 微　(6) t 端多德定
(7) t' 退彤透剔 (8) n 農紐能泥 (9) l 雷倫來林
(10) ts 鑽遵臧精 (11) ts' 存從倉清 (12) s 損雪三心
(13) tʂ 中追臻知 (14) tʂ' 揣穿產徹 (15) ʂ 誰順沙審
(16) ʐ 戎閏仍日 (17) O 翁喻恩影 (18) x 懷寒
(19) ɕ 訓曉　(20) k 光庚　(21) tɕ 倦見
(22) k' 孔慨　(23) tɕ'羣奇　(24) ŋ 外學
(25) ɲ 元疑

就牠們的外表看起來,似乎是無可指摘;然而仔細考察起來,實有許多未妥的地方。例如十一寧括'柔律'中所排之入聲'卒''猝''忽''骨'……等字無論如何也不能讀爲(ɛ)或(ɣ)音。是蓋附會宮律所致。尤可怪者,有粗音而無細音者,彼卽以粗音當細音,有古音而無今音者,彼卽以古音塡今音之位。因此之故,我們只能把這書當成講音理之書,而不能作爲考察當時實際語音之龜鏡。然作者並四等爲二等以剛、柔、律、呂含四呼之意,亦深合乎時代者也。

(五)蕭雲從韻通

韻通爲蕭雲從著。著者的事跡及韻通詳細內容,均見拙作訪得蕭尺木韻通記,今只言其要點:

(1) 聲母爲二十。他編有二十字詩,並以舊母傍註,狀況如下:

貢	瑰	維	帝	統
見	溪羣	疑影喻	定端	透
凝	寶	丕	昆	宗

泥孃	幫並	滂	明	精
蒼	曾	瞪	春	石
從濟	心邪	照知	穿徹澄床	審禪
華	風	舞	浪	茸
曉匣	方風夫 (非)(奉)(敷)	微	來	日

(2) 韻類爲四十四:

公 弓 觥 裗 庚 根 金 京 巾
謇 君 扃 涓 堅 兼 顴 韋 關
○ ○
官 干 甘 歌 戈 佳 經 嘉
○
瓜 皆 該 乖 規 姑 居 基
貫 交 驕 高 鈞 鳩 光 岡
○
江 麥
○

(3) 調分爲五,其例如左:

天 陰聲 朝 陽聲 統 上聲 萬 去聲 國 入聲

將此三部分湊合起來,就成四十四韻表,每表橫列五聲,直排聲母。表後歷舉經傳,說明音義。

(六) 方以智切韻聲原

切韻聲原方以智著,見通雅卷五十。四庫書目通雅下云: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序於辛巳,蓋崇禎十四年 (1641) 也。本書約聲母爲二十,作者云:

悉曇,金剛,文殊問五十字母,華嚴,大般若用四十二,舍利用三十,琪溫用三十六,以後或取二十四,或取二十一,今酌二十。

其二十字母爲:

見 溪羣 疑影喻 端 透定 泥孃 幫

滂並　明　精　從清　心邪　知照　穿徹澄牀

審禪　曉匣　夫非奉　微　來　日

作者於二十母，以發送收分之，則爲：

幫 羽初發聲　滂 羽送氣聲　明 羽宮忍收聲　見 角發　溪 角送

疑 角宮收卽爲宮深發　曉 宮淺發送　夫 羽宮發　微 羽收發　端 徵發聲

透 徵送聲　泥 徵宮收　精 商發　清 商送　心 商宮收

知 徵商合送　穿 徵商合送　審 徵商合宮收　來 收餘　日 收餘

作者自註云：

愚初因邵入，又于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爲橫三，喔喤上去入爲直五，天然妙叶也。

以此觀之，發送收實始定於方氏，洪初堂四聲譜蓋襲方氏之舊也。惟以發、送、收比於甚次中，頗爲不類，羅莘田先生已辨之。他爲着切音方便，又定出切母各狀，今錄於下：

切母各狀　專取眞文恩庚青蒸侵之韻而帖切諸母，以其字多而聲狀皆備，無追逐窘絀之苦。

宮倡 羽角總謂之宮								商和 徵商總謂之商							
奔	幫粗	兵	幫細				喉腭脣以脣最動故領宮倡之首	登	端粗	丁	端細				
熹	滂粗	平	滂細					騰	透粗	汀	透細				
門	明粗	明	明細					能	泥粗	寧	泥細				
庚	見粗	京	見細	肱	見粗	君	見細	倫	來粗	零	來細			來字乃泥之餘	
阮	溪粗	輕	溪細	坤	溪粗	羣	溪細	尊	精粗	精	精				
恩	疑粗	因	疑細	溫	疑粗	云	疑細	堂	淸粗	淸	淸				
亨	曉粗	欣	曉細	昏	曉粗	熏	曉細	孫	心粗	心	細				
氣	非粗	分	非細					諄	知粗	眞	知細			穿徹澄照知微二列止有二狀	
文	微無粗	文	微細	非微二狀收			中原少用○脣起脣	春	徹粗	嗔	徹細			眞諄二狀	
								醇	審粗	申	審細				
							脣腭激喉在中爲一類二十五狀	均	日無細粗而有二人均狀	人	日字乃膺之餘				
											舌齒用喉牙外爲一類二十二狀				

韻攝從洪武韻酌陳嘯菴(蓋謨)三十六旋而爲十六,其名如下:

翁雍　噫支　昷恩　灣閑　呵阿　央汪　燻夭　音唵

烏于　隈挨　歡安　淵煙　呀揶　亨青　謳幽　淹咸

又約之爲十二:

翁從　子吾　婁支　隈開　溫清　阿摩

哇邪　汪陽　燻蕭　謳侯　煙元　歡灣

此外又有六餘聲之名:

◎恩翁切唇舌腭齒俱不動 ㆍ ㆍ ㆍ ㆍ ㆍ

◎蓋指鼻音聲隨韻而言,其餘皆元音也。

調分爲五:

開啞平○　承噎平∪　轉上⊃　縱去⊂　合入e

啞噎之名乃方氏所首創,他說:

平中自有陰陽,張世南以聲輕清爲陽,重濁爲陰;周德清以空喉清平爲陰,以堂喉濁平爲陽;智故以啞噎定例。

總計二十聲母,十六攝及五聲於表,則爲他的十六韻圖。圖中上方橫排二十聲母,每母繫以五聲,四排三排二排不等。

方氏之書成於明末,外受梵文及西文之影響,內承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呂獨抱吳敬甫張洪陽(從龐茂之說)李如眞蕭尺木之遺說,故其審音精細,多有可採。如於字母之定發送收,於平聲之定啞噎,於韻母之悟六餘聲,於兒字知爲獨韻,皆爲推陳出新之論。又如辨知照則曰:

'知'以舌舐中腭,而'照'乃伸舌就上齒內而微縮焉。

此種說法,不與今人假定'知'與'照'之音值相同乎?又云:

'知'字'眞吹'切之字,舌不抵齒;'枝'字舌抵齒而顫聲;旣有此別,卽當存此音。

此不僅讓我們知'知''照'之分，而且可以使我們悟出中原音韻'枝'何以入'支''思'，'知'何以入'齊''微'"。此蓋枝已腭化爲(tʂɿ)，而'知'尙如戲曲家之讀爲(tʂəi)也。

(七)桑紹良文韻考衷六聲會編

文韻考衷六聲會編，明桑紹良著。是書存否，訪之數年，未得消息。現在我們只能依四庫書目所載者，稍微講一講。四庫書目云：

> 紹良字遂叔，零陵人。是編前列青郊雜著一卷，發凡起例。併舊韻爲'東''江''侵''覃''庚''陽''眞''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魚''尤''蕭'十八部。又以重，次重，輕，次輕分爲四科；以喉、舌、齶、齒、脣分爲五位；以啓、承、進、止、衍分爲五品；以浮平、沈平、上仄、去仄、淺入、深入分爲六聲；以國開王向德，天乃賚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盤民弗忘，分爲二十母。又衍爲三十母，七十二母之說。皆支離破碎，憑臆而談。觀其尊蘭廷秀韻略易通，而詆徐鉉兄弟爲說文之蟊賊，韓道昭父子爲集韻之蟲蠹，既是非顚倒，輕肆譏彈，又稱廣韻每聲分五十餘部，唐韻約爲三十，則於韻書沿革尙未詳考矣。

四庫書目所云種種，我們未見原書，不便置齒。而由其尊韻略易通及分聲母爲二十兩點，知其爲化濁入淸之一派，故列於此，以待來日發見。(聞張少元云，直隸書局有一部，追赴該局問之，已售出矣。悵甚。29年12月誌。)

(八)樊騰鳳五方元音

五方元音爲樊騰鳳著。樊騰鳳，字凌虛，堯山西良村人。是書年代，據我考證，當在順治十一年與康熙十二年之間(1654—1673)，

詳見拙著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及中原音韻研究。是書係根據韻略易通而加刪增者。其持論亦受'皇極派'影響。調分五聲，卽上平、下平、上、去、入。韻分十二，卽：

一天　二人　三龍　四羊　五牛　六獒
七虎　八駝　九蛇　十馬　十一豺　十二地

在此十二韻中，無入者爲前六韻，有入者爲後六韻，與韻略易通不同。字母分爲二十，卽：

邦班奔冰邊	勉攀盆平偏	木門蠻民綿	風分番	斗登單敦端	土吞貪天聽	鳥寧年能南	冒林連稜蹁	竹腕專占廛	虫春川穿參
石申唇拴甘	日仁然	剪精尖鑽章	鵲流千村攙	絲新先孫宣	蛩因言元堅	金京堅根千	橋輕牽坑堪	火興軒靜歡	蛙文恩晚安

韻圖爲十二，卽按上述之十二韻而排者也。上列二十母，每母下豎排五聲韻字，前六圖入聲陰梓，後六韻入聲陽梓，以示有入與借入之區別。每表四排三排二排不等，蓋洪開齊合撮於一圖，而每韻四呼不能俱全者也。惟四呼之排列，毫無定位，有先開而後齊者，有先齊而後開者……此等韻圖中之極草率者也。

(九) 趙紹箕拙菴韻悟

拙菴韻悟爲趙紹箕著。紹箕，字寧拙，易水人。是書序於康熙甲寅(1674，未曾正式刻板，稿藏北京圖書館)。關於本書內容，我曾有清初審音家趙紹箕及其貢獻一文，載輔大期刊。現在只略講其聲，韻，調，圖的大概。

首言其韻數。韻有六奇韻，八十四偶韻，六獨韻，二十八通韻，十四通韻之目。我們要簡單的講起來，則六獨韻與十四通韻就可代表其分韻的大致。六獨韻爲：

姑u　格ɵ　基i　支ɿ　咨ʅ　居y

十四通韻爲:

昆ən 官an 公uŋ 光aŋ 規ɵi 乖ai 鉤ou 高au

格ɵ 加ɛ 戈o 瓜a　姑兒 ur　閣兒 ər

獨韻之格與通韻之格,恐係一音;因爲在獨韻會聲圖中與格音相當之位填有韻字,而在'通韻會聲圖'中與格音相當之位全係空白。由此可見著者是爲着配合的關係,才把一音兩列。

次言其聲數。關於聲數,我們可以他的二十二緯作代表:

姑枯呼烏 朱初舒如 租粗蘇㊀ 都琭奴盧 逋鋪模㊁ 巫夫

此二十二緯,以五音分之,則可以觀考定五音圖:

姑	枯	呼	烏
伯喉 古作喉音 或作牙音	仲喉 古作喉音 或作牙音	叔喉 古作喉牙 或作喉音	季喉 古作喉牙 或作喉音
朱	初	舒	如
伯齒 古作齒音	仲齒 古作齒音	叔齒 古作齒音	季齒 古作半齒
租	粗	蘇	㊀
伯牙 古作牙音 或作齒音	仲牙 古作牙音 或作齒音	叔牙 古作牙音 或作齒音	季牙 古缺此音
都	琭	奴	盧
伯舌 古作舌音	仲舌 古作舌音	叔舌 古作舌音	季舌 古缺半舌
逋	鋪	模	㊁

伯唇 古作唇音	仲唇 古作唇音	叔唇 古作唇音	季唇 古缺此音
巫	夫		
變喉 古作輕唇 列變唇後	變唇 古缺輕唇 列變喉前		

此中蘇母，或與司馬溫公等韻圖經之囚母相當，我們可以假定爲(z)。㚔母，不知其確指。

再次言其調。調分爲五，卽：

天　　平　　上　　去　　入

最後言其韻譜。韻譜分爲韻綱總圖、韻目圖、入聲韻綱圖、入聲韻目圖、獨韻會聲圖及通韻會聲圖六種。

(1)韻綱總圖，上列五音六呼，右列八應及高低，左列八吸及清濁。六獨韻統於六呼，而每獨韻又直統十五韻。

(2)韻目圖，則是：

上層七音七圈，各統韻之一音。伯、仲、叔、季二十二圈，各統音之一聲。右圈統聲之陰陽，左圈分聲之四象。

上二十二字是呼聲，右十五字是應聲，左十五字是吸聲。用法：將呼應吸縱橫對準，讀取各聲。如取規韻，照法讀'姑威衣'，則成'規'字；'枯威衣'，則成'恢'字；以至'夫威衣'，則成'非'字是也。呼字遞更，應吸二字不換，餘倣此，三母俱隨四聲改易。如是之圖，共有十五，卽宮商角徵羽五音各分四調，每調各佔一圈也。其式如下：

宮	商	角	徵	羽
1 2 3 4 天 平 上 去	5 6 7 8 天 平 上 去	9 10 11 12 天 平 上 去	13 14 15 16 天 平 上 去	17 18 19 20 天 平 上 去

(3)入聲韻綱圖一，立法如韻綱總圖。

(4)入聲韻目圖一，立法如韻目圖。

(5)獨韻會聲圖一，卽將六獨韻之五聲(天平上去入)會爲一圖者。

(6)通韻會聲圖十二，卽將十四通韻之姑兒 關兒 兩韻減去而將每韻之五聲會爲一圖者。

(7)獨韻會韻圖，(腭音四聲圖) 卽將六獨韻之六呼(合開啟齊撮)會爲一圖者。

(8)通韻會韻圖十二，乃以鼻齦嗓各分四聲圖 (天平上去) 而備列六呼者。

(9)入聲會韻圖一，乃備列入聲之六呼於一圖者。

由上觀之，其圖未免失之繁瑣，然著者的用意却甚周詳。(1)與(3)所以揭大要，(2)與(4)所以備切音。(5)與(6)所以言五聲之條貫，(7)與(8)及(9)所以闡明六呼。此其作圖之大旨也。

(十)馬自援等音

等音馬自援著。自援，四庫書目言不知其何許人。我因高爾映等音聲位合彙序上之'當癸丑，一夫負德，毒我南裔'的話，知其時當吳三桂之叛清。查附吳氏者，有馬三寶，疑爲自援之父。後羅莘田先生告我說：劉繼莊廣陽雜記載其事蹟頗詳，閱之果係馬三寶之第二子。是書大概成於康熙十三年 (1674) 之後。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有刻本(至 27 年方購得，29 年 12 月誌)。現在我所有者，一係花薰閣詩述本，係據梅刻重訂者；二係等音新集，爲乾隆二十五年璨萬鑑編，恐亦係出自梅氏；三卽雲南叢書中高爾映所編之等音聲位合彙本。此三種本，恐怕還是後者最完，惟與聲位雜彙，未免眉目不清耳。(另見抄本題雲南保山邵氏傳'諱其德翰林院庶吉

士，任絳州知州’晉沃居士韓氏口授‘諱世堯，字堯山，博嗜經史，不留心應試，一時號爲藏碧子。’較原本增有歌訣，係五華山釋淨岸郢雪氏著）。

馬氏以向之三十六母，母多重出而音反短少，故定聲母爲二十一，卽是：

見溪疑 端透泥 邦滂明 精清心 照穿審 曉影 非微 來日

韻分爲十三，卽是：

㊀ 正韻十七陽同此
㊁ 正韻九寒十删十一先二十一覃二十二鹽同此皆五音中字也
㊂ 正韻一東十八庚同此庚乃商音中字
㊃ 正韻十八眞二十侵同此侵乃角音中字
㊄ 正韻十二蕭十三爻同此皆五音中字也
㊅ 正韻六皆同此
㊆ 正韻十九尤同此
㊇ 正韻七灰同此
㊈ 正韻十四歌同此
㊉ 正韻十八遮同此
㊊ 正韻五模同此
㊋ 正韻二支三齊四魚同此皆五音中字也
㊌ 正韻十五廉同此

觀此可以知道他的十三韻是歸併正韻而成的。

調分爲五，卽是：



所謂平蓋指陰平而言，所謂全卽陽平也。

呼法分爲五：

宮音合口呼　　商音開口呼　　角音閉口混呼

徵音齊齒啟呼　　羽音撮口呼

圖分爲二十五，卽是：

宮音平聲十三韻圖
宮角調
宮韻上聲十三韻圖
宮徵調
宮音去聲十三韻圖
宮商調
宮音入聲十三韻圖
宮羽調
宮音全聲十三韻圖
宮宮調
商音平聲十三韻圖
商角調
商音上聲十三韻圖
商徵調
商音去聲十三韻圖
商商調
商音入聲十三韻圖
商羽調
商音全聲十三韻圖
商宮調
角音平聲十三韻圖
角角調
角音上聲十三韻圖
角徵調
角音去聲十三韻圖
角商調
角音入聲十三韻圖
角羽調
角音全聲十三韻圖
角宮調
徵音平聲十三韻圖
徵角調
徵音上聲十三韻圖
徵徵調
徵音去聲十三韻圖
徵商調
徵音入聲十三韻圖
徵羽調
徵音全聲十三韻圖
徵宮調
羽音平聲十三韻圖
羽角調
羽音上聲十三韻圖
羽徵調
羽音去聲十三韻圖
羽商調
羽音入聲十三韻圖
羽羽調
羽聲全聲十三韻圖
羽宮調

依上觀之，他的韻圖是每圖一調，五圖爲一呼。圖中橫讀成韻，直讀分母。其規模大概如是。惟其呼法，襲橫直圖；而十三韻亦擬華嚴字母韻圖者也。

(十一)林本裕聲位

聲位，清初林本裕著。本裕，字益長，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亦見於廣陽雜記。是書多修正馬氏之說，故年代較等音爲稍晚。板本，現在所得見者，只有雲南叢書等音聲位合彙一種。我既於合彙中拆出等音，以所餘訂爲一册，頗可窺知聲位之本來面目也。

何謂聲位？林氏自有解說。他說：

> 位者：凡聲音出於口吻者，無不全具此各位中。偏稍前稍後，略上略下，即另屬一位，已非本音。各有分位，而不可移。從來聲無以位定者，音韻故多互錯。茲述七千八百位，內除合聲每音八韻相借共九百六十位外，實存六千八百四十位，亦猶書等之義，獨是並無一位遺漏，亦無一位重複也。——聲音韻母總論。

我們欲知其位之定法，當先從他的五聲論說起。他說：

> 郝京山於四聲後轉一聲爲五，馬槃什因之，定爲平上去入全聲，是也。第兩平分列，首尾夾三仄，殊不自然，亦似是而非。

於是他定出五聲圖來：

□開聲一　∪承聲二　⊃轉聲三　⊂縱聲四　∩合聲五

所謂開、承、轉、縱、合者，即陰陽上去入也。

次之，則講他的五音。他在五音論上說：

> 字書之五音，多就字母分屬，未嘗詳辨五種大音；等韻止分開

口、合口呼法而已。迨李嘉紹雖增齊齒撮口閉口混呼各法，亦未註明何謂宮，何謂商。惟新安淩圖始分屬五種大音，其各母小五音註於句傍，然亦止論前五韻，後復略而不言。且角音與徵音相混，猶未爲精密。茲述五音，各有分別，內之角音，則悉所辨明者（詳後位中）。

先將五音相配呼法，具圖如下：

五	宮……喉音……	合口呼
音	商……齒音……	開口呼
分	角……牙音……	閉口卷舌混呼
配	徵……舌音……	啓口齊齒呼
圖	羽……唇音……	撮口呼

復次，則爲十三韻。他在十三韻論中說：

洪武正韻一仍毛氏之訂，謂韻略中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細加分晰，四聲共併成七十六韻，可謂革繁從簡矣。但其間猶有錯誤，如'微'（承聲商音第八韻微母）之與'脂'（開聲徵音第十二韻疑母），'魚'（承聲羽音第十二韻疑母）之與'虞'（承聲羽音第十一韻疑母），此不當併而誤併者也。如'脂'當與'魚'併（音有徵羽之分同係第十二韻）'虞'當與'孤'併（音有羽宮之分同係第十一韻），此當併而誤分者也。餘可類推。惟馬槃什等音分屬五音，每聲各十三韻，合律閏之數。其入（即仝）聲止有五韻，內八韻係借聲（詳前合聲本借之說）誠獨得之妙。增之不可，減之不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茲述之，將韻首列圖於左：

五聲十三韻圖

第一韻	開	光	承	狂	轉	廣	縱	誑	合	借九
第二韻		官		權		管		貫		借十
第三韻		宮		頎		拱		貢		借十一
第四韻		昆		豚		袞		棍		借十二

第五韻	高	熬	呆	告	借九
第六韻	乖	詭	枴	怪	借十
第七韻	鈞	鱎	苟	姤	借十一
第八韻	圭	葵	癸	桂	借十二
第九韻	鍋	謠	果	過	郭
第十韻	遮	蛇	者	蔗	國
第十一韻	沽	吾	古	固	谷
第十二韻	初	鋤	沮	著	泪
第十三韻	瓜	華	寡	卦	刮

復次，則爲二十四母。今將他的二十四字母次序圖介紹於下：

三類係	母屬喉	一宮音		見	發 一
				溪	送 二
				疑	收 三
三類係	母屬舌	一徵音		端	發 四
				透	送 五
				泥	收 六
三類係	母屬脣	一羽音		幫	發 七
				滂	送 八
				明	收 九
三類係	母屬齒	一商音		精	發 十
				清	送 十一
				心	收 十二
三類係	母屬牙	一角音		知	發 十三
				穿	送 十四
				禪	收 十五
二母一類屬羽商係脣齒徵音				非	送 十六
				微	收 十七

一母一類屬宮角係喉牙兼音		曉	轉發送	十八
一母一類屬宮徵係喉舌兼音		來	收　餘	十九
一母一類屬商角係齒牙兼音		日	收　餘	二十
一母一類屬五音會歸		◎	發　初	二十一
一母一類屬二合成音		瑟吒	發	二十二
一母一類屬二合成音		訶婆	送	二十三
一母一類屬三合成音		曷羅多	收	二十四

◎爲五音之會歸，說從方以智，而'瑟吒'，'訶婆'，'曷羅多'，則林氏自增者也。惟林氏既將'影' '喻'歸'疑'，顯然是把牠們作元音看待。既以'疑'母作元音，卽不宜再增此贅疣。至於'瑟吒'，'訶婆'，'曷羅多'三母，係神襲梵音。林氏自云：

瑟吒、訶婆、曷羅多三母梵音也。中國雖無其字，未嘗無其音，獨是不曾留意，遂不覺耳。

理論雖是，而在韻表上亦無大用。故林氏之聲母，實爲二十，比馬氏尙少其一。其一爲何？卽係'疑'母。這個'疑'母，在這一派的等韻家裏邊，實發生許多糾紛。李如眞是保存'疑'母的，乃於'疑'母詩括下自註云："此音獨難辨何耶"？方以智解云："'疑' '喻'之分，謂'疑'用力斬膀，聲橫牙間，而'影' '喻'但虛引喉，與牙無涉也"馬自援云："'疑'字母，宮商二音內有聲，角徵羽三音內之聲略與'影'母相同，其聲似有似無，是爲'疑'惑之疑"。又云："援按等韻之家，有議各母者，謂'疑'字一母爲可以刪去，其說曰，'疑'母若

讀作'移'，當在'影'母之下，若讀作'泥'，當在'泥'母之下；故可刪去等語。不知此母於宮商二音之內，卽另有其聲，與'泥''影'二母，實萬萬不同者也。雖於角徵羽三音之內與'影'母之聲相似，其於泥母則萬有不同者矣。此母蓋呼之以'移'不得，呼之以'泥'亦不得，而實若移泥之二合音者也"。林氏非之曰：

> 其論實自相矛盾。如宮商內旣有其聲，則角徵羽內，焉得又無其聲？如角徵羽旣與'影'母相同，則宮商內又焉得不與'影'母相同。且字母者止收其同類，非取其字義也。如謂疑惑之疑，將謂見着之見可乎？況古人立法，欲使人人了然相從，豈欲人生疑惑耶？所云呼之以'移'不得，不知又作何音？至云呼之以'泥'亦不得，原與泥無干也。若云如'移''泥'之二合音，不知如謂如'來''日'等母之二合耶？抑如'瑟吒''訶婆'等母之二合耶？則當各附於彼類，何以仍列'見''溪'之後？誠所謂又從而爲之辭者。愚嘗再三審度：'疑''影'二母下字，實無絲毫之異。不敢附會古人，尤恐有惑來者，特爲詳辨之。

方氏存古，馬氏疑惑，林氏擴而清之，俱可表明新舊語言的衝突的現象。

最末，則講他的韻圖。韻圖亦分爲二十五，卽'開聲韻母位'、'承聲韻母位'、'轉聲韻母位'、'縱聲韻母位'、'合聲韻母位'、各分宮商角徵羽五圖是也。法襲馬氏，不再詳述。

（十二）阿摩利諦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爲阿摩利諦著。阿摩利諦，不知何許人；其作書之年代，據我所考，當在康熙三十八年與四十一年之間(1699—1701)。是書與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有密切關係，請參考拙著康

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及諧聲韻學跋。全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無總名，實與字母切韻要法之內含四聲音韻圖相當；後一部分爲大藏字母九音等韻圖。現在只將後一部分簡述於下，其餘均可參考上述兩文。

母定二十一，卽：

見 羣 疑 端 透 娘 幫 傍 明 奉 微 精 從
邪 照 床 審 影 曉 來 日

攝分爲十二，卽：

及 干 庚 罣 根 該 傑 高 勾 械 革 柒

調分爲四，卽：

調聲　　理聲　　韻聲　　音聲

按調聲卽是陽平，理聲卽是上聲，韻聲卽是去聲，音聲卽是陰平，入聲派三聲中。刪入聲者；自中原音韻以來，惟此書與前述之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而已。在此點論之，是書可以說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蓋其他各書均不脫因襲，而此書極富改革性也。

圖爲二十四，因每攝俱分開合兩幅之故。每幅分兩排，如在開口，則註明開口正韻口張八分及開口副韻口張六分；在合口，則註明合口正韻口張四分及合口副韻口張二分。此不過是開齊合撮之別名耳。

此書尙有一大特點，卽表中多用切音，如祖。翻，翩，等是。這是受滿文的影響。

（十三）都四德黃鐘通韻

黃鐘通韻爲都四德著。都四德，字乾文，自署長白人。序於乾隆甲子，卽西曆 1744 年。是書以韻書入，以律呂出，而所受影響之最

大者，實爲滿文。他的序上有云：

> 惟有我朝清文，音只有開閉十二聲，字只有輕重上下四等，統之則爲五音，分之則爲六律，門律簡明，聲字齊備，可以包括上平下平三十韻，貫通一'東'二'冬'各次第，是以繪圖十二章，隨聲取字，以爲通韻。

我們若以等韻的立場來講這一部書，正當從他這句話出發。至於律呂一層，我們可以略而不談。他的韻圖，總稱曰十二律圖，其包含如下：

元音黃鍾律'咿'聲字　　宮音夾鍾律'喑'聲字
極音蕤賓律'嗚'聲字　　宮音南呂律'唵'聲字
羽音大呂律'唉'聲字　　商音姑洗律'嚶'聲字
羽音應鍾律'哀'聲字　　商音夷則律'咉'聲字
角音太簇律'哦'聲字　　徵音仲呂律'噶'聲字
角音無射律'阿'聲字　　徵音林鍾律'嗷'聲字

依此觀之，則十二律圖實與三教經書文字根本之十二攝相同。

聲母分爲二十二，在黃鍾蕤賓二律內方圖一等字，卽是聲母。字母以喉舌齒牙脣分爲五屬：

喉屬	舌屬	齒屬	脣　牙　屬
歌	得	知	白　賁
柯	特	痴	拍　幅
呵	捺	詩	默　恩
哦	勒	日	上牙佛　下脣倭　日

母中'勒''勒'分爲二者，恐怕前勒爲邊聲之 (l)，後勒爲顫聲 (r)。'日'亦分爲二母，前母所隸爲舊日'日'母與'喻'母之字，後母無隸字。'日'與'喻'混，恐與著者方音有關，現遼寧人尙多如是讀。

後母或係存舊日'日'母之位者。'佛''倭'二母，註明曰上牙下唇，蓋以別於雙唇之白拍默 (p, p', m,)，實與今日唇齒音之名同意。字等有輕上、輕下、重上、重下四層，分爲四等。此卽開、齊、合、撮之意。四聲之列法，爲平、平、上、去入。然惟黃鍾蕤賓太簇無射哼鳴哦阿四律有入聲，其餘八律俱無入聲。著者自云："五方土音，惟南方有入聲，北方無入聲。北方呼入聲字，俱如短平聲字，其餘他方，或呼爲上或呼去，或轉爲別音者，各有不同。以管絃之聲攷之，本律重聲如長平聲，輕聲如短平聲，上進一律如上聲，下退一律如去聲，詳細聞聽，惟有長短平聲，上下側聲，亦無入聲。是知入聲字，只可各隨方音，輕呼入平，重呼入側，以便叶韻"。然則著者之本意，也是主張廢除入聲的。其他，尙有一個特別之點，卽將唉，而、爾、二四字並隸於'唉'律之哦母，是當讀爲 (ei)。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每圖分四排，上兩排曰輕上、輕下，下兩排曰重上、重下，亦卽開齊合撮之意。每排每母，直隸五聲，卽平平上去入。

(十四)翻爲霖本韻一得

本韻一得爲龍爲霖著。爲霖字雨蒼，自署籍貫曰巴郡。四庫書目云：

> 爲霖字雨蒼，成都人。由拔貢生，官至潮州府知府。

按巴郡與成都非一地。卷首彭端淑乾隆十六年 (1751) 序云：

> 雨蒼先生，少以才名顯東川。余初識於京城，旣心折之，而未盡其蘊也。今年夏，扁舟南下，訪先生於潞州，欣然出所著韻書示余。

潞爲巴古名，當東川地。四庫之載，或有誤歟？

是書共二十卷，前六卷係論說及圖表，後十四卷係若字典性質之

韻書。惟每韻之前俱有以聲作綱之分表，與別種韻書之僅有總表者不同。原書頗爲繁富，無暇博引，今只言其要點。

第一，以十二律分平聲（上去如之），即是：

黃鍾　公　太簇　光　姑洗　高　蕤賓　瓜　夷則　乖
無射　鈞　大呂　孤　夾鍾　關　中呂　鍋　林鍾　規
南呂　居　應鍾　昆

第二，以七音分入聲，即是：

穀宮　喉音　虢商　舌音　各角　牙音　吉徵　齒音
橘羽　脣音　訣變宮脣兼喉音　刮變徵牙兼齒音

平上去十二韻可以統於入聲七韻，我們可以他的入聲七韻合十二韻配十二律圖作代表：

穀 宮喉音	公 顒 貢 穀 黃鍾	孤 鼓 顯 穀 大呂
虢 商舌音	光 廣 匯 虢 太簇	關 管 裸 虢 夾鍾
各 角牙音	高 果 告 各 姑洗	歌 哿 箇 各 中呂
吉 徵齒音	基 紀 記 吉 林鍾	皆 解 戒 吉 夷則
橘 脣羽音	居 舉 據 橘 南呂	㊙ ㊙ ㊙ ㊙ 無射
訣 宮喉脣合音	君 窘 郡 訣 應鍾	凡本音無字可填而借填
刮 徵齒牙合音	瓜 寡 卦 刮 蕤賓	近似者字外加圈以別

他所以如此配合者，大概是先從入聲中找出元音（含有單元音與複合元音），再以十二韻含有與此相似之元音者，各從其類。然此種配合，勢必有牽強之處。如'高'之與'歌'，'基'之與'皆'，'居'之與'鳩'，俱不能吻合無間。

第三，併字母爲二十四，其字母新圖如下：

四		公	舊圖見母	華嚴迦母	經世古口
字	喉	空	舊圖溪母	華嚴佉母	經世坤口
屬	音	烘	舊圖曉母	華嚴訶婆合母	經世黑黃
宮		翁	舊圖影母	華嚴阿母	經世安口
四		東	舊圖端母	華嚴多母	經世東兌
字	舌	通	舊圖透母	華嚴他母	經世土同
屬	音	𠃌	舊圖來母	華嚴邏母	經世老鹿
商		𠃌	舊圖尼母	華嚴那母	經世乃內
四		終	舊圖照母	華嚴吒母	經世莊乍
字	牙	充	舊圖穿母	華嚴車母	經世久崇
屬	音	𠃌	舊圖審母	華嚴者母	經世山土
角		𠃌	舊圖日母	華嚴壤母	經世耳二
四		聰	舊圖精母	華嚴左母	經世走自
字	齒	息	舊圖從母	華嚴遮母	經世草曹
屬	音	鬆	舊圖心母	華嚴娑母	經世思寺
徵		○濃松切	舊圖缺	華嚴娑慶合母	經世口口
四		翩	舊圖幫母	華嚴波母	經世卜步
字	脣	徧	舊圖滂母	華嚴婆母	經世普滂
屬	音	峯	舊圖非母	華嚴頗母	經世夫父
羽		○巫峯切	舊圖微母	華嚴婆頗合母	經世武文
四	脣音喉合	𠃌	舊圖明母	華嚴摩母	經世馬目
字	齒音牙合	○如茶切	舊圖缺	華嚴室左娑合母	經世拆茶
變	喉音牙合	𠃌	舊圖疑母	華嚴娑迦合母	經世五吾
音	呼出舌聲而於鼻異	○	舊圖缺	華嚴曷羅多三合母	經世缺

著者依據元音統韻而刪去其濁母，其意其法均有可取。茲又對照華嚴與經世，增出北音所無之數母，可以說是大謬。○濃松切與○二母，俱爲舊母及經世所缺，是非難以明辨；而○巫峯切一母既與舊日微母及經世'武''文'相對，而與華嚴之'娑''頗'，有何關

係？ ○如宗切 一母，爲舊母所無者，然華嚴之'室左'與經世之'拆茶'，果相類乎？最可異者，則爲㬎母；既云與舊圖'疑'母及經世'五''吾'母相同，而又持何理由與華嚴之'娑''迦'相對乎？此皆本林氏之聲位而加厲者也。然除却此不合理之數母，餘皆合於北音。

第四韻圖有總分。他的韻圖甚爲繁複，茲舉其要者，則爲：

十二平韻陰陽四聲縱橫總綱圖

十二平韻陰陽四聲五音縱橫分圖　太陽韻

十二平韻陰陽四聲五音縱橫分圖　太陰韻

十二平韻陰陽四聲五音縱橫分圖　少陽韻

十二平韻陰陽四聲五音縱橫分圖　少陰韻

每韻兼平仄五聲全圖式(舉公韻爲例，他韻倣此)

每韻兼陰陽四音全圖式(舉公弓庚京爲例，他韻倣此)

十二韻兩界分合圖

宮音四韻四聲縱橫全圖式(舉黃鍾爲例，他韻倣此)

十二韻配十二律五音正變分合圖式

這裏邊值得解說的約有兩端：一是韻分陰陽，所謂陰陽者卽指開合而言，故太陽爲合，太陰爲撮，少陽爲開，少陰爲齊。二是十二韻的分界，以宮商居右，徵羽居左，角音與變徵變宮居中以講相通之道，此蓋由毛氏古今通韻之說而來者。

全書以今音與古韻相糅合，未免有龍統之弊。然我們若除去其夾雜，未嘗不可作當時當地的音韻的借鏡。

(十五)李氏音鑑

音鑑爲李汝珍著，汝珍字松石，大興人。書成於嘉慶十年(1805)。

共爲六卷：

首卷釋字聲音韻五聲五音之類，二卷釋字母反切陰陽粗細之類，三卷釋初學入門，四卷釋南北方音，五卷釋空谷傳聲，六卷字母五聲圖——凡例二。

觀此，卽可以知道這部書是極詳備而且極明晰的。牠的詳備是本於李元(元，字太初，京山人，著有音切譜一書行世)。牠的明晰，是著者本人與師友商酌出來的。在音鑑卷五第三十三問著字母總論裏邊說道：

壬寅之秋，珍隨兄佛雲，宦遊朐陽，受業於凌氏(廷堪) 仲子夫子，論文之暇，旁及音韻，受益極多，毋中'麻'韻，卽夫子所增也。夫子以癸丑簉仕宣州，路隔南北。近年得相切磋者，許氏石華，許氏月南，徐氏藕船，徐氏香垞，吳氏容如，洪氏靜節，是皆精通韻學者也。月南爲珍內弟，撰說音一編。珍於南音之辨，得月南之益多矣。至同毋十二韻，香垞月南各增二，藕船一，餘五韻則珍所補耳。

韻母分爲二十二，我們若將他的凡例十二所開列各韻與卷三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中之韻目對照起來，則是：

第一韻	三江七陽	張 遮秧切	aŋ,iaŋ
第二韻	十一眞十二文十三元十二侵	眞 張因切	en,in
第三韻	一東二冬	中 珠翁切	uŋ,yuŋ
第四韻	六魚七虞	珠 中誇切	u,y
第五韻	二蕭三肴四豪	招 張妖切	au,iau
第六韻	四支九佳十灰	齋 眞皆切	ai,iai
第七韻	四支五微八齊	知 眞詩切	l,ɿ,i
第八韻	六麻	遮 張脸切	ɛ,iɛ

第九韻	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刪十三覃十五咸	詁	眞衫切 an,ian
第十韻	一先十四鹽	氈	眞旃切 ɛn,iɛn
第十一韻	十三元十四寒一先	專	中淵切 uan, yan
第十二韻	十一尤	周	張鳩切 ou,iou
第十三韻	五歌	○	眞婀切 o,io
第十四韻	六麻	渣	張鴉切 a,ia
第十五韻	四支五微八齊九佳十灰	追	中遺切 uei,yei
第十六韻	十一眞十二文十三元	諄	莊春切 uen, yen
第十七韻	八庚九青十蒸	蒸	張升切 əŋ,iŋ
第十八韻	十五刪十五咸	○	珠彎切 uan,yan
第十九韻	五歌	○	珠窩切 uo,yo
第二十韻	六麻	○	中鏖切 ua,ya
第二十一韻	四支九佳十灰	○	珠歪切 uai,yai
第二十二韻	三江七陽	莊	中江切 uaŋ, yaŋ

聲母爲三十三，編爲行香子詞：

春 tʂ‘,tʂ‘u 滿 m 堯○ 天 t‘i 溪 tɕ‘,tɕ‘y 水 ʂ,ʂu

清 ts‘i,ts‘y,漣 li,ly 嫩 n,nu 紅 x,xu 飄 p‘i 粉 f

蝶 ti 驚 tɕi,tɕy 眠 mi 松 s,su 襚 l,lu 空 k,‘k‘u

翠 ts‘ts‘u 鷗○ 烏 ni,ny 盤 p‘ 翔 ɕi,ɕy 對 t,tu

酒 tsi,tsy 陶 t‘t‘u 然 ʐ,ʐu 便 pi 博 p 箇 k,ku

醉 ts,tsu 中 tʂ,tʂu 仙 si,sy

他這韻母與聲母，從外表看來，似乎比五方元音，等音，聲位，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等書爲多，實在是因爲他把聲母與韻母俱分開齊合撮之故。若簡而約之，其音值與上述各書並無不同也。

關於入聲，他從周德清之說，其詳載於第二十五問北音入聲論，

茲不贅錄。

李氏所作鏡花緣之三十一回談字母妙語指迷圖，橫書三十三母，卽本書'春滿堯天……'三十三母；直書二十二韻，亦卽本書之二十二韻也。

此外更有七嬉一書，題爲棲雲野客戲編，我疑心是出於許桂林之手，其中所載空谷傳聲衛譜，橫書二十聲母，直書十六韻，恐怕卽由李氏之說簡括而成者。——參閱拙作李氏音鑑的周圍。

(十六)許氏說音

說音爲許桂林著。桂林，字月南，海州人。書序於嘉慶十二年(1807)。他以十九音統一切音，其目爲：

昂杭岡康當湯郎張昌商若岡姜羌香央方忙旁幫

他以'臧''倉''桑''攘'統於'張''昌''商'若岡，又於'岡''康''杭''昂'中分出'姜''羌''香''央'四細母，更併'娘''泥'於'來'，所以成這種形式。這大概是著者受方音的影響，又憧憬於古韻的緣故。其實'臧''倉''桑'之當分出，他自己也知道；在他的十九音合六十四音正音統屬圖上就有臧倉桑攘排列在張昌商若岡之下。我們若從此意，則他的聲母可書爲：

昂杭岡康當湯郎張昌商若岡臧倉桑攘姜羌香央方忙旁幫

若岡與攘，'昂'與'央'不過是粗細之分，可併爲一。至於'郎'與'囊'亦當分開，他說：

今'當''湯'無別音，獨'郎'與'囊'有別，深爲未安，嘗疑'囊'之古音必爲'郎'之散音。

他這未安之處，可以表明郎與囊是不同的。

他對於韻母，是以十六音統一切音的。所謂十六音者是：

昂	昂成	昂同	模鼻音	敖	埃	昂雷	昂時
安陽平	歐陽平	俄	昂拿	而北音	完淮音	昂神	俺北音

我疑他這個'淮音完'是與中原音韻裏邊的'端桓'韻相當。每韻有開、齊、合、撮之分，其名爲正粗、正細、散粗、散細；惟於姜母下，則曰混正混散，於方母下，則曰獨粗獨細。

聲調亦分爲五，卽陰平陽平上去入。

七嬉中所載空谷傳聲吳譜，聲母則爲：

榜人共泛楚山旁，待蘆中，愛看荷滿塘。

韻母則以十六音爲準。我疑此亦許氏之說也。——詳載拙作李氏音鑑的周圍。

(十七)徐鑑音洎

音洎爲徐鑑著。鑑，字香坨，大興人。書前有趙由忠序，時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惟據李氏音鑑，著者尙有韻略補遺一書，未知存亡。本書蓋繼韻略補遺而作者，世亦罕見，偶於書肆中得之，頗自欣幸。全書分爲六章，卽五聲，切韻，射字，字韻，字母，餘論。從其字韻觀之，則知分韻爲三十六。這可以拿他的標韻作代表：

一松公　二榕穹　三橙更　四櫻京　五椿是
六根君　七榛根　八檎斤　九桓官　十檬捐
十一柑干　十二棉姦　十三桃高　十四椒交　十五猴鉤
十六榴鳩　十七槭根　十八桐攜　十九梔茲　二十棲基
二十一梧姑　二十二樗拘　二十三梅居　二十四楠而　二十五枕針

二十六棡 岡 二十七楊 姜 二十八槐 乖 二十九柰 該 三十楷 皆
三十一樺 瓜 三十二檀 滄 三十三柙 家 三十四櫂 鍋 三十五柯 哥
三十六欅 約

他還三十六韻，完全可以作北音的代表。他所以分韻若是之多者，實因將四呼完全開出的緣故。其中桓，欉，柑，姦，四韻，只是 (aŋ) 之四呼，與許所立之淮音'完'中之元音爲(œ)者不同意。

書中並無特立聲母，惟字母章云：

辨唇齒牙舌喉各音法：公空翁，喉音也；東通嚨，舌音也；〇獃〇，唇音也；宗聰松，牙音也；中充捶，齒音也；烘，喉音也；風，輕唇過也；〇〇，半舌半齒音。餘倣此。

據此，則其聲母，可以說共有十九位：與五方元音之實際，並無少殊也。著者另有續闌廷秀字母，載於李氏音鑑：

水鳥報潮平，秋林數點明，驅鷺窺曲岸，鼓角混寒更。

複而不備，未足垂爲典則。餘論中所載俗音，甚爲可取；今爲篇幅所限，不能備錄。有興趣者，參考拙作李氏音鑑的周圍可也。

(十八)周贇山門新語

山門新語爲周贇著。贇，字子美，寧國人。自序於光緒十九年；然書前更有黃容保序，時在同治癸亥(1863)，此蓋其書初次告成之年也(近曾見此書之原稿，29 年 12 月誌)。

是書亦名周氏琴律切音，昔與半農先生共誤爲附會之談。現在只錄其聲母，韻母，及聲調三端，其餘附會之說，全不贅錄。

韻母共爲三十，其目爲：

一呱　二居　三江　四岡　五光　六昆
七根　八加　九瓜　十戈　十一哥　十二鈎

十三 鳩　十四 交　十五 高　十六 干　十七 官　十八 乖
十九 佳　二十 庚　二一 經　二二 堅　二三 涓　二四 君
二五 巾　二六 姬　二七 圭　二八 璣　二九 宮　三十 公

此三十韻中所可聲明者，卽關於'加'，'佳'，'璣'之內含。'加'韻中實多列(ɛ)音之字，然著者却是把牠當作'麻'韻看待的，其音當爲(ia)。'佳'韻爲'乖'韻之開，其音當爲(a)。'璣'韻的圖中的第一排雖爲(i)音，然四五排實與韻略易通之'支''辭'韻相當；其所以別於'姬'韻者，大概在此。

聲母當爲十九。其序中有云：

切韻雖不分正變，綜計二百六韻切音之雙聲，輾轉相通者，凡十有九類，卽琴律五正四變之十九經也。

他的十九經，並沒有正式開出，今取其'呱'韻圖之第一直行以當之：

五正　呱枯烏　都菟鴐　逋鋪模　租粗蘇　朱初疏
四變　呼攎敷濡

調分爲六，卽：

陰平　陽平　上陽　陽去　陰去　入陰

是乃著者所沾沾自喜者。實在若從元明清的曲韻看起來，去聲分陰陽的，范善溱已早開其端。若以清濁爲陰陽，每聲俱可分爲二，豈特去聲乎？

(十九) 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

古今中外音韻通例爲胡垣著。垣，字紫庭，浦口人，書前有孫鏘鳴光緒丁亥(1887)序；垣之自序，乃在光緒丙戌(1886)。是書旣以古今中外名，其內容當然不是專講等韻的書。是以對於古今聲韻，中外譯語，空谷傳聲，都有論說。然開宗明義，卽以音呼聲韻總

圖與讀者相見，可知著者之於古今中外，全以等韻爲綱領。現在我們爲節省篇幅起見，略其繁冗，直接講他的等韻。

韻分爲十五，由他的十五韻分五舌張籠口圖可見：

舌向上	根	張口'岡'	籠口'。公'
舌穿牙	。堅	張口'甘'	籠口'官'
舌抵牙	。基	張口'。該'	籠口'。支'
舌搜牙	。子	張口'。家'	籠口'歌'
舌向下	鈎	張口'高'	籠口'。孤

他這十五韻是由康熙字典所載等韻脫胎下來的。他在開合呼三條中說：

> 等韻十二攝，列開口正副合口正副四圖，則用四呼約諸韻。'迦' '結'兩攝收'麻'韻，如正韻'麻' '遮'之分。'岡'攝收'江' '陽'，如正韻'江' '陽'之合。'庚'攝開齊收'庚' '青' '蒸'，合口收'東' '冬'。'棋'攝開齊收'支' '微' '齊'，合攝收'魚' '虞'。'高'攝收'蕭' '肴' '豪'。'該'攝收'佳' '灰'。'傀'攝收'支' '微' '齊' '灰'。'根'攝開齊撮收'眞' '文' '元'，齊齒兼收'侵' '先'。'干'攝開口收'寒' '刪' '覃'，齊齒收'先' '鹽'，合口收'寒' '刪' '咸'，撮口收'先' '元'。'鈎'攝收'尤'。'歌'攝收'歌'。其總圖，'庚'下有加圈'庚'字虛位，'根干'下有加圈'根' '干'兩虛位。蓋平聲約以四呼，則分韻不過十五位耳。是編以根金 。袞軍爲四呼一韻之例，得'根公岡'、'甘 。堅 。官'、'。支 。基 。該' '。家 。子歌'、'鈎高 。孤'十五韻，與十二攝加三虛位同。

從此看來，他比字典等韻所多的是'堅' '官'與'支'三韻。'堅' '官'是由'甘'（即字典等韻干攝）分出，'支'與'基'在字典等韻其居於

'臧'攝。但這三韻與字典等韻總圖'庚'字加圈虛位及'根''干'加圈虛位是沒有關係的。字典的這三個虛位是併音，換言之，就是'庚''青'併於'東''冬'，'侵''覃''鹽'等韻之(—m)消失，歸併於'山''寒''先'等韻之(—n)的意思。豈可與他的分呼的用意相混？

聲母分爲二十二，可以觀他的二十二母分五音輕重圖：

喉音	見	根	極重	溪	鏗	次重	曉	亨	次輕	影	恩	極輕
喎音	端	登	極重	透	吞	次重	來	能	次輕	疑	仍	極輕
齒音	照	眞	極重	穿	稱	次重	審	申	次輕	日	人	極輕
牙音	精	增	極重	淸	層	次重	心	僧	次輕	耶	穎	極輕
脣音	邦	奔	極重	滂	噴	次重	明	捫	次輕	微	聞	極輕
又輕脣音							非	分	次輕	喩	文	極輕

這裏邊令人可怪的，是'能''仍''穎''文'四母。他在音母十四條中有云：

> 是編取同韻之字爲母。'根''鏗''亨''恩'，以當見溪曉影，卽邵子之古坤黑五，樊氏之金橘火蛙也。'登''騰''能''仍'，以當端透來穠，'眞''稱''申''人'，以當照穿審日，卽樊氏之竹蟲石日也。'增''層''僧''穎'，以當精心耶，卽樊氏之剪鵲絲雲也。'奔''噴''捫''聞'，'分''文'，以當邦滂明微，非喩。此中斟酌，誠欲使等韻字母，愈簡愈明，無複無漏，庶免學者之畏難耳。

'能'既與'來'相當，則其輔音讀爲(l)；'仍'既與'穠'相當，則其輔音當讀爲(n)。'耶'相當於'雲'，'文'相當於'喩'，然'雲'亦'喩'母也。以是觀之，豈得謂之'無複'乎？

呼分爲四，由他的四呼分正副高低狹闊圓扁圖，可以見其意：

開口正呼根	開口副呼金 齊齒	狹而圓
合口正呼袞	合口副呼軍 撮口	闊而扁

正呼聲高　　副呼聲低

調分爲五，他有五聲分平仄陰陽上去入圖如下：

平聲陰亨 依悠　　陽痕 移游

仄聲上很 抵起　　去恨 縱送　　入赫 足束

其總圖上邊橫排二十二母，除'穩'母外，俱仍舊名（如見溪曉影之類）。每母統四排，每排合五聲爲一呼。圖之前爲韻目（如岡根之類），並贅以舌，張，籠口之詞。另有一點爲他書所無者，卽每圖之韻目下，俱贅以某地讀某音之說明。其所舉之地名共有二十五，卽是：

揚州　福建　沔陽　徽州　崇明　滁州　金陵　儀徵　鎭江
天長　高郵　六合　泰興　浦口　廬州　下關　大港　丹陽
蘇州　徐州　浙江　來安　粵省　涇縣　安慶

著者對於方音這樣留意，實是難得。假設他當時有音標以爲之助，其貢獻殊難限量也。

（二十）華長忠韻籟

韻籟爲華長忠著。長忠，天津人。書前有高陽李鴻藻序文一篇，時在光緒十五年(1889)。其辭云：

> 此書係津門世家華公諱長忠所著，叩音辨韻，精詳明晰，韻學中之第一書也。伊孫印聽橘者，恐其不傳，欲以壽世，因付手民。總衍五十章，刻未畢而有赴粵之行，不遑自述其顚末。茲已告竣，梓民請序於余，細閱一過，分韻切音，補前人之所未有。其總數若干，皆備於原序中，無煩余之再贅焉。

其實，著者並無很鄭重的序，不過在第一頁有一小段說明而已。其辭云：

仰音辨韻，數衍分章，譜厥大凡，用便尋繹。得喉音五，舌頭舌上之音各四，半舌半齒音一，正舌音五，唇外音四，唇內音三，正齒齒上之音各四，半牙半喉音四，輕齒重齒輕牙重牙之音各三，總衍五十：有聲無字者切音識之，不成聲者闕之。敘次如左，俾學者省覽焉。

此後爲總圖。右列韻目，則爲：

江陽韻	眞文元庚青侵韻	東冬庚青蒸韻
尤韻	蕭肴豪韻	佳支灰麻韻
歌麻韻	元寒刪先覃鹽咸韻	麻佳韻
支微齊灰韻	支齊微韻	魚虞韻

這十二組之中，'佳' '支' '灰' '麻'之音爲(ai)，'歌' '麻'之音爲(o)，'麻' '佳'之音爲(a)，'支' '微' '齊' '灰'之音爲(ei)，'支' '齊'，'微'之音爲(i)，與(l)及(l)，'魚' '虞'之音爲(y)，(u)；其餘均甚明顯。

總圖之上，則有喉音，舌頭音……等名稱。今將其所屬之首音排出，則爲：

喉　音	岡 廉 杭 昂（倠）
舌頭音	當 湯 籃 郎
舌上音	狄央 惕央 娘 良
半舌半齒	讖
正舌音	獨汪 禿汪 鹿汪 訥汪 翩汪
唇外音	邦 龐 旄 方
唇內音	必央 僻央 覓央

正齒音	角央 闕央 噘 月央
齒上音	江 腔 香 央
半牙半喉音	光 匡 荒 汪
輕齒音	威 倉 桑
重齒音	張 昌 商
輕牙音	莊 窗 霜
重牙音	樁 撞 雙

這十四組所領之字，共爲五十。這就是著者所謂總衍五十之數。不過他因爲這些陽聲字作聲母，於切音上不大便當，於是又擇陰聲

字五十作代表。其後五十章，卽以聲母作綱者。五十章之名爲：

各衍章第一

客衍章第二

赫衍章第三

額衍章第四

(額)衍章第五

此喉音五。(額)與上圖之俺相當，然此章除一'俺'字外，其餘全爲捲舌韻(er)之字，故當以兒字代表。

德衍章第六

特衍章第七

諾衍章第八

勒衍章第九

狄衍章第十

惕衍章第十一

匿衍章第十二

力衍章第十三

自六至九爲舌頭音，自十一至十三爲舌上音；實在這兩組之音值，卽今之ㄉㄊㄋㄌ，現名爲舌尖聲。牠們之有區別，是因受韻的影響，不應當分爲兩組的。設爲切音方便，若喬中和與李汝珍之分組細尙無不可，今著者強立名稱，未免對於聲與韻還有認識不清之弊。

日衍章第十四

此卽所謂半舌半齒者，卽今國音的翹舌尖聲日母。

獨衍章第十五

禿衍章第十六

鹿衍章第十七

訥衍章第十八

弱衍章第十九

此卽所謂正舌音五。實在前四聲，可以與六至十三相併，而弱又可以與十四之'日'相併，亦不必更立名目。

伯衍章第二十

迫衍章第二十一

莫衍章第二十二

弗衍章第二十三

必衍章第二十四

僻衍章第二十五

覓衍章第二十六

此兩組前者原名唇外，後者名爲唇內音。實在唇內與唇外之分，也是受韻的影響。今共名雙唇音，卽注音符號之ㄅㄆㄇㄈ。惟後組無ㄈ音，卽著者不認ㄈ母有齊齒之字。所以'非''飛'等字俱列於'弗衍'章，此是他能闡明北音的地方。

角衍章第二十七

闕衍章第二十八

雪衍章第二十九

月衍章第三十

節衍章第三十一

妾衍章第三十二

絜衍章第三十三

葉衍章第三十四

前組爲正齒音，後組爲齒上音。這兩組亦可併爲一，不過在這里，'角''闕'不能認爲舊日之'見''溪'，'節''妾''雪'亦不能認爲舊日之'精''清''心'，觀各章所列之字，實是'見''溪'組與'精''清'組之混合物。這就是戲劇界所謂尖團不分的現象，也就是注音符號之舌面前聲ㄐㄑㄒ了。惟'葉'與'月'，恐怕著者是把牠們看作元音的。

國衍章第三十五

廓衍章第三十六

或衍章第三十七

渥衍章第三十八

著者認爲是半牙半喉音，我們很可以窺知他的猶豫心。原來舊日之'見''溪''群'，有認爲牙音者，有認爲喉音者，俱是不知此數者發音之部位。惟'悉曇家'玄應等，把牠們認爲舌根聲，可謂知本。現在的聲韻學者把牠們名爲舌根聲，恐怕是受西洋影響的。至'或'音與舊日之'曉''匣'相當，舊來是把牠們名爲喉音的，現在定爲舌根後聲。故這一組之音，以前三者論，即注音符號之ㄍ，ㄎ，ㄏ。而'渥'亦係元音。

賣衍章第三十九

測衍章第四十

瑟衍章第四十一

浙衍章第四十二

徹衍章第四十三

涉衍章第四十四

作衍章第四十五

錯衍章第四十六

索衍章第四十七

卓衍章第四十八

綽衍章第四十九

說衍章第五十

這四組，第一組名爲輕齒音，第二組名爲重齒音，第三組名爲輕牙音。第四組名爲重牙音。其實第一與第三宜併爲一組，卽注音符號之舌葉聲ㄗ，ㄘ，ㄙ；第二與第四宜併爲一組，卽注音符號翹舌尖聲ㄓ，ㄔ，ㄕ。不過在這四組的各章看來，舌葉聲，與翹舌尖聲多有相混者，恐怕這是方音的現象吧？

現在我們把以上各章的名稱綜合起來，應該是：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

伯 迫 莫 弗 德 特 諾 勒 各 客 赫 角 闕 雪 浙 徹 涉 日 責 測 瑟 額 渥
20 21 22 23 6 7 8 9 1 2 3 27 28 29 42 43 44 41 39 40 41 4 38

必 僻 覓 狄 惕 愿 力 國 廓 或 節 妾 擊 卓 綽 說 弱 作 錯 素 (額) 葉
24 35 26 10 11 12 13 35 36 37 31 32 33 48 49 50 19 45 46 47 5 34

獨 禿 訥 鹿 月
15 16 18 17 30

調分爲五，卽：

陰平　陽平　上　去　入

(二十一)結束

以上共舉書二十種，除青郊雜著外，均係親見。有爲通行者，有爲罕見者。此等罕見之書，或爲一己所存，或爲公家所有。訪問查考，數年於茲；其中甘苦，難爲外人道也。

書之產生，在明代者七種，其餘俱在清朝：自正統至光緒，四百餘年的長時間，中國人所記載的官話，要皆出不了這個範圍。

在這個期限裏，地域重於年代。以著者籍貫言之：居江蘇者三（上元，海州，浦口各一），居河北者七（內邱，堯山，天津，金臺，易水各一，大興二），居安徽者三（蕪湖，桐城，寧國各一），居雲南者一（嵩明），居遼寧（舊稱奉天）者二（長白，遼左各一——但林本裕雖係遼左人，却寄居雲南），居四川者一（巴郡），居陝西者一（米脂——馬自援係米脂人，却寄居雲南），居湖南者一（零陵），不詳者一（阿摩利諦，雖不確知係何地人，但與之共作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者有胡文伯，爲滿州人）。

從各書中所記載的情形與著者的籍貫對照起來，大概與北京愈接近者，與現在之普通話音愈符合。若稍有差異，便更應該考查著者所以出此之故。師承關係？流寓使然？

他們的聲母俱是削除最濁，多至二十四，少至十九。缺'疑'母者十三，存者僅七。廢'微'母者僅六，存'微'母者竟至十四。注音符號ㄐㄑㄒ ㄔㄕㄖ四母之成立，我以爲遠在元朝。其所以湮沒不彰者，乃在於著者音理未精之故。所以在這二十種書中，惟有華長忠韻籟表示最清晰。

韻母，多則四十四，少則十二。有四十四之多者，因分四呼而致；少至十二者，亦有牽強。而最可注意者，則是韻略易通保有

閉口韻，餘除韻通與切韻聲原外，均併入(-n)。韻通遵字彙直圖，切韻聲原的著者明知其故而仍事保守，恐係爲着因襲的關係。然這兩部書的產生地，俱是今日之安徽，自然沒有較前之元韻譜及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與較後之五方元音澈底。等韻圖經之'止'攝，元韻譜之'卜'括，五方元音之'地'韻，包括頗爲複雜；推其故，俱是認識不清之所致。

入聲消滅，中原音韻已開其端；而在此二十種書中敢明白附和之者，只有等韻圖經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兩種。從此點看來，舊日偶象之打破，是何等的困難。

此派多注意聲韻的實況，審音辨韻遠不及前派(存濁派卽南派)，然趙紹箕之審音入微，在南派中亦不多見。至巴郡之龍爲霖，寧國之周賓，乃墜入魔道者也。

特點約如上述，精細可觀分論。至聲韻分合之大致，更附總表。讀者若以其他材料見賜，則不勝歡迎之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謄於韻略堂。

---

① 〔附誌〕是節曾發表於輔仁學誌。現全書付印，錯誤之處，略有更正。29年12月誌。

附錄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

(一) 緣　起

康熙字典卷首列等韻一卷，是人所共見的；但要問起牠的來歷，恐怕是誰也答不出來。這也難怪，因爲在清朝盛時，有威權的音韻家都拿全副精神去研究古韻，不屑意注意牠；沒有學問的人對於這件東西，根本就莫名其妙，那還會去搜求牠的祖墜？還有一個大的原因，這本書的來歷起初就有點曖昧；卽令有人知道，也不敢明顯的說出來。待時日久了，世人更把牠當成欽定的書，絲毫不敢懷疑。到清末有勞乃宣者，一則注意等韻，一則處在君威衰替的時候，才把這祕密揭穿一部份。據他研究的結果，則謂等韻切音指南乃與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爲一家之學；其他一部份，字母切韻要法，大約爲正德以後，康熙以前人所作。於是在他的等韻一得上彷彿登廣告似的說道：

> "四庫著錄存目，皆無其名，不知字典採自何處？間嘗廣詢通人，無知之者。故篇內但稱字典所引，以示闕疑。博雅君子，如有知此兩書源流，以示我者，不啻百朋之賜焉。"

錢玄同馬幼漁諸位先生，近幾年來見到些新材料，從內含四聲音韻圖後的'唱'字眹出絲跡，屢屢講及。我因爲沒有見過這些材料，向陳子怡先生打聽消息，他說："這是從華嚴字母脫胎下來的。"不久，他在女師大學術季刊上發表一篇釋康熙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的文章。他這篇文章的解釋，對於我的確有幫助；不過他所說的'反紐之法與華嚴字母結合，而產生內含四聲音韻圖……再傳而爲明顯四聲等韻圖……三傳而爲韻鏡……'等等的話，與我所聽說

的音韻發展史有點不同。我在未看華嚴經之前，無意買到禪門日誦一書，後來問陳先生，知道他所本的卽是這裏邊的華嚴字母韻圖。我買到華嚴經之後，覺得字母切韻要法的近祖還不是這樣。我上馬先生那裏追求，他慨然出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令我參考，並且說張少元先生還藏有比此較早的板本。我上張先生那裏告借，他慨然允諾，先後轉來兩種：一種保持原狀最爲完全，一種與馬先生所藏者相同。我跟着又搜集到一種與此息息相關的書，名曰三教經書文字根本。我憑着這些材料，又參考許多次要的書，更去訪問幾個方丈與查考好些碑塔，才寫成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動機僅在解決一個問題，不料連類而及的解決好幾個問題。我這樣辦法，眞足貽牛刀割鷄之誚；但不如此，亂麻終久是亂麻，永久糾纏不清。這樣的解決，雖不敢說是徹底的，但總可以說是近於徹底的。不過我要預先聲明：這篇文章講的有對的地方，是諸位先生與環境之所賜，決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若有錯誤的地方，是我運用材料的不當，還望讀者加以指摘與批評。我知道一件學問的眞象，決不是一個人的研究便能成功。牠與抒情的文章單靠個人的沉思與默想，是大不相同的。

(二)從韻攝上論字母切韻要法

字母切韻要法是分十二攝的。這個十二攝之數固然足以惹我們的注意，但必須顧及牠們的內質與時代的關係，方不上牠們的當。

現在先說這個數目吧。這個數目也奇怪的可以，無論東西中外都好用牠爲成數。但這些數目都有歷史的意義，仔細研究起來也很有趣味。本篇與牠無什麼關係，現在只說牠與音韻所發生的

因緣。牠與音韻結下不解之緣，有兩個來源；一是從印度傳過來的，一是中國的國貨。按宋景祐天竺字源云.

"准天竺聲明字源及涅槃經有十六轉聲；然天竺學人傳授，只分十二轉聲，良以餘之四聲已在第三第四二聲之中收訖；又向下生字，別無裝載去處，所以只用十二轉聲。"

由此可見中國的十二攝與十六攝，都是受佛教的影響。天竺聲韻之學，當與譯經事業同入中國；但我想譯經之初，無論中外的大師與沙門，對於此種學問，未必有系統的介紹，即令有之，書或散佚，我們也無從知道到底起於何時，依現存的書考察起來，當以悉曇字母爲最早。悉曇字母之流入中國，羅振玉以爲遠在晉世；但他所印行的涅槃經悉曇章，缺而不完，無法依據。今據唐時日本弘法大師徧照金剛空海所撰之梵字悉曇字母並釋義有云:

"左十二字者，一個迦字之轉也。從此一迦字母門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各生出十二字。一轉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四合之轉，都有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曇章，本有自然眞實不變常住之字也。"

這個十二轉，也就是十二攝。攝字用在韻書上，我們都知道是始於劉鑑的。然而這也與釋門有關係；以上所舉之書有云:

"所謂陀羅尼者，梵語也；唐翻云總持，持者任持，言於一字中總持無量數文，於一法中任持一切法，於一義中攝持一切義，於一聲中攝藏無量功德，故名無盡藏。"

轉字搬到韻鏡上有四十三轉；攝字搬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上有十六攝，搬到字母切韻要法上有十二攝。十六攝暫且不論，十二攝的數目與名稱是本篇主題的發源。

華嚴字母韻圖不知成於何時，現今所得見者爲大方廣佛華嚴

經中之所載。此書雖是唐時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的，而華嚴字母韻圖未必不是後來附入的。圖上列四十二母，每母下豎寫十二字，成爲一豎行；每行之下又綴以與母相同之字。對於這豎行的解釋有三種說法：一說謂每豎行含十四字，即隋書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① 方以智主持之，我覺得此說未必靠得住；一說謂每豎行含十二韻，袁子讓主持之；一說謂十二字之下尙有與其母相同之字共爲十三韻，馬自援主持之。此三說之中，若從袁說，就是十二攝。這個十二攝雖然在外貨的華嚴字母統御之下，其實已雜入中國語言的勢力。牠在明末清初的音韻史上發生好多的影響。

中國的十二之數，起源當然也很早。什麼十二時，十二律之類觸目皆是。牠與韻學上發生關係，始於邵康節之皇極經世，在此書中的聲音圖的聲與韻彷彿是按着天干地支配的。到明萬曆間，喬中和作元韻譜，韻分十二括；其應律圓圖下注云：

"十二括應十二律，乃聲氣之自然，而陰陽迭運，有循環無端之情焉。"

清初樊騰鳳作五方元音分十二韻，其原序有云：

"按皇極經世，天地終始，理數推遷，悉本時月世會，次舍支辰，以至黃鐘律呂，俱以十二積成一元。"

從他們自己的供狀審判起來，牠們的十二之數確切是中國貨。

字母切韻要法的十二，據我的研究，是中外的混血兒。在清初又有滿文的闖入，堂乎皇乎的十二，眞是得着千載的際遇。牠得皇

① 案趙宧光，方以智與熊士伯等認華嚴字母每行爲隋志所載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實在是錯的。今觀悉曇字記有云：'舊云十四音者，即於悉曇十二字中颯字之下次有紇里，紇里，里，梨四字；即除悉曇中最後兩字謂之界畔字，已餘則爲十四者，今約生字除紇里等四字也。'悉曇字記所載韻母與上所舉之天竺字母所載大抵相同。

上的殊恩，列之於欽定的康熙字典的卷首，也是意中事。

然而這事只能在意中，很難說出口來，所謂心照不宣者是也；因爲在你沒有證據之前，也許有人說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遠在乎其他之前，而且牠爲別的十二之發源。我們爲免除將來辯駁的麻煩起見，應該把牠的內容列出來以資比較。

天竺字母之十二轉據現在印歐語言學者的普通註音，應作：

遏（a）阿（ā）壹（i）醫（ī）嗢（u）污（ū）伊（e）愛（ai）

鄔（o）奧（au）暗（am）惡（aḥ）

這與中國的十二攝相差甚遠，可以具而不論，華嚴字母之十二韻則爲：

岡（ang）揈（eng）公（ong）孤（u）高（au）該（ai）鷄（i）

斤（in）干（an）金（im）甘（am）鉤（ou）②

此十二韻中'揈'與'公'之分韻不似元韻譜、五方元音之合併，（m）音之存在不似二書之消滅，顯然不是一個時代的東西。牠的時代雖然不若方以智之所謂在隋時，却至少在元明之際，因爲牠與中原音韻時代的音甚爲相同。因此我們不能說字母切韻要法的十二攝就是華嚴字母之十二攝，因爲字母切韻要法與元韻譜及五方元音之十二括及十二韻甚相近也。元韻譜之十二括爲：

骾（eng）褓（ou）奔（en）般（an）褒（au）幫（ang）搏（o）

北（ei）百（ai）八（a）孛（é）卜（u）③

五方元音之十二韻爲：

天（an）人（en）龍（eng）羊（ang）牛（ou）獟（au）虎（u）

駝（o）蛇（é）馬（a）豺（ai）地（e,i,iu,ei）④

---

② 自注

③至⑤ 依錢玄同先生辯義。

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爲：

迦 (a) 結 (é) 岡 (ang) 庚 (eng) 裓 (e,i,u,iu) 高 (au)
該 (ai) 傀 (ei) 根 (en) 干 (an) 鉤 (ou) 歌 (o)⑤

此三者最大相同之點，卽是 (ong) 與 (eng) 合併，(m) 歸於 (n)，而 (m) 消滅。五方元音與元韻譜之時代，固彰彰可考也；字母切韻要法既與之相同，當然與牠們的時代相差不遠。不過最使人上當的，就是字母切韻要法的內含四聲音韻圖的面貌就是華嚴字母韻圖的面貌。但是，面貌雖同，精神却異。卽以內含四聲韻圖的'見'母下之一行而論，也捺着近代人的手印。此行爲：

岡庚(庚)裓高該(裓)根干(根)(干)鉤

此行之(庚)(根)(干) 卽係歸併之記號，所以與此三者相應之橫行全係空白。

再者五方元音的十二韻是由中原音韻的一派生出，在牠的序上說得明白：

"因按韻略一書，引而伸之，法雖淺陋，理近精詳。但從前老本，韻拘二十，重略多弊；聲止有四，錯亂無門。且母失次序，韻少經緯。余不辭僭竊，妄行刪補，於韻之重叠者裁之，減二十爲十二，以象時月世會與天地之一元相配而不可增損；於聲之錯亂者而敘之，添四聲爲五聲，以象行數方音與天地之五位相當而並無遺失。"

他所說的韻略就是關廷秀的韻略易通。韻略易通本於中原音韻，閉口音還保存着，'東洪'與'庚晴'尙劃若鴻溝。到畢拱辰之韻略滙通，'東洪'與'庚晴'雖仍然分立，而閉口音則完全消滅矣。新近又發見雲南本韻略易通之重韻，卽是通韻的意思；若將其重韻細加歸併，與元韻譜及五方元音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同時代

的東西，都有相同的趨勢。字母切韻要法雖然在形勢上利用外國貨（其實也不是純粹外貨）；而實際上却是像現在'中餐西吃'的辦法。殊塗同歸，在同時代的主潮之下，總會產生出來不大差別的東西。

內質既已說明，似乎不必再加累贅之詞，但恐人不我信，不妨再拿出來些外表的證據。明萬曆年間有袁子讓者，作有字學元元一書，對於華嚴字母韻圖曾下過分析的工夫，書中有云：

"華嚴字母押韻六百二十四字，皆用開攝，故臻攝'多'下不用'敦'而用'頓'，讀如'丁'；'他'下不用'吞'而用'天'，讀如'汀'；'拖'下不用'屯'而用'田'，讀如'亭'；皆取開不取合，此可以意通者也。獨其中有二字三字一唱者，予竊疑之。夫天地以一生物，斯道以一貫萬，豈有二字共一母者？將從首字唱乎？從次字唱乎？抑並唱之乎？觭唱之，非二字一母也。並唱之，是又兩母也。至二字一唱之下，所押之韻，予又疑焉，夫橫圖爲母，直下爲十二韻，諸單母皆用之。獨二字一唱者，如'瑟'下只用'尸''書''師'三字；又如三'娑'字下，俱止用'斯''蘇''西'；又如'室'字只用'室''束''瑟'；'也'字止用'亦'。橫輪以十二韻，殊不合'快''鞚''翁''烏''燻''哀''醫''因''安''音''諧''謳'之例。說者二字唱用在次字，如'瑟吒'用'吒'；'娑多'用'多'；'娑靡'用'靡'；'娑頗'用'頗'；'娑迦'用'迦'；'室者'用'者'；彼首字直借以用次字之唱，故不用十二韻之押爾。然'訶婆'亦用二字一唱者，何以兩字俱押也？'曷羅多'三字一唱者又何以三字俱押也？索其故而未得，故援此兩唱之例俱押之。即不合僧家所唱圖，而予意童子所由以入般若波羅門

者，端不出愚說也。”

他細加分析以後，始‘依其圖列之，爲之橫別其母，某行爲某切字；直別其攝，某排爲某韻字。’分攝爲十二：宕，曾，通，遇，效，蟹，止，臻，山，深，流，咸。他又把華嚴字母韻圖分出開合來；但他分的形式與字母切韻要法不同。現爲篇幅所限不細舉；讀者只看他所用的韻攝字面，便知他是依據四聲等子與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以分析華嚴字母韻圖，與字母切韻要法相差尙甚遠也。到清初有馬自援者，作爲等音一書，其凡例有云：

“按釋家者流，爲華嚴四十二母，雖係梵音，如‘瑟吒’者，實一呼而出兩字者也。今緇衣輩不知，徒欲易學，凡圖中有音無字者，皆妄填以他字而失其本來，故其字亦不足憑矣。然細推其意，梵圖橫列爲四十二母。援按新圖二十一母，上下平亦共四十二位，此或上下平之並列者歟？其直列爲十三韻，亦與援十三韻相合。但其中有重出三韻，豈抑緇衣者，以有音無字而妄填者歟？存之以俟高明鍼砭。”

他所說的重出三韻到底是那三韻呢？恐怕就是指着那公，金，甘，三韻吧？在他的別條上曾經批評洪武正韻道：

“……但其間猶有當爲一韻而誤分爲數韻者。如平聲‘先’之與‘刪’‘寒’‘覃’‘鹽’，‘東’之與‘庚’，‘眞’之與‘侵’，‘蕭’之與‘爻’，‘支’之與‘齊’‘魚’是也。”

先之與刪寒覃鹽，東之與庚，眞之與侵，豈不是字母切韻要法之化有爲無之三韻歟？

馬自援，四庫書目與小學考，俱言不知爲何許人。今由雲南叢書本，高序上察知他是康熙時人；‘當癸丑，一夫負德，’正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反雲南的時候。

袁子讓與馬自援俱未見過分開合正副的內含四聲音韻圖，顯然這件東西是晚出的東西。內容如彼，外證又如此，可見陳子怡先生所說的'反紐之法與華嚴字母結合而產生內含四聲音韻圖……再傳而爲明顯四聲等韻圖……三傳而爲韻鏡……'的話，有些不大對。據我想來，是這樣的：梵文的十六轉與十二轉傳到中國雖然很早，但因中國的分韻複雜，不經很久的時間不能悟出以簡御繁之法。韻鏡是爲廣韻一類的書作的，所以竟有四十三轉之多。到劉鑑的時候，通韻併韻的風氣非常的盛，他的等韻圖就有十六攝的名稱了。實在說來，他的十六攝與梵文的十二轉是風馬牛不相及。元明之際，普通官話成立了，語言與唐宋時大異，才生出來近世的十二攝。華嚴字母韻圖來歷雖不甚明，在明中葉以後，是非常惹人注意的；趙宧光，袁子讓，方以智輩，俱細加討論。醞釀既久，才有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出現。內含四聲音韻圖很快的產生明顯等韻圖，或許是一個人所作的事，這到下文再說。內含四聲音韻圖上邊所排的字母非常有系統，不似華嚴字母之凌亂。圖中三合音已洗汰淨盡；二合音雖或有之，已非華嚴字母之舊觀矣。

(三)論明顯圖與內含圖爲一書

昔勞乃宣氏認內含圖與明顯圖爲一書，現在陳先生斥他實謬；陳先生是主張這兩部份不是一書的。這兩方的是非，若沒有旁的證據，恐怕再過百年也沒人敢來斷定。幸而我從張少元先生處借到字母切韻要法的原刊，名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這篇佛經是眞是假，我們現在不管牠；但是，設若我們把牠當成一篇序看，却是很有意義的。就在這篇佛經上說：

"此等韻圖凡有四篇，圖之橫者有十二韻。圖之豎者有百兩

母。先分開合，次分正副。十二韻中內含四聲。四聲俱者，凡有四韻。無入聲者，凡有八韻。”

“復告善現：後有四聲明顯之圖，有十二攝。每一攝內，各有四排，每一排中，各有九音。每一音內，母有清濁。每清濁下，各有四聲。聲同之字，或多或少，名同理異。如此之分，十二攝內，語言音聲，共有三千八百四十有二種，種各別。世間一切經書文字，不出此法。”

“復告善現：前有三段調音韻法，中有四首關鑰歌訣，後有一篇切字樣法。條條須熟，字字要明。款式規模，如是，如是。”

從此看來，勞氏所謂：“自證鄉談起，至貼韻首法止，首尾完具，自成一書”的話，是不謬的。不過陳先生認爲非一書的，也有他的理由：

“內含四聲音韻圖之借入聲法，爲‘該干迦下借短言’；而明顯四聲等韻圖，該干二攝皆一三等借迦入，二四兩等借結入；仍用此訣，實不可通。”

他從借入聲法的歌訣上這樣精細的瞧出破綻，眞可謂之有心人。我恐怕有許多人，對於這歌訣就沒有留心研究過；卽令有留心的，恐怕也莫名其妙。陳先生這樣的解釋，眞足促世人的注意。不過他爲材料所限，才弄出錯誤來。二者是一書，有以上佛經的話作證據；惟有證據能作最後的判案。

陳先生對於借入聲法的解釋，還不甚清楚。我現在要進一步的解釋，或許對於初學的人有點用處。借入聲法的第一句爲：

“迦結祇歌四聲全。”

這一句訣很容易解釋，就是佛經上所說的‘四聲全者，凡有四韻。’其下三句總是說‘無入聲者，凡有八韻。’第二句爲：

"該干迦下借短言。"

這一句很容易誤解。若把牠念成'該干迦下，借短言'，那便是不可通的；應該把牠念成'該干，迦下借短言。'其意若曰："該干兩攝是沒有入聲的；牠們的入聲要去迦下借來而短呼之。"第三句爲：

"庚於祇求傀如是。"

這是說'庚'攝的入聲要去'祇'攝內求之；換句話說，就是要去'祇'攝內借來入聲作牠自己的入聲。'傀'攝的入聲呢，也是這樣——也是去'祇'攝內借的。第四句爲：

"岡高根鉤歌內叅。"

'岡''高''根''鉤'也是沒有入聲，却都要去'歌'內叅求。

這個歌訣，固然是從內含四聲音韻圖來的；但因爲四聲內含之故，牠實在沒有多大用處。我說牠的用處還在於明顯四聲等韻圖。我們現在拿這個歌訣利用在明顯四聲等韻圖上，除第一句稍有毛病外，無不通。'該''干'兩攝的一三兩等是借'迦'入；二四兩等借'結'入沒有包含在內，是牠的遺漏。但這遺漏，應該原諒牠；因爲牠要被湊成七字方能與下三句相配。這是韻文的錯誤，韻文向來是不適於作定義與界說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內外的兩部份是一書。設若不然，這個歌訣的全體便沒處安置。在內含四聲音韻圖裏邊並限明言十二攝，我們知道那是迦的入聲，那是祇，傀，歌的入聲，去借短言，去叅求呢？我在這裏再夾雜一句吧，看這樣的配入聲法，也不是韻鏡以前的東西，因爲牠把廣韻時代的—k，—p，—t，的系統完全弄亂了。

(四)從'唱'字上論字母切韻要法

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後邊直綫內有一'唱'字，向來沒有人注意

牠。馬幼漁，錢玄同先生所說的'唱'字的來歷，是牠的近祖；陳子怡先生所說的'唱'字的來歷，是牠的遠祖。這是我的判斷；決不可把這個遠近弄顛倒了。一弄顛倒，音韻史的全盤，都得更動。我並不是說已成或將成的學說不許變動，但變動要靠着事實和證據。在陳先生之說出現時，我的心的確有點動搖；因爲那時候我買到禪門日誦一看，見那'唱'字的痕跡，也的確與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字的痕跡有點相像。後來我得着張，馬二位先生的書時，才把搖動的心穩定住。禪門日誦的華嚴字母韻圖，是把散見於華嚴經者聚列在一起。華嚴字母韻圖我很疑心是元明間的東西；卽令不然，也是經元明人刪定過的。牠的初形，我想不過是如此，如第一圖：

第　一　圖

華嚴字母梵書



現在所流傳之華嚴經中有華嚴字母韻圖，卽是把這種字母之每母下係以十二韻（或云十三韻）。釋家唱牠們的時候，還有種種手續。第一是誦補闕眞言，其次是唱佛讚（在各卷不同，有佛讚，法讚，海會衆讚，會讚等等）再其次，方唱字母讚；字母讚畢，則唱字母。現在我把第一卷的形式抄錄於後：

誦補闕眞言（略）

佛讚（亦名經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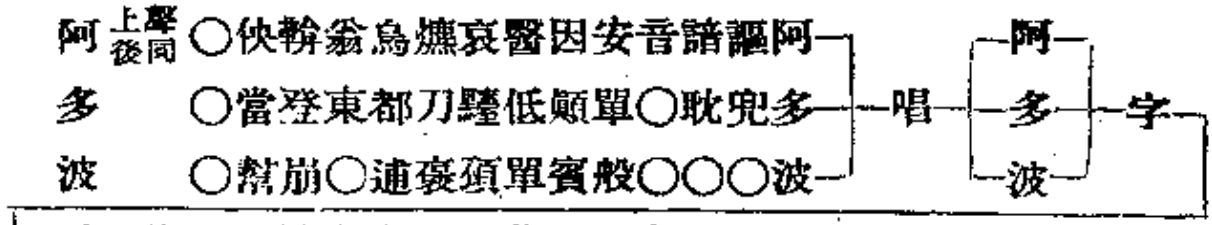
華嚴海會，舍那如來，

蓮華藏海坐華台，諸

佛歎奇哉。萬象昭回，幽暗一時開。

舉字母讚：

華嚴字母，衆藝親宣，善財童子得眞傳，秘密義幽玄。功德無邊，字誦利人天。



一時，普願法界衆生入般若波羅密門。金字經衆和同。四十二字妙陀羅，字字包含義理多。阿欝。梵韻滿娑婆。功德大，法界沐恩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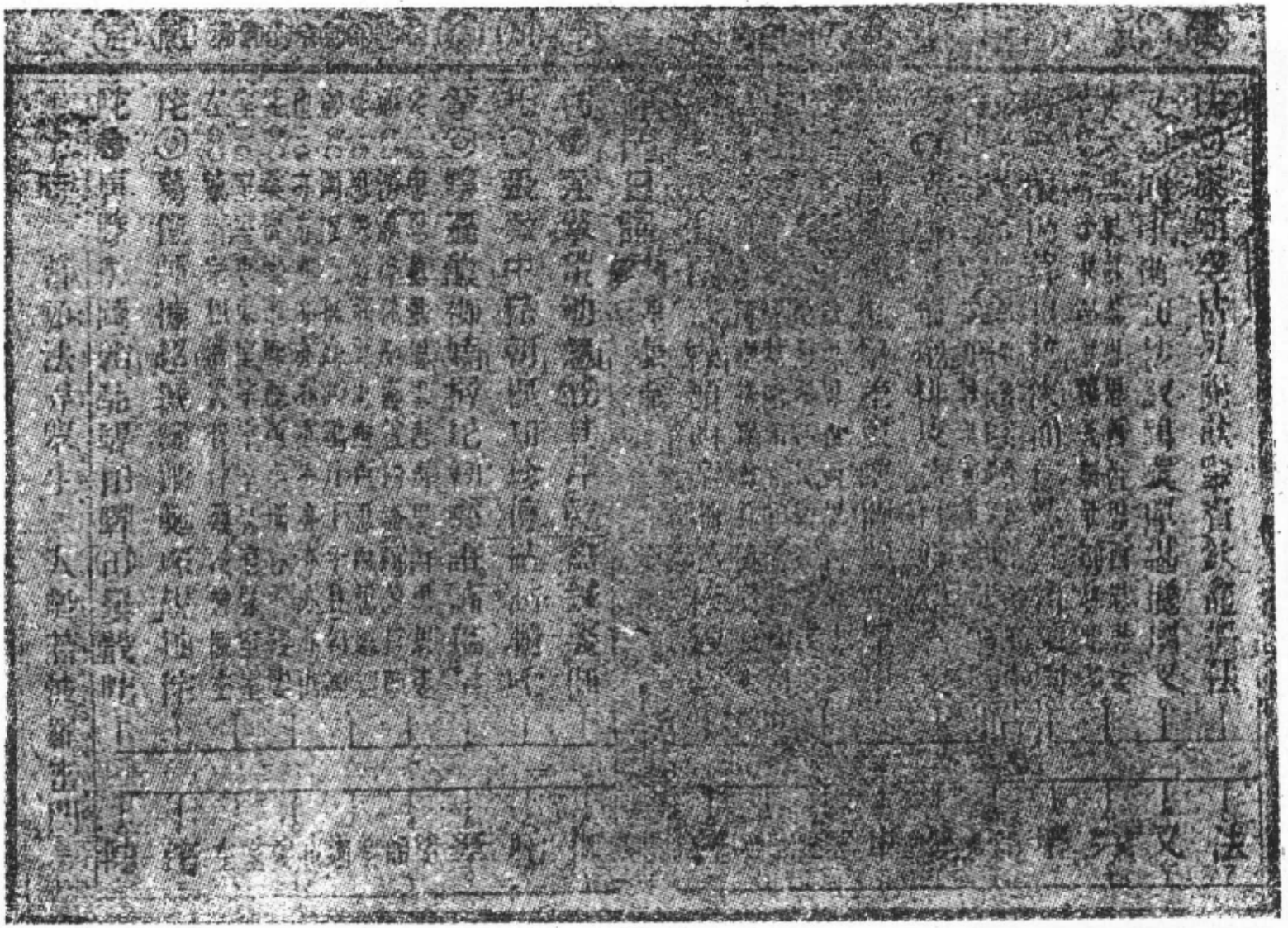
四生九有，同登華嚴玄門。八難三塗，共入毘盧性海。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三稱（下略）

到禪門日誦中，華嚴字母前後所有的讚，與上邊所列者毫無差異；所不同者就是四十二行共列爲一圖。第二圖是其後半幅。在此幅之前半，'阿'下尙有一唱字。別有禪門佛事者，其華嚴字母韻圖中，僅有'阿'行下之唱字，無此圖中間所有之唱字。總而言之，在華嚴經三行共一唱字，到此總圖中四十二行可共一唱字也。我曾訪問過廣濟寺現明住持，他說現在釋家唱時還是照着華嚴經的唱法，在唱字母讚後，連念三行或四行，方唱字母後邊之讚。在我想起來每行都應該履行前後的手續。以此質之現明住持，他很贊成我的話。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前後也有讚的；不過讚詞，大有變動。牠的前邊的唱韻讚爲：

大乘般若法，善現請釋迦，六波羅密究竟，諸菩薩，文字是根芽。義趣多微妙，甚堪誇。

其次是字母讚，其詞曰：

第二圖



注圖

上圖第一行　溪—伎　穿—叉　心—婆　婦—多　日—壞　匣—曷　來—縛　婦—多　並—婆　穿—車　心—娑　明—摩　曉—訶　並—婆　心—鑠　羣—伽　知—吒　孃—拏　心—婆　滂—頗　心—婆　見—迦　匣—也　心—婆　室—　精—左　激—侘　定—陀

上圖末行

影	曉	喻	匣	來	日
○	⊙	◑	●	○	◓
肱	靴	曰	穴	脇	捘
韻					
忺	怳	王	○	瀧	○
榮	兄	容	熊	龍	戎
○	○	○	○	○	○
於	虛	于	騶	驴	如
○	○	○	○	○	○
○	○	○	○	○	○
威	暉	韋	携	棻	綏
沿	熏	云	○	倫	捆
兗	諠	員	玄	攣	埙
○	○	○	○	○	○
○	○	○	○	○	○
○	○	○	○	○	○
爰	攫	玃	○	犖	○

迦字時普願法界衆生入般若波羅蜜門
四十二字妙陀羅字字包含義理多歌角
鍋矍梵韻滿婆婆功德大法界沐恩波
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塗共入
毘盧性海

大藏字母，婆迦親宣，善現尊者得眞傳，祕密義幽玄。功德無邊，唱誦利人天。

圖後讚詞，可覩第三圖，不再贅。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幾個圖中'唱'字的位置。華嚴經與禪門日誦的'唱'字或居圖的第一行，或居圖的中間，均不容易在改削之後露出馬脚。惟有這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唱'字的位置與字典所載的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字的位置相同。且其唱字在直線之內很容易疎忽的把牠遺留在那裏。說是疎忽，乃是我們的猜想，也許是刪者的有意。熊士伯等切元聲中的閻釋氏字母所載華嚴經四十二字原本，圖中亦仍留唱字，看他的跋語却是有意。刪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者，特意或不特意留此'唱'字，我們現在不管牠，我們由此知道牠是從何處抄來，我們的責任已算完畢了。

從上邊的情形看來，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形式，是倣照華嚴字母韻圖的；而字母切韻要法，乃由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而來。

(五)板本問題

字母切韻要法最完全的板本，卽是張少元先生所藏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第一頁的前面有佛像，如第四圖。後面係舉香讚，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志心稱南無師釋迦牟尼佛(三稱)與開經偈。第二頁卽係佛經，題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並題淸中天竺沙門阿摩利諦譯。如第五圖。

佛經之後，方是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內容，卽勞氏所謂'自證鄉談起，至貼韻首法止，首尾完具，自成一書'者，大致與字典所載略同，所異者就是比字典多出唱韻讚與字母讚等耳。此後又有勞氏所謂'自讚燭西江月起，至變形十八部止，共歌訣十

第　四　圖



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

清中天竺沙門阿摩利諦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峰山頂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其名曰長老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葉阿若憍陳如迦旃延拘絺羅阿難陀富樓那阿難羅睺羅等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皆是大阿羅漢自從親覲隨佛已來未曾顯說大乘妙法由此事故令諸剎利長者居士婆羅門等見諸比丘

餘首者'與字典亦同;惟比字典多十獸號頌一首。全書之內容,至此爲終。看其形式,似乎此後尙有頁數,惟以別本證之,不過缺羅列助刊者之姓名與刻板之年月之一頁耳。這是多麼不幸吧!設若有刻板年月,牠的時代就不必費許多工夫去考證了。板心有助刊人,全書只有三十一頁,助刊者竟有二十餘人之多。現在將他們的芳名開列於後,這與書的時代是有關係的。

明學　體德　普照　本亮　慧貞　宗悟　淸璽　汶常　明瑞　德冲　海泉　昌住　超越　照祥　江璜　慶彬　證林　寂禎　行旺　海湖　寂方　淨橦　寂通　明聰　湛貴

書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亦有牠的來歷。在這篇佛經上說:

"佛告善現:往昔刼中,我曾親近放光如來,得一法門,名曰大法炬陀羅尼,亦名字智陀羅尼,亦名文字陀羅尼。若人學會此之一法,無字不識,無書不看,無事不曉,無事不通,無藝不會。十方諸佛,俱依此法爲母,一切修多羅藏,皆從此法而生,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並遵此法爲首。"

這些話是向壁虛造?果眞是從梵經譯出?我們實在無有可靠的證據來斷定牠;但要直覺的批評起來,似乎是虛造的。然而虛造者的話也有來源。在悉曇字母譯義上說:

"……此總持略有四種:一法陀羅尼,二義陀羅尼,三咒陀羅尼,四菩薩陀羅尼。"

所謂法陀羅尼,義陀羅尼,就是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之所本。按陀羅尼原係咒語之義。

此書的譯者姓名之上冠以'淸'字,似乎太異樣。然我覺得這樣的辦法,也有特別原因在。若阿磨利諦眞是印度人呢,他爲尊重

清朝，當然在姓名之上冠以清字。若是假託呢，他也許倣照前人的題法。今查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有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與佛頂最勝陀羅尼經，題曰唐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譯。從書名與題名法看起來，不是極相像麽？然而虧着他用這樣的題名法，不然或許有人把牠放在字彙頭起。因爲本書切字樣法中的'……故名字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等等的話，與字彙所載韻法橫圖中的'名曰標射切韻法。蓋射者先立標的，然後可指而射焉。譜內最上一列，三十六字皆標也。今以兩字切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等等的話，實在有點相同。今有此'清'字，我們便可斷定此書是字彙的影響，決不是牠影響字彙。字彙是萬曆甲寅(四十二年)付梓的，距明亡清興之時，不過三十年的光景。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此書字母讚的'玄'字與干攝四等的'玄，泫，眩'等字俱不避諱，似乎是順治年間的產物，其實不然，這到下文再說。

與此書是孿生姊妹的，名曰三教經書文字根本。題署如第六圖。

此書到底產生在前書的先或後，是很難斷定的。要照訂集二字看起來，似乎是在後。然牠是康熙年間的產物是無疑的；因爲現在故宮圖書館

第　六　圖



藏有諧聲韻學，即根據此書而作，其中玄字避諱，胤禛不避諱。其所謂阿摩利諦訂集十二攝者，即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不過字面稍有不同。牠們的字面是：及，干，庚，罡，根，該，傑，高，勾，械，革，淼。所謂司馬溫公訂集二十一母者，是刪三十六字母爲：見，羣，疑；端，透，娘；幫，傍，明；奉，微；精，從，邪；照，床，審；影，曉；來，日等二十一母。刪母是明清共有的趨勢；至云二十一字母是司馬溫公的，可謂無歷史的常識。所謂切音，所謂諧聲，是表內的一切奇形怪狀的東西，如勾攝'見'母下，則爲：舖古辦切所古瓜切故古鰥切硎古醉切。這樣的辦法，未免滑稽，一字既係梵身切，何必再贅以切音？書中先列開口正韻，開口副韻，合口正韻，合口副韻，與內含四聲音韻圖是同一性質的東西。表內有好些字面與內含四音韻圖所有者相同。其後是十二字頭韻首法，明是清文闖入中原之後的產物。又有讚嚕西江月二首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所有者大致相同。讚後是分四聲法，將平、上、去、入的字面換爲調理韻音，此中大有道理，待另文詳論。後又另大書曰：大藏字母九音等韻圖，與明顯四聲等韻圖是同性質的東西。圖後是切字款式，文與切字樣法亦異。此後是兩首頌。最後殿以部首歌訣與重增字彙等。全書規模大致如是。從其規模看起來，都帶着草創的形態，是沒有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嚴整的。從此一點看來，又像產生在前。作者起初刪母倒是對的，切韻要法守三十六字母之舊，乃是不對的。我曾記得錢玄同先生說過："三十六字母要算天之驕子了，以這樣裝載現代話的字母切韻要法，竟然對於牠們毫不敢改併。"到現在我們才知道作者也曾作過革新的事。本書版心也有助刊者，是：

比丘體德　　比丘智寶　　信士韓士裕
信士韓士祐　　優婆塞曲圓明　　比丘寂鯨

信官王文炳	比丘隆月	信女育萬
比丘然緒	比丘詬體	法名房性慧
王門朱氏	比丘本安	比丘尼照慧
居士房子明	釋賢玉台	弟子釋惠
比丘眞朴	比丘寂舜	比丘昌住
比丘海寬	比丘實擊	郜世傑陳王現

是書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阿摩利諦訂集十二攝數字。在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裏邊所有的阿摩利諦，或許被人只認爲是那篇佛經的譯者或假造者；而本書既寫明十二攝是他訂集，那個十二攝當然也是他作的了。這是不會錯的，因爲兩個十二攝的字面雖異，實質是毫無差異的。本書'玄'字不避諱，助刊者體德，昌住也是前書的助刊者，因此我們知道兩書的時代相差不遠。

繼上邊所舉兩書大顯於世的，就是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韻要法。字典行而該兩書廢，改頭換面，遂成世間之大謎，兩百年來竟無人能道其底蘊，此亦創作者之不幸也。

但此書亦曾作過一次返照：即是到雍正九年，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被重刻過一次。前邊的佛經削去了，作者的姓名與佛經連帶着湮沒了，然而那個'唱'字前後的讚還存着；幼漁先生所藏者，即是此書。此書中所有的'玄'字大避其諱，俱削其足。本書的內容與原刊還有個差異之點，是二合音的的改併。在'械'攝精紐下的第二等原刊是：

耶	心	從	清	精
○ 詞	西 思	○ ○	齊 慈	賁 貲
○ 俟	西 死	嘗 巢	婆 此	濟 子

寺 ○	西 細	自 劑	次 砌	烝 祭
○ 夕	○ 悉	○ 疾	○ 七	○ 積

而本書則改爲以下的形式:

邪	心	從	淸	精
○	西	○	齊	賢
○	洗	劑	妻	濟
○	細	劑	砌	祭
夕	悉	疾	七	積

但本書與原書中間的康熙字典所載者，尙沒有像這樣的削改。本書的助刊比丘俱列於最後一頁，是

心誠　義增　傳瑞　照魁　傳德　本德　慧海　義秀　實敏　明一　洪印

刷印緝釘圓功比丘是:

常智

最後印有

板存皇城後門外東吉祥寺住持比丘 勝倫 收

雍正九年林鐘月望旦日告成 助緣沙門昌智金陵王汝相助刊

(六)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禪門日誦

這兩本書有關係在第四節已說過了。不過現在要講的是另一

面的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第一頁之佛像是竊取於清初所刻之華嚴經中所有佛像之一片；而此華嚴經又係依永樂年間本重刻者，故欲由此規定時代是不可能的；其舉香讚至開經偈等等儀式與禪門日誦所載之諷華嚴起止儀相同，我因此疑惑兩者有密切的關係。但禪門日誦是何時的書？我問了好幾個和尚，俱無結果。這眞使我歎息，世間愈常見的事，愈不能追求牠的來源。於是我很憤然的而且很勤苦的向大小書攤上搜集牠的板本；兩月的工夫，竟搜集有十餘本之多；然而其中竟無明時刻本，自然也有受書舖的欺騙，把牠當成明板買回來的，到家一查便知道不是那回事。到現在我把這十餘本歸納起來，也可以知道牠在明末清初的規模：

（1）諸經日誦　雲棲本，萬曆二十八年序，順治十七年拾月內文書館奉旨重刻。此本無諷華嚴起止儀。舉香讚見於此書之雜文類，開經偈與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不見於此書。

（2）諸經日誦　晉陽北郭外千壽寺重刻，末尾有清康熙丙申夏月僧自恣日字樣。丙申是五十五年。此本與雲棲本同；有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的稱謂，此其異點。

（3）禪門佛事　同治十四年重刻本。原板存京師法源律院，是乾隆十五年刊行的。其中載諷華嚴起止儀等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所有之派頭完全相同。

（4）日課便蒙旁註略解　是編爲來歷最鮮明之書。有註者：京都靜默寺沙門易水海寬。有參校者：門人慧海等。有自序：序於雍正壬子（十年）。有和碩莊親王愛月居士序：時在雍正十一年。是編分爲正副兩編，正編名爲日課便蒙旁註略解，副編名爲日課蒙文讚類集。諷華嚴起止儀，

載於附編。其凡例有云："附詮附編之刻，雖止爲便俗，編中凡有教義者，亦略爲註，如金光明空品，普賢觀章，華嚴字母等；若二佛咒類，則直斥其謬，雖違俗不敢不爲蒙習正也。"

（5）其他　有天寧寺本，有天童本，重刻本，雅俗雜陳，年代都在道同之後。惟諷華嚴起止儀，是各本所共載的。

總而言之，現在所得見者以雲棲本爲最早，海寬本次之。這兩種板本來歷最爲分明，其他皆隨俗流傳者，年代俱在難稽之列。這種流傳本恐怕在雲棲袾宏以前已經有了。他的諸經日誦序上說："嘉禾項君，向以坊本百八般經入雲棲，謂是經道俗晨夕所持誦，而眞僞交雜，識者誚焉；幸爲我一甄別之，以式初學。予按其本，勾詮抹次，去僞而存眞……"他所認爲僞而去之者，不知諷華嚴起止儀是否在內？要以海寬的話推想起來，牠似乎在內。普菴二佛咒是經雲棲認爲後代高僧無說咒理而刪去的，釋談章亦有被削的可能；而袁子讓在他的字學元元上曾以釋談與華嚴並論，由此可推二者俱在雲棲所謂坊本百八般經內。現在我們可以是這樣說：自雲棲之後，流傳於世者，原有雅俗兩種。海寬的正編也許就是雲棲的遺意，副編是受大彌陀寺草亭元信的敦勸而續編的；草亭老人的序上說："世本流傳既久，相沿成風……"可見流傳本在當時很有勢力。而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却與世本發生了關係，不惟舉香讚至開經偈俱出於禪門日誦之類的書，即是那篇佛經如上邊第四圖中所有之文也是從禪門日誦所載佛說阿彌陀經中套出來的。然而我們只能說牠們的關係，不能以此而斷定牠們的時代。因爲從這里說牠們發生關係是在明末，是可以的；即說牠們發生關係是在清初或中葉，也未嘗不可以。不過我從日誦便蒙的註解者瞅出端倪。海寬

是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助刊者，其門人慧海是雍正年間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師徒兩世都與這本音韻的書發生關係，我們要說因爲他們的媒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禪門日誦之類的書才發生關係，總不能算附會吧。

(七)大藏字藏字母切韻要法與清初二帝

清初二帝一方面崇佛，一方面愛談音韻，這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產生與採用是很有關係的；我們不能不連帶着說一點。

清世祖福臨參禪的故事偏傳於民間；更有人說他到最後還出家爲僧，這事已在難稽之列。但他接見玉琳通琇及其弟子茆溪森，與延見憨璞和尙的事都彰彰可考。與音韻有關係的故事，是發生於順治十六十七兩年親近道忞和尙的時候。道忞北遊集有云：

> 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師爲展閱一過。上曰：'北京說話獨遺入聲，蓋凡遇入聲字眼，皆翻作平上去聲耳。'於是上親以喉脣齒舌鼻之音調，爲平、上、去、入之韻與師聽之。

從這段話看來，既可證明清世祖對於音韻特感興趣，又可證明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尙未產生。我說牠沒有產生，一點也不過分。牠既是佛門的作品，清世祖與大和尙談起音韻來，那有不談牠的理？且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眞朴與編次北遊集的眞樸有似一人的嫌疑。如果是一人，那有徒弟所作的事，老師不知道？道忞據清世宗(雍正)的批評，是個誇耀之徒，那有不趁此時機，將佛門的產品誇耀一番？道忞是順治十七年歸山的，清世祖是十八年正月死的。北遊集之編次當然在其後若干年。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成，不第清世祖未得見着，卽道忞之墓木已拱矣。

設若清聖祖玄曄不愛音韻而且不尊崇佛教，這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即令產生，或許只能流傳於釋門。他題名刹，賜紫衣，對於佛教頗加恩寵。皇子們或與緇衣攀談禪理，或從禪師親受經義。這本音韻的書，很有機緣達於內廷。至於他注意音韻的事，多未爲世人所周知，我現在趁此機會抄出兩條，以作談助之資。在他的四十四年的上諭上說：

> 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文進呈，上閱之，諭大學士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字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母，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尙有入聲，其兩字合音者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甚精，兩字合音不甚要緊，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又：

> 上諭內閣學士長壽曰："朕覽邵子聲音圖，於各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二十餘年，雖未能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無不悉知。即如清字之音有漢字所無者；漢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備者。朕將此聲音圖，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爲性理精義內邵子聲音圖，宜仍用漢字，其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並將此旨，與大臣同閱。"

這些言論，在現在看起來，自然多有可笑之處？但無論如何，他總算對於音韻有特別興趣。然觀其詞意，似乎他還沒有見着大藏字

母切韻要法。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達御覽，也許在體德之住持慜忠寺（約在四十五年）與海寬之住持靜默寺（四十八年）以後罷？

（八）確定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年代

心想確定牠的年代，除了考察助刊者生年卒月是沒有別個法子的。這一層我用力最苦，而所得的結果倒不算多。在我的初意是想把這幾十個助刊者的生年卒月盡從碑塔及僧人的記載查出來，由此生年卒月參互求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年代自然可以確定，不料只查到四五個。然此四五個，也滿够用了。

第一個是眞朴，設若他是編次北遊集的眞樸，我們便可以說他是康熙年間的人；因爲他的老師道悉是康熙十三年死的。那麼，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當然是康熙年間的產物了。牠既是康熙年間的產物，與之孳生的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當然也是康熙年間的產物。

第二個是體德，兩書的助刊者都有他。他是清朝古慜忠寺第十一代僧。古慜忠寺者，卽今南城之法源寺也。慜忠改爲法源，自雍正年間始。故現在的法源寺志（抄本）尙有他的傳記。傳載他'弱冠始事剃落'，又載他'跏坐號佛，含笑而逝，卽雍正四年正月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坐夏四十有五。'我們由此可推他生於康熙元年，剃度之年約在二十年左右。傳又載他係金台人，剃度之後，'尋來京師，棲於慜忠'，可惜沒有載明他來京的年月；然以其坐夏之年數推之，當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後。他繼洪修法席，不詳何年；受清聖祖紫衣之賜，亦不詳何年；以意推之。當在四十五年左右。由此亦可證明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刊於康熙朝也。

第三個是海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雖沒有他，而他却是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人。海寬在清朝也是很名高的和

尙，皇子親王與他常相往來。和碩莊親王對他尤善；他生前的日誦便蒙略解的序，死後墓碑上的小傳，俱是他給他作的。他曾參與清朝譯經事業，同文韻統的校譯者亦有他。他的墓在良鄉車站，墓碑尙屹然存在也。北長街靜默寺住持樂然，係其後嗣，尙能道其事蹟。我從他們的家譜上知道他是康熙己卯（三十八年）受戒於京都廣濟律堂（卽西四牌樓之廣濟寺）。他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事，當然發生於此年之後。他是乾隆甲戌（十九年）死的，壽七十有五；倒推上去，是生於康熙十九年。

第四個是超越。他是清朝燕京潭柘山岫雲寺的和尙，有傳錄於新續高僧傳四集。傳載'他年逾三十，始越塵囂，勝福寺海雲爲之祝髮'；又載'康熙三十三年，寺燬於火，賜帑重修；將建棟時，有一木初擬置左，衆欲右之，舁不能升。超祝之曰：我右汝也。不數人舁之以去。住持照福，見其誠感木石，知有自來。嘗於聖祖游幸時，從容奏對，稱超品度，比之仙露明珠，帝亦爲之嘉賞。'超越之露頭角，實始於此時。'己卯（三十八年）照福寂後，奉命繼席'；是他開始住持岫雲寺之年，正海寬受戒於廣濟律堂之年也。他寂於康熙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產生，當然在四十一年以前。

由上邊種種情形看起來，則所謂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者，實產於康熙三十八與四十一年之間。至於雍正九年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有慧海，他是海寬的門人，更能幫助我們明瞭此中的線索。

此文成後，我又赴潭柘山岫雲寺調查，除超越外，又得證林律師事蹟。證林（高僧傳作澄林誤）字洞初，康熙二十八年受具於岫雲寺，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繼席本山，寂於雍正六年，壽六十三，臘

三十八。此外尙有：

監院脩林彬公塔

監院異珍璸公塔

明如祥公塔

天寧寺宗師住持章玉璽公禪師塔

我疑脩林彬公卽處彬，異珍璸公卽江璸，明如祥公卽照祥，章玉璽公卽清璽。若然，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潭柘寺大有關係矣。惜乎事蹟無考，徒增人歎息耳！

(九)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五方元音

這兩種書究竟誰在先呢？這不得不向五方元音的板本上下一番探討的工夫。現在所流行之本都是年希堯增補過的，難以窺着原書的面目。我從魏建功先生處借到光緒年間刊本兩册，尙保存作者原序一篇，從此序看來，我才知牠與皇極經世及韻略易通有關係，前幾節的引用卽依此。後來我得一種極能保持原狀的板本，有自序，有校閱人，並題曰平仄六律字彙。在我初得此書時，也不敢斷定牠的原狀是如此。繼而見劉半農先生所藏的道光十八年刊本，陳子怡先生的嘉慶九年刻本，又參以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所論與嘉慶十五年的剔弊本的痕跡，方知此書係樊氏原刊規模。牠的細節在本篇暫且不論，所要論的是牠與諸書的關係。牠與韻略易通的關係在前已說過了，現在說牠與喬中和的元韻譜的關係吧。本書載有十二韻應十二律圖，與喬氏的十二括應律圓圖形式相同。樊係堯山（卽今河北唐山縣）人，所居之西良村與喬中和的內邱縣更爲接近；他受喬氏的影響是極容易的事。所以在他的五聲釋下很明白的說道：

"如喬氏韻譜，實發所未發。其中辨論，說邵子經世，用力雖云精苦，而唇舌未免牽合。"

可見他是修正喬氏的；由此更可知樊氏的十二韻的來源，是沿喬氏的十二括而來，並非出自切韻要法。但是，切韻要法與三教經音文字根本俱載有讚噣等韻西江月二首，其詞爲：

堪讚九音總括，包含萬字無差，從來切字有作家，難比如是妙法。有聲韻中直取，見形篇內活拿，若君記念細熟活，實乃眞金無價。

切字須憑等韻，呼吸清濁音聲，橫編豎紐要叮嚀，取字自然眞正，橫豎各排千遍，師傳關鑰分明，若言此事不精靈，除是痴聾瘂僜。

五方元音也有相類之詞共三首：

天地包羅首尾，人排第二成行，三爲龍韻四爲羊，五牛六獒不爽。七虎八蛇定取，九蛇十馬參辭，豺居十一備宮商，說甚黃金萬兩。

堪羨五音總括，包含萬字無差，從來字學有多家，難比如是妙法。開口韻中直取，聞聲母下活拿，勸君着意莫疑嗟，實乃眞金無價。

取字須憑入韻，聞聲要辨分明，不勞苦力與多工，歸母自然有定。天籟人人俱有，不拘老幼皆能，若言此事不精通，除是痴聾啞僜。

詞既相類，難免有人持此以爲五方元音在切韻要法之後之證據。其實從這里判不出誰先誰後來，因爲都是從貫珠集抄來的。

心想明白牠們的先後，得先考五方元音的年代。樊氏自序後邊不載年月，也許有表示遺民的意味。光緒七年唐山縣志所載他

的事跡，是訪其後裔文生樊景泰廩生樊景雲所述增入的，故多影響之談，更無說出作書年月。我們心想知道他作書的大概年代得從書的校閱人入手。本書題有：

堯山凌虛樊騰鳳著　　男芳　萬古泰
問源趙　漁鑒　侄婿千予池士英訂
大來魏運泰校　門人承天張子民正

這裏最有關係的是趙問源與魏大來。他的序上說：

"同邑太學生魏大來宗孔孟正傳，猶精於韻學。余與之往復參訂，共成五方元音一書。"

又說：

"余友趙問源協資剞劂，以公海內。"

趙問源是崇禎癸未進士，順治二年任陝西督理糧儲道，順治四年任湖北提學道。縣志又稱老年'優遊林下，惟以詩酒陶情，扁其園曰鼾林。'他助梓五方元音的事，或許就在他晚年吧？魏大來在崇禎十一年尚是生員；縣志載云："崇禎十一年，皇清兵泊唐山城外，生員王莊，魏運泰入營。"是此時他尚不得稱爲太學生。又考康熙縣志載他是順治甲午例貢；由此可知他得稱爲太學生必在順治十一年以後，蓋清制五貢皆得入監肄業也。又考五方元音之書載於康熙十二年縣志，故由此可知牠的產生即在順治十一年與康熙十二年之間。再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體德是康熙元年生的，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海寬是康熙十九年生的；他們本身的降生充其量不過與五方元音同時，他們助刊的書那能跑到五方元音的前頭呢？

(十)原書及作者湮沒之故

阿麼利諦之書，既被字典所採用，爲什麼姓名——無論其眞假

——湮沒而不彰呢？據我看來，有以下的幾種原因。第一，牠是釋門的產物，助刊者又是能親見皇帝與親王皇子相往來的和尙，梓成後卽進御，所以不能爲世人所周知。第二，清世宗是個極專制的君主，曾興過佛教的文字獄。他是極不願意世人知道內廷祕密的。他的上諭有云：

"木陳忞語錄文采華麗，其中不無可取，而支離牽強處，然亦具正知見於法門，尙無大過。但所著北游集六卷則乖謬之語，不堪忍聞。"

他對於北游集所載宮中事，無不痛加駁斥。又云：

"其他誇耀恩遇時俗卑鄙之詞，屢見於篇中，不勝縷述。當日玉琳琇之叨蒙恩遇，過於木陳忞；而玉琳琇語錄中除佛法之外，曾無一字記載。聞其兩次還山，時有人問及內廷召對因緣，但答以皇帝恩重而已。"

對於骨巖行峯而云：

"惟有骨巖行峯者，玉琳琇之弟子也，曾隨本師入京，因作待香紀路一册，以紀恩遇；其中荒唐誕妄之處，不可枚舉。"

他對於這兩本書，自然是禁止了，而其他'除佛法外，凡有書寫時事，虛妄揑成，誇耀恩遇者'亦令'概行查燬。'如此一來，誰還敢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祕密洩露於人間呢？海寬至乾隆十九年方死，他滿有揭出這個祕密的資格；然他是個敦厚老僧，乃云："吾儕安居逸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當然是不肯明言此書的來源的。其弟子慧海等之助刊本，削頭換面，亦其遺教歟？他們也虧着有這樣聰明！不然，不待乾隆四十二年，就有人先替王錫侯'註'受禍了。

'註'王錫侯改纂字典爲字貫案，見於掌故叢編。

(十一)結論及餘興

這本是一個小問題，我竟然用了這麼多的手續來研究牠，眞是割雞而用牛刀；但不如此不惟不足以說服人，而且自己也不敢信。實在的，在我初下手作此文之時，尙在惝恍迷離之中，上了許多當，易了幾次稿，每多一點證據，便改變自己的判斷；到現在才可以自信。這篇文章因爲是考證的，所以只顧對付其內容，無暇及其文辭；然我對付這個問題，頗有點藝術與戀愛的態度。這個過程走得也算有趣：多認識好些人，多知道好些書，多去到好些地方。我素來對於佛經是毫不理問的，爲了這個問題，竟往佛經流通處跑了數十次之多。這個問題是與禪門日誦有關係的，我所搜集的板本不下十餘種。我隨着居士們念阿彌陀，看着地板上羅列的膝墊活像內含四聲圖。寺院的碑塔成了我的朋友；而我更成方丈們的不速之客。上良鄉訪海寬的墓是在今年最熱的一天；在白雨茫茫之中二次去訪知非法師，去抄法源寺志。每有一得，便高興的跳起來；高興不到片刻，也許垂頭喪氣，因爲又出了岔枝了。到現在總算作成了，其結果不過是如此；字典所載字母切韻要法，從實質講，牠是近代的(詳見本篇第二節)。從形式講，牠是五方元音以後的產物，(詳見本篇第九節)。牠的前身是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之孳生的有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詳見第三第四第五數節)。這兩書俱是佛門的產品，與禪門日誦是有關係的(詳見第六節)。佛門的產品能以直達內廷，因爲清初二帝之崇佛(詳見第七節)。原書與作者湮沒之故，因爲牠不爲世人所周知，又無人敢洩露其祕密(詳見第十節)。從此以後，我們還可以把明清間幾部韻書發生的次第排列起來：

(1)喬中和元韻譜　序於萬曆三十九年。

(2)馬自援等音　康熙十三年左右。

(3)樊騰鳳五方元音　順治十一年以後，康熙十二年以前。

(4)阿摩利諦等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康熙三十八年與康熙四十一年之間。

(5)阿摩利諦大藏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三十八年與康熙四十一年之間。

(6)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五十五年。

(7)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改削本　雍正九年。

結論至此告終，我再抄一件音韻的趣事作個餘興吧：

> 在清初有個弘忍和尚，前去金粟參見圓悟和尚時，呈偈曰："不將一法與諸人，正是婆心海樣深；曾憶香巖擊竹後，焚香遙禮謝師恩。"悟指曰："人，深，恩，恐不同韻。"弘忍曰："和尚莫被這個字換却眼睛"，悟微笑。

這件故事見於佛祖道影，與'該死十三元'的故事相映成趣。'人'，'深'，'恩'，何以被斥爲非韻？就是爲着(m)與(n)的問題。圓悟要遵韻書，弘忍只憑口與舌。弘忍也眞是個有革命性的和尚，無怪乎促成清聖宗的揀魔辨異錄。然'人'與'恩'不俱在字母切韻要法之'根'攝乎？我們却應該被這幾字換却眼睛！

最後我要向幾位先生致謝詞：錢玄同先生，馬幼漁先生，張少元先生，魏建功先生，或給我指示，或借給我書看；陳子怡先生與我反覆辯難；白滌洲先生，羅莘田先生特別督促；廣濟寺現明住持，法源寺空也方丈，知非法師，靜默寺樂然住持，或給我看寺志，或給我抄寺譜；這都是應當感謝的，我在這裏統統致謝！

二十年七月十一日，謄清於韻略堂。

'附誌' 是篇曾發表於集刊第三本第一份，現已歷十年之久，鮮見並未變更。惟新識友人所勝之等韻精要一書中有云：'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後一'嗡'字，久不解其所謂，一日見釋家大藏切韻要法，乃知字典之法，即大藏之法，當時刪其餘文，偶遺此字耳。因念缺文衍字，何書蔑有，讀書者，何可不高擡眼孔！'是書作於乾隆四十年，作者爲河東賈存仁。可見在勞乃宣氏之前，早有道及之者。

1940年1月12日誌。

'再誌' 明末(？)古燕莫鎣(號煉霸)之音韻集成中華嚴字母解云："余究等韻有年，爲知梅宜城紋等韻始非神珙一句，究竟不知起自何人。後考太平記，方知成化間沙門戒璇所爲也。噫，如夢初醒，華嚴藏中有金字經梵音字母四十二字，即戒璇所傳也。"這可以爲談華嚴字母的來源者備一說。1946年12月誌於西北師院。

第四編　等韻之批評及研究

一　舊聲韻學家對於等韻之批評

中國的聲韻學，到清初，又開闢一種新的途徑，就是古韻的研究。這途徑雖然在宋朝的鄭庠，明朝的陳第，已經走過；畢竟他們沒有造成學術界的空氣，掀起音韻學上的大波浪，所以雖有若無。迨顧炎武音學五書出，學術界的耳目爲之一新，於是音韻學者一齊奔向這條道路。這條道路雖是新闢，實在說，他們的態度却是復古。但是，顧氏把上古音歸納成十部之後，似乎這裏邊還有些缺陷。這缺陷用什麽方法補充呢？無疑的是應該從審音下手。中國的審音學，除了等韻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所以江戴諸人爲着補苴與闡明古音起見，就不得不與等韻發生關係。他們與等韻發生關係之後，自然要產生些意見與批評。這些批評，也有可取的地方；現在我把牠們略述在下邊：

◉江永　永字愼修，安徽婺源人，生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死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在古音方面，所著者爲古韻標準。關於等韻者，則爲四聲切韻表與音學辨微。江氏的古韻學的目標，是彌縫顧氏之書。他在古韻標準例言二裏說道：

> 細考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分十部，離合處尚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歎惜之。
>
> 今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實欲彌縫顧氏之書。

他既歎惜顧氏'審音之功淺'，他自己當然要用審音功夫。所以他

又說道：

夫音韻精微，所差在毫釐間；卽此二百六部，吾尙欲條分縷析，以別音呼等第，以尋支派脈絡，況又以併韻混而一之乎？

別音呼等第，就是用等韻的功夫。四聲切韻表，與音學辨微，卽由此而產生。

他的四聲切韻表，可以說是他審音功夫的結晶。由他在本書前邊的弁言，就可以知道：

此表爲音學而設，凡有字之音，悉備於此。審音定位，分類辨等，幾費經營，三四易藁，乃成定本。學者熟玩，音學可造精微，切字猶其麤淺者也。

但他的等韻觀，與第三編所述的革新派不同，他是復古的。他在本書的凡例一上說：

字典音韻闡微，皆有'等韻圖'，等列分明，而音韻未備。字彙載橫直二圖，師心苟作，音韻淆譌。直圖刪易母位，變亂七音，尤爲紕繆。此表依古二百六韻。條分縷析，四聲相從，各統以母，別其音呼等列，字之切卽註本字下。開卷了然，學者由此研思，音學庶無差舛。

字典與音韻闡微之等韻圖，乃有清一代之典則，他對之尙有微詞，橫直二圖當然在貶斥之列。然而他的切韻表以什麼爲根據呢？這決不是切韻指南。他在音學辨微的附字典等韻圖辨惑上說：

大抵指南圖得之爲多，學者惟觀此圖可也。前人分十六攝十二攝，以括諸韻，本非確論；欲求詳悉，當於四聲切韻表考之。

他既不贊成十六攝，他必須去尋求比此再古一點的東西。他找着了，他找着鄭樵的七音略。這七音略所排的二百六韻，尙沒有大的紊亂。我說這話，似乎又是驚人之談。因爲切韻表與七音略的面

目不同，而且他自己未曾這樣聲明過，他以後的學者也未曾這樣揭發過。但我現在要大膽的揭發這個祕密了。二十二年冬在書肆以重價購得四聲切韻表一部，署明婺源江永愼修屬藁。此藁最可以透露消息者，就是表之第一行仍標'重中重'與'輕中輕'等字樣。這是七音略的派頭，江氏定稿所以削之者，大概是他不懂輕重而視爲贅疣的緣故。幸而未定稿尚存人間，使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之本七音略與他的弟子戴東原之本楊倓韻譜，俱是要復等韻之古。

他的四聲切韻表的編製，我們在此處沒有談的必要，我們現在只講他對於等韻的意見。他的意見，可以音學辨微中十一辨與一論作代表。而這些辨論所表現的，無非是些守舊的主張。驟然看起來，滿紙盡像研究音理；但稍加考察，却大半是說明舊等韻的現象。不過他的威權非常的大，而且在他們這一派中除了他，還沒有別人發出過這些議論。我現在只得選錄其略有價值者。

第一是他的字母觀。他說：

> 等韻三十六母，未知傳自何人，大約六朝之後，隋唐之間，精於音學者爲之。自孫炎撰爾雅音義，反切之學，行於南北，已寓三十六母之理。傳字母者爲之比類詮次，標出三十六字，爲反切之總持，不可增，不可減，不可移動。學者旣識四聲，卽當精研字母，不但爲切字之本原，凡五方之音，孰正孰否，皆能辨之。三十六位，雜取四聲四等之字，位有定而字無定，能知其意，卽盡易之他字，未嘗不可（三辨字母）。

'不可增，不可減，不可移動'確是他的守古的本色。如果作等韻客觀的研究，當然是不應該增減。至於以之研究廣韻與古音，則不妨增減。不可移動之語，尤爲不通。卽以宋朝的等韻而論，七音略系之字母排列，本以脣音始，而江氏四聲表之排列，却先牙音，豈非

有所移動乎？'能知其意卽盡易以他字，未嘗不可'，此語甚通，蓋江氏深知'聲值'之表現也。

第二是他的七音觀。舊日之所謂七音者，實指發音部位而言，江氏更註以發音方法。這種辦法是很妥當的。至於說理，尙有含混之處。今錄其辨七音之要：

見溪羣疑	牙音	氣觸牡牙
端透定泥	舌頭音	舌端擊齶
知徹澄孃	舌上音	舌上抵齶
邦滂並明	重脣音	兩脣相搏
非敷奉微	輕脣音	音穿脣縫
精淸從心邪	齒頭音	音在齒尖
照穿牀審禪	正齒音	音在齒上
曉匣影喩	喉音	音出中宮 曉匣淺喉出喉外 影喩深喉出喉中
來 泥字之餘	半舌音	音稍擊齶
日 禪字之餘	半齒音	齒上輕微

其說明云：

> 每類下各標四字，所以爲審音之的；如讀'端''透''定''泥'，必令舌頭擊齶；讀'知''徹''澄''孃'，必令舌上抵齶；他類亦如之；如是乃能中。否則毫釐有差，失其本音矣。詳見辨疑似。
>
> '見'爲發聲，'溪''羣'爲送氣，'疑'爲單收。舌頭舌上重脣輕脣亦如之，皆以四字分三類。'精'爲發聲，'淸''從'爲送氣，'心''邪'爲別起別收，正齒亦如之，此以五字分三類。'曉''匣'喉之重而淺，'影''喩'喉之輕而深，此以四字分兩類（四辨七音）。

含混之處，自有爲之矯正者，我們現在暫且不談。發，送，收之名，

乃明末方以智所創，可見江氏之復古，亦必參酌時說也。

第三是他的清濁觀。他列有辨清濁表：

'見'	最清	無濁	
'溪'	次清	羣之清	轉溪爲欽轉羣爲琴
'羣'	最濁	溪之濁	欽爲琴清琴爲欽濁
'疑'	次濁	無清	
'端'	最清	無濁	
'透'	次清	定之清	轉透爲汀轉定爲庭
'定'	最濁	透之濁	汀爲庭輕庭爲汀濁
'泥'	次濁	無清	
'知'	最清	無濁	
'徹'	次清	澄之清	轉徹爲賴轉澄爲呈
'澄'	最濁	徹之濁	賴爲呈清呈爲賴濁
'孃'	次濁	無清	
'邦'	最清	無濁	
'滂'	次清	並之清	轉滂爲㬎轉並爲瓶
'並'	最濁	滂之濁	㬎爲瓶清瓶爲㬎濁
'明'	次濁	無清	
'非'	最清	無濁	
'敷'	次清	奉之清	轉敷爲豐轉奉爲馮
'奉'	最濁	敷之濁	豐爲馮清馮爲豐濁
'微'	次濁	無清	
'精'	最清	無濁	
'清'	次清	從之清	轉清爲樅卽從爲從 樅七恭切
'從'	最濁	清之濁	樅爲從清從爲樅濁

'心'	又次清	邪之清	轉心爲些卽邪爲邪	
'邪'	又次濁	心之濁	些爲邪清邪爲些濁	
'照'	最清	無濁		
'穿'	次清	牀之清	轉穿爲痊卽牀爲牀	
'牀'	最濁	穿之濁	痊爲牀清牀爲痊濁	
'審'	又次清	禪之清	轉審爲羶卽禪爲禪	羶式連切
'禪'	又次濁	審之濁	羶爲禪清禪爲羶濁	
'曉'	次清	匣之清	轉曉爲儌轉匣爲衘	儌呼衫切
'匣'	最濁	曉之濁	儌爲衘清衘爲儌濁	
'影'	最清	喻之清	轉影爲迂轉喻爲于	于羊朱切
'喻'	次濁	影之濁	迂爲于清于爲迂濁	
'來'	濁	無清		
'日'	濁	無清	(以上見五辨清濁)	

最清，等子稱全清，最濁，等子稱全濁。名稱不同，尙無多大關係。以'心'母與'審'母爲次清，'邪'母與'禪'母爲次濁，未免失於認識不清。而江氏又以每組第二位爲第三位之清，第三位爲第二位之濁，不知他是受北韻影響，抑是因氣流之清濁(認二位爲清音清流，三位爲清音濁流)而分？頗難斷定也。

第四是他的等呼觀。他在辨等列上說：

> 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易辨也。辨等之法，須於字母辨之(八辨等列)。

四等之辨，頗似近今等韻學者之解釋；然細按之，則大不相同。(一)他說'辨等之法，須於辨母辨之，'可見他所說的洪細，不在於韻。(二)他在七辨開口合口上說：'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可見他對於韻的開合，仍不出明清派的四呼範圍。

除上邊的數層之外，江氏之可稱贊者，則爲借'等'審音，反而替等音下了註脚。如古韻標準平聲第一部總論云：

'江'韻古皆通'東''冬''鍾'，甚明也。然使合而爲一，併'江'於'公'，併'腔'於'空'，併'厖'於'蒙'，併'降'於'紅'，則又不可。蓋此韻之字，偏旁雖多從'東''冬''鍾'得聲，而音微轉；以等韻言之，通韻皆二等音，又合開口合口呼爲一韻，牙音重唇喉音爲開口，舌上正齒半舌爲合口，與'東''冬''鍾'三韻皆爲合口者不同，又與他韻開口合口可劃開者不同。是以'東''冬''鍾'之後，別出此韻，其音呼特異。粗讀之，古音'公''江''空''腔''蒙''厖''紅''降'似一也。細審之，彼爲合口，此爲開口，彼爲一等，此爲二等，此非等韻不能辨也。嗚呼微矣！古人口斂呼之，近'東''冬''鍾'；後人口張呼之，似'陽''唐'；然必不可通'陽''唐'。故編韻書者，不置此部於下平從'陽''唐'而必從'東''冬''鍾'，其審音精矣，位置當矣。

其對於'東''冬''鍾'之韻值，雖未精確認識；而對於'江'韻之韻值，可以說形容盡致。此眞精乎等韻者之言也。又如平聲第十二部總論云：

二十一'侵'至二十九'凡'九韻，詞家謂之閉口音，顧氏合爲一部。愚謂此九韻與'眞'至'仙'十四韻相似，當以音之侈弇分爲兩部。神琪等韻分'深'攝爲內轉，'咸'攝爲外轉，是也。

以侈弇爲內外之註釋，實爲不刊之論。

從上各點觀之，江氏對於等韻之解釋，實爲瑕瑜互見。

◉戴震　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生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死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著有聲韻考與聲類表。聲類表，大概是他參照楊倓韻譜作的，近人曾廣源氏以此表補作轉語二十章，恐

非戴氏原意。（又案宋末祝泌之皇極經世解起數訣韻表的外貌，與戴氏的排列法有相同處。疑皆本於楊倓韻譜。五七年元月補入）。(一) 戴氏此表之成，恰在得見楊倓韻譜之後二年。(二)上距作轉語敍之始，約三十年(曾氏推定)，未免太遠。（三）韻表排列，聲類雖係二十位，然並未以此分章，與原敍所舉之次三章，次十有五章等等不符。以此數者觀之，恐戴氏另有以聲爲綱之轉語二十章。

戴氏之卒，距此表之成，僅二十日，不及爲例言，使我們不能得着他的明確觀念，原是很可痛惜的事情。但我們若從此表及別篇論韻之文，參互觀之，亦不難確知一二：

第一廢字母而代之以位。這恐怕是他復古觀念的表現。他說：

> 未有韻書，先有反切。反切散見於經傳古籍，論韻者博考，以成其書，反切在前，韻譜在後也。就韻譜部分，辨其脣齒喉舌牙，以爲標目，名以字母，韻譜在前，字母在後也（聲韻考卷一）。

又說：

> 反切之興，本於徐言疾言，雙聲叠韻，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聲韻考卷一）。

由這兩段話，就可以知道他的韻表所以不標字母之道。他的韻表每行二十位，以兩行清濁論之，固然可以分析爲：

清	見	溪	影	曉	幫	透			知照	徹穿		審	精	清		心	帮	滂		非敷
濁		羣	喻	匣		定	泥	來		澄牀	娘日	禪		從	疑	邪		並	明微	奉

但戴氏原以等韻闡明古音，不可以宋元等韻繩之也。

第二反對五音。他說：

> 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此說，我甚贊同，讀者當參考第一編。

第三內外及等呼的解釋。他說：

> 鄭樵本七音韻鑑爲內外轉圖，及元劉鑑切韻指南，皆以音聲洪細別之爲一二三四等列，故名等韻。各等又分開口呼合口呼，卽外聲內聲。開口呼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呼至四等，則爲撮口，其說雖後人新立，而二百六韻之譜，實以此審定部分。然則呼等亦隋唐舊法，後人竊其名，以名專學耳（聲韻考卷二）。

以開口與合口卽內聲與外聲，頗與聲類表相矛盾。聲類表之開口與合口，是各有內外的。至以開合四等爲開、齊、今、撮，與江氏之失相等。

第四輕重的保留。他以輕重之分爲隋唐舊法。他說：

> 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就一類分之爲平、上、入，又分之爲內聲外聲，又分之爲一二三四等列，雖同聲同等，去、而輕重舒促必嚴辨，此隋唐撰韻之法也（聲韻考卷二）。

但由他審察的結果，舊等韻的輕重也有牽強的地方。他又說：

> 僕因究韻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眞'二等字與十九'臻'無別，十七'眞'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三韻皆無別，'眞'韻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殷'無別，二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四'宵'內四等字與三'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耕'無別，十二'庚'十四'清'內三等開口，兩韻無別，'清'韻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韻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三韻皆無別，二十六'咸'與

二十七'衝'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輕重，定爲音切，不足憑也（答段若膺論韻）。

從這話看起來，他是不贊成用意太過，強生輕重的。但是他自己所認爲自然的輕重，仍是可以分別的。所以在聲類表上，他分出這樣的形式：

開口內轉重聲	合口內轉重聲
開口外轉重聲	合口外轉重聲
開口內轉輕聲	合口內轉輕聲
開口外轉輕聲	合口外轉輕聲

近人曾廣源氏在他的戴東原轉語釋補中說：

觀內外而知洪細（內轉皆一二等聲，外轉皆三四等聲）視輕重而定等次（重者在內轉爲一等，在外轉爲三等，輕者在內轉爲二等，在外轉爲四等。）

我們若依此語而以圖表之，則是：

	內	外
重	一等	三等
輕	二等	四等

輕重內外，俱以等列分，與宋人等韻大不相同。

◉錢大昕　大昕，字曉徵，號辛楣，亦號竹汀，江蘇嘉定人，生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他沒有音韻的專著，其言論均見十駕齋養新錄及潛研堂文集。他對於字母不

大尊重，他說：

古人因雙聲叠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於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者也。故音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反語（養新錄卷五：字母）。

又以爲字母數目的排列無定，他說：

言字母者，謂牙舌脣之音必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聲有清濁之歧，收聲又有內外之歧。試即牙舌脣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即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見其必爲五也（養新錄卷五：字母）。

他有這種觀念，所以才能發明'古無舌上音'及'古無輕脣音'：

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養新錄卷五：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有輕脣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組，證以經典，皆可讀重脣（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這兩條對於等韻的嚴整研究，都是有妨礙的；然而在古音學上，却是馳名的大發見。不過這種發見，仍是以等韻家的三十六字母爲出發點。從此可見等韻更有用處。

㈡江有誥　有誥字晉三，號古愚，徽州府歙縣人，生年無考，卒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著有音學十書；其中之入聲表，是案等韻的辦法排列的；又有等韻叢說，是討論等韻的。等韻叢說含有五節，是：

等韻叢說

釋神珙五音圖

辨七音十類粗細

辨字母訛讀

辨字母清濁與發送收

這些節目分得並不清楚。若細分之，等韻叢說應作總稱，釋五音圖之上，應加一目，曰：'辨韻部'；'辨七音十類粗細'之題目，亦宜稍移位置。'辨韻位侈斂'，語不多而義甚精。釋五音圖，亦有精當之處。至對於字母，非常尊崇。他說：

> 毛先舒謂反切一法，其事甚捷，如'者與'爲'諸'，'者焉'爲'旃'，參以字母之學，反滋煩紆，謬哉言也。七音之所以不紊者，正賴字母以明也。否則，牙必混喉，齒必混舌，而人各以意爲翻切，俗音之訛，無以正矣。戴氏等韻最深，乃載其說於聲類考，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誤矣。

其辨七音，語亦在疑似之間，惟於'影'母與'微'母之區別，甚爲可取。其言曰：

> '影'母合口與'微'母相類；要知'微'母是輕唇，須兩唇相着，而喉不用力；'影'母合口，則用力在喉，特兩唇微聚而已。'影''喻'細音最難，而合口尤難，讀此音者，須舌齒不動，乃能別於半齒。

即此一端，就可以知道江氏對於音理是何等的透徹。

◉鄒漢勛　漢勛，字叔績，湖南新化人。生於嘉慶十年（一八〇五）死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著有五均論（在鄒叔子遺書）。此書分爲四部：（1）五音二十五論，（2）廿聲卅論，（3）八呼廿論，（4）十五類三十論。全書以宮、商、角、徵、羽五音，任意分配於聲，韻，調之間；又以古音，唐韻，等韻三者合一不可歧視；遂致眉目不清，系

統混亂。現在我們只擇其零星之意見，作爲參考：

他以五音與四聲相配，應該是：

陰陽爲商角，去入爲徵羽；上爲宮。

所以他解釋"約等爲文，皆用宮商"，則爲：

宮者三仄之首，商者二平之首。宮商猶云平仄，爲文皆用宮商，猶言爲文皆用平仄焉爾。

此種解釋與六朝人的原意雖未必相合，然而在他以前的人，尚未曾說過，可以說是創解。

他對於神珙的五音反紐圖訣，解釋的最爲通達。他說：

東方喉聲，角也；最在內，故需舌向內縮得之；西竺初法，謂之舌根聲，卽此也。西方舌聲，商也；音稍外，故爲開口張。南方齒聲，徵也；以舌抵齒，故曰舌拄齒。北方脣聲，羽也；脣聲閉脣而成，故曰撮口聚。明白通曉，無少絓礙。

他亦以內言外言卽爲開口合口：

鄭樵七音略有內轉外轉之目，劉鑑切韻指南于每攝有內外之辨。江愼修謂之侈斂，卽開口合口之說也。大抵開口爲內言，爲外轉，爲侈；合口爲外言，爲內轉，爲斂；其名殊，其實一也。

他又以內外卽輕重：

內亦謂之輕，外亦謂之濁。濁，大，重，陽也；清，細，輕，陰也；今卽等韻家所列而圖之：

外一等	重大濁	閉口大呼	內一等	重大清	籠口大呼
外二等	輕大濁	橫口大呼	內二等	輕大清	蹙口大呼
外三等	重細濁	閉口細呼	內三等	重細清	籠口細呼
外四等	輕細濁	橫口細呼	內四等	輕細清	蹙口細呼

這樣的解釋，不惟不能使人明瞭等韻眞象，恐怕更增加一層糾紛。

其他，他以三十六母有複，削爲二十，強合於樂工十聲；又以閉口韻出於周德清（我疑心他不知聲隨之（－m）），應該廓清；俱是由古韻，今韻，等韻雜揉之結果。

◉陳澧　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生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卒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著有切韻考一書，乃是根據廣韻而推求切韻舊法的。但是他所用的工具，可以說是等韻。他對於等韻的批評，大都載在外篇後論。

第一對於字母，他也有幾分藐視。不過他與戴鍥的目的不同，所以藐視的程度亦有差別。戴鍥的目的是闡明古音，字母去古太遠。他的目的是考證切韻，字母去隋唐差近。他說：

> 字母四等者，宋元之音，不可以論唐以前音韻之學也。

這話可以充分的代表他的意見。實在說來，他是不能拋棄字母的。他對於廣韻反切上字四十類（'照''穿''牀''審'各分二，'明''微'並爲一，'喻'分爲二）的發明，完全是以字母爲出發點。所以他才說：

> 自古韻書分部有'東''冬''鍾''江'之目，而聲則無部居無標目，唐僧分爲三十六類，每一類以一字爲標目，便於指說，故相沿不廢也。

'便於指說'，正是字母的價值。他更說：

> 字母之三十六字，必唐時五方音讀皆不訛，故擇取以爲標準也。

果如是，則字母之價值，更不可湮沒矣。

第二，對於開合之分，他很贊成。他說：

> 開口合口名目，古人雖無之，然甚精當。廣韻切語下字，分別開合甚明。如羈居宜切開口，嫣居爲切合口；攲去奇切開口，虧去爲切合口；耆渠脂切開口，逵渠追切合口；宜魚羈切開口，危魚爲切合口，下字兩兩不同，是開合以下字定之也。上字兩兩相同，是開合不以上字定之也，切語上字不論開合，故字

母亦不論開合。'見''溪''疑'三字皆開口，'羣'字合口，隨所用而不拘也。

第三，他以爲等韻家之四等，是有毛病的。他說：

廣韻切語有一韻一類者，有一韻二類三類四類者。以相近之韻合計之，有多至十三四類者，等韻家則限定四等；有開口合口，則限定開合各四等。如'魚''虞''模'三韻皆一類，但當分三等耳；而等韻家則以'模'韻爲一等，'魚''虞'皆分析爲二等三等四等。又如'元''寒''桓''刪''山''先''仙'七韻共十三類，雖分開口合口二圖，亦不能每圖只四等也，而等韻家亦限於四等。又如'東''冬''鍾'三韻，'東'二類，'冬''鍾'皆一類，共四類，適可分爲四等矣；而等韻家則以'冬'韻爲一等，'鍾'韻爲三等，'東'韻則析之爲一二三四等，皆不依切語下字分類。於是'東'韻'弓'字三等，而'嵩'字'息弓'切，則四等矣，'崇'字'鋤弓'切，則二等矣。'公'字在'東'韻，'攻'字在'冬'韻，而同爲一等矣。'風''豐''馮'在'東'韻，'封''蜂'，'逢'在'鍾'韻，而同爲三等矣。如此，則古人何必分韻乎？何必每韻切語分類乎？此限定四等之病也。

古人於韻之相近者，分爲數韻，如'東''冬''鍾'是也。又於一韻中切語下字分爲數類，如'東'韻分二類是也。此卽後來分等之意。然古人但以韻分之，但以切語下字分之，而不以上字分之。如'東'韻'蒙''莫紅'切，'蓩''莫中'切，同用莫字是也。既有下字分類，則上字可不拘也。等韻家則以字母分等；然古書切語二字不盡同等。不憑下字分等，而憑上字分等；遂使同一韻同一類之字有等數參錯者矣。

第四，他反對攝之名稱，他說：

'東''冬''鍾''江'之目，相傳久矣。四聲等子，括以十六字謂之攝。內轉八攝：深、曾、止、宕、果、遇、流、通，卽侵、蒸、支、陽、歌、魚、尤、東也；外轉八攝：江、山、梗、假、效、蟹、咸、臻，卽江、刪、庚、麻、肴、佳、咸、眞也。然改古人韻部之目（如改侵爲深，改東爲通）又不依韻部之次第，必須尋究而後得之，甚無謂也。如曰新奇，亦何足爲新奇乎？

第五，他反對內外及各種門法。他說：

七音略凡四十三圖，各標以內轉外轉，而不明言何謂內轉，何謂外轉。四聲等子辨內外轉例，乃明言：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無第二等字，惟齒音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玉鑰匙亦設爲一門。）如此，則內轉外轉，但分別四等字之全與不全，與審音無涉也。等子又有辨廣通偏狹例云：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偏狹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玉鑰匙亦設爲兩門，切韻指南每一攝皆標內外及廣門通門偏門狹門。）此亦甚無謂也，皆宜置之不論耳。（袁子讓字學元元有通廣不定例偏狹不定例內外不定例，可見內轉外轉廣通偏狹之不足據也。）

第六，他反對輕重之分。他說：

四聲等子既分內外轉，又有重少輕多，重多輕少，輕重俱等，全重無輕諸名目。七音略又分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又有小注內重，內輕。戴東原聲類表亦分內轉重聲，內轉輕聲，外轉重聲，外轉輕聲；然而何謂重，何謂輕，絕無解說，茫無憑據，皆可置之不論也。（七音略以東韻爲重中重，冬鍾韻爲輕中輕，實不可解。又有重中輕注云內重者；輕中重注云內輕者；重中重注云內重者；輕中輕注云內輕者，誰能解之？豈非欺人之說乎？）

◉章炳麟　炳麟，字太炎，餘杭人。生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著有章氏叢書。這裏邊的國故論衡及文始多是講音韻與訓詁的。章氏是清代古韻家中的最後一個，

對於古代韻類定爲二十三部，聲類定爲二十一紐。他對於等韻，沒有多的解說，惟在音理論裏透露出來一點消息。他以爲字母取列於印度，印度五音爲列，中土僅有其四，所以'見''溪'與'羣'，'端''透'與'定'之間，是可以補苴的。他說：

> 自來言字母者，皆以'羣'爲'溪'之濁，'定'爲'透'之濁，而'見''端'無濁音。返觀梵文五字爲行，二清二濁，一爲收聲；而中土獨二清一濁一收，何以不相比類？蓋'羣''定'等字，揚氣呼之爲'溪''透'之濁，抑氣呼之爲'見''端'之濁。今北音多揚，南音多抑；又北音平去亦有抑揚之異。如呼'羣'皆揚如'溪'之濁，呼'郡'則抑氣如'見'矣。呼'亭'皆揚如'透'之濁，呼'定'則抑氣如'端'矣。同此一母，而平去異貫。則知曇日作字母者，本以'羣'承'見''溪'，'定'承'端''透'，非'羣'專爲'溪'之濁，'定'專爲'透'之濁。然據例自當二清二濁，故潘耒爲之補苴焉。

他這話可以給潘耒等韻下了鮮明的註脚。以'羣'承'見''溪'，'定'承'端''透'，我也有這意見。惟此只可以解字母之創始，不可以釋南北音之現象。換言之，即北音平去之異，與聲值無關也。

章氏又以爲收聲音濁，其上應補苴清音。他說：

> 今音那黏等字皆作清音，亦當補。

'那''黏'若以音標標出，則是(n)，與(ɲ)。

四等之說，是章氏所不贊同的。他說：

> 又作字母者，未有分等。同母之聲，大別之，不過閭口開口；分齊視閭口而減者爲撮口，分齊視開口而減者爲齊齒。閭口開口皆外聲，撮口齊齒，皆內聲也。依以節限，則閭口爲一等，撮口其細也。開口爲一等，齊齒其細也。本則有二，二又爲四，

此易簡可以告童孺者。季宋以降，或謂閉口開口皆四等，而同母同收者可分爲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實，使人哽介不能作語。驗以'見'母收舌之音，昆閉口 君撮口 根開口 斤撮口 以外，復有佗聲可容其間邪？原其爲是破碎者，嘗覩廣韻集韻諸書，分部緐穰，不識其故，欲以是通之爾。不悟廣韻所包，兼有古今方國之音，非並時同地得有聲數二百六種也。

◉黃侃　侃字季剛，蘄水人，生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卒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是章太炎的弟子，自云對於章氏古韻學多有意見貢獻；但他自己沒有整部的書，只有些論文散見於各雜誌。在他死後，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曾出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其中載有聲韻略說，談添盍帖分四部說，廣韻聲勢及對轉表，音略，聲韻通例，就是他對於音韻學的表現。在音略中講今聲的一部份，是與等韻有關係的。他對於廣韻聲類依陳澧所考得四十類而將'明''微'分爲兩類，故得四十一類。此四十一類列之爲表，名曰：今聲四十一類表。

表中將四十一聲類隸於喉牙舌齒唇；聲類母下更贅以開齊合撮及發送收字樣，並在表後說明云：

發送收示部位之高低。清濁表勢力之大小。用力輕爲清聲。用力重爲濁聲。大概發聲有清而無濁。收聲有濁而無清。但收音必助以鼻音。

發送收與清濁的解釋，無一是處。發送收示部位之高低，此部位是何部位？力輕爲清，力重爲濁，此力是何力？而且輕重之分，以何爲標準？

除上表之外，又有所謂今聲發音法者，乃註解或辨明江愼修之辨七音法也。今錄於下：

喉　音	音出中宮	侃按此不了然，當云音出喉節，正當喉卽爲「影」「喻」，「爲」；（「喻」「爲」卽影之濁音），「曉」「匣」稍加送氣耳。論之卽知，後仿此。
牙　音	氣觸牡牙	「牡」當是肚字之誤，然亦不了然。當云由盡頭一牙發聲，「見」是也。「溪」「羣」稍加送氣，而分淸濁。「疑」卽此部位而加用鼻之力，非鼻已收之音。
舌頭音	舌端擊齦	此又小誤，當云舌端伸直抵齒間，「端」是也。「透」「定」稍加送氣而分淸濁，「泥」卽此部位而用鼻之力以收之。
舌上音	舌上抵齶	此當云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非抵齶也。「知」是也。「徹」「澄」稍加送氣而分淸濁，「娘」卽由此部位收以鼻之力。
半舌音	原注泥字之餘　舌稍擊齦	按泥餘是也。半舌者，半舌上，半喉音也。然古音實卽舌頭加鼻之力而助以喉音。
半齒音	原注娘字之餘　齒上輕徹	按此「禪」字之餘，非「娘」餘也。半齒者，半用舌上，半舌齒間音，亦用鼻之力收之。
舌齒間音	江所未解	今云舌端抵兩齒間而發音，音主在舌不在齒，然借齒以成音，「照」是也。「穿」「神」「審」「禪」皆加送氣而分淸濁，無收聲。
齒頭音	音在齒尖	當云音在上齒之尖，「精」是也。「淸」「從」「心」「邪」皆稍加送氣而分淸濁，無收聲。
正齒音	音在齒上	按當云音在上齒根近斷處，舌尖抵此而成音，無須乎下齒，此與齒頭音之大別，「莊」是也。「初」，「牀」，「疏」稍加送氣而分淸濁。
重脣音	兩脣相搏	江「邦」是也。「滂」，「並」稍加送氣而分淸濁，「明」則收以鼻之力。
輕脣音	音穿脣縫	江「非」是也。「敷」，「奉」稍加送氣而分淸濁，「微」則收以鼻之力。

細審黃氏所解，實與江氏所差無幾。牙音'由盡頭一牙發聲'與'氣觸牡牙'，均是不知發音部位的話。所可喜者，惟解釋舌上之語爲差似耳。至於以邊音爲'舌頭加鼻之力而助以喉'，比江氏之語更爲含糊。

黃氏對於韻攝，則從吳與錢夏二十三攝，乃云：

余以頑昧；少好斯業。窮居海上，日取江陳之說紬繹之，因得

明今韻之分類。其後吾友吳興錢夏因之以成韻攝表，差有綱維，非同臆論。今卽錢表附以說明云耳。

錢夏者，卽本師錢氏玄同也。竊曾以此表質之師，師已棄之不用矣。

十一　新聲韻學家對於等韻之研究

等韻圖的編製，至勞乃宣已走到窮途；宋元等韻的解釋，至黃季剛亦陷入於絕境。設若沒有新的血液灌輸進來，恐怕我們中國的音韻學永永遠遠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階段裏。幸而我們藉着創製注音符號與國語羅馬字的機會，激起來新的趣味，於是近代語音學的知識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以及國際音標的好工具，都從美歐介紹到我們中國。這種介紹，自然對於中國音韻全體都有大的幫助，而等韻學的研究亦因此而開闢新的紀元。

在音韻學的新運動之下，有新的貢獻的，是趙元任，錢玄同，林語堂，李方桂，黎劭西，劉半農，高承元，魏建功，羅莘田諸位先生。他們或介紹，或發明，或補苴，共成音韻學的新園地。所以我們現在敍述起來，很難確定他們各人學說的來源和相互的影響的脈絡。

但是，我們從何處敍起呢？我們現在只能以高本漢(B. Karlgren)所研究中國音韻學的結果爲起點，然後敍述國內各家之補充與修正。

高本漢本是瑞典 Göteborg 大學教授。他對於中國音韻學的貢獻，凌駕於其他西洋人之上。其著作有：

(1) 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2) 中國古音的擬測(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3) 漢語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4)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Problems in ArchaicChinese)

(5) 藏語與漢語(Tibetan and Chinese)

(6) 詩經研究(Shi King Researches)

(7) 老子韻考(Tn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8) 漢語中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這裏邊與等韻有密切關係的,是(1)至(3)三種。中國音韻學研究,共分五部分:(a)敘論,(b)古代漢語,(c)現代方言的描寫語音學,(d)歷史的研究,(e)方音字典。著者參用反切,韻表,和現代方言三種材料交互證明,對於切韻的語音有很詳細的擬擬。他把切韻分爲四十七聲類,二百八十四韻類,每類都用音標寫出假定的讀法。中國古音的擬測,是爲答覆馬伯樂(H. Maspero)的唐代長安的方言而作。在這篇文章對於第一種書有所修正。漢語分析字典,是他研究上古音的著作。但敘論中第二段論切韻音系到官話音系的演變,與等韻極有關涉。在這幾種書裏,高氏的目的並不在於研究等韻,而却給等韻的研究上建立鮮明的基礎。現在就以他的結果爲出發點吧!

(甲)聲值

在聲值方面,趙元任先生依據高氏所研究的結果,列爲一個很詳細的表,名爲廣韻韻紐表(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王靜如譯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文內引)我現在爲便利起見,把牠錄在下邊:

系	組	字母名	音標	部位	方法	聲帶	舊部位	清濁
幫	幫，非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p(f)〕 〔p'(f')〕 〔b'(v)〕 〔m(ɱ)〕	雙脣(脣齒)	破 破 破 鼻	○ ○ ∨ ∨	脣 重脣(輕脣)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端	端	端 透 定	〔t〕 〔t'〕 〔d'〕	舌尖中	破 破 破	○ ○ ∨	舌頭	全清 次清 全濁
	泥	泥 孃 來	〔n〕 〔nj〕 〔l〕	舌尖中	鼻 鼻 邊	∨ ∨ ∨	舌頭 舌上 半舌	次濁 次濁 次濁
	精	精 清 從 心 邪	〔ts〕 〔ts'〕 〔dz'〕 〔s〕 〔z〕	舌尖前	擦 擦 擦 擦 擦	○ ○ ∨ ○ ∨	齒頭	全清 次清 全濁 全清 全濁
知	知	知 徹 澄	〔ʈ〕 〔ʈ'〕 〔ɖ'〕	舌面前	破 破 破	○ ○ ∨	舌上	全清 次清 全濁
	莊	照(莊) 穿(初) 牀(崇) 審(生)	〔tʂ〕 〔tʂ'〕 〔dʐ'〕 〔ʂ〕	舌尖後	擦 擦 擦 擦	○ ○ ∨ ○	正齒	全清 次清 全濁 全清
	章	照(章) 穿(昌) 牀(船) 審(書) 禪	〔tɕ〕 〔tɕ'〕 〔dʑ'〕 〔ɕ〕 〔ʑ〕	舌面前	擦 擦 擦 擦 擦	○ ○ ∨ ○ ∨	正齒	全清 次清 全濁 全清 全濁
	日	日	〔ɲʑ〕	舌面前	鼻擦	∨	半齒	次濁
見	見	見 溪 羣 疑	〔k〕 〔k'〕 〔g'〕 〔ŋ〕	舌根	破 破 破 鼻	○ ○ ∨ ∨	牙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曉	曉 匣	〔x〕 〔ɣ〕	舌根	擦 擦	○ ∨	喉：淺喉	全清 全濁
	影	影 喻(以) 喻(云)	〔ʔ〕 〔j〕 〔ɥ〕	喉	破 半元 半元	○ ∨ ∨	喉：深喉	全清 次濁 次濁

此表聲紐僅四十一，高氏原主張爲四十七者，卽將'見'，'溪'，'疑'，'曉'，'影'，'來'六母，再分出顎化之一系而已。'非'組劉半農先生主張宜假定爲：(f)，(Φ)，(β)，(v)，劉說見於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錢師在講授中國音韻沿革時，曾云："在等韻圖上，'非''敷''奉'與'幫''滂''並'相應，'幫''滂''並'旣是塞聲(卽表之破)，'非''敷''奉'亦宜是塞聲；宜假定爲破裂而稍帶摩擦之'P_f'，'P_f'，'b'_v'；或假定爲'Pf'，'Pf'，'b'v'"。我初從師說，後發見守溫是湖南人，故改從劉說(詳見二篇附錄)。'知'，'徹'，'澄'，'孃'四音，黃季剛先生釋爲'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頗知古人'舌上'之意義。錢師云："知，徹，澄，孃，向來把'舌上'之'上'作形容詞，是錯誤的，應該作動詞。唐玄應以爲是上顎聲。以我研究，牠們是翹舌尖音(卽舌尖後)。其發音部位與北京音之ㄓ，ㄔ，ㄕ，ㄖ等相同，惟方法不同。牠們在古音卽爲'端'，'透'，'定'，'泥'，到唐以後才分化爲'知'，'徹'，'澄'，'孃'。印度有是音，歐美學者用羅馬字母寫出來，卽是ṭ，ṭh，ḍh，ṇ"。後來吾友羅莘田先生作知徹澄娘音值考(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由梵文譯音的印證，結果與師說同。這幾個聲母之爲舌尖後音，ṭ，ṭh，ḍ，ṇ可以成爲定論。'日'母，師假定爲舟；'影'母，師假定爲無聲之元音；此皆可以與高氏之說互相印證。

(乙)韻值

韻值亦藉用趙元任先生所製之表，如下：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果	開	一	歌　部(ɑ)	歌	哿	箇	
		二	麻加部(a)	麻加	馬賈	禡嫁	
		三	麻耶部(ia)	麻耶	馬野	禡夜	
	合	一	戈鍋部(uɑ)	戈鍋	果	過	
		二	麻瓜部(wa)	麻瓜	馬寡	禡化	
		三	戈靴部(iuɑ)	戈靴			
遇	合	一	模　部(uo)	模	姥	暮	
		三	魚　部(iwo)	魚	語	御	
		三	虞　部(iu)	虞	麌	遇	
蟹	開	一₁	咍　部(ɑi)	咍	海	代	
		一₂	泰蓋部(ɑ:i)			泰蓋	
		二₁	皆諧部(ai)	皆諧	駭	怪介	
		二₂	佳街部(a:i)[2]	佳街	蟹解	卦懈	
		二₃	夬邁部(a:i)[3]			夬邁	
		三₁	祭例部(iæi)			祭例	
		三₂	廢刈部(iɐi)			廢刈	
		四	齊雞部(iei)	齊雞	薺	霽計	
	合	一₁	灰　部(uɑi)	灰	賄	隊	
		一₂	泰外部(uɑ:i)			泰外	
		二₁	皆懷部(wai)	皆懷		怪壞	
		二₂	佳蛙部(wa:i)[2]	佳蛙	蟹拐	卦挂	
		二₃	夬快部(wa:i)[3]			夬快	
		三₁	祭武部(iwæi)			祭歲	
		三₂	廢穢部(iwɐi)			廢穢	
		四	齊圭部(iwei)	齊圭		霽桂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止	開	三$_1$	脂夷 部(i)	脂夷	旨履	至利	
		三$_2$	之 部(i:)	之	止	志	
		三$_3$	支移 部(iĕ)	支移	紙氏	寘義	
		三$_4$	微衣 部(ĕi)	微衣	尾豈	未既	
	合	三$_1$	脂追 部(wi)	脂追	旨軌	至位	
		三$_3$	支爲 部(wiĕ)	支爲	紙委	寘僞	
		三$_4$	微韓 部(wĕi)	微韓	尾鬼	未貴	
效	開	一	豪 部(au)	豪	皓	號	
		二	肴 部(au)	肴	巧	效	
		三	宵 部(iæu)	宵	小	笑	
		四	蕭 部(ieu)	蕭	篠	嘯	
流	開	一	侯 部(ĕu)	侯	厚	候	
		三	尤 部(iĕu)	尤	有	宥	
		四	幽 部(iĕu)	幽	黝	幼	
咸	開	一$_1$	覃 部(am(-p))$_1$	覃	感	勘	合
		一$_2$	談 部(am(-p))$_2$	談	敢	闞	盍
		二$_1$	咸 部(am(-p))$_1$	咸	豏	陷	洽
		二$_2$	銜 部(am(-p))$_2$	銜	檻	鑑	狎
		三$_1$	鹽 部(iæm(-p))	鹽	琰	豔	葉
		三$_2$	嚴 部(iem(-p))	嚴	儼	酽	業
		四	添 部(iem(-p))	添	忝	梵	帖
	合	三$_2$	凡 部(iwem(-p))	凡	范	梵	乏
深	開	三	侵 部(iəm(-p))	侵	寢	沁	緝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山	開	一	寒 部〔ɑn(-t)〕	寒	旱	翰	曷
		二1	刪 潸 部〔an(-t)〕1	刪 潸	潸 產	諫 襇	黠 鎋
		二2	山 銜 部〔an(-t)〕2	山 銜	產 檻	襇 陷	鎋 狎
		三1	仙 獮 部〔iɛn(-t)〕	仙 獮	獮 演	線 霰	薛 屑
		三2	元 阮 部〔ĭɛn(-t)〕	元 阮	阮 獮	願 愿	月 屑
		四	先 銑 部〔ien(-t)〕	先 銑	銑 典	霰 甸	屑 結
	合	一	桓 部〔uɑn(-t)〕	桓	緩	換	末
		二1	刪 關 部〔wan(-t)〕1	刪 關	潸 睆	諫 患	黠 鎋
		二2	山 鰥 部〔wan(-t)〕2	山 鰥	產 幻	襇 幻	鎋 刮
		三1	仙 綣 部〔ĭwæn(-t)〕	仙 綣	獮 兗	線 絹	薛 悅
		三2	元 原 部〔ĭwɛn(-t)〕	元 原	阮 遠	願 怨	月 越
		四	先 玄 部〔ĭwen(-t)〕	先 玄	銑 犬	霰 眩	屑 決
臻	開	一	痕 部〔ən〕	痕	很	恨	
		三1	眞 部〔ĭĕn(-t)〕	眞 (諄)	軫	震	質 (櫛)
		三2	欣 部〔ien(-t)〕	欣	隱	焮	迄
	合	一	魂 部〔uən(-t)〕	魂	混	慁	沒
		三1	諄 部〔ĭuĕn(-t)〕	諄	準	稕	術
		三2	文 部〔ĭuen(-t)〕	文	吻	問	物
宕	開	一	唐 岡 部〔ɑŋ(-k)〕	唐 岡	蕩 朗	宕 沆	鐸 落
		二	江 部〔oŋ(-k)〕	江	講	絳	覺
		三	陽 良 部〔iaŋ(-k)〕	陽 良	養 兩	漾 亮	藥 酪
	合	一	唐 光 部〔waŋ(-k)〕	唐 光	蕩 廣	宕 曠	鐸 郭
		三	陽 方 部〔ĭwaŋ(-k)〕	陽 方	養 往	漾 放	藥 縛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梗	開	一	登 部〔ɔŋ(-k)〕	登	等	嶝	德
		二$_2$	庚$_{二}$ 部〔aŋ(-k)〕[2]	庚$_{二}$	梗	映	陌
		二$_3$	耕 部〔æŋ(-k)〕[3]	耕	耿	諍	麥
		三$_1$	清 部〔iæŋ(-k)〕	清	靜	勁	昔
		三$_2$	庚$_{三}$ 部〔iaŋ(-k)〕[3]	庚$_{三}$	梗	映	陌
		三$_4$	蒸 部〔jəŋ(-k)〕	蒸	拯	證	職
		四	青 部〔ieŋ(-k)〕	青	迥	徑	錫
	合	一	登 部〔wəŋ(-k)〕	登			德
		二$_2$	庚$_{二}$ 部〔waŋ(-k)〕[2]	庚$_{二}$	梗	映	陌
		二$_3$	耕 部〔wæŋ(-k)〕[3]	耕		諍	麥
		三$_1$	清 部〔iwæŋ(-k)〕	清	靜		昔
		三$_2$	庚$_{三}$ 部〔iwaŋ(-k)〕[2]	庚$_{三}$	梗	映	
		三$_4$	蒸 部〔iwəŋ(-k)〕				職
		四	青 部〔iweŋ(-k)〕	青	迥		錫
通	合	一$_1$	東$_{一}$ 部〔uŋ(-k)〕	東$_{一}$	董	送	屋
		一$_2$	冬 部〔uoŋ(-k)〕	冬	腫	宋	沃
		三$_1$	東$_{三}$ 部〔iuŋ(-k)〕	東$_{三}$		送	屋
		三$_2$	鍾 部〔iwoŋ(-k)〕	鍾	腫	用	燭

高氏所假定之韻值，實予國內學者莫大之啓發。惟高氏所憑之等韻圖爲切韻指掌圖及等韻切音指南，所以在韻值方面尙微有不周密的地方。國內學者起而修正之者，則有數處。例如'魚'韻，高氏假定爲爲合口之（一jiwo）（高氏初式），羅莘田氏作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集刊第二本第三分），據韻鏡而證明其

爲開口之(—jio)。又如'東'韻高氏亦假定爲合口之(—uoŋ),羅氏亦據韻鏡而定爲開口之(—oŋ),'模'韻亦改(uo)爲(o)(集刊第四本第四分釋內外轉)。其他如林語堂氏作支脂之三部古讀考(集刊第二本第二分),李方桂氏作切韻ə的來源(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羅莘田氏作切韻閉口九韻之古讀及其演變,都可與高氏之所假定互相印證。

(丙) 四等之觀念

宋人四等之意義與明人四呼之意義,是不相同的。若拿歷史的眼光看起來,兩者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決不可將兩者混而爲一,以後者就是前者的。不幸'等'說失亡之後,學者反以'呼'說詆誣之。遂演成'等'與'呼'混淆之局面。至民國,首起而辯之者,則爲高元氏。他說:

> 等呼論的重要著作有:七音略,韻鏡,切韻指南,等韻切音指南,切韻要法,華梵字譜,等韻一得等書。中間以等韻切音指南同切韻要法爲界。等韻切音指南以上同等韻要法以下,兩者內容截然不同。前者北方人或中部人讀之,茫然不解,所以歷來音韻學者對於前者諸書,攻擊不遺餘力,而潘氏(稼堂)更鬧了一段大笑話,他用自己的方音做評判古音的標準(見類音,等韻一得引之),大罵指南不合。殊不知若以廣東音讀之,則潘氏所謂不合者無不一一切於實際;而對於切韻要法等韻一得諸書所列,反覺茫然。這個差別,向來論者只以爲一是八等分法,一是四等分法,不過一個分得疎略些,一個分得精細些,分類標準並沒有改變。這便大錯了。其實兩派並不是程度上差別,乃是性質上差別,他們分類之結果同爲四等,而所

持分類標準則全然不同，以我考慮之結果，前者乃以韻之音節爲標準，後者乃以韻之唇化爲標準。由前說，則等呼乃是排列韻之音節等第或順序的，由後說，則等呼乃是辨別韻之唇的形狀或作用的；所以後者乃屬於語音機關上性質之說明，前者乃屬於語音聽感上性質之說明，這兩種等呼論，我們可以就他的內容叫前者做'等呼音節說'，後者'等呼唇化說'，或者就他發生的時代叫前者做'宋元學派等呼論'，後者'明清學派等呼論'。——高元國音學三章八節關等呼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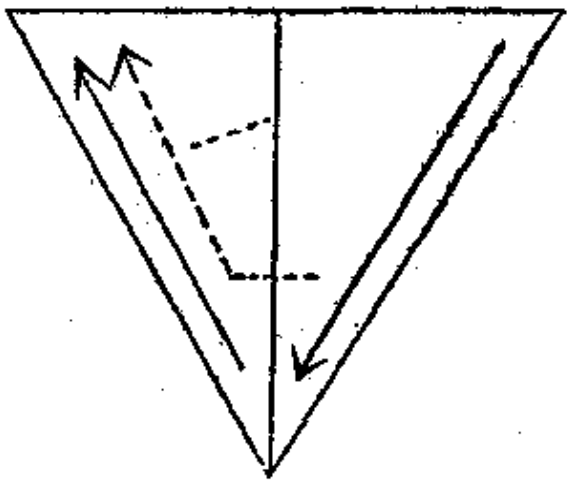
高氏所謂'語音聽覺上之性質'，係本於 Sweet 之說。他在第七節韻之聽覺的性質，所引 Sweet 之說爲：

在聽覺上說，韻乃是受共鳴器——口腔——變化的樂音。唇舌每有一點移動，便創造一個新共鳴器，就把樂音範成種種不同的韻。每一個韻，依着聲帶之變異，生出高低的音節，每一音節，就如一個韻在每一個音階 (Scale) 唱出來的一樣。但每一個韻，更有他自己的固有的音節，(按卽 Watson 所謂特性腔調)依着他的共鳴器之形狀及範圍而成立。所以(i)，(a)，(u) 在同一音調唱出時，便見得 (a) 音比 (i) 音深沉，(u) 音更比 (a) 音深沉，想察查韻之固有音節，最好是把他作細語聲，to Whisper them，因爲細語聲之音節是不變的，那麼共鳴器所產生的特殊性質，纔可以明明白白聽出來。共鳴器之形狀及範圍與音節之關係很易明白。(i)之成立由於前口腔之峽道，所以他之音節很高，反之 (a) 與 (u) 音節俱低；因 (a) 之共鳴器範圍廣，(u) 則唇之孔道窄，兩者之音，皆成於後口腔，故其音沉鬱而淵深。在前韻及中韻，則開韻音節比較合韻低，因爲開韻之口腔較爲寬敞；但在後韻，則合韻音節却

比較開韻低，因爲開愈甚則舌愈後退。——Prim. Phon. § 60。

高氏本是說而特論宋元學派之等呼曰：

我的主張，以爲宋元學派等呼論也祇有四等。雖有時開合相對共爲八等，不過偶然之事實。卽開合同列一等亦未爲不可，前已證明。因爲宋元派之分等以音節爲標準，非如明清派之置重唇化。宋元派四等之分，大抵一等音節最低，二等稍高，三等更高，四等最高。我國說音理的，往往以音節與音勢混；以小音勢表高音節，以大音勢表低音節；左傳："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卽其重證。這麼一說，那江氏洪細之說，又適與我的說吻合了。音節之順序，大抵合後韻最低，以漸下降而至於開後韻，以次就到中韻，再次就到前韻，而前韻則先由開前韻，漸次到合前韻爲最高。宋元四等之說，其次序亦略仿此。大抵一二兩等屬於後韻或中韻，三四兩等屬前韻，而一四兩等舌之位置，又大抵比較二三等高。所以這種排列，其舌之升降，適成一'三角形運動'，如第二十四圖。其運動之路可分二種：或由較合的後韻，經過較開的後韻及較開的前韻，到較合的前韻，或由中韻經過較開的前韻，到較合的前韻。有時沒有單純的韻時，則用複韻配合，這複韻所含的各韻中，至少有一個單韻依着以前所說的路徑運動。由這舌的三角形運動便造成音節之順序。這個原則乃是由宋元等韻各書所陳列的事實歸納出來。現



——→四等之第一種舌的運動

·····→四等之第二種舌的運動

在還要舉出這些事例來證明他。

他所舉的事例，就是拿廣州台山語注明韻鏡。高氏之書成於一九二二，這時候西洋漢學家的學說尚未大經國人的注意，他居然能用新的音理及廣州的方音證明'等'與'呼'之不同，眞可謂之先知先覺。惟高氏不信開合八等之說，不免爲智者之失。

確定'等'之觀念，還當以高本漢之說爲準。依他的說法，則開合八等之現象當如下：

山攝見紐		
等＼呼	开口	合口
一	干 kan	官 kuan
二	姦 ka:n	關 kwa:n
三	健 kjiæn	顴 kjiwæn
四	堅 kien	涓 kiwen

這是'山''攝''見'紐的具體現象，至全體的原則，羅莘田氏說得最清楚：

> 分等之義，江愼修辨之最精。其言曰：'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音學辨微辨等列）惟謂'辨等之法，須於字母辨之，'（同上）則不逮陳蘭甫所謂：'等之云者，當主乎韻，不當主乎聲，'（東塾集卷三等韻通序）尤能燭見等韻本法也。如以今語譯之，則一二等皆

無〔i〕介音，故其音'大'；三四等皆有〔i〕介音，故其音'細'。同屬'大'音，而一等之元音較二等之元音略後略低，故有'洪大'與'次大'之別，如'歌'之與'麻'，'哈'之與'皆'，'泰'之與'佳'，'豪'之與'肴'，'寒'之與'刪'，'覃'之與'咸'，'談'之與'銜'，皆以元音之後〔ɑ〕前〔a〕而異等。同屬'細'音，而三等之元音較四等之元音略後略低，故有'細'與'尤細'之別，如'祭'之與'齊'，'宵'之與'蕭'，'仙'之與'先'，'鹽'之與'添'，皆以元音之低〔æ〕高〔e〕而異等：然則四等之洪細，蓋指發元音時，口腔共鳴間隙之大小言也。別詳拙著釋等呼 惟同在三等韻中而正齒音之二三等以聲母之剛柔分；二等爲舌尖後音 三等爲舌尖前音 '喻'母及脣音牙音之三四等，以聲母有無附顎作用分；三等有j 四等無j 復以正齒與齒頭不能並列一行，而降'精''清''從''心''邪'於四等；此並由等韻立法未善，而使後人滋惑者也。——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

（丁） 內外

等韻十六攝之分內外，清儒雖有解釋，都沒有講到好處。日本大矢透作韻鏡考，以內轉爲撮口呼，外轉爲張口呼，亦欠周密。羅莘田氏作釋內外轉（集刊第四本第二分），明確超乎前修。現將羅氏之說錄於下：

韻鏡諸本中關於'果''臻''宕'三攝內外之判定，所補殊尠。其可稍資啓發者，則日醍醐三寶院所藏嘉吉元年（卽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寫本以第二十七轉（歌）爲外；寬永五年（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寫本以第十七轉至二十轉（冀諄欣文）爲內；又清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通志七音略以第三十四轉（卽

韻鏡第三十一轉唐陽開口)爲外;於參差錯落中正可窺見古本韻鏡之消息。若更就各攝所含之元音求得通則,以爲判定內外之標準,則愈可增加校勘上之佐證也。

今若假定內七外九之說爲可信,而就近人擬測之切韻音值以歸納其通則,則:

(A) 內轉七攝:

1. 止攝四韻,其主要元音爲〔i〕:
   脂〔i〕之〔iɨ〕支〔iĕ〕微〔ĕi〕
2. 遇攝三韻,其主要元音爲〔u〕及〔o〕:
   模〔o〕魚〔ĭo〕虞〔ĭu̯〕
3. 通攝三韻,其主要元音爲〔o〕:
   東〔oŋ〕冬〔uoŋ〕鐘〔ĭwoŋ〕
4. 流攝三韻,其主要元音爲〔ə〕:
   侯〔əu〕尤〔ĭəu〕幽〔iəu〕
5. 臻攝七韻,其主要元音爲〔ə〕及〔ĕ〕:
   痕〔ən〕魂〔uən〕臻〔ĭĕn〕眞〔iĕn〕諄〔ĭuĕn〕欣〔ĭən〕文〔ĭuən〕
6. 深攝一韻,其主要元音爲〔ə〕:
   侵〔ĭəm〕
7. 曾攝二韻,其主要元音爲〔ə〕:
   登〔əŋ〕蒸〔ĭəŋ〕

(B) 外轉九攝:

8. 果攝二韻,其主要元音爲〔a〕:
   歌〔a〕戈〔ua〕
9. 假攝一韻,其主要元音爲〔a〕:

麻〔a〕

10. 蟹攝九韻，其主要元音爲〔ɑ〕，〔a〕，〔ɐ〕，〔æ〕，〔e〕：

咍〔ɑi〕灰〔uɑi〕泰〔ɑi〕皆〔ai〕佳〔ai〕夬〔uai〕廢〔ĭwɐi〕祭〔iæi〕齊〔iei〕

11. 效攝四韻，其主要元音爲〔ɑ〕，〔a〕，〔æ〕，〔e〕：

豪〔ɑu〕肴〔au〕宵〔ĭæu〕蕭〔ieu〕

12. 山攝七韻，其主要元音爲〔ɑ〕，〔a〕，〔ɐ〕，〔æ〕，〔e〕：

寒〔ɑn〕桓〔uɑn〕山〔an〕刪〔an〕元〔ĭɐn〕仙〔ĭæn〕先〔ĭen〕

13. 咸攝七韻，其主要元音爲〔ɑ〕，〔a〕，〔ɐ〕，〔æ〕，〔e〕：

覃〔ɑm〕談〔ɑm〕咸〔am〕銜〔am〕嚴〔ɐm〕鹽〔iæm〕添〔iem〕

14. 宕攝二韻，其主要元音爲〔ɑ〕，〔a〕：

唐〔ɑŋ〕陽〔ĭa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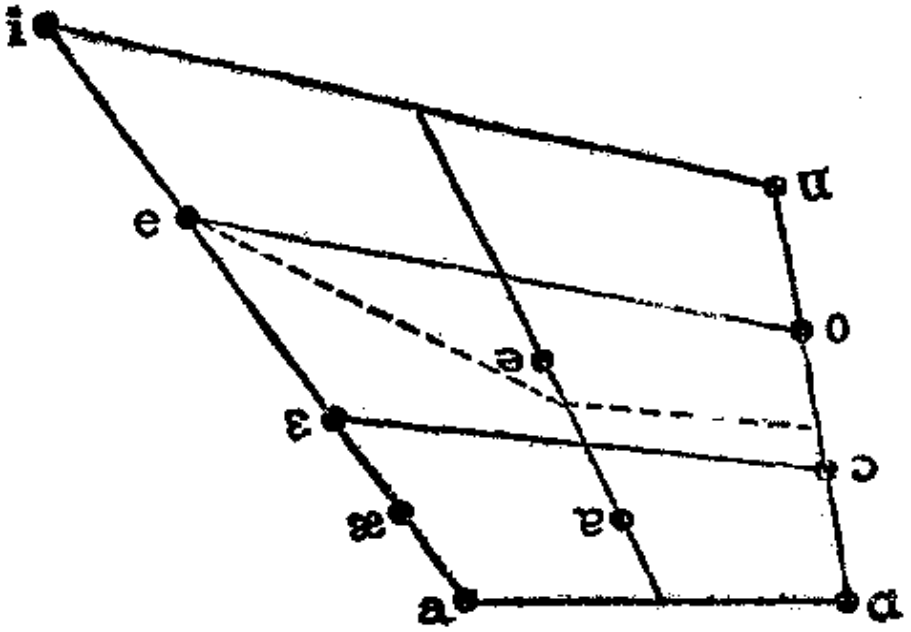
15. 江攝一韻，其主要元音爲〔ɔ〕：

江〔ɔŋ〕

16. 梗攝四韻其元音爲〔ɐ〕，〔ɛ〕，〔æ〕，〔e〕：

庚〔ɐŋ〕耕〔ɛŋ〕清〔ĭæŋ〕青〔ieŋ〕

準是而論，則所謂內轉者，皆含有後元音〔u〕〔o〕，中元音〔ɵ〕及前高元音〔i〕〔e〕之韻；外轉者，皆含有前元音〔e〕〔ɛ〕〔æ〕〔a〕，中元音〔ɐ〕及後低元音〔ɑ〕〔ɔ〕之韻。如自元音圖中第二標準元音〔e〕引一斜線至中元音以下一點，更由此平行達於第六標準元音〔ɔ〕以上一點，則凡在此線以上者皆內轉元音，在此線下者皆外轉元音，惟〔ɵ〕之短音應屬內，長音應屬外耳。其分配如下圖：



線以上之元音較後而高，後則舌縮，高則口弇，故謂之'內'；線以下之元音較前而低，前則舌舒，低則口侈，故謂之'外'。其理既明，而後知江愼修內弇外侈之說確有見也。大矢透輩演繹其旨，推闡加詳，其功誠不可沒，惟竟謂支那不能瞭解內外轉眞義，必待彼而後明！其亦知我國前修固已早發其端，而旦人拘守假名，審音尙未精密耶？

這樣具體的解釋，眞是前所未有。不過內七外九之說，與宋元等韻家內八外八之說不符。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俱內外各八攝，是人所共曉的。近來我又發見宋淳祐祝泌所著之皇極經世解起數訣聲音韻譜，也說內外是各有八攝。其言曰：

凡字之叶韻者謂之聲，口中之氣所發也。有開口而氣出，合口而氣出成聲者，謂之外轉；有口開口合而氣入成聲者，謂之內轉。夫氣無形，故爲陽聲而屬先天方圖西北位十六卦；以之分平上去入。內外八轉者，如內一'東''鍾''支''微'，內二'之''脂'，內三'魚''模''虞'，內四'歌''戈''陽''唐'，內五收疑衍

'尤''侯',內六'幽',內七'侵''尤',內八'蒸''登',外一'江''佳''皆''灰',外二'齊''咍',外三'眞''殷''魂''臻''諄''文''痕',外四'元''歡'〔刪〕'山''先''寒',外五'豪''宵',外六'麻',外七'覃''鹽''咸''豏''嚴''凡''添',外八'庚''清'也。今因之而分歸十六位——聲音說。

此中所言各轉的數字所轉的韻目,雖沒有切韻指南等書的各攝分明整齊,但內外之分是相同的。且祝氏所參考的書有楊倓韻譜,方淑韻心,金人總明韻,西域廣明韻,恐怕宋人內外轉(或攝)之分,都是如此。既然如此,則羅氏之原則,尚須待後人修正。

(戊) 輕重

輕重之釋,羅莘田氏作有釋重輕(集刊第二本第四分)其言曰:

鄭樵通志七音略四十三轉圖末,分標'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諸目。中有數轉,更旁註'內重','內輕'。其意云何?自來治韻學者鮮得的解。戴震著聲類表以'輕''重'與'開''合','內''外'並列,參互而得八等。繹其表例,蓋以一三等爲'重',二四等爲'輕'。鄒漢勛云:'輕重亦祇在八等之中。內外皆一三爲重,二四爲輕,正隅之辨也。重有大細,輕亦有大細,故八也。'其論適與東原合。雖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不免附會舊詞,強人就我,已與宋元等韻家言本旨乖違。持較漁仲所標,轉滋迷惘!故陳澧謂:'七音略分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又有小註內重,內輕。戴東原聲類表亦分內轉重聲內轉輕聲。然而何謂重?何謂輕?絕無解說,茫無憑據,皆可置之不論',快刀斬麻,糾紛立解,未始非廓清舊說之一道。然竟詆爲'欺人之談','誰能解之',非特於漁

仲原意不加體察，且於東原改訂微旨亦未一探究，則未免以我自蔽，武斷失眞矣！ 閒嘗參校宋元等韻諸譜，以窺其義蘊。竊意所謂'重' '輕'者，固與'開' '合'異名而同實也。……韻譜之傳於今者，以七音略及韻鏡爲最古，二書同出一源，審音堪資互證。且張麟之稱鄭樵爲'莆陽夫子'，則於漁仲定名本意，必不至茫無所知。今考七音略四十三轉，凡稱'重中重'者十九，'輕中輕'者十四，'重中輕'者三，'輕中重'者二，'重中重內重' '重中重內輕'，'重中輕內重'，'輕中重內輕'及'輕中輕內輕'者各一。韻鏡則悉削'輕' '重'之稱，別標開合之目，於七音略所謂'重中重'，'重中重內重' '重中重內輕' '重中輕內重'及'重中輕'者，均標爲'開'。於所謂'輕中輕' '輕中輕內轉' '輕中重'及'輕中重內輕'者，均標爲合。…四聲等子併四十三轉爲十六攝二十圖，於'輕'，'重'，'開'，'合'，之稱，兼存不廢。顧歸併數轉，合成一攝，輕重多寡，厥量弗均。於是以'通' '止' '遇'三攝及'果'攝（附假攝）合口爲'重少輕多韻'，以'宕' '曾' '梗'三攝及'果'攝（附假攝）開口爲'重多輕少韻'，以'蟹' '臻' '山'三攝爲'輕重俱等韻'，以'效' '流' '深'三攝爲'全重無輕韻'。其所謂'重多輕少'，重少輕多諸韻，雖未必權衡適均，錙銖不爽，而所謂'輕重俱等'者，開合對稱，多寡相當。所謂'全重無輕'者，有開無合，奇而不偶。且四聲等子序謂：'審四聲開合，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則以'重' '輕'爲開合，尤爲確鑿有據。

綜茲二事，則漁仲所標，雖不可盡解，然非全無可解，蓋已甚明。且以七音略之'重' '輕'，與韻鏡之'開' '合'對較，確定東

魚兩轉是開非合，而後高本漢（B. Karlgren）據等韻切音指南讀東爲〔ŭŋ〕讀魚爲〔iwo〕之誤，亦得而正之。至於'中重'，'內重'，'中輕' '內輕'之別，已涉玄微，苦難質言。故於麟之所不深辨者，亦未敢強爲之辭。

案羅氏之說，至爲精確。然前人亦有先發斯言者。龐大堃等韻輯略卷下十一頁夾註有云：

七音略凡上一字言重者俱開口，言輕者俱合口也；東江魚，重中重，則亦開口，凡輕中輕，則合口也。

古今學者，不謀而合，更足使我輩堅信。

附錄　錢同玄廣韻之韻類及其假定的讀音

廣韻 206 韻中，有些韻只有一呼，有些韻兼有二呼三呼或四呼。今以一呼爲一類，計 206 韻分爲 297 類，並于每類中取一字爲類目；一韻只有一類的，卽以韻目爲類目。瑞典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對于廣韻韻類有假定的讀音，今錄于下，以資參考。高氏所用音標，有瑞典 J. A. Lundell 所製的和他自己所製的兩種，今改用國際音標。（高氏的分類，與此表略有異同。）

韻　目	開	合	齊	撮
東董送屋		公蠓貢　谷 uŋ　uk		窮○熊　鞠 i̯uŋ　i̯uk
冬(腫)宋沃		冬湩宋　沃 uoŋ　uok		
鍾腫用燭				鍾勇用　燭 i̯woŋ　i̯wok
江講絳覺	江講絳　覺 oŋ　ok			
支紙寘			猗倚義 iɐ̯	逶委餧 wiɐ̯
脂旨至			肌几冀 i	帷洧位 wi
之止志			之止志 i(ɪ)	
微尾未			機幾旣 ĕi	韋渭偉 wĕi
魚語御				魚語御 i̯wo

虞 廣 遇				虞廣遇 iu
模 姥 暮		模姥暮 uo		
齊 薺 霽			稽薺霽 iei	圭〇桂 jwei
祭			裔 jæi	衛 jwæi
泰	艾 a:i	外 ua:i		
佳 蟹 卦	街解廨 a:i	媧〇挂 wa:i		
皆 駭 怪	諧駭械 ai	淮〇劃 wai		
夬	塊 a:i	噲 wa:i		
灰 賄 隊		灰賄隊 uai		
咍 海 代	咍海代 ai			
廢			刈 jei	喙 jwei
眞 軫 震 質			寅引胤 蟄 jěn jět	筠隕吟 厥 juěn juět
諄 準 稕 術				諄準稕 術 juěn juět
臻〔櫛〕〇櫛			臻櫛〇 櫛 jen jět	
文 吻 問 物				文吻問 物 juen juet
欣 隱 焮 迄			欣謹炘 迄 jen jet	

元阮願月			焉偃堰　謁 jɐn　jɐt	寃遠怨　越 jwɐn　jwɐt
魂混恩沒		魂混慁　鶻 uɔn　uɐt		
痕很恨〔沒〕	痕很恨　紇 ɐn　ɐt			
寒旱翰曷	寒旱翰　昌 an　at			
桓緩換末		桓緩換　末 uan　uat		
刪潸諫黠	菅赧晏　札 a(:)n　a(:)t	還皖宦　滑 wa(:)n　wa(:)t		
山產襉鎋	閑限莧　瞎 an　at	鰥慣幻　刮 wan　wat		
先銑霰屑			煙蜵宴　噬 ien　iet	玄泫炫　穴 iwen　iwet
仙獮線薛			延演彥　揭 iæn　iæt	員捲院　悅 iwæn　iwæt
蕭篠嘯			蕭篠嘯 ieu	
宵小笑			宵小笑 iæu	
肴巧效	肴巧效 au			
豪晧号	豪晧号 au			
歌哿箇	歌哿箇 a			
戈果過		鍋果過 ua	茄○○ ia	靴○○ iua
麻馬禡	加賈架 a	瓜寡化 wa	耶也夜 ia	

陽養漾藥			央鞅怏　約 jaŋ　jak	王往旺　擭 jwaŋ　jwak
唐蕩宕鐸	康慷抗　恪 aŋ　ak	光廣桄　郭 uaŋ　uak		
庚梗映陌	羹哽更　格 æŋ　æk	觥礦橫　虢 wæŋ　wæk	京景竟　戟 jæŋ　jæk	榮永詠　○ jwæŋ
耕耿靜麥	鶊耿硬　厄 æŋ　æk	宏○薨　獲 wæŋ　wæk		
清靜勁昔			輕井淨　籍 jæŋ　jæk	營頴暎　役 jwæŋ　jwæk
青迥徑錫			經囧磬　激 ieŋ　iek	扃絅瀅　閾 iweŋ　iwek
蒸拯證職			蒸拯證　弋 jəŋ　jək	○○○　域 jwək
登等嶝德	恆等嶝　勒 əŋ　ək	弘○○　或 uəŋ　uək		
尤有宥			尤有宥 jəu	
侯厚候	侯厚候 əu			
幽黝幼			幽黝幼 iəu	
侵寢沁緝			侵寢沁　緝 jem　jep	
覃感勘合	覃感勘　合 am　ap			
談敢闞盍	談敢闞　盍 a(:)m　a(:)p			
鹽琰豔葉			鹽琰豔　葉 jæm　jæp	
添忝椻怗			添忝椻　怗 iem　iep	

咸豏陷洽	咸豏陷 洽 am ap			
銜檻鑑狎	銜檻鑑 狎 a(:)m a(:)p			
嚴儼釅業			嚴儼釅 業 jɐm jɐp	
凡范梵乏				凡范梵 乏 jwɐm jwɐp

高氏對于夬和卦，耕耿諍麥和庚梗映陌的開合兩呼等，都誤認爲同音。其實廣韵中異韵或異類而應認爲同音的，惟有諄準稕術和眞軫震質的撮口呼，臻〔隱〕〇櫛和眞軫震質的齊齒呼而已。又高氏誤以戈的齊撮爲麻的齊撮，今已改正了。